

第一章 隔墙有耳

那有美女伴随左右的，竟是一直没有任何音讯，生死难卜的段玉成。

当年双龙帮立帮不久，寇仲、徐子陵偕同从帮内众兄弟精挑细选出来的段玉成、包志复、石介、麻贵四人运盐北上，途中变故迭生，最后包志复、石介、麻贵被上官龙害死，段玉成则突围而去，自此不知所踪，怎想得到会在塞外这充满汉土风情的异地与他重逢。

寇仲正要扑上去和段玉成相认，给徐子陵扯得退进横巷，耳中响起徐子陵的声音道：“这两个回纥女很邪门不宜轻举妄动。”

寇仲留意看段玉成身旁的年青回纥女子，打扮得花枝招展，珠光宝气，眉间风情万种，顾盼生姿，果如徐子陵所言，绝非良家妇女，且是一流的武林高手。

别人在打量她们，她们亦打量途人，不但不怕男性放肆的目光，还不住在马背上交头接耳，似是对街上好看的男子评头品足。幸好没朝他们的方向瞧来。

寇仲呆瞪段玉成在眼前策马而过，口齿艰涩的道：“我的娘，这是什么一回事？我们是否仍在做梦？”

徐子陵盯着段玉成逐渐远去的轩昂背影，压低声音道：“你去找管平，我去看玉成在什么地方落脚，然后回住处再商量下一步的行动，如何？”

寇仲吁出一口气道：“小心点！如果我没有猜错，此两姝该是大明尊教的人。祝玉妍不是说过上官龙是大明尊教的人吗？希望玉成没有背叛我们。唉！怎会是这样的？”

徐子陵安慰他轻拍他肩头两下，闪出小巷，追段玉成三骑去。

寇仲从巷子另一端离开。

寇仲抵外宾馆，正要从后墙潜人，竟见到管平从后门溜出来，面容苍白难看，一副神不守舍的模样，该尚未从跋锋寒昨晚的迫供手法回复过来，不由心中苦笑。看来只好放过他，否则再一次对他用刑，说不定会令他受不起一命呜呼，那他寇仲就罪孽深重？好奇心又起，这家伙在身体如此虚弱的情况下，仍要溜到什么地方去？

管平显是怕被人跟踪，左顾右盼，寇仲忙避到一棵大树后，待管平穿出横巷，混入大街的车马人流中，才追在后方，顺道替管平查看是否有人在跟踪他。

自懂事以来，寇仲和徐子陵像不停在玩着一个寻宝的游戏，做小扒手时，寻的是别人囊内银两，成为年青一代出类拔萃的高手后，寻的却是和氏璧、杨公宝藏，至乎皇帝宝座那样的瑰宝。

现在追在管平身后，他也有寻宝的感觉，他究竟要去见谁？

会否是“天竺狂僧”伏难陀？

只看此人能轻易破解跋锋寒摆明向他示威挑战的封穴闭脉手法，可知此人非同小可，绝非易与之辈。

管平忽然钻进朱雀大街靠东的一间杂货店去。

寇仲得意一笑，功聚双耳，立时把管平的足音锁定，大街上其他所有足音轮声蹄响全给隔绝，不能分毫影响他高度集中的听觉。

管平的足音变成他灵觉上遁去的一幕，就像在千万幻影中掌握到敌人剑锋所在。

管平从铺后穿出。

寇仲暗呼狡猾，转入横巷，切入与朱雀大街平行的另一大街，管平的背影再次出现前方，转进一间食店去，寇仲险些失诸交臂。

寇仲心中叫绝，若有人穿过铺子尾随追来，大有可能被管平撇甩。

来到食店外，有两个人蹲在一边下棋，另外尚有几个围观者，寇仲凑前去诈作观棋，暗里运足耳力，窃听管平在店内的所有动静。

一把苍老的声音道：“你的面色为何这么难看？”

寇仲心中一震，为何这把声音如此耳熟，偏又想不起是谁？

徐子陵坐在东市主街一个露天茶水摊子所设的桌子旁，凝望斜对街段玉成和两个回纥女子进入的羊皮批发店的入门处。

龙泉有东市而无西市，但市况的热闹，媲美长安，主街人头涌涌，牛骡马车往来不绝，喧闹震天，充满生气。

忽然他感到被人注视，然后那人朝他走来，坐在他旁。

徐子陵看也不看，沉声道：“祝宗主别来无恙。”

祝玉妍娇媚的声音响起，讶道：“子陵并没有回头张望，我走过来的路线，更是你双目余光难及之处，为何你却晓得是我？”

徐子陵道：“每个人自有其特别的气息，所以晚辈晓得是祝宗主。”

祝玉妍淡淡道：“我早运功收敛全身毛孔，不让气息外泄，这解释分明是敷衍搪塞。”

徐子陵回过头来，祝玉妍回复汉装，仍是脸覆重纱，纵使在光天化日的闹市中与她同桌而坐，仍感到其诡异神秘的特质。路人纷纷对她投以好奇的目光，她却是视若无睹。

徐子陵皱眉道，“这么说，该是我因对祝宗主心灵感应下生出的感觉，就像看到远处的美食，虽不能直接嗅到香气，却因记忆而像嗅到香气的样子。”

祝玉妍透过覆纱凝望他，似是设法看通他心灵有异于常人的禀赋，好半晌才柔声道：“你是个很坦诚的人，我欢喜坦诚的人。”

徐子陵当然不会误会她的欢喜指的是男女之情。祝玉妍虽驻颜有术，仍能保持青春焕发的外相。事实上她却属宁道奇、石之轩、岳山那一辈的人，饱阅世情，历尽沧桑，足可作他的祖母有余。

目光又回到那所羊皮店，深吸一口气问道：“我可否请教祝宗主一个问题？”

祝玉妍带点娇嗔的柔声道：“问吧？我们仍是战友，对吗？”

徐子陵点头作答，道：“祝宗主因何要卷入争天下的漩涡去？”

祝玉妍幽幽一叹道：“子陵为何不拿同样的问题去质询师妃暄？”

徐子陵别头朝她瞧去，耸肩道：“因为我明白她为何要这样做，她并没有隐瞒。”

祝玉妍淡淡道：“好吧！这并非什么了不起的秘密，说给你知又何妨。对所有魔门的人来说，无论是两派六道，我们追求的就是十卷《天魔策》，只有把十卷集齐，始有可能进窥魔道之极，至乎修成最高的‘道心种魔’大法。”

徐子陵动容道：“晚辈明白啦！祝宗主之所以要争天下。就是要统一魔

道，使《天魔策》十卷归一，完成魔门的梦想。”

祝玉妍沉声道：“争天下就等若跟以慈航静斋为首的武林作正面交锋，那一方的人能占得上风，另一方就要找地方躲起来，变成外道。自汉代以来，我们在这斗争上一一直处于下风。现在你该明白石之轩因何要覆灭大隋吧！”

徐子陵道：“可是祝宗主有否为万民着想过？”

祝玉妍轻晒道：“这是否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不论任何人登上帝座，亦不得不为子民谋幸福，否则他的位子就坐不稳，历史早有明鉴。你以为我们魔门的人当上皇帝，就必定会残暴不仁吗？这想法实在太幼稚。我们魔门推崇的是真情真性，鄙视的是那些满口仁义道德、侈言孔孟佛道的伪君子。幸好子陵不是这种人，否则我绝不会与你多说半句话。”

徐子陵尴尬的同意道：“多谢祝宗主指点，不过像李世民之流，确与你们在本质上有很大的分异。”

祝玉妍娇笑道：“分异？什么分异？他杀的人比我们少吗？一天他不掉转枪头对付父兄，他休想能坐上帝位。争天下者谁不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自汉武以来，我们受尽排挤迫害，若无非常手段，如何生存下去？”

徐子陵苦笑道：“我又明白啦！”

祝玉妍轻柔欣悦的道：“你肯说这句话，我已非常中听。”

徐子陵目下重投羊皮店，淡淡道：“祝宗主与大明尊教是什么关系？”

祝玉妍道：“到现在仍是合作的关系，不过这合作完全建基在利益之上。当年我从你手上救回上官龙，只是履行这合作的精神。”

徐子陵沉声道：“荣姣姣是否大明尊教的人？”

祝玉妍娇笑道：“给你猜个正着。”

徐子陵想不到祝玉妍如此轻易给他一个肯定的答案。回过头来目光灼灼地审视重纱之内的绝世玉容，讶道：“祝宗主是否不再打算和大明尊教合作下去？”

祝玉妍声调转寒，缓缓道：“目下对我最重要的事，就是杀死石之轩，其他的均为次要。”

徐子陵皱眉道：“大明尊教与石之轩有什么关系？”

祝玉妍答道：“没有任何关系。但若大明尊教能在中土落地生根，宣扬教义，终有一天会成我们两派六道的另一大患。事实上他们的手早伸进中原，只是不被觉察而已！”

徐子陵想起骚娘子和烈暇，心知祝玉妍说的绝非虚语，顺口问道：“大明尊教有什么厉害人物？”

祝玉妍道：“大明尊教由大尊、善母和五明子领导，我只曾与善母莎芳有一面之缘，她精修镇教秘典《娑布罗干》中的《药王经》和《光明经》，武功不在我之下，且精于用毒。只是这个人，已够你应付。”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以祝玉妍的身份地位，说出来的这番话谁敢忽视。善母莎芳之上还有个善尊，那他的武功岂非能与宋缺、宁道奇、毕玄之辈看齐。天外有天，人外有人，确有道理。

祝玉妍道：“你们在中土屡次破坏大明尊教的好事，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你和寇仲要小心提防。”

徐子陵苦笑道：“多谢宗主提点，石之轩刻下是否正在龙泉？”

祝玉妍答非所问的道：“水滸女和火滸女出来哩！”

徐子陵别头瞧去，段玉成和那两个回纥美女离开羊皮店，登马续行。

一群穿着汉服的鞞鞞少女嘻嘻哈哈在街上走过，见到高挺英伟充满慑人魅力的寇仲，无不秀目生辉，大胆的向他行注目礼，寇仲虽两耳不闻，仍有暇冲着其中长得最美的展出一个灿烂的笑容。

此时传来管平坐入椅子的声音，寇仲脑海中立即完整地虚拟出管平的坐姿，轻重缓急处，有如目睹。

众女抛过来的媚服，他却是没空消受。

管平沉重地叹一口气，老者有点有不耐烦的道：“究竟发生什么事？”

管平唉声叹气道：“昨晚发生很奇怪的事。我只记得踏出外宾馆的大门，忽然失去知觉。醒来后就在宫城内，身旁站着拜紫亭和伏难陀，他们说我被封穴道，又给丢在官门外。”

老者默然半晌，缓缓道：“此事确非常怪异，他们还有什么话说？”

寇仲直到此刻，仍想不起在哪里曾经听过这老者的声音，差点忍不住探头入店内看看。

管平道：“他们没有说什么。只是伏难陀反复问我在被点穴前，有否见到身穿宽大黄袍的人。唉！我真的记不起任何事？”

老者沉吟道：“从这句问话，可知伏难陀肯定是从你被封穴道的手法猜出对方是谁。

问题是这么多人可拣，为何偏要挑中你？此事必须立即上禀夫人。”

听到“夫人”两字，寇仲虎体一震，终记起老者是谁。

夫人就是美艳夫人，店内的老人家，是她的右长老，那天在统万城，右长老说的话加起来不足五句，所以寇仲一时认不出来。

不由心中大喜，只要吊在右长老身后，不就可找到这狡猾的美女？

刚闪起这念头，心中忽生警兆，立朝对街瞧去。

一位风姿绰约，衣白如雪，头顶竹笠，垂纱掩面的女子，正向他招手。

寇仲心中叫苦，却又不能不立即应召过去，虽看不到她的面貌，不过纵使对方化作飞灰，他仍可一眼看破是傅君媵。

小师姨宣召，那到他不乖乖遵从。

祝玉妍道：“不用追啦！她们落脚的地方是城南仁里巷南泉桥头的小回院，你这么跟去，迟早会给人发觉。”

徐子陵感激的道：“多谢指点。”

祝玉妍沉声道：“若你轻视大明尊教，说不定一世英名，尽丧此地。”

徐子陵迎上她透纱射来的凌厉眼神，深吸一口气道：“我明白，我们曾在花林与五明子之首烈瑕碰过头，确是个不简单的人。”

祝玉妍默然片晌，冷冷道：“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徐子陵把落脚四合院的位置说出来，皱眉道：“祝宗主仍未回答晚辈早先的问题。”

祝玉妍道：“石之轩肯定在这里，有新发现我再和你们联络，你的心上人来哩！”

匆匆说出联络方法，起身离去。

寇仲追在傅君媵身后，穿过一条窄巷，一道温泉河横亘前方，两岸房舍对立，傅君媵步上跨河石桥、停步转身，娇声唠唠的道：“你在那里呆头鸟般站着干什么？”

寇仲正暗叹失去寻得美艳夫人的良机，闻言不敢不答，装出尊敬的神色道：“我在看人下棋嘛！”

傅君始娇嗔道：“说谎！”

寇仲苦笑道：“小师妹真精明，我确在说谎，事实上我在偷听店内两个傻瓜的对答。”

傅君媵手握剑柄，寒声狠狠道：“你再唤我一声小师妹，我就把你的臭头斩下来。”

寇仲骇然道：“不唤啦！不唤啦！只要师……噢！只要大女侠你明白宇文文化骨的事只是一场误会，你要我唤大女侠你作娘都可以。”

傅君媵出乎他意外的“噗嗤”娇笑道：“误会？亏你说得出口。”

一声冷哼，从后方传来。

有人大笑道：“少帅近况如何？”

寇仲一震回头瞧去，两人悠然来到桥下，把后路封住，其中一人，正是曾在大海与他交手，高丽王的首席武士金正宗。

另一人比金正宗还要高出少许，一袭青衣，背上交叉挂着两支各长三尺许的短戟，三十来岁的年纪，长得粗犷伟岸，意态风流，气度非凡。

那人一揖到地，微笑道：“高丽韩朝安，向少帅请安问好。”

寇仲心中叫糟，晓得中了傅君媵之计，陷进前后受敌的劣局去。

三人任何一人，已够他应付，何况是三人联手。

傅君媵娇笑道：“这是否你们汉人说的天堂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却闯进来呢？”

第二章 真情流露

徐子陵正细味祝玉妍临别赠言那一句“心上人”是意何所指，答案出现身旁，男装打扮、神色平静的师妃暄在他旁边坐下，淡然自若的道：“你和祝玉妍又有什么交易？”

徐子陵心中一阵刺痛，师妃暄对他显是误解日深。就以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实带几分轻蔑鄙视，在以前更不会吐自她的香唇。

他把心内的情绪隐藏起来，目光落在她静若止水的玉容上，耸肩洒然道：“只是闲聊几句吧。”

师妃暄秀眸一黯，打量他道：“子陵兄语带不忿，是否心中觉有不平之事？”

徐子陵想不到她竟能窥破自己的心事，苦笑道：“有什么语带不忿的？事实上我们确和祝玉妍有单大交易，目标是杀死石之轩。”

师妃暄轻轻浅叹道：“我们的关系因何变得如此恶劣？”

徐子陵拿起放在桌子中间的茶杯，放在她前，为她斟满一杯热茶，道：“在我心中，师小姐永远是我尊敬的人。”

师妃暄秀眉轻蹙，露出一个“纵然尊敬又如何”的苦涩表情，这种神信罕得出现在她俏脸上，故而格外动人，举茶浅尝一口，柔声道：“塞外给你们三人闹得天翻地覆，途中遇上的人，总忍不住要提起你们。今趟来龙泉，不是要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吧？”

徐子陵心中涌起强烈的冲动！很想向她解释自己并没有违背与寇仲分道扬镳，不会卷进寇仲争霸大业的承诺，可是那等若暴露杨公宝藏的秘密，

只好把来到唇边的话硬咽回去，道：“五采石确在我身上，不过仍未决定该如何处置，师小姐又怎会来到这里？”

师妃暄漫不经心的道：“周老叹从大明尊敬的人手上脱身，可惜金环真已给带离山海关，幸好周老叹有一套追踪他妻子的方法，直追到这里来。我是今早才进城的。”

徐子陵动容道：“竟又是大明尊教？他的什么追踪法竟能如此神乎其技？”

师妃暄道：“周老叹夫妻一直和大明尊教关系密切。当年为逃避阴癸派的追杀，曾到回纥托庇于善母之下。回到中原后，苦无他法下只好向荣姣姣求助，故有金环真被擒一事。”

徐子陵道：“你也晓到荣姣姣是大明尊教的人。”

师妃暄道：“我是从周老叹口中听来的，荣娇娇是五明子中的妙风明子，属大明尊教领导层的人物。辟尘则是大明尊教在中原最亲密的盟友，彼此狼狈为奸，搅风搅雨。”

徐子陵道：“这么说，大明尊教亦想染指邪帝舍利。大尊究竟是谁？”

师妃暄道：“大尊身份神秘，恐怕只有大明尊教的领导层才晓得。善母莎芳现在的身份则为回统时健侯斤最宠爱的大妃，时健对她言听计从。”

徐子陵不禁为菩萨担心起来，问道：“善母会否亲自来此争夺舍利呢？”

师妃暄道：“这个可能性非常大。不过目前当务之急，是要从大明尊教手上把金环真救出来，这是我答应周老叹的事。”

徐子陵低声道：“可否让我们助小姐一臂之力？”

师妃暄迎上他的目光，深深看进他眸子深处，唇角逸出一丝轻柔的笑意，平静的道：“徐子陵啊！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子陵苦笑道：“你大可当我是个为求目的，不择手段的人。唉！舍利落到石之轩手上，我事实上内疚得要命，所以纵使是和祝玉妍合作，只要能杀死石之轩，夺回邪帝舍利，我亦顾不得那么多。”

师妃暄皱眉道：“若舍利落到祝玉妍手上又为何？”

徐子陵道：“希望祝玉妍没有骗我们。她说过只有与石之轩同归于尽，始有杀死石之轩的可能。若这两个魔门最顶尖的人同告完蛋，师小姐以后的日子是否会易过点。”

师妃暄露出深思的神情，轻轻道：“你仍未肯老老实实回答我刚才的问题。”

徐子陵愕然道：“什么问题？”

师妃暄盯着他道：“徐子陵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徐子陵哑口以对，迎着她深邃澄明的眼神，心中涌起难言的滋味，好一会才艰涩的道：“师小姐为何想知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

师妃暄欺霜赛雪的双颊微现红霞，语调却出奇平静，缓缓道：“因为妃暄很想知道。”

徐子陵抹过一阵强烈的渴望，假设能和这内外都纯净洁美、胜比天仙的美女并骑驰骋大草原，逐水草放牧，人生尚有何求？旋又想到此事绝不会发生，叹道：“我是怎样的一个人，不应由我口中说出来。同样的问题，也恐怕没人能回答。我和寇仲出身市井，性情粗野难驯。在很多事情上没能节制，否则师小姐不会那么气恼我们。”

师妃暄摇头道：“确有一段时间我在生你的气！可是刚才见到你，我的气恼忽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否则怎肯出来与你见面。”

徐子陵一呆道：“你真的不再生我的气？”

师妃暄叹道：“我现在只气自己低估你和寇仲间的兄弟之情。有你助寇仲打天下，现在更有突利站到你们一方去，中土什么时候才有太平安乐的日子？”

徐子陵肃容道，“小姐可以放心，我绝不会介入寇仲的争霸大业去。”

师妃暄道：“这又如何？寇仲背后有宋缺鼎力支持，他就算在北方失利，雄据南方仍是游刃有余。想不到大隋一统之局只能维持那么短的一段时间，天下又重回南北对峙，互相攻战之局。所以妃暄才想请问徐子陵你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若真如我想象的那样，是否该为这情况想点办法？”

徐子陵被她锐利的辞锋迫得无法招架，若笑道：“待李世民坐上帝座，我们再讨论此事如何？”

师妃暄白他一眼道：“记着你曾说过这句话，妃暄尚有一事相询。”

徐子陵整个人轻松起来，皆因师妃暄现在对待他的神态，已回复旧观，洒然道：“小姐请说出来。”

师妃暄单刀直入的问道：“杨公宝藏究竟是什么一回事？若你们不晓得库内有库，为何能把舍利偷出来？”

寇仲感到三人虽剑未出鞘，可是气势早把他锁牢，只要他有任何动作，就如要投往温泉河水去，均会惹来三人全力联手，那可非说着玩的一回事。

韩朝安是翟娇指定要他杀的三个人之一，现在终于碰头，他反要恐惧会被他干掉，确是令人气馁的一回事。

因傅君绰的关系，他下意识地不把小师妹傅君婳视为敌人，所以全无防备之心，以致陷此进退两难之局。如若动手，傅君婳肯定手下不留情，他却无法对她施辣手。

此仗胜败，不用打可预知结局。

声称用任何兵器亦能得心应手的金正宗，穿的是素白色的高丽武士服，不论头巾、腰带和马靴无不素白，一身洁白，与拦在桥上的傅君婳双双配对，令人感到高丽人不好华彩的民族风情。

寇仲更留意挂在他腰间左右的两把剑，一长一短，肯定不易施展，但若使得好，当是险奇兼备，非常难挡。

当年与他交手，寇仲自问仍逊他一筹，幸好借风浪从大海脱身，此时看他精神气度，显然功力大见精进，纵使单对单，鹿死谁手，仍是未可逆料。

韩朝安表面上对他最客气，踏前一步，微笑道：“少帅不是和跋兄与徐兄同行吗？为何现在只得少帅一人。”

过桥的行人，见到桥上剑拔弩张，大战一触即发的形势，无不纷纷绕道，从附近左右的另两道桥过河，亦有人驻足远处看热闹。

寇仲笑道：“韩兄若想见他们还不容易，只要随小弟走几步路就成。”

傅君婳嗔道：“仍然胡言乱语，现在给你两条路走，是交出五采石，并废去武功，另一条路就是溅血桥头，伏尸此地。”

寇仲抓头道：“娘并没有教过我如何自废武功，小师妹你不若先密传法诀，然后大家再作商量。”

金正宗长笑道：“好胆色！少帅似乎并不把我们放在眼内。”

寇仲苦笑道：“金兄说笑啦，你当我是傅采林或毕玄吗？怎敢不把你们

放在眼内，问题是我真不懂散功之法，身上更无五采石，看来只好领教三位的高丽绝学。”

傅君媵一声娇叱，长剑出鞘，朝他迎头疾劈。

韩朝安的双短戟，金正宗的长短刀同时出路，朝他攻来。

寇仲哈哈一笑，丝毫不理傅君媵劈头而来的一剑，更没有拔出井中月，攸地前冲，硬要撞入傅君媵的香怀去。

傅君媵大叫“无赖”，竟收剑后退。

原来寇仲此一不成招式的招式，完全是针对她的奕剑术而设，灵感来自上趟在宇文化及宫内他不依章法出刀，反令傅君媵无法发挥奕剑术的威力。

他也是不得不使无赖，如若让傅君媵展开剑法，肯定可把他缠死，教他无法分心应付韩朝安和金正宗的联手猛攻。

在傅君媵变招攻来前的少许空隙，寇仲一个旋身，羊皮外袍连着井中月脱下来，像一片白云般往韩金两人扫打，带起的劲旋，若龙卷风暴的往他们袭去。

如此凌厉奇招，两人哪曾碰过。

羊皮袍首先扫上韩朝安的双戟，此人不愧能与深末桓、呼延金分为名镇三方的马盗头子，左戟划往羊皮袍，另一戟电刺而出，直取寇仲面门，心忖只要能挡住寇仲此击，金正宗将可乘隙切入，一举毙敌。

岂知“当”的一声，左戟划中的非是蓄满气劲的羊皮袍，而是藏在袍内连鞘的井中月，他的如意算盘立即打不响，硬给震得往后跌退，虎口发麻。

袍尾拍打在他右手刺出的另一枝戟的尖锋处，声势陡盛连环挥打的扫击正要扑往寇仲的金正宗。

金正宗哪想得到韩朝安竟挡不住寇仲的一扫，骇然下抽身猛退，狼狈非常。

寇仲顺手拔出井中月，反手劈后。

“当”！

傅君媵二度攻来的长剑像送上去给他砍劈般命中刀锋。

螺旋劲山洪暴发般涌过去。

一个是气势如虹时全力发刀，另一方则是仓卒变招，故以傅君媵的高明，亦被他这以奕剑对奕剑的小师侄，劈得后着不继，触电般惨被震退。

寇仲没趁此机会逃走，没乘胜追击，还刀鞘内，慢条斯理地穿回羊皮外袍，长笑道：“万事好商量，我和小师妹只是一场误会。与两位大哥更无他娘的什么深仇大恨，他奶奶的熊，有什么好打呢？不若大家一齐吃响水稻去，不是胜过打生打死，弄出人命吗？”

傅君媵剑尖遥指寇仲，不住颤震，似是怕得发抖，只有首当其冲的寇仲感到那是一种玄奥的剑法，能把全身功力积聚创锋，且取向变化无定，教他难以揣测。

此剑若攻来，将是洞穿山河之势，双方更无缓冲余地，必有一方落败伤亡方休。

这才是傅君媵的真功夫。

寇仲心中叫苦，看在娘的份上，他怎能杀伤她的小师妹。

韩朝安和金正宗重整阵脚，再度往他迫至，前者哑然失笑道：“少帅你不是第一天到江湖来混吧！这十多天我们一直恭候大驾，难得你终于现身，

为的当然不是喝酒吃饭这类事儿。”

蓦地蹄声骤响，一队骑士如飞驰来，围观者立时四散奔避，乱成一片。

带头的粟末靺鞨武士遥喝过来道：“少帅驾临龙泉，大王有请立即入宫相见。”

徐子陵把心一横，坦然道：“杨公宝藏不但是库内有库，且库有真假正副之别，师小姐明鉴。”

师妃暄玉容仍是静若止水，像早知必是如此般，淡然自若的道：“为何到现在才肯说出来。”

徐子陵环目扫视身处这陌生奇异的都市，热闹的市况，深思的道：“可能这里离开中土太远，远至可令我感到在长安发生过的事，只是一个不真实的梦。又或因我感到小姐绝不会出卖我们，将此事转告李世民。”

师妃暄一对美目升起朦胧似温柔月色、如水如雾的霞彩，轻摇嫁首，轻轻道：“妃暄当然不会说。唉！妃暄已尽力而为，争天下的大漩涡内再没有妃暄容身之所。此间事了后，妃暄会返回静斋，除非有迫不得已的事，妃暄将不踏足人世。”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师妃暄一瞬不瞬的凝望他，柔声道：“子陵肯否听妃暄一个忠告。”

徐子陵虽明知此事终有一天会发生，就是师妃暄返静斋潜修天道，永不踏足凡尘，可是当面对这事实，仍无法控制心湖内翻天撼地的激烈情绪，生出永远失去她的魂断神伤。

师妃暄垂首柔声道：“知道吗？徐子陵，妃暄真的很喜欢看到你真情流露的样子。

你这人有个缺点，是爱把事情藏在心底内无人可窥的深处，什么都闷在里面，既不肯说出来，更不肯去争取。这就是妃暄对你的忠告。”

徐子陵呆看着她，好半晌才长吁一口气道：“妃暄不是在鼓励小弟趁你尚未返回静斋前，全力追求你吧？”

师妃暄遽地震生玉颊，有点狼狈地没好气的横他一眼，似嗔非嗔，神态有那么动人就那么动人，秀眉轻蹙道：“你这人哩！怎会想到这方面去，我指的是你和石青璇之间的事。唉！真想不到会从你口中说出这种话来。”

徐子陵像在云端失足，重重一跤直堕凡尘，苦笑道：“第一趟真情流露，就受到口舌轻浮之责，似乎还是稍有保留为妙。”

师妃暄回复“正常”，微笑道：“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妃暄总算对子陵尽过朋友之道。你还是第一趟唤人作妃暄哩！”

徐子陵忽然感到无比轻松，不知是因把埋藏心底的话倾情吐出，还是因为晓得师妃暄对他并非像她表面般无情。她最后一句更令他心湖微荡。

开怀一笑，油然道：“我不想去争取，不敢流露真情是因为我不愿强人所难。这是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呢？”

师妃暄香肩微耸，岔开去道：“子陵可知如若石之轩真能借舍利把破绽缝补，第一个要杀的人是谁？”

徐子陵色变道：“谁？”

师妃暄盯着他道：“子陵猜到答案，对吗？”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骇然道：“难道是他的女儿？”

师妃暄一字一字的沉声道：“石青璇就是碧秀心的化身，石之轩唯一的破绽。”

第三章 蓄意玩火

寇仲随粟末武士朝五城驰去，从朱雀门入城，差点以为自己重返中土的长安，左右官署林立，若非往来的武士与唐军有异，确会令人疑幻疑真。

来到宫城人口的承天门处，一名四十来岁文官出门相迎，施礼后自我介绍道：“渤海国右丞客素别，恭迎少帅大驾。”

寇仲跳下马来回礼。

客素别虽是文官装束，但观其体型气度，两边太阳穴高高鼓起，可肯定是一流的武功好手。此人五官端正，长相颇为不俗。

客素别歉然道：“时间真不巧，大王顷闻秀芳大家抵达城外，不得不立即出城迎接，未能在此恭候少帅，故命下官向少帅致以深切歉意，可否另约时间见面？”

寇仲心中一震，暗嚷尚秀芳终于来哩！此刻他哪还有心情责怪拜紫亭厚彼薄此，更何况在未把握到马吉为拜紫亭筹措的那批弓矢所在前，他根本没兴趣与拜紫亭碰头，忙道：“明天如何？”

客素别欣然道：“大王早有吩咐，一切依少帅的意思办，就明天酉时吧，大王会设宴为少帅洗尘。至于住宿，下官已为少帅安排妥当。”

寇仲笑道：“小弟会准时入宫拜谒大王，住宿的问题不用劳烦客相。”再客气两句后，告辞离开。

徐子陵呆瞧着师妃暄，脑海中想的却是石青璇，心中涌起对她的怜惜。

他从没有设身处地去想象石青璇因父母情仇而受到的深刻创伤！直到此刻由师妃暄亲口透露这个残酷的可能性，不由暗下决定，纵死也要阻止此事的发生，那实是人伦的惨剧，他绝不容这动人的美女丧生在乃父的魔手下。

师妃暄叹道：“妃暄曾要求青璇到静斋小住，又或觅地避居。却都为她拒绝，或者子陵可劝劝她。”

徐子陵苦笑道：“她的个性很强，我说的话恐怕她听不入耳。”

师妃暄柔声道：“子陵可知你是第一个获邀到幽林小筑探访她的男子？”

徐子陵涌起自苦自怜的情绪，颓然道：“她的邀请非是因男女之情，而是因为想解决手上《不死印卷》的问题，好一了百了，以后安心隐居。”

师妃暄带点俏皮的道：“你真能那么肯定？女儿家的心事，你能有多少了解？可曾认真投入地思考过？”

徐子陵有点不悦的瞪着她道：“妃暄似是对撮合我和石青璇不遗余力的样子，佛家不是有随缘之说吗？你自己心中想的又是什么？”

师妃暄俏脸抹过红晕，秀眸仍是清澄如水，轻叹道：“都是妃暄不好，在不适当的时间提出令子陵生出误会的忠告，子陵可以饶过妃暄失言吗？”

徐子陵冲口而出道：“不可以！”

话出口才晓得自己胆敢对这位仙子说出这么不敬的话，但已收不回来。

是否因乍闻她即将远离凡尘，又或因她软语相求的动人神态？徐子陵自己也弄不清楚。

师妃暄招架不住的露出女儿羞态，垂首避开他灼灼的目光，微嗔道：“子

陵怎么是这种人，对妃暄说出这无礼的话。”

徐子陵想起她在长安穿上佛袍见他的无情样子，心中竟涌起难以解释至乎自己也吃一惊的快意，把心一横，压低声音道：“小弟有个两全其美的提议。”

师妃暄回复平静，迎上他的目光，戒备深严的道：“说来听听。”

徐子陵洒然笑道：“不说啦！否则妃暄以后都不要见我。”

师妃暄幽幽的白他一眼，道：“你若不肯说出来，我可能真的会不再见你。”

徐子陵的心怀然而动，这两句话显是大有情意。

他生出玩火的感觉。

他在玩火，师妃暄何尝不然？

开始时只是一点星火，但当火势扩展，将难以遏止，可把整个大草原烧成灰烬，摧毁一切人为的防御。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在这里，我们是否并肩作战的战友？”

师妃暄点头道：“可以这么说。”

徐子陵差点要临阵退缩，深吸一口气后，续道：“妃暄返静斋前，敢否一尝纯粹精神上的爱情滋味？”

师兄暄出奇地没有俏脸霞生，玉容静如止水，不见任何波动的注视他好半晌，然后微笑道：“自古以来情关难过，子陵忍心让妃暄陷身险地？”

徐子陵开怀笑道：“我只是要为自己出一口气而已！小姐不用过份着意。”

师妃暄狠狠的再白他一眼，香唇逸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轻柔的道：“我的问题是不忍心骗你，更硬不起心肠对你说无情的话，徐子陵你使妃暄进退两难哩！”

徐子陵歉然道：“小姐肯说出这番话，在下非常感激。冒犯之处，请小姐见谅。唉！”

真情流露可非什么好事，对吗？”

师妃暄淡淡一笑，瞪他一眼道：“你虽口怪自己失言，且道歉求谅，事实上则心有不甘。不过妃暄却没有丝毫怪责之意，待人家回去想想好吗？”

徐子陵失声道：“想什么？”

师妃暄若无其事的道：“当然是想想你徐公子的提议，难道还有别的事吗？”

寇仲返回四合院，徐子陵呆坐温泉池旁，三匹马儿被他从马厩放出来，在圈内自由自在吃着草料。

寇仲和三匹马揽头搂颈的亲热一番，才到徐子陵旁坐下，道：“你猜我碰到什么人？”

随即解释一番，奇道：“你在想什么？神情这么古怪，有和玉成说过话吗？”

徐子陵摇头道：“没有。不过我晓得玉成落脚的地方，是祝玉妍告诉我的。”接着说出跟祝玉妍的一番对话。

寇仲一震道：“石之轩竟到龙泉来，岂非是蠢得自投罗网。”

徐子陵像听不到他的说话般，淡淡道：“我更见到师妃暄。”

寇仲大感错愕，凑近仔细审视他的神情，试探道：“她忍不住到这里来找你，对吗？”

徐子陵没好气道：“她遇上从大明尊教的人手上脱身的周老叹，然后为拯救仍在大明尊教的人手上的金环真，直追到这里来。”

寇仲沉吟道：“她是否从小俊口中得悉那两条尸是冒充的，那她该是在山海关找到老周，你有没有问她在山海关谁是大明尊教的人？”

徐子陵尴尬的道：“有机会再问她吧。”

寇仲哈哈大笑，搂着他肩头欣然道：“这不成问题，大家一场兄弟，我怎么会怪你。”

哈！不要瞞我啦！你和师妃暄是否已私订终身。哈！所以你的神情才这么古怪。”

徐子陵叹道：“私订终身？你别拿我的事来说笑吧！她告诉我此番事后，立即返回静斋，以后不再出来，更不会干涉你争霸天下的大事。”

寇仲松手失声道：“什么？”

徐子陵仰望暗空，呼出一口气道：“我是否真是个事事都闷在心底里的人？”

寇仲思索的道：“我倒没有这感觉，或者因为你从不掩饰对我的不满。”

又兴奋的一手搭着他肩头，好奇问道：“为何忽然有这个想法，是否师仙子说的？”

徐子陵苦笑道：“我现在报想找个人来解闷。你有没有听的兴趣？”

寇仲拍胸保证道：“一世人两兄弟，你不对我说对谁说。”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我想全力追求师妃暄，享受十来天肯定不会有结果的爱情滋味，又怕坏她清修，心内矛盾得要命。”

寇仲听得瞪目结舌。因他做梦也想不到徐子陵会这么勇敢无畏，轰烈激昂。

徐子陵怀疑的道：“我是否很傻？”

寇仲扮出专家款儿，分析道：“师妃暄会接受吗？若她严词拒绝，对你打击的严重会是难以估计，别忘记在感情上你是多么脆弱。”

徐子陵像个无助的孩子般茫然道：“她说会好好考虑。”

寇仲失声道：“什么？你竟和她商谈过，这种事不是只能做不能说的吗？我奶奶的熊，她考虑什么？”

徐子陵哈哈笑道：“够荒谬吗？可是现在我真的快乐，事实上我对她的要求很低，只希望她不怪责我或给脸色我看就行。不知是否因身在异域，以前在中土的种种压抑顾忌，在这里全失去约制效力，想干点刺激有趣的事。我确有点失常，不过她似也不比我好到哪里去。”

寇仲大力拍他肩头，道：“好小子！以前你是真人不露相，还要我为你的终生大事瞎担心，怕你与我分开后偷偷溜去做和尚，谁知你竟是情关的闯将。照我看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全力把仙子追上手，以后伉俪情深，有影皆双的游遍天涯海角，人生至此，尚有何憾？”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向你这眼中只有成果功利的人讨教，等若问道于盲。闲话休提，目下当务之急，是先弄清楚玉成是什么一回事？再看可否透过他找到金环真的下落，然后出手救人。”

寇仲道：“这个当然，不过刚才的事我尚未说够……”

徐子陵打断他道：“你还可以说出什么有建设性的话来，省点工夫吧！”

寇仲笑道：“我只是想对你表态支持，没有结果的爱情，可能比有结果的爱情更动人。不信可看看石之轩和碧秀心，岳山和祝玉妖。哈！我和尚秀

芳是否也可来个没有结果的苦恋？”

徐子陵笑骂道：“去你奶奶的熊，你若移情别恋，置宋玉致不顾，这非但不动人，更是忘情负义，劝你好自为之。”

寇仲颓然道：“骂得好，我的情况确与你的分别很大。唉！我的心忽然很乱，这里的情势太复杂哩！不似在真长安那么简单，只要寻得杨公宝藏就大功告成。”

徐子陵道：“也没有什么复杂的，首要的是为大小姐取回八万张羊皮，助平遥商讨得财货，再干掉石之轩，还有是帮越克蓬刺杀‘天竺狂僧’伏难陀，更有是……我的娘，确是很复杂。”

寇仲得意地道：“我说得有道理吧！至糟是敌我难分，只是美人儿小师妹就教我们头痛，玉成更像被大明尊教的妖女迷魂似的。嘿，先放下别的不理，找到玉成问个清楚明白再说其他。”

徐子陵长身而起，道：“若玉成真的背叛你，你会怎样处置他？”

寇仲抓头道：“难道我可下手宰掉他吗？只好劝他走远点，不要让我一时错手打伤他。哈！不会的，玉成不是这种人，其中定有些我们猜不到的情况。”

忽又跳起来搭着徐子陵肩头，朝大门走去，叹道：“或者我太乐观。首先人心难测，其次是女人的魔力，不论妖女圣女，均异曲同功。成语亦有什么一笑倾城，眼前则有你这个好例子。”

徐子陵笑骂声中，两人以四处闲逛的心情出门去也。

小龙泉是寇仲和徐子陵到过最多桥的一座城市，沼泽环市，街巷适应，水、街、桥、屋巧妙的融为一体。且水是温泉水，热气腾升，像为两岸的景色披上一层迷离的薄纱，令人颠倒迷醉。

两人驾着术文供应的小舟，戴上竹笠，在蛛网般交织穿插于房舍树木间的小河灵巧地滑行，一座又一座的石桥在头顶上掠过，就像一个接一个的梦境。

愈往城南划去，行人渐少，感觉愈是宁静。自抵有小长安美誉的龙泉上京后，他们尚是首次有机会感受这座位于大草原东北的奇异城市，更体会到拜紫亭争霸草原的野心。

寇仲负责摇橹，向坐在艇中心的徐子陵道：“我应否去见尚秀芳？”

徐子陵淡淡道：“最好不要去。”

寇仲苦笑道：“不怕有失礼数吗？”

徐子陵叹道：“你是在自寻烦恼。在乐寿时为避开楚楚，没觉好睡的连夜起程，现在又要自投罗网的去投降，算是哪码子的一团事。”

寇仲哈哈笑道：“我真的投降哩，不过是向你投降，不去就不去吧。”

徐子陵话题一转，道：“不知大明尊教是否晓得我们和玉成的关系？”

寇仲一震道：“我倒没想过这问题，不晓得才合情理，若明知我们的关系，仍让玉成与我们有碰头的机会，那就表示大明尊教的人有信心玉成不会重投我们的怀抱。我的娘，岂非玉成已成了他们的人？”

徐子陵道：“记否师妃暄在山海关曾说过，大明尊教大尊和善母座下，尚有一个原子，可是祝玉妍却没提过有这么一个人。”

寇仲沉吟道：“除原子外，尚有五类魔，祝玉妍是真不晓得，还是蓄意隐瞒？”

徐子陵分析道：“祝玉妍理该不会害我们，正如她所说，她最大的敌人

是石之轩，没有我们助她，她想和石之轩同归于尽也不可能。而她对大明尊教由合作变为敌对，当是由于大明尊教势力不断膨胀，且其影响力直抵中土，故令她生出顾忌，怕终有一天会取代她阴癸派。在这种情况下，她绝没有为大明尊教隐瞒的道理。”

寇仲道：“谁是大明尊教的原子？”

徐子陵道：“我们有一个可询问的对象。”

寇仲道：“师妃暄？”

徐子陵道：“不是师妃暄，而是周老叹，他被安排住在城东一所民房内，我们处理好玉成的事后，立即去找他，然后才见越克蓬。”

小艇经过一道石桥，转过河弯，两旁种满榆树，在水气笼罩中湿润苍浓，令人精神一振，刻有“南泉桥”三字的石桥出现前方，桥左有座颇具规模的庄园，四周高墙环绕，翠绿的林木中隐见亭台楼阁，景致极美。

小回园与绕庄而去的温泉河只是一路之隔，庄门有个码头，泊着几艘大小艇子，这段水路河面特别开阔，宽达三丈。

一艘比他们的小艇大上一倍的艇子，正从码头开出，朝他们的方向驶过来。

两人锐目扫去，摇橹操舟者是个回纥大汉，坐在艇上的赫然是段玉成和适才与他一道的水、火两妖女。

双方小舟迅速接近。

段玉成和两女朝他们望过来。

寇仲掀起竹笠，露出脸容，目光往三人扫去。

段玉成明显地躯体轻颤，却没有开腔呼唤，两女的美目同时亮起来，为寇仲仪容所慑。

寇仲把竹笠拉下，两艇错身而过，距离迅速拉远。

两女仍不住回头张望，段玉成却像忽然变成岩石般，一动不动。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是龙是蛇，就要由玉成自己决定。”

徐子陵点头道：“若他仍未变质，该在南门留下暗记，设法与我们联络。”

他们有一套暗通消息的完整手法，段玉成仍视他们为双龙帮帮主。自该通过暗记与他们接触。

寇仲操控小艇驶往左方的水道，绕过小回园转入往城东的河道，道：“找周老叹把茶谈心如何？”

徐子陵心忖说不定又会见到师妃暄，一颗心登时灼热起来。

第四章 爱情预习

两人把艇子系在岸旁一株榆树处，登岸朝周老叹落脚的小平房走去。

龙泉不但宽直的大街近似长安，里巷维妙维肖，石桥瓦屋鳞次栉比，因水而成，但装饰方面却力求简朴，以实用为主。

抵达师妃暄所说的平房院门外，寇仲抵声道：“你猜周老叹会以什么态度对待我们这两个救命恩人，是感激还是猜疑。所谓江山易改，品性难移。”

徐子陵微笑道：“为了夺回邪帝舍利，你要他唤你作爹亦没有问题。多想无益，不若想想该敲门求见，还是逾墙而入，给他一个惊喜。”

寇仲细听半晌，道：“屋内没有任何声息，看来周老叹已微服出巡，四处去感应舍利的所在。”

徐子陵执起门环轻扣三下，果然全无反应，向寇仲打个眼色。看清楚里巷没有其他人，两人腾身翻进院墙内。

一座以天井相连两进的房舍，大门半敞，宁静雅致。

徐子陵扬声道：“寇仲与徐子陵拜见周兄。”

出乎两人料外，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内进深处传来，道：“原来是我老周的救命恩人，快进来。”

寇仲哈哈笑道：“周老兄确是高明，我俩竟完全察觉不到屋内有人。”

待要举步入屋，只见徐子陵神色古怪，待要询问，徐子陵探手搭上他肩背，迅速以指尖划出一个“假”字。

寇仲心中一震，旋又恍然。

徐子陵曾以岳山的身份与周老叹见过面交过手，所以认得他的声音，而对方却不晓得此事，故想扮作周老叹来骗他们。如果徐子陵没有听错，那周老叹肯定凶多吉少，又或已成阶下之囚。

这所平房是师妃暄透过本地一个汉商为周老叹安排的，而师妃暄惯于独来独往，并不在此落脚。所以如非徐子陵曾与周老叹碰过头，两人不中计才奇怪。

“依叮”！

两扇门给人从内推开，假周老叹现身大门处，徐子陵立给吓了一跳。

假周老叹和真周老叹在外表上有七、八分相像，同是脸宽颌勾，厚唇啄突，身形矮胖，虽穿僧衲而浑身邪气。

如果徐子陵是先见其人后听其声，由于跟真周老叹碰面相隔多时，说不定会被他瞒过，此刻因心有怀疑，细看之下，立即发觉假周老叹的鼻子较短，眼神有异。

在徐子陵的锐目下，此人肯定没有易容改装，也该没有戴上面具。虽说人有相似，物有相同，但相似到这程度，眼前这假周老叹很大可能是真周老叹的孪生兄弟。

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难道师妃暄也被蒙过。

假周老叹笑道：“两位大驾光临，令老叹蓬荜生辉，进来喝杯热茶再说。”

寇仲哈哈一笑，夷然不惧的领先踏进小厅堂，屋内布置简洁。除一组桌椅外，就只有几件小家具，四壁空空如也，尚算几明窗净。

两人坐好后，周老叹在桌子另一边坐下，道：“两位来得正巧，我刚从外返，在这里等候师姑娘。你们没有依约定的手法敲门，我还以为是敌人寻上门来。”

徐子陵道：“你约好师小姐吗？”

假周老叹双目喷出仇恨的火焰，表情十足的道：“我只是在指定地方留下暗记，请她到来相见，因为我掌握到环真被囚禁的地方。”

寇仲装出大喜的样子，问道：“嫂子囚在那里？”

假周老叹压低声音道：“就在城外西方一十里一条村落的庄园内，那是

大明尊教的秘密巢穴。”

徐子陵道：“何用待师小姐回来，我们立刻前去救人。”

假周老叹摇头道：“那庄园戒备森严，实力难以估计。最怕是他们宁愿杀死环真，亦不让她被我们救回来，所以该待入黑后才设法潜进去，那样救她的机会会大得多。”

寇仲皱眉道：“周兄是凭什么晓得她在那庄园？”

假周老叹对答如流的道：“环真有套功法。纵使在遥远的距离，亦可与我生出感应。”

除非大明尊教的人将她弄昏，不过他们显然要借助她侦察圣舍利的奇术，所以才教我我一直寻到龙泉来。”

若非知道他是假货，定被他骗得信以为真，现在则晓得他是在胡诌，世间根本没有这种功法。

徐子陵心中叫好，假消息对假，消息，大家两不相欠，道：“跋锋寒到城外追查深未桓夫妻的踪影，要三天后才能回来。”

假周老叹又道：“五采石是否仍在你们手上？”

寇仲答道：“我们将五采石藏在城外秘处，有起事来可和拜紫亭讨价还价。周兄心中对救回嫂子一事，究竟有什么大计？”

假周老叹道：“你们知否师小姐落脚的地方？”

徐子陵摇头苦笑道：“她对我们误会太深，肯和我说几句话已是给足面子，哪肯告诉我们她的住处。”

假周老叹一对邪目闪过微仅可察的喜色，问道：“师姑娘为何又肯告诉你我在这里？”

两人差点给他问得无言以对。徐子陵人急智生，答道：“师小姐仍未至如此不近人情。她知我们曾从荣姣姣手上救出嫂子，故允许我们与老兄你见个面。”

寇仲不容他思索，问道：“你们不是在山海关中伏遭擒吗？袭击你们的是什么人，为何师妃暄只能把你救出？”

假周老叹神色俱厉地握紧拳头，咬牙切齿道：“出手对付我们的是大明尊教的五类魔，他们先在我们不觉察下施毒，再出其不意的突然出手，我们在猝不及防下着了道儿。”

他们把我囚在山海关附近一处农庄内，只带走环真，是要她因顾忌我的生死好为他们办事。”

接着冷哼一声，狠狠道：“不过他仍是低估我，我周老叹岂是易与的人，不到一天就给我把毒迫出来，解开穴道，将看守我的喽罗杀死，哼！”

寇仲心叫听够啦，却道：“我有个提议，周兄可否不把此事告诉师小姐，今晚我们约个地方，一起到庄园救人，好予师小姐一个惊喜？”

假周老叹先露出为难神色，一对邪目转几转后，点头道：“只要能救出环真就成。”

约好聚首的地点、时间，寇仲乘机问道：“除五类魔和五明子外，听说大尊善母座下尚有个原子，周兄可晓得那是谁？”

假周老叹皱眉道：“我们夫妻虽曾托庇于善母座下，却没有入大明尊教，所以对大明尊教较机密的事并不清楚。只晓得原子修的是大明尊教三大秘典中的《御尽万法根源智经》。五明子是气、风、力、水、火；五类魔是浓雾、熄火、恶风、毒水和暗气。至于大尊和原子，是教内最神秘的人，教

内的人从不跟外人谈论。”

寇仲长身而起，道：“今晚准时见。”

告辞离开。

两人坐上小艇，寇仲迅速脱掉外袍，连井中月交到徐子陵手上，戴上面具，低声道：“我去跟踪假老叟，看他去联络什么人，这叫将计就计。你去找你的仙子吧！看她考虑出什么来。”

不待徐子陵说出同意的话，登岸去也。

徐子陵轻轻摇橹，小舟滑行。

他明白寇仲将计就计之意，此实为救出金环真和周老叟的一个良机。

假老叟不远千里的把师妃暄引到龙泉来，肯定不怀好意。在中土慈航静斋乃白道武林景仰的圣地，要对付静斋派出来的传人师妃暄，确是谈何容易，但在这远离中原的小长安则是另一回事。

师妃暄今天刚抵达，假老叟要等的本是她，好展开阴谋。却那么巧的两人送上门来，假老叟自要改变计划来相就，先设计干掉他们，再从容对付师妃暄，所以假老叟现在通知同党，作好准备。

如若假老叟一方倾巢往那城外庄园设伏，他们将可乘虚而入，救出金环真和周老叟。

关键处是先一步掌握得他们被囚禁的地方，寇仲因而必须从假老叟身上寻出线索。

为找寻邪帝舍利，金环真夫妇或其中之一肯定在龙泉附近，如此寇仲有很大成功机会。

艇子不住增速，转过一个河湾后，一佛塔耸立在左方林木浓密处，那是小长安唯一的佛寺圣光寺。

拜紫亭本人一向并不信佛。现在更可能改奉伏难陀的天竺邪教。可是因真长安多佛寺，小长安也得应应景儿。据师妃暄说圣光寺不但香火不盛，寺内僧侣更不足十人，主持圣光大师是拜紫亭从长安请来，是有德行的高僧。寺内僧侣均是随他从长安来的徒弟。

徐子陵离艇登岸，直抵寺门，入寺向遇上的第一个和尚说出暗语。

和尚似没兴趣看他半眼的垂眉合什道：“施主请随我来。”

引路前行。

徐子陵想不到能这么顺利见到师妃暄，一颗心立时提至咽喉，霍霍跃跳，那感觉实是难以形容。

该对她采取什么态度？

她的考虑有结果吗？

这等若半个外人的仙子如何处理自己对她的“冒犯”。

忽然间，其他曾在他心中留下倩影的美女，都变得模糊起来，师妃暄的一颦一笑，进占他整个心灵。

假若真能在这充满中土情调的异域名城，抛开一切地享受男女爱恋的动人滋味，与这仙子发生一段不会有结果的精神爱恋，以后再让这段短暂而美丽的回忆随他走遍天涯海角，那种甜蜜又悲哀的感觉，想想也可教人魂销。

和尚领他穿过月洞门，来到一座禅堂般的建筑物外，道：“施主请进，方丈正恭候大驾。”

四周林木参天，环境宁静幽美，不远处传来起伏有致的禅唱经声，以木鱼青磬伴和。

徐子陵愕然道：“我要见的是……”

和尚面无表情的打断他道：“小僧明白，施主见到方丈自会明白。”

说罢就那么转身离开。

徐子陵心中涌起不妥当的感觉，头皮一阵发麻，深吸一口气，步进禅堂去。

堂内对门的一端供着三宝佛，坛前燃起檀木，烟气燎绕，香溢禅堂。

一位高瘦老僧朝门而坐，眼观鼻，鼻观心，法相庄严，手持佛珠、口中吟吟有词。

似乎并不晓得有客来访。在他面前有个蒲团，似为徐子陵而设。

入寺拜佛，徐子陵脱掉靴子，叩首三拜，径自走到蒲团学对方般盘膝坐下，没有说话。

圣光大师纹丝不动，那对埋在满面皱纹里的眼睛忽然上扬，像两盏明灯般往他射来，道：“如何修行？”

徐子陵心叫“来哩”，微笑道：“请大师指点。”

圣光大师道：“大凡修行须是离念，明得三界无法，本来无物，方解修行。不见古来有一持戒僧，一生持戒，忽因夜行踏着一物作声，疑是腹中有子无数的蛤蟆，惊悔不已！睡后梦见数百蛤蟆索命，大惊而起。到天晓观之，乃一老茄耳。”

徐子陵心中暗叹，知是圣光老僧要借此故事点化自己。

对佛家来说三界本无实物，一切都是幻象。就像故事中持戒僧踏到的东西，究竟是蛤蟆？还是茄子？如说是蛤蟆，天亮时看到的是茄子。如是茄子，睡梦中又有蛤蟆来讨索性命。只因心尘未脱，境由心生，致流转三界，不能超脱。

这则故事分明是针对自己对师妃暄的妄求而发，由此推测，师妃暄的考虑肯定没有什么好结果。

师妃暄为何不把考虑后的决定直接告诉他，却要通过圣光大师的口说出来？弄得他既狼狈又尴尬。

若非要告诉她有关假老叹的事，说不定他会立刻拂袖离开。

此刻只好苦笑道：“多谢大师点化，小子明白啦，请问小子可否见师小姐一面、小子有要事须上报。”

圣光平静的道：“妃暄刚离开龙泉，返回静斋。”

这两句话像晴天霹雷，震得徐子陵全身发麻，脑际一片空白。

圣光一瞬不瞬的静观他的反应。

完了！一切都完了。

所有渴望、期待、企盼刹那间灰飞烟灭，不留半点痕迹。

他的心反平静下来，灰烬般的死寂。

徐子陵对生命一向无求，过的是随遇而安的生活，如非有寇仲在旁催迫督促，他今天绝不会成为名震天下的高手。

有所求必有所失。

这是继石青璇后对他最严重的感情打击，他感到万念俱灰，甚至不愿问圣光大师为何师妃暄可置石之轩和金环真的事不顾，匆匆赶返静斋。

茫然间，他感到自己站起来，移到门旁拿起靴子。

圣光道：“施主！”

徐子陵生出极端荒谬的感觉，事情开始得荒谬，结束得更荒谬。

一边想着，一边缓慢而专心的穿上靴子。

就算不从佛家的角度去看。世上每一件事的本质，根本都是荒谬的。

男女为何要爱得难分难解？人为何要自相残杀？生命究竟有什么目的？广袤无边的宇宙有什么存在的意义？

徐子陵哈哈一笑道：“我真的明白！但又是真的不明白。大师请啦。”

说罢离开，步下禅堂台阶，目所见了无人迹，耳所闻再无敲经念佛的声音。

宏伟的寺院，成荫的树木，落在徐子陵眼内却有种辉煌背后的荒芜。

他把本挽在手弯的羊皮抱洒然搭到肩上，忽然哑然失笑，摇头叹一口气，举步前行。

没有师妃暄的生命正在命运的前方恭候他的大驾，他从没想过师妃暄竟在他心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失去她之后的天地，再没有以前丰盛感人的色彩。即使先前向她提出爱情的要求，仍有点游戏的成份，被拒绝是理所当然的事，不会像如今的痛苦失落。

可是她实在太绝情，躲避瘟疫般逃回静斋去。

转入主堂的路，徐子陵全身剧震、不能置信的朝左望去，一身男装的师妃暄正安坐园内的小亭处，玉容静若止水的凝望他。

徐子陵失声道：“你……”

师妃暄微笑道：“这叫预演一次分离的情况，子陵兄仍有胆闻情关吗？”

徐子陵摇头苦笑道：“小姐这招比得上毕玄的赤炎大法，小弟甘拜下风。”

缓缓来到亭内，颓然坐下，再叹道：“太厉害哩！”

师妃暄的俏脸既无风亦无浪，似在说着与自己完全没有关系的事般，轻描淡写的道：“一旦有情，妃暄若要离开，必须这般无情。不论有情无情，都是同样的不好受。所以妃暄说情关难过。”

徐子陵浑身乏力的点头道：“我投降啦！可否让我把那提议收回来。”

师妃暄微笑道：“徐子陵你是否男子汉大丈夫，话既出口，怎收得回来。”

徐子陵一震朝她瞧去。

师妃暄微耸香肩，道：“子陵兄是否看破周老叹只是个冒充的家伙？”

徐子陵鄂然道：“原来早给你看破。”

师妃暄淡淡道：“我们很少可以静下心来说话，大家谈谈好吗？”

徐子陵像对着她的色空剑般只有狼狈招架的份儿，苦笑道：“谈些什么才好？”

师妃暄哑然失笑道：“真是笑话，你不是说过要全力追求妃暄吗？连说什么才好也要问人家，是否可笑。”

徐子陵仰天笑道：“骂得好！小弟这叫自作自受，与人无尤。敢问小姐是否将小弟视为修行的一部分？”

师妃暄无可无不可的道：“剑道就是天道；剑心通明的境界，就是圆觉清净的境界。

有什么非是妃暄修剑的部份呢？子陵兄的话使人费解。”

徐子陵的心倏地平静下来，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因为他晓得不振作应战，肯定会在这爱情的战场败下阵来。

对师妃暄来说，剑道不但是天道，亦是人道。

第五章 有缘相会

师妃暄耐心解释的道：“在山海关出事前，一直和我联络的都是金环真，我与周老叹从未碰面，我之所以能看破后来出现的周老叹有问题，纯粹是一种直觉，感到他口不对心。妃暄入城后，在暗里追踪他。今早子陵兄曾在东市遇到妃暄，就因为周老叹正在子陵兄监视的那间羊皮店内与同党碰头。这个冒充的周老叹，是个不可轻视的人。”

徐子陵见她没再步步进迫，反感失望，却仍就着她的话题思索道：“假老叹大有可能是真老叹的孪生兄弟，而周老叹夫妇因此对他没有提防，致着他道儿。否则以他们两夫妻的造诣，除非是五明子和五类魔全体出动，否则没法把两人一网成擒。”

师妃暄讶道：“你见过真的周老叹吗？”

徐子陵解释一遍，师妃暄恍然道：“难怪你能骗倒他，因为他不晓得你曾见过真的周老叹，这么说他们已从周老叹夫妇口中迫问出所有的事，包括曾否见过你们这琐细的事情。”

接着微笑道：“子陵兄有何妙计？”

徐子陵道：“成败的关键，在乎能否在今晚再见假老叹前，寻得金环真夫妇被囚的地方。然后我们兵分两路，一面去救人，另一方则全力出击，务求一举歼灭大明尊教的主力。”

师妃暄摇头道：“寇仲的跟踪是不会有结果的。今早假老叹离开羊皮店后，大明尊教的人方才抵达，可知他们联络的方法根本不须直接碰头。他们如此小心，怎会将寇仲带往金环真夫妇被囚的地方去？”

徐子陵长身而起，洒然笑道：“事在人为。小姐可否在这里等候我们的消息，所有事交由我们去处理。”

师妃暄微一错愕，显是想不到他忽然离开，说走就走，暗感此为徐子陵对她的反击，秀眉轻蹙道：“你好像成竹在胸的样子，妃暄真的不明白为何你那么有把握。”

徐子陵莫测高深的微笑道：“世事无常，谁敢说自己真有把握，小弟只是尽力而为吧！”

说毕飘然而去。

徐子陵回到四合院，寇仲正和术文说话，术文领命而去。寇仲生气道：“我恨不得把假老叹剖开来喂狼，他带我在城内游花园，差点把我累死，然后又回到他的狗窝去。”

徐子陵早知如此，坐到温泉池旁，道：“你现在有什么打算。”

寇仲气呼呼的在他旁坐下，怒道：“他奶奶的熊，有什么好打算的，我决定大干一场，假老叹肯定已以他的手法向同党送出消息，老子我就给他来个意料不到的，布下天罗地网，将大明尊教的人一网成擒。再来个交换人质，以他娘的什么五明子，五类魔交换文老叹夫妇。哈！说起来仍是他们占便宜，为公平起见，我们该杀剩两个才去作交换。”

徐子陵道：“你是要找古纳台兄弟帮忙吧？”

寇仲理直气壮的道：“不找他们找谁，谁叫他们是我们的兄弟。你不同意吗？”

徐子陵笑道：“我比你更贪心，我要同时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又救回金环真夫妇。”

寇仲大感兴趣，兴奋道：“计将安出？”

徐子陵道：“大明尊教为何要生擒金环真夫妇？”

寇仲道：“当然是为邪帝舍利。”

又道：“差点忘记告诉你，玉成并没有在南门留下回应的暗记。”

徐子陵见他脸色沉下去，道：“勿要这么快下定论，他可能是分身乏术。”

寇仲道：“最怕是今晚攻打庄园时，我们的人错手把他干掉。”

徐子陵道：“你怎样看杜兴和许开山这对结拜兄弟。”

寇仲并没因徐子陵岔到别处去而有丝毫不耐烦，皱眉道：“听你的口气，似乎认为他们两人该有些分别，对吧！”

旋又点头道：“我比较喜欢杜兴，许开山则城府太深，会否他们并非狼狽为奸，而是杜兴一直被许开山利用？”

徐子陵道：“这是一个可能性，我想说的是大明尊教本无意去惹师妃暄这个劲敌。”

只因鱼目混珠的把戏会我们凑巧看破，才将计就计的打出假老叹这张牌。”

寇仲道：“这么说，许开山岂非就是大明尊教的人？我敢肯定他若非大尊就是原子，因他的才智武功绝不在列瑕之下。”

徐子陵道：“许开山是否大明尊教的人，今晚自有分晓。”

寇仲愕然道：“为何会有分晓？”

徐子陵道：“道理很简单，当晚在山海关燕山酒庄的大门外，我曾向许开山说出金环真和周老叹的装束样貌，所以许开山该晓得我曾见过周老叹。”

寇仲拍腿道：“我明白哩！若假老叹晓得此事，可肯定我们已看破他是冒充的。”

对寇仲和徐子陵这种高手来说，只要看过一眼，立可把对方的相貌特征、举止神气精确掌握，不会弄错。除非像假岳山般既有全无破绽的面具，又有令人疑幻疑真的换日大法，才可把祝玉妍等骗得贴贴服服。

徐子陵道：“所以今晚很可能是我们将计就计，而对方却计中有计。故此万全之策，就是先把金环真夫妇救出，从他们身上了解大明尊教的实力，再集中我们所有的力量，向大明尊教施以雷霆万钧的致命一击，菩萨肯定会对我们非常感激。”

寇仲凝望他好片晌，讶道：“你很少对一件事这么主动积极的，是否因为有仙子她老人家参与？”

徐子陵沉声道：“这是部分原因，更重要的是要为志复他们三人找大明尊教的人偿命。他们是因我们而死，不雪此恨，实难心安。回中土后，我们还要找辟尘、荣妖女和上官龙等人算账。”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道：“快说出找寻金环真夫妇的妙法。”

徐子陵道：“此事必须央祝玉妍助我们。”

寇仲恍然大悟，叫绝道：“纵使诸葛再世，孙武复生，也只能像你般的

才智。我们立即去找祝玉妍。但怎样找她呢？”

徐子陵道：“由我去找她便成，你先去见越克蓬。然后到南门看玉成是否有回应，我们再在这里集合，研究下一步的行动。”

寇仲摇头道：“趁有点时间，我该先到城外那庄园勘察形势，假若根本就没有村落更没有庄园，我们可省点脚力，不用白走一趟。”

徐子陵潜进祝玉妍留宿的客栈，来到东厢，在关上的窗门弹指三下。

祝玉妍不论在中外武林，均属没有人敢惹的那个级数的高手，无论多么自负的人，除非没有别的选择，否则不会触怒她。纵使龙泉之主拜紫亭，明知这中原魔门第一大派的领袖在他的城内，仍要只眼开只眼闭、诈作不知道；又或登门拜见，攀攀交情。后一行动当然还要冒点吃闭门羹的风险。

祝玉妍在房内的机会很大，因她必须施展能感应舍利的魔功，以探索石之轩的所在。

果然祝玉妍的声音传出来道：“进来，房门是没有上锁的。”

徐子陵推门入房，祝玉妍盘膝坐在椅上，露出俏丽的玉容，正深深凝视着他，目光冰寒，像没有丝毫正常人的感情。

可是徐子陵却晓得这无情的背后，实蕴藏被长期压抑着的丰富感情，她要和石之轩同归于尽，亦是因爱成恨。

徐子陵关上门，施礼后坐到她左旁隔几尺的椅子去，尚未有机会道出来意，祝玉妍冷冷道：“你觉得涓儿如何？”

徐子陵心中浮起涓涓赤足的倩影，鲜明清楚至暗吃一惊的程度，淡淡道：“涓小姐的领导下，阴癸派将可得享盛名。”

涓涓的厉害，没有人比他和寇仲更清楚。

祝玉妍点头道：“和你交谈确不用说废话，为什么来找我？”

徐子陵道：“晚辈是专诚来请祝宗主出手对付大明尊教。”

祝玉妍淡然道：“我要对付的只有一个石之轩，没有空亦没有心情去另生枝节。”

徐子陵微笑道：“假若师妃暄在龙泉有什么不测，而凑巧祝宗主又在同一地方，究竟会有什么后果？”

祝玉妍皱眉道：“大明尊教竟敢冒开罪梵清惠之险？对付她的徒儿。”

徐子陵尚是首次听人说出慈航静斋之主梵清惠的名字，更晓得祝玉妍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因为无论她如何否认，由于她与大明尊教一向密切的关系，肯定难以置身事外。

徐子陵把大明尊教利用假老叹引师妃暄到龙泉来的事详细道出。

祝玉妍双目厉芒大盛，冷哼道：“此事虽非冲着我而来，可是若师妃暄有什么三长两短，梵清惠肯定会出山大开杀戒。不过师妃暄岂是易与之辈，我仍犯不着为此另立强敌。”

徐子陵讶道：“前辈难道看不破大明尊教不但要把爪伸进中原，还要取你们阴癸派的地位而代之吗？否则哪敢插手到前辈和石之轩的事情去？现在我们一方人强马壮，要多少人有多少人，甚至可利用这区最强大的势力突利去重重打击大明尊教或任何想帮助他们的人。如此良机祝宗主岂可失诸交臂。”

祝玉妍轻叹道：“有些事，外人是很难明白的。若我和你们合作，掉过头来对付塞外的同道，阴癸派势将难保魔门之首的地位。”

接着轻轻道：“可是我并不反对你们去对付大明尊教。”

徐子陵道：“晚辈怎敢陷前辈于不义，晚辈来前，早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祝宗主既可帮我们一个大忙，更没有人会因此怀疑宗主正与我们合作。”

祝玉妍“噗哧”娇笑，白他千娇百媚的一眼，俏脸冰雪溶解，大地春回，低骂道：“死小鬼，竟想到这么刁钻的招数，是否要人家扮鬼扮马，诈作寻到石之轩的所在？”

徐子陵看得两眼发呆，眼前的祝玉妍只像是涓涓的姊妹，充满小女儿的动人情态。

祝玉妍不待他说话，回复冷漠，平静的道：“好吧！路线须精确设计。记着！你们须待他们把金环真或周老叹押回囚禁处后，隔一天才可动手救人。还有个唯一的条件，是你们要把大明尊教的人杀得一个不留，肯答应吗？”

徐子陵想起段玉成，苦笑道：“我们尽量依宗主的意思办吧！”

寇仲探敌回城，已是日落西山的时分，顺道往南门个转，仍不见段玉成任何暗记，一颗心不由直沉下去。

他们运盐北上的四名手下中，以段玉成天份最高，人又得好看，故极得寇仲看重，若他背叛双龙帮改投大明教，会令他很伤心。

思索间，来到热闹的朱雀大街。由于四月一日的立国大典只余数天，四方来贺，又或别有目的和趁热闹的人数不住添加，充满大庆典来临前的节日气氛，其兴旺之况可以想见。

现在离开假老叹的约会尚有三个时辰，时间尚早，寇仲暗付应否先去和越克蓬打个招呼，突然上方有人大喝下来道：“少帅别来无恙！”

寇仲愕然望去，只见一座两层高砖木建筑物的二楼露台上，两人正围桌对饮，俯览热闹的长街，好不自由写意，正是北马帮大龙头许开山和“霸王”杜兴。

寇仲顺眼一扫，发觉其下原来是所颇具规模的骡马行，哈哈一笑，就那么拔身而起，落往露台，安然坐下。

许开山为他摆放酒杯，杜兴则欣然为他斟酒，态度亲切。

杜兴哈哈笑道：“少帅果然名不虚传，赫连堡、奔狼原两役，令少帅的大名传遍大草原每个角落。今天我们刚入城，又听到少帅在花林贩卖呼延金那小子的战马的消息，哈哈！”

许开山问道：“为何不见锋寒兄和子陵兄？”

寇仲举杯道：“我们各忙各的，来！大家喝一杯。”

三人轰然对饮，气氛热烈，不知情者会以为他们是肝胆相照的知交好友。

杜兴抹去沾在须髯角的酒渍，道：“少帅似乎追失了狼盗，对吗？”

寇仲微笑道：“我们非是追失狼盗，只是因为事情的复杂，远过于我们原先的估计，怕欲速不达，故让崔望多呼吸两口气。”

杜兴又为他斟满一杯，竖起拇指表示赞赏道：“他奶奶的熊，我杜兴最佩服的就是像少帅这种真正的英雄好汉，面对千军万马一无所惧，以前小弟有什么开罪之处，就以这杯酒作赔罪。她奶奶的！待会让我杜兴带少帅到这里最著名的京龙酒馆趁热闹，那处专卖各方名酒，更是漂亮姐儿聚集的地方，没到过京龙，就像没有到过龙泉。”

寇仲动容道：“竟有这么一个好处所，定要见识见识，不过今晚不行。”

许开山道：“那么明晚如何？但必须请锋寒兄和子陵兄一起去趁热闹，

大家兄弟闹一晚酒，还有什么事能比这更痛快的。”

寇仲道：“明晚该没有问题，我见过拜紫亭那家伙后，就来这里找两位。”

杜兴举杯喝道：“饮！”

三人又尽一杯。

寇仲直到此刻仍分不清楚两人是友是敌，按着酒杯阻止杜兴斟酒，笑道：“第三杯留待明晚喝罢。”

许开山欣然道：“少帅有什么须我们兄弟帮手的地方，尽管吩咐下来，包保做得妥妥贴贴。小弟在这里还不怎样，杜大哥却是无人不给足他面子的，办起事来非常方便。”

寇仲装出对杜兴刮目相看的模样，道：“杜霸王与马吉交情如何？”

杜兴不屑的道：“我杜兴虽然出身帮会，现在更是北霸帮的龙头，但做的是正行生意，有时朋友有命，不得不与马贼或接脏的打打交道，心内却最看不起这些没有志气的人。要在江湖上得人敬重，绝不能干这些偷鸡摸狗，伤天害理的勾当。”

寇仲笑道：“那就成哩！我再不用对马吉客气。咦！”

目光投往人头涌涌，车马争道的大街。

两人依他目光望去，一所专卖乐器的店铺外，站着十多名突厥武士，人人精神抖擞，其中一人特别长得轩昂英伟，气度过人，腰佩长刀，俨如鹤立鸡群。

杜兴和许开山仍在猜那人是谁时，寇仲拔身而起，投往朱雀大街。

那青年突厥高手眼神立即像箭般往寇仲射去。

寇仲足踏实地，掀开外袍，露出名震中外的井中月，哈哈笑道：“这是否有缘千里能相会？竟能在此与可兄续长安的未了之缘。”

途人纷纷避往两旁，形势大乱。

可达志伸手拦着一众手下，踏前一步，手握刀把，豪气干云的长笑道：“少帅既然这么好兴致，可某人自是乐于奉陪。”

街上的人此刻全避往两旁行人道去，挤得插针不入。车马停塞下，两人间可容十二匹马并驰的空广大街，此时再无任何障碍。

街上虽有巡兵，可是两人一是突厥颀利大汗宠爱的年青高手，一是名慑天下的少帅寇仲，突利的兄弟，谁敢干涉阻止。

“锵”！

两人同时拔出宝刀，大战一触即发。

第六章 当街献礼

师妃暄面窗而立，映入静室内的斜阳照得她像一尊完全没有瑕疵的雕像，其美态仙姿只有“超凡脱俗”四个字能形容其万一。

徐子陵来到她旁，心神不由被她有如山川灵动的美丽轮廓深深吸引，她一对美眸专注地观看一双正在窗外花园飞舞嬉逐的蝴蝶，似是完全不晓得徐子陵来到身旁。

她仍作男装打扮，脸色白如美玉，充满青春的张力和生命力。

只要她置身其地，凡间立变仙界。

徐子陵暗怪自己不该打扰她宁和的独处及清静，却又忍不住问道：“师小姐从这对蝶儿看出什么妙谛和道理？”

师妃暄淡淡道：“你想听哪一个答案？真的还是假的。”

徐子陵微笑道：“两个都想得要命，更希望小姐赐告为何答案竟有真假之别。”

师妃暄美眸闪动着深邃莫测的光芒，油然道：“真的答案是我并未试图从蝶儿身上寻求什么妙谛，因为它们本身的存在已是至理。”

徐子陵朝飞舞花间的蝶儿瞧过去，点头道：“我明白小姐的意思，当我不存任何成见，将万念排出脑海外，一念不起的凝望那对蝶儿，心中确有掌握到某种玄妙至理的奇异感觉。假的答案又如何？”

师妃暄平静地柔声道：“子陵兄确是具有意根的人，难怪能身兼佛道两家之长。至于那假答案嘛，请恕妃暄卖个关子，暂时不能相告。子陵兄到这里来找妃暄，该是有好消息赐告吧！”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小弟早就投降认输，应是我来求小姐多加指点。”

师妃暄轻叹道：“子陵兄可知妃暄为何能感觉到周老叹口不对心？”

徐子陵讶道：“这类灵机一触的神秘直觉，难道可蓄意而为？”

师妃暄理所当然的道：“那就是剑心通明的境界。”

徐子陵剧震道：“帅小姐竟已臻达《慈航剑典》上最高的境界‘剑心通明’？”

师妃暄终把目光从窗外收回来，美目深注的望向徐子陵，半边脸庞陷进斜阳不及的昏暗中，明暗对比，使她本已无可比拟的美丽，更添上难以言达的秘境，香唇微启的柔声道：“妃暄的剑心通明尚有一个破绽，那个破绽就是你徐子陵。”

徐子陵俊目神光大盛，一瞬不瞬的迎上师妃暄的目光，一字一字的缓缓道：“小姐肯坦诚相告，徐子陵既感荣幸又是感激，难怪小姐有自古情关难过之语。我的爱情预习，是否已勉强过关？小弟能否在缝补小姐破绽一事上，稍尽点绵力。”

师妃暄微笑道：“你这人很少这么谦虚的。事实上你是个很高傲的人，尚幸是闲云野鹤那种方式的高傲。”

徐子陵苦笑道：“原来我一向的谦虚竟是不为人认同的，最糟自己并没有反省自察的能力。”

师妃暄含笑道：“你好像有很多时间的样子，太阳下山啦！还有件事想告诉你：那个‘踏茄踏蟆’的故事，是妃暄透过圣光大师说给你听的。”

“铿锵”之音不绝于耳，爆竹般响起，中间没半点空隙。

两刀出鞘，就像两道闪电交击，互相挥刀猛攻，完全不拘泥招数，以快打快，刀来刀往，像在比拼气力和速度，你攻我守，我守你攻，场面火爆激烈，看得人忘掉呼吸，四周闹哄哄的旁观者倏地静至鸣雀无声，远方传来似像衬托的人声马嘶。

只有高明如居高临下观战的杜兴、许开山之辈，才看出两人的刀法均到了无招胜有招之境，化繁为简，水银泻地的寻隙而入，且双方势均力敌，攻对方一刀后就要守对方一刀，谁都没有本事快出半线连攻两刀，每一刀都以命博命，其凶险激烈处，看得人全身发麻，手心冒汗。

“当！”

两把刀忽然粘在一起，寇仲哈哈笑道：“好刀法，难怪可兄能打遍长安无敌手。”

可达志傲然笑道：“一天未能击败少帅，小弟怎敢夸言无敌手。”

两人同时劲气疾发，“蓬”的一声，各往后退。

寇仲手上并中月黄芒大盛，刀锋遥指可达志，心中涌起强大无匹的斗志，暗忖此人的狂沙刀法确是厉害，今天若不趁机把他宰掉，异日必后患无穷。

就在此时，一个女子的声音娇叱道：“还不给我住手！”

可达志亦打得兴起，摆开架势，未肯罢休。

刚才双方间的一轮狂攻，纯是试探对方虚实，再拉开战局时，拼的将是意志，心法、战术和才智。

际此大战一触即发的一刻，骤聆娇叱传来，可达志露出一丝无奈的苦笑，寇仲却虎躯一震，愕然瞧过去。

不施脂粉，朴素自然，但仍是美得教人屏息；她穿着连斗篷的宽大外袍，玉容深藏在斗篷内，不但没有减去她的吸引力，还增添一种神秘的味儿。

伴在她旁的是个鞞鞞的年青女武士，腰佩长剑，长得有可达志和寇仲那么高，最有特色的是把秀发结成两条发辫，先从左右角垂下，弯成半圆，再绕往后颈拢为一条，绞缠直拖至后脊梁处，艳色虽比不上俏立在她身旁的尚秀芳，却另有一股活泼轻盈、充满生命力的气息，颇为诱人。

她的脸庞在比例上是长了点儿，可是高佻匀称的娇躯，灵动俏媚、又亮又黑的美眸，却掩盖了她这缺点。

不过此时她瞪着寇仲的目光充满敌意，又隐带好奇。

“锵”！

寇仲和可达志不情愿的还刀鞘内。

街上的人纷纷猜到来者是尚秀芳，登时哄动起来。

尚秀芳秀眉紧蹙，余怒未消的道：“你们除凭武力解决一途外，再没有其他方法吗？”

女武士打出手势，一辆华丽的马车徐徐驶至。

寇仲哪想得到会在这情况下与尚秀芳碰头，心中隐隐感到尚秀芳对可达志非是没有好感，所以才把两人一起责骂，登时心中有点不是滋味。

可达志干咳一声，尴尬的望寇仲一眼，道：“我和少帅只是打个招呼闹着玩，不是认真的。”

寇仲首次对可达志生出欣赏之心，因可达志大可将事情推到他这开启战端的罪魁祸首身上，不由老脸微红的朝尚秀芳一揖到地，道：“是我不对，惊扰秀芳大家，恕罪。”

马车驰到她身后，女武士为她拉开车门，尚秀芳揭开斗篷，乌黑柔软的秀发宛如清涧幽泉、倾泻而流的秀瀑，自由写意地垂散于香肩粉背。嫣然一笑，娇媚横生，看得在场以百计的人无不呼吸顿止，她以堪称当今之世最动人的声音语调，带着微笑道：“算你们吧！明晚见。”

寇仲给她这显露绝世芳华的一手弄得差点灵魂出窍，正想过去和她多说两句，蓦地有人叫道：“秀芳大家请留步！”

尚秀芳正欲登车，闻言别过娇躯，循声瞧去。

一人排众而出，手捧铁盒，毕恭毕敬的朝她走过来。

可达志和一群突厥武士同声喝止，把那人阻于人墙外。

鞞女武士则移到尚秀芳旁，贴身保护。

此君浑身邪气，深具某种妖异的魅力，正是大明尊教五明子之首的烈瑕。

烈瑕隔着拦路的可达志等嚷道：“不要误会！我烈瑕是秀芳大家的忠实仰慕者，特来献上《神奇秘谱》，诸秀芳大家笑纳。小弟更是少帅的朋友，少帅可以保证小弟不会更不敢冒犯秀芳大家。”

尚秀芳剧震道：“神奇秘谱？”

寇仲当然不晓得《神奇秘谱》是什么鬼东西，但看尚秀芳的神情，猜到该是爱好音乐者梦寐以求的瑰宝。以烈瑕的身份地位，在此刻出手的见面礼当不会差到哪里去。

这小子真有办法，追求美女更有投其所好的一手，打开始就在对方心中种下深刻的印象，更把自己搬上台来，苦笑道：“烈兄该不致那么愚蠢吧！”

可达志显然听过烈瑕的大名，动容道：“原来是回纥的烈瑕，要送礼给秀芳大家，交给我可达志就行。”

烈瑕脸上现出个受委屈的表情，带点哀求的可怜语气道：“可兄能否恩准小弟亲手把秘谱呈上秀芳大家，顺便为秘谱释解两句？”

尚秀芳道：“请让烈公子过来！”

可达志无奈答应，忽然间，他感到自己和寇仲均沦为配角。

烈瑕既欢天喜地，又是战战兢兢，唯恐唐突佳人的来到尚秀芳前，隔五步停下，竟单膝下跪，把铁盒高举过头，朗声道：“秘谱奉上，请秀芳大家笑纳。”

整段大街静至落针可闻，却没有人有丝毫厌烦的神色，朱雀大街的交通完全瘫痪，人人争相来看究竟发生什么事。

寇仲不忘回头后望二楼露台上的杜兴和许开山两人，当然特别留意许开山对烈瑕的反应，却见两人均是目不转睛的在饱餐尚秀芳的秀色，似是对烈瑕没有半分趣。

鞞女武士代尚秀芳取过烈瑕的铁盒，打开送到秀芳眼前。

只有尚秀芳和女武士，才可看到盒内所放的东西。

尚秀芳冰肌玉骨，滑如凝脂，白似霜雪般的玉手从举起的宽袖探出，就在盒内翻阅秘谱，脸上现出惊喜神色道：“这是龟兹卷，烈公于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呢？”

烈瑕站起来，垂手恭立道：“秘谱共有十卷，龟兹卷外尚有高昌、车师、回纥、突厥、室韦、吐谷浑、党项、契丹、铁勒等九卷，囊括各地著名乐舞，乃五十年前有龟兹‘乐舞之神’称谓的呼哈儿穷一生精力搜集写成。不过乐谱和评析均以龟兹谱乐的方法和文字写的，幸好小弟曾对此下过一番工夫，只要秀芳大家不弃，小弟当言无不尽。”

寇仲暗呼厉害，烈瑕可说命中尚秀芳要害，虽未必可凭此夺她芳心，至乎完成他一亲香泽的妄想，但确朝这方向迈出一大步。

果然尚秀芳像忘掉寇仲的存在般，喜孜孜的道：“我们登车详谈。”

烈瑕大喜若狂，向寇仲道：“迟些找少帅喝酒聊天。”

寇仲心中大骂，这小子已尾随尚秀芳登上她的香车，鞞女武士当然贴身跟进。

马车开出，可达志与一群突厥武士纷纷上马。

可达志策马来到寇仲旁，目光先往上扫视杜兴和许开山，苦笑道：“我也迟些找少帅喝酒聊天。”接着压低声音道：“我现在最渴想的是一刀宰掉烈瑕这混蛋。”

两人同时大笑，笑声充满无奈和苦涩。

一刻前他们正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此时却生出同病相怜的感觉。

徐子陵离开圣光寺，一群候鸟在城市上空飞过，朝仅余几丝霞彩没入地平的夕阳飞去，这景像触动到他深心内某种难以形容的情绪，既非喜悦，亦非哀愁。

他长长吁出一口气，为接触到师妃暄深藏于内的另一面而心头激动，但心境仍是那么宁和静谧。

面对师妃暄时，每一刻都似在“惊心动魄”中渡过，扣人心弦，更从没想过自己胆敢这样去冒犯和唐突仙子，但其感觉却能令他颠倒迷醉，难以自己。

对师妃暄来说，男女之情只是她修行的部份，仙道途上的魔障；可是在他而言，则深具存在的意义，只有在身旁，他才能感觉到生命的真谛，感受到活着的意义。

同时他深心中亦掌握到，若他不能超越俗世男女的爱恋，将永远不能与师妃暄达至水乳交融的精神连系。

就像一个知道踏的是老茄子，另一方以为踩到的是蛤蟆。

暗叹一口气时，有人叫道：“徐兄！”

徐子陵停步桥头，微笑道：“蝶公子你好，想不到能在此见到你。”

阴显鹤来到他旁，冷然道：“许开山既在这里，我当然要来。”

徐子陵朝他望去，阴显鹤冷漠如故，似乎这人世间再没有令他动心的事物，包括许开山在内。

问道：“阴兄准备刺杀许开山吗？”

阴显鹤冷然不语，微微顿首。

徐子陵心中一动道：“阴兄可否帮小弟一个忙，暂缓刺杀的行动。”

阴显鹤皱眉道：“徐兄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徐子陵道：“阴兄可否由现在开始，暗中监视许开山，看他由此刻起至明日天亮，会干什么事？”

阴显鹤凝视他好半晌，缓缓点头道：“徐兄着我这么做，当有深意。”

徐子陵微笑道：“我想知道他是否大明尊教的人。”

阴显鹤悄然道：“大明尊教？你们不是说过骚娘子和狼盗是他们指使的吗？还要证实些什么？”

徐子陵正容道：“希望阴兄也像我们般，未得到确凿证据前，不要妄事揣测。因为我们得到消息，狼盗大有可能是拜紫亭的人。”

阴显鹤失声道：“拜紫亭！”

徐子陵道：“所以小弟才敢请阴兄帮这个忙。”

阴显鹤点头道：“我定不会有负徐兄所托。”

问明联络地点后，阴显鹤幽灵般消没在华灯初上的城内暗黑处。

第七章 踏茄踏蟆

回到四合院，寇仲正和不古纳台研究战略大计，把石子铺排在温池旁的草地上，说得兴高采烈。

徐子陵发觉很难投进他们的情绪去，因为他此刻心中正填满动人的爱情滋味。

师妃暄终亲口承认他徐子陵是唯一令她钟情的男子，她剑心通明的唯一破绽。

对师妃暄，他一直感到自己配不上她。

她是属于仙界的，任何凡夫俗子都没资格匹配这仙子。

在这一刻，石青璇变得遥远而模糊，那是另一个令他曾动真情的女子。

寇仲笑道：“陵少回来得正好，与老跋少说一天突厥话，果然不进则退，再说起来不知多么辛苦。”

接着又唉声叹气道：“冤家路窄，我不但碰上杜兴和许开山两个家伙，更同时见到可达志那小子在街上愣头愣脑……唉！”

徐子陵一震道：“你终与尚秀芳碰上。”

寇仲向不古纳台打出请忍耐片刻的手势，续向徐子陵苦笑道：“你不用再担心我会和尚秀芳闹出事来。我和可达志两个眼睁睁的瞧着烈瑕来个横刀夺爱，献上他娘的什么神奇秘谱。她奶奶的。来！先听我们破大明尊教的妙计。”

最后一句是用突厥话说的。

不古纳台像猪鬃刷子的铁头一摆，兴奋道：“这座庄园最有利我们的是位在村落之外，只要我们在谷丘布下伏兵，可把整座庄园封锁。待你们放出讯号，我们立以快马进击，把对方杀得一个不剩。”

徐子陵问道：“你探过路吗？庄园内住的是什么人？”

寇仲道：“光天白日下很难混进去看个究竟，为免打草惊蛇，我只在远处山头观察，庄园虽大，人却不多。”

徐子陵转向不古纳台道：“搜索深末桓夫妻的事有没有进展？”

不古纳台道：“他们该在城内。”

徐子陵指向围着代表庄园那块石头三面的小石子，道：“这是什么？”

寇仲道：“是不太高的山谷，不过山头杂树丛生，只一个入口。”

不古纳台解释道：“庄园是在一座山谷内，非常隐蔽，是易守难攻的地方。”

徐子陵皱眉道：“在这四面平野河湖的区域，这样的形势是否很特别？”

寇仲动容道：“你的话有道理，若我是拜紫亭，绝不容外人霸占这么一个地方建立有军事防御能力的高墙深院。我的娘！差点给假老叹诓了。”

不古纳台点头同意，道：“这么说，庄园该是拜紫亭的，又或是与他关系密切的人。

奇怪的是术文在龙泉打滚这么久，仍不晓得庄园的存在。”

寇仲狠狠道：“假老叹分明想来一招借刀杀人。不过这么做，岂非自揭身份吗？”

徐子陵道：“这不单是借刀杀人，更是调虎离山，那样他们可集中全力对付师妃暄，大明尊教的主事者比我们想像的更要卑鄙狡猾，用的全是煽风

点火，挑拨离间的奸计，一副愈乱愈好的样儿。最好是中原正道与魔门互相残杀，他们趁机混水摸鱼，从中得利。”

寇仲恨得牙痒痒的道：“该怎样狠狠教训他们一顿？”

不古纳台提议道：“不如我们来个夜袭小回园，进去杀人放火，给点颜色他们看。”

徐子陵道：“在城内闹事，后果难测。一切须待老跋回来再说，否则弄得天下大乱，要找深末桓夫妇将更为困难。”

不古纳台欣然道：“大哥着我要听你们吩咐，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办。”

寇仲搂着他宽厚的肩头笑道：“大家兄弟，有什么谁听谁的。今晚我们先把假老叹生搞活捉，你们的奇兵则按军不动，等待我们进一步的好消息。”

三人商议好行事细节，不古纳台离开。

寇仲笑道：“拜紫亭派出一个差点比你和我长得更高的女武士贴身保护尚秀芳，这女人美得来很特别，非常诱人，见过包你不会忘记。”

徐子陵笑骂道：“又起色心啦！”

寇仲摇头晃脑的道：“食色性也，此乃人之常情。唉！快给我想条绝计，把烈瑕小子收拾掉。”

他只是顺口说说，并非认真，接着道，“老跋为何仍未回来？若他能在明晚见拜紫亭前有好消息，立可由古纳台兄弟为我们劫掉他的财货，明晚就和拜紫亭讨价还价多么精采。”

见徐子陵沉吟不语，又道：“你跟我们的仙子有什么新的发展？有没有碰过她的香手儿。”

徐子陵苦笑道：“真不该告诉你这方面的事，满脑子脏东西。”

寇仲猛叫撞天屈道：“碰手儿有什么肮脏，除非你十多天没有洗手。”

徐子陵没好气道：“不和你胡扯，有否再到南门？”

寇仲脸色一沉道：“我哪有空闲去？”

徐子陵晓得他对段玉成生出不满，怀疑他忘情负义，拉着他往大门走去，道：“我们趁尚有点时间。先到南门打个转，然后去找越克蓬吃响水稻，来吧！”

两人一无所得的离开南门，段玉成仍没有留下任何暗记。

徐子陵见寇仲脸色不善，开解他道：“至少他没有出卖我们，否则可和大明尊教的人合作布下陷阱暗害我们，又或做些提供假消息诱我们上钩诸如此类的勾当。”

寇仲道：“这正是问题所在，假如他真的留下暗记，着我们到某处会面，我们怎晓得那不是陷阱。”

徐子陵道：“到时才说吧。”

两人沿朱雀大街漫步，朝外宾馆方向走去，花灯初上，大街明如白昼，人车争道，热闹繁华，不时有人对他们行注目礼，指点说话，显是晓得他们是谁。

忽然一人拦着去路，施礼道：“少帅徐爷在上，敝主人请两位移驾一聚。”

此人穿的是汉服，说的汉语带上浓重的异族口音，外貌亦不像粟末靺鞨人的精细灵巧，严格来说该是粗豪得有点贼眉贼眼。

寇仲讶道：“贵主人是谁？”

那人压低声音道：“敝主铁弗由，此次相遇绝无恶意。”

两人听得脸脸相觑。

铁弗由是靺鞨部里另一支足可与拜紫亭分庭抗礼的劲旅黑水靺鞨的大酋，控制统万，支持突利，曾在花林外连同深未桓和契丹昆直荒联手伏击他们，现在忽然客客气气的使人来请他们去见面，当然是有所图谋。

寇仲以眼色征询徐子陵的意见，见他微微颌首，遂道：“请引路！”

那人领他们进入左方一间铁器店，铺子早已关门，两名大汉为他们启门，请他们直入内进。

经过一个大天井，铁弗由从后堂单独一人出迎，这矮壮强横的黑水大酋仍是羽冠彩衣，颇有王者之风，哈哈笑道：“小弟若有任何开罪之处，请两位大人有大量，多多包涵。”

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两人知道塞外诸族的领袖或王族人物，均精晓汉语，已是见怪不怪。

寇仲见他敢以单人匹马表示诚意，心中暗赞，笑道：“那只是一场误会，我们亦是受人所托，绝无任何意思支持老拜立国。”

铁弗由欣然道：“到里面坐下再说。”

内堂布置简单，在厅心的大圆桌坐下，自有下人送上羊奶茶，铁弗由道：“两位该未进晚膳吧！”

徐子陵道：“大王不用客气，我们尚要赶赴一个约会。”

铁弗由的手下全退到堂外，只剩他们三人。

铁弗由道：“如此让小弟长话短说，两位若肯把五采石送给小弟，小弟保证在一个月內将八万张羊皮送往山海关让两位点收。”

寇仲皱眉道：“大王可听过怀璧之罪，若五采石为大王拥有，固能在靺鞨八部中声威大振，却曾成为外族的众矢之的，因福得祸，大王考虑过这情况吗？”

铁弗由微笑道：“我已和你们兄弟突利可汗达成协议，他会全力支持我得到五采石。”

徐子陵叹道：“假若突利和颉利言归于好，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况？”

铁弗由脸色微变道：“你们是否收到风声，照道理，突利和颉利已成水火不容之局，没有可能讲和的。”

寇仲坦然道：“我们没有收到任何风声消息，纯是猜测。突利虽是好汉子，却不得不考虑庞大族人的前景和利益。他跟颉利的内斗，令草原东北风云变色，各部蠢蠢欲动，拜紫亭的立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其中更有伊吾的美艳夫人和回纥的大明尊教在煽风点火，惟恐天下不乱。在如此倩势下，若得毕玄出头斡旋，你猜会有什么后果？若届时突利劝大王你将五采石归还契丹的阿保甲，大王你将陷人进退两难之局。不论是颉利或突利，均会不择手段的阻止任何人凭五采石统一靺鞨八部。”

寇仲非是虚言恫吓，因他曾亲眼目睹突利知道五采石一事后，立即放弃进攻颉利，可知他绝不容靺鞨八部一统的局面出现。

铁弗由呆了半晌，他终是才智过人的精明领袖，只因一统靺鞨的诱惑力太大，才利迷心窍，思虑不周，好片晌后沉声道：“你们打算怎样处置五采石？”

寇仲道：“我要先问大王一句话，大王是否愿见拜紫亭被灭族？”

铁弗由再呆上片刻，摇头道：“那对我们靺鞨将会是非常严重的打击，令我们更难抵抗突厥人的扩张，只能看着颉利的脸色行事。”

寇仲欣然道：“这就成哩！坦白说，直到这刻，我们仍不知该如何处理五采石。拜紫亭与我们是敌非友，可是我们更不希望龙泉城的民众在突厥铁蹄下玉石俱焚，只好随机应变，看看有什么两全其美之法。”

铁弗由双目神光大盛，凝注寇仲，缓缓道：“两位和跋锋寒于赫连堡抗拒颉利金狼大军于统万城外，我还以为是因个人的荣耀，到现在始知两位确是真正的英雄好汉，舍己为人，铁弗由愿交上你们两位作朋友。”

一拍胸膛道：“那八万张羊皮就包在我铁弗由身上。”

徐子陵道：“大王是否须以赎金去换羊皮。”

寇仲接着道：“是呼延金还是马吉？”

铁弗由略作犹豫，眼珠一转道：“我跟呼延金和马吉都没有交情，只是通过契丹的阿保甲去交涉，一切按规矩办事。”

两人江湖经验何等丰富，只一看他眉头眼额就知他是在说谎，什么“交了你们两位朋友”全是使手段攀交情，其中没有半点诚意。

寇仲和徐子陵在中土固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塞外又有突利和别勒古纳台兄弟两大势力作靠山，本身更是顶尖儿的高手，既收拾不下他们自然要改为笼络。

寇仲不再迫他，其至不追问他为何与深末桓和阿保甲结成联盟来伏击他们，免他砌辞搪塞，道：“大王不须再插手此事，因为我们绝不依大草原贼脏交易的规矩去办，劫去羊皮者不但要把货呕出来，还要杀人偿命。”

两人告辞离开，回到人头涌涌的朱雀大街。

只看看眼前的情况，立即明白突利为何不容拜紫亭立国成功，更明白拜紫亭因何冒险立国。

龙泉本身得天独厚，气候宜人，水土优越，只要立国成功，会营造出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气氛环境，令各地想发财的人纷纷到这里开业和从事交易，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无论人口、收入和国力将不断递增，成为东北一股最大的势力。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若我没有猜错，铁弗由大有可能晓得深末桓夫妻躲在什么地方。”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韩朝安、呼延金和深末桓乃大草原三股最有实力的马贼，所谓兔死狐悲，何况大家是同路人，你说他们会否互相包庇？”

寇仲道：“这个可能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龙泉有多少地方？若没有人包庇深末桓，他怎敢逃到这里来。我早先猜的拜紫亭，现在想想韩朝安亦非没有可能。”

徐子陵道：“到哩！”

一座接一座的外宾馆，林立两旁，均是高墙院落，每座占地宽广，足可容纳百人以上的使节团。

所有外宾馆均中门大开，人出入入，非常热闹。

两人一座座的找过去，忽然眼角白影一闪，他们惊觉地望去，赫然见到美丽的小师姨傅君媵和高丽王御前首席教座金正宗从左方的外宾馆走出来，双方碰个正着。

傅君媵今趟没有以帽子掩盖玉容，见到两人立即杏目圆瞪，娇斥道：“停下来！”

两人对视苦笑，无奈停步。

金正宗打量徐子陵，沉声道：“是否徐兄？”

徐子陵微笑道：“正是小弟。”

转向傅君媿道：“小师妹你好！”

傅君媿猛一跺足，娇嗔道：“还要叫这叫那，谁是你的师姨，大师姊没有你这两个忘情负义的畜生儿子。”

寇仲心忖自己正因不是忘情负义的人，才会开罪你这个娘的小师妹。笑道：“小师姨怎么不认我们也好，不过俗语有云一日为娘，终生为娘，长幼有序，我们心中口上都要恭称你作小师姨。”

傅君媿显是拿他没法，气得俏脸煞白，更心知肚明凭她和金正宗没法收拾两人，跺足气道：“现在本姑娘没时间和你们瞎缠，迟些跟你们算账。”

金正宗笑道：“有机会定要向少帅再请教高明。”

傅君媿娇哼一声，拂袖去了，金正宗忙追在她身后。

瞧着两人没进街中的人流去，寇仲苦笑道：“误会原来只会加深，不会消减。只希望师公不会如她所说的亲到中原来，否则我们将要吃不完兜着走。我情愿对上毕玄的‘赤炎大法’，亦不愿招架师公的‘奕剑术’。”

徐子陵大有同感，对着毕玄尚可拼命一搏，对娘的师傅难道以死相拼吗？

两人待要离开，一把熟悉亲切的声音从宾馆传来，叫道：“原来真的是你们！”

两人愕然望去。

第八章 完美无瑕

风采依然的宋师道从外宾馆步出，自有一股名门望族世家子弟的气派，笑道：“他乡遇故知的滋味确是无比动人。我两个时辰前到达，君媿在我面前骂足你们至少一个时辰，不过无论如何，宇文化及终于授首，君绰在天之灵该可安息。”

来到两人中间，搂紧两人的肩头，横过车马道，往斜对街的一间酒铺走过去。

寇仲苦笑道：“那是一场很冤枉的误会。”

徐子陵问道：“瑜姨呢？”

宋师道道：“傅大师亲自出手将她救醒，不过身体非常虚弱。据傅大师说，君瑜至少要休息到秋冬之际，才能完全复元。来龙泉前，我一直在平壤陪她，起始时对我很冷淡，我要走时她却希望我多留点时间。”

三人在店内角落的桌子坐下，唤来酒菜。

寇仲抓头道：“我有十多个问题等着想向你老人家请教，不知该先问哪个才对。”

宋师道失笑道：“老人家这称谓是我绝不肯接受的，只准叫宋兄，不准唤别的。”

久别重逢，恍如隔世，三人非常欢喜。

宋师道对爱情的专一深情，义送傅君瑜返高丽的高尚情操和人格，令得他们从心底涌出源源的敬意。

徐子陵举杯和宋师道对饮，轻描淡写的试探道：“宋兄为何不应瑜姨之请，在平壤多留一会。”

宋师道呆望空杯子，缓缓道：“她只视我为一个好的朋友，真正占据她芳心的男子，是跋锋寒而非我宋师道，何况我的心除你们的娘外再容不下其他人。”

两人听得脸脸相觑，宋师道对傅君绰竟情痴至此，宋缺岂非要无后？

寇仲道：“会否是你老哥看错？瑜姨既肯出言留你，当然对你有点意思。唉！你这么拒绝她，她或会很伤心，甚至掉眼泪。”

徐子陵见他愈说愈露骨，只差在手上欠把媒人婆的大葵扇，在台下狠踢他一脚后道：“瑜姨和媵姨均有种与娘非常酷肖的气质，见到她们有点像见到娘复生的感觉。”

宋师道点头道：“那就是傅采林的气质，他令我想起爹，只有他们那级数的高手，才能有那种盖代宗师的气概。”

寇仲忘掉傅君瑜，精神大振的问道：“傅采林究竟是如何超卓的一个人物？当世三大宗师，我就只差未见过他。”

宋师道骇然道：“你不是和宁道奇、毕玄交过手吧？”

寇仲道：“勉强可这么说，宁道奇单用一手来和我过招，毕玄则是重创跋锋寒后在我们两人联手下知难而退。”

转向徐子陵道：“我有否夸大？”

徐子陵摇头表示没有，向宋师道解释道：“老跋没事啦！宋兄不用担心，他现在到城外办事，这两天该会回来。”

宋师道道：“傅采林是个追求完美的人，任何与他有关的事都非常讲究。收的三个徒弟人人美若天仙，兰心慧质。‘奕剑阁’座落平壤最美丽的地方，仿如人间仙境。他的奕剑法更完美得至乎可怕的地步，唉！”

两人齐声道：“你和他交过手。”

宋师道苦笑道：“我是‘天刀’宋缺的儿子，他怎肯放过我。不过我总算是他爱徒的救命恩人，所以他只守不攻，那并没有什么分别，我情愿他向我反击，当你每一剑都给他封死，那种难过与无奈只有自己知道，不逾十招我便吐血受伤，休息十多天才复元，最惨是信心方面的打击，那比身体的伤更深刻难忘。”

两人为之咋舌。

宋师道得宋缺真传，本身资质优越，傅采林竟纯以守代攻令他吐血受伤，如此剑法实是骇人听闻，不敢相信。

寇仲道：“傅采林的剑法比之你爹如何？”

宋师道摇头道：“很难说！爹是擅攻不擅守，傅采林的守是完美无瑕，攻是怎样我仍无缘得睹。”

稍顿续道：“他很关心你和跋锋寒，多次细问我关于你们的事。”

寇仲道：“听你老哥的语气，你和师公该是颇为相得，对吗？”

宋师道微笑道：“幸好我是对生活非常考究和讲求的人，故和他相处得份外投契。”

傅大师确是个非常特别的人，我不知如何去形容他，他的长相有点像女子，却没有脂粉气，可能因他有副高大的骨架、一副仙风道骨的出尘之态。无论行住坐卧，尤其是手持奕剑，每个动作都是完美好看，不愧为天下三大宗师之一。”

寇仲道：“假若小师妹的误会不能解开，早晚有一天师公会找我们算帐，老兄可否为我们想想办法？”

宋师道欣然道：“这个当然没有问题。君媵是个可爱的女子，只是有些给傅大师宠坏，对我她仍算相当尊重，那场误会的实情究竟是如何呢？”

寇仲解释一遍。

宋师道听得眉头大皱，道：“我当然明白你们，恐怕君媵却很难接受，皆因她三师姊妹关系一向非常密切，而最关键的问题是君绰曾传你们一晚师门心法，这对傅采林是大忌。高丽人无不痛恨们汉人、到现在傅采林仍不明白君绰为何对你们这么好，事已至此，我惟尽力替你们斡旋化解。”

寇仲道：“你有否见过韩朝安那家伙？”

宋师道点头道：“他和我居于同一座宾馆，还一起吃过饭，对我很客气有礼。”

寇仲喜道：“宾馆这几天有没有多出些生面人？”

他要问的是深末桓夫妇。

宋师道摇头道：“并不觉眼，你可否说得清楚点，唉！你好像忘记我是刚到步。”

寇仲索性把来大草原的因由和所发生的事扼要说予他知道。当宋师道听到师妃暄和祝玉妍同因石之轩而驾临龙泉，惊讶得合不拢嘴。

最后寇仲道：“有件事差点忘记告诉你，我到岭南见过你爹他老人家，蒙他答应鼎力支持，更承诺若我能得天下，会把致致许我。”

宋师道欣然道：“那真该恭喜你，那我迟些回岭南该没有问题。”

徐子陵试探道：“宋二哥是否想返高丽多陪瑜姨一会？”

宋师道微一错愕，摇头道：“我只是想在大草原四处逛逛，领略塞外民族的风土人情，然后回中土去陪伴君绰。爹的心愿，只好由小仲去完成。”

两人暗叫不妙，却又没有办法，此人用情之深，已达到情痴的地步。

宋师道道：“深末桓夫妻的事，我会留意，若有消息，立即通知你们，其他还有什么用得着我的地方？”

寇仲不想把他牵扯进纷争去，表示再没有其他事，约好联络的方法，分手离开。

经过连番转折，时间不容他们去找越克蓬，忙赶返四合院，换上术文为他们准备的夜行衣，赶到城外。

两人借林木掩护，在荒山飞驰，肯定没有人跟踪，再绕半个大圈来到城南一处山头，位置刚好在龙泉城和镜泊湖中间，既可看到龙泉南门外著名的灯塔，又可看到马吉在镜泊湖畔灯火辉煌的营地。

纵横数十里的镜泊湖像一面无边无际的镜子，反映着天上明月洒照的轻柔光色，马吉营地旁多了两艘船，虽远比不上中土的巨舶大船，但因镜泊湖连接附近河道，以之作撤退或运输非常方便。

两人心中首次想到，那批弓矢大有可能从水道运来。

师妃暄的声音从后方丛林响起道：“你们早来哩！”

两人转身望去，师妃暄盈盈俏立，一身夜行黑衣，紧里她美好的身段，秀发在头上结髻，背挂色空剑，在夜风中衣袂飘飞，轻盈洒脱，在月色朦胧下更是美得不可方物，充盈女性的温柔娇美。

他们即叹为观止，大开眼界，又想起是首次和她并行动，心中涌起奇异的滋味。

三人避入山头密林里，寇仲大口喘气道：“我很紧张！”

在密林的暗黑中，师妃暄讶道：“少帅身经百战，什么场面未见过，为何紧张。”

寇仲叹道：“仙子穿上夜行装的样相不但是首次看到，以前更做梦都未梦及，所以很怕说错话和做错事，被妃暄你怪责。”

师妃暄没好气的道：“少帅若非懂得说笑就是假作紧张。”

转问徐子陵道：“为何拣这条路线。”

徐子陵站在她另一边，嗅着她的芳香气息，心境平静宁和，解释道：“是祝玉妍的提议，她指出金环真最有可能被藏在镜泊湖某海湾的船上，不但可进退自如，更可成为一个活动的侦察站，扩大搜索的范围。”

寇仲赞道：“姜毕竟是老的辣，我是到站在这里看见镜泊湖，始想到这可能性。”

师妃暄淡淡道：“她一心寻找石之轩，自然想得较周详。”

徐子陵问道：“假老叹方面有没有动静？”

师妃暄道：“这正是我提问的原因，假老叹在暗记中约我于子时头在镜泊湖西北的镜泊湖亭见面，说有重要消息相告。”

寇仲悄然道：“那岂非和他约我们的时间相同，他一个人如何分身。陵少没猜错，肯定他们在施调虎离山之计，真正的目标是我们的师仙子。”

师妃暄微嗔道：“妃暄并非什么仙子，小心妃暄真的责怪你。”

寇仲笑道：“小姐请息怒，我们今晚就让假老叹空等一趟，找到金环真和她的真夫君就此了事。”

徐子陵沉吟道：“不要低估大明尊教的人，只是烈瑕便大不简单，假若我们没有中计，他将生出惊觉，这对他们夫妇的事有害无利。”

师妃暄同意道：“子陵兄说得对，我们照样分头赴约，看他们能使出什么手段来。”

寇仲失声道：“太危险啦！”

徐子陵道：“师小姐可由我暗中押阵，你仲少独自赴约，我看是扑空居多，若真见到假老叹，就动手把他拿下必要时可以他来作交换俘虏。”

寇仲点头道：“这不失为正确的调兵遣将战术，我只好作个小兵，哈！咦，来哩！”

一道黑影从龙泉方向飞掠而至，三人定神一看，均看呆了。

竟然是久未露面的石之轩。

又会这么巧的，他们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师妃暄低呼道：“不要妄动。”

三人居高临下瞧去，石之轩以迅逾奔马的惊人高速像一阵风般在山下刮过，转眼变成远去的背影，朝镜泊的方向投去，消失在湖东北的密林带。

寇仲深吸一口气道：“我的老天爷，这是什么一回事？”

若非有师妃暄在旁，他至少会爆一句从杜兴处借来的“他奶奶的熊”。

徐子陵沉声道：“至少证实祝玉妍感觉无误，石之轩真的在龙泉。”

师妃暄淡淡道：“他要杀人！”

寇仲和徐子陵悄然以对，不明白师妃暄从何得出这样一个推论。

师妃暄平静的道：“他把舍利藏在湖水深处的泥土内，那是水银外另一个可使人感应不到舍利的方法。现在他去把舍利起出来，引出能感应舍利的祝玉妍，甚或金环真和周老叹，以绝后患，从此他将可安心吸取舍利的邪气。”

寇仲不解道：“祝玉妍一直追在他背后，他要对付祝玉妍，只要停下来稍待便成，何须等到这里动手？”

徐子陵道：“你这分析很有道理，但对石之轩却不管用。他的人格分裂症极可能有周期性，每逢发作时，他的不死印法现出破绽。说不定离开统万后，他分裂病发，迫于无奈携舍利千里逃亡，此刻稳定下来，当然要反击。”

师妃暄讶道：“子陵兄的话非常透彻独到。”

徐子陵叹道：“因为我曾和另一个深情自责的石之轩接触过，故感受特别深刻。”

寇仲头皮发麻道：“我已阵脚大乱，该怎么办才好。”

师妃暄断然道：“事有缓急轻重之别，我们暂且抛开金环真的事，全力助祝玉妍击杀石之轩，去掉此人世间的大祸害。”

徐子陵点头道：“理应如此。”

寇仲紧张的道：“祝玉妍驾到。”

另一道黑影鬼魅般从龙泉飞奔而至，正是他们期待的祝玉妍。

徐子陵闪出林外，隔远向祝玉妍打出召唤的手势，又退回林内去。

祝玉妍先回头一瞥，继续前飞，绕个圈从另一边登入林，来到他们旁，见到师妃暄，从容道：“原来是梵清惠教出来的徒弟，名师出高徒，佩服佩服。”

师妃暄行晚辈之礼道：“妃暄谨代师尊向阴后请安问好。”

若不晓得慈航静斋与阴癸派的长期对立，数百年抗争不断，尽会以为师妃暄的师尊梵清惠与祝玉妍是多年深交。

祝玉妍转向两人微带不悦道：“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道：“一刻钟前我们刚见到石之轩从山脚下走过。”

祝玉妍双目立即异芒剧盛，纵使隔有重纱，兼林内黑漆一片，三人仍清楚看到。

徐子陵将刚才的分析说一趟给她听，最后道：“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很快揭晓。”

师妃暄低声道：“来哩！”

三道人影如箭般追来，只看其身法，便知是一等一的高手。

敌人毫不停留的朝镜泊湖方向掠去，消失在石之轩进入的密林带内。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这三个家伙武功非常高明，想不到大明尊教如此人材济济，随便跑三个人出来都这般厉害。”

祝玉妍沉声道：“他们并非三个随便跑出来的人，而是大明尊教暗系五类魔中的浪雾、熄火和恶风。哼！大明尊教真可恶，连我祝玉妍也敢算计。”

徐子陵忍不住道：“今早宗主说及大明尊教时，为何没有提起他们。”

祝玉妍淡淡道：“大明尊教分明系和暗系两大系统，明系以善母和五明子为首，专责宣扬宗教；暗系以原子和五类魔为尊，专责铲除异己，是教内的刽子手。我当时仍未和他们闹翻，故不愿泄露他们的事。子陵见谅。”

三人心中涌起奇异的感觉，不可一世的“阴后”祝玉妍竟向人道歉。

寇仲乘机问道：“祝宗主可知周老叹有个孪生兄弟？”

祝玉妍点头道：“五类魔其中一魔就是暗气周老方，周老叹的孪生兄弟，所以当年善母庇护周老叹夫妇，我也难兴问罪之师。”

寇仲想再追问，祝玉妍打出阻他说话的手势，默然片晌后道：“你们没有猜错，我感应到舍利哩！”

第九章 逍遥拆气

祝玉妍冷然道：“金环真夫妇理应亦感应到舍利所在，因时间上的配合，大明尊教的人会误以为我是感应到舍利追出城外，所以必不顾一切尽起高手全速迫来，以收渔人之利。我们就让大明尊教的蠢材先打头阵，三位有什么意见？”

寇仲道：“一切听你老人家吩咐。”

祝玉妍叹道：“唉！造化弄人，谁猜得到祝玉妍竟会和梵清惠的徒儿合作对付石之轩呢？”

说罢掠出林外，在前引路。

三人紧随其后。

寇仲和徐子陵并肩而驰，师妃暄稍堕后方。寇仲轻撞徐子陵一记，打个眼色，徐子陵微一颌首，表示感应到舍利所在。

山野在四人脚下迅速倒退，不片刻穿过密林，来到镜泊湖东北岸，马吉营地的灯光在右方，湖水仿如一块不规则的大镜般在脚下延展。

除马吉的两条船外，不见其他船只。然而镜泊湖河支流众多，四岸杂树丛生，把船隐于暗处容易方便。

祝玉妍幽灵般立在林木暗黑里，三人不敢打扰，静在她身后。

祝玉妍柔声道：“石之轩在等我。”

接着幽幽一叹，道：“我一生人只曾对两个男人动真情，最后都要设法毁掉他们，命运总爱戏弄人？”

寇仲首次感到她像普通人般，也有七情六欲，人的感情，怜意大生，道：“祝宗主身份特别，事事不得不以教派为重，故不能像普通女子般享受到一般的男女爱恋。”

祝玉妍像变成一个多愁善感的小女子，轻轻道：“男女间的爱恋真能是一种享受吗？”

徐子陵道：“敢问曾令宗主动真情的男子，石之轩外尚有何人。”

祝玉妍朝夜空望去，苦笑道：“我是否明知必死，所以忍不住真情流露。”

听到“真情流露”四字真言，徐子陵忍不住朝身旁的师妃暄瞧去，这仙子玉容平静，秀眸闪烁着圣洁和智慧的采芒，却不肯迎接他的目光。

徐子陵立即生出失落的感觉！旋又把这种扰人的情绪排出脑域外。大战当前，他必须在最颠峰的状态下对付石之轩。

祝玉妍声音转柔，道：“另一个是鲁妙子，唉！他太高傲啦！”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可惜，若能在鲁妙子死前告知他此事，鲁妙子肯定会有一番奇异的感受。

祝玉妍回复平静，像述说与她无关的事般淡淡道：“石之轩不死印法最厉害的地方，是任何进入他经脉内的真气均会被他化解转化盗用，妃暄曾读过印卷，是否想到应付之法？”

师妃暄道：“敝斋心法与石之轩魔功天性相克，石之轩虽身兼佛门奇功，但只要妃暄把真气集中和局限在剑锋间，务求只伤他筋骨要穴，当对他

有一定的威胁。”

祝玉妍道：“这不失为一个方法，妃暄须小心他凭幻魔身法作出的反击，令你难再坚持既定的战术，你两人又如何？”

寇仲道：“我们曾和他两度交手，晓得他的厉害，到时会随机应变。宗主尚有什么指示？”

大敌当前，他们只有抛开以前所有恩怨，为除去石之轩衷诚合作。

祝玉妍缓缓道：“我会利用石之轩急欲杀我的心态，先和他来个单打独斗，当我的天魔大法全面展开，会生出一个把他缠死的气场，只要我把气场逐渐收窄至某一范围，便能与他同归于尽，破掉他的不死印法。”

师妃暄问道：“石之轩晓得阴后这与敌偕亡的秘技吗？”

祝玉妍凝望在月色下闪闪泛光的镜泊湖，沉声道：“若非他顾忌这招‘玉石俱焚’，阴癸派早臣服在他的淫威之下。”

寇仲一震道：“这么说石之轩将不会容宗主把天魔大法展至‘玉石俱焚’的地步。”

他的震惊非是没有理由，听她语气，晓得这位一向被其崇为魔门第一人的阴后，心底里承认及不上石之轩，全赖这招“玉石俱焚”，教石之轩不敢妄动，勉强保住“邪道八大高手”首席的宝座。

祝玉妍道：“所以我须你们从旁协助，当他力图破毁我的气场时，你们必须全力出手，令他应接不暇，此至关紧要。因为若他晓得我会与你们联手，势将远遁；直至练成舍利的圣气后，始敢出世，那时纵使天下三大宗师联手，怕亦未必能置他于死地。”

徐子陵道：“宗主施展天魔大法时，会否影响我们？”

祝玉妍摇头道：“天魔大法只会针对石之轩一人，不过当你们与他真气交触，他说不定可利用气场对付你们，此正是不死印法最可怕的地方，根本不怕围攻。”

忽然把目光投往左方密林外的山头，道：“大明尊教的人中计出动啦！”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心知肚明自己比之祝玉妍仍逊一筹。因为他们听至祝玉妍此句说话，醒觉过来连忙运功察听，才勉强接收到远方传来的衣诀破风声。

师妃暄仍是那恬静无波的动人样儿，无忧无喜，教他们猜想这或许就是剑心通明的境界。

俨有君临天下之威的石之轩负手卓立两座山头间广阔的平野，出奇地衣衫不觉半点湿气，背上挂着的却是个曾经湿透的小皮袋，神色冷酷，似对从四方围上来的敌人全不介怀，嘴角还露出一丝不屑和残酷的笑意。

祝玉妍和三人藏在石之轩左侧山坡的密林处，隔远观战。

大明尊教来了三十二人，在五类魔的“浓雾”鸠令智、“熄火”阔羯、“恶风”羊漠的率领下，把“邪王”石之轩重重围困，却不立即动手。

三魔的手下全是一流好手，以这样的实力，确可把石之轩留下，可惜石之轩的不死印法配上幻魔身法，并不惧怕群战。

“浓雾”鸠令智瘦高长面，长相颇有点吊死鬼的味道，两眼不时翻露眼白，武器是一根重铁杖，看上去至少百斤以上。

“熄火”阔羯中等身材，肩膊宽横，容貌凶恶丑陋，狮子鼻头红点满布，用的是双刀，脚步沉实，该是擅长攻坚的悍将。

“恶风”羊漠在三魔中长得算最令人顺眼，白净面皮，眼睛似醒非醒，

还有几分文秀之气，背上长剑仍未出鞘。

只看外表，三魔年纪均在三、四十岁间，不过练气之士均能把真实年龄隐藏。像石之轩和祝玉妍那个级数，横看竖看都不应超过三十岁，事实上已是成名近一甲子的前辈高手。

石之轩目光扫过三魔，皱眉道：“为何还不动手？”

一阵娇笑在寇仲等藏身的对面山头响起，在七、八人的簇拥下，一位媚态横生的半老徐娘从斜坡缓缓走下来，喘息细细的以汉语道：“石老哥不是刚和老相好碰过头吗？为何只剩得一人只影形单？”

石之轩冷笑道：“原来是‘善母’莎芳法驾亲临，为何大尊没有侍奉左右？”

“善母”莎芳面如满月，体形丰腴诱人，气质高贵，穿锦靴，戴貂领，身穿紫金百凤衫、杏黄金钱裙，头结百宝花髻，长裙前据拂地，后裙拖拽尺余，双垂红黄带，奇怪的是仍予人飘逸灵巧的感觉。

她手捧一枝银光闪闪，长约两尺像饰物多过像武器的银棒，面上挂着迷人的笑容，似是情深款款的瞧着石之轩。

在静观的祝玉妍道：“莎芳手上的银棒叫‘玉逍遥’，她的逍遥拆共有二十八式，但变化无穷，即使石之轩亦不敢小觑。想不到她竟会亲自出马，可知其对舍利的重视。”

寇仲和徐子陵心忖莎芳愈厉害愈好，最好和石之轩来个两败俱伤，他们可趁手捡便宜。

不过若祝玉妍不须和石之轩同归于尽，那时舍利谁属，会是另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

“善母”莎芳的侍从由五男两女组成，回纥战士打扮，均备有弩弓劲箭，杀气腾腾。

莎芳仪态万千的来到包围圈外，包围石之轩的战士往两旁让开，使莎芳视线无阻的与石之轩对话。

莎芳敛起笑容，肃容道：“莎芳谨代大尊向邪王请安，假如邪王肯割爱让出圣舍利，我们大明尊教的宝典《婆布罗干》可任由邪王翻阅过目。”

石之轩仍是那副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的淡定模样，冷然道：“废话！我石之轩创的不死印法旷绝古今，倘若不信，就拿你善母从《婆布罗干》演化出来的‘逍遥拆’试试看。”

围着石之轩的大明尊教众多高手，没有人哼半声，显然被石之轩的气势震慑。

“善母”莎芳倏地发出一阵银铃般的娇笑，道：“邪王仍是豪气如昔，唉！大家终属同道，自相残杀太没意思啦！莎芳有一提议，只由我向邪王领教几招，敢请邪王俯允。”

寇仲等心中均暗赞莎芳高明，发觉形势有变，祝玉妍并没与石之轩对上，立即改变策略，改群战围攻为单打独斗，表面是冠冕堂皇，实质上却是为自己和手下着想，既免得石之轩借去手下的真气反过来对付她，又可令石之轩不能突围逃走。

不过她敢单挑石之轩，已是个非常有胆色的人。

石之轩仰天长笑道：“善母若肯和我单对一场，石之轩求之不得，怎会拒绝。”

“善母”莎芳媚笑道：“邪王快人快语，就以二十八拆为限，莎芳若仍不

能破邪王的不死印法，以后将永不过问圣舍利的事。”

石之轩淡淡道：“就此一言为定，可是善母你二十八拆施毕之前，绝不能退。”

莎芳双目杀气大盛，冷哼道：“你有本事就在这二十八拆间取我莎芳的命吧！全部退到我这边来！”

最后一句是向她一众手下说的，三魔等不哼半声，乖乖听命，全退至莎芳身后二丈许处，莎芳左右五男两女，亦往后退开。

气氛立趋紧张。

两大魔道顶尖高手，隔远对峙。

莎芳身上的华服和飘带，忽然无风自动的拂扬起来，娇笑道：“邪王背上的是否圣舍利。”

石之轩反手一拍背上囊袋，微笑道：“正是！杀了我石之轩，它就是你的。”

那边的祝玉妍沉声道：“这是个没有破绽的石之轩，就像遇上碧秀心前的石之轩。”

徐子陵心想那在长安遇上的石之轩该算是有破绽的石之轩，因为只要提到石青璇的名字，足可对他生出影响，最后更分裂出另一种截然相反的人格。现在再对他施展这套，恐怕不会起任何作用。

寇仲道：“我该很想石之轩成功宰掉莎芳，但事实上我却颇为她担心，这是否同情弱者的心态？”

祝玉妍道：“莎芳并非弱者，石之轩用的是攻心之术，令莎芳不敢放尽，从此可看出石之轩对莎芳不无忌惮。”

包括师妃暄在内，都听得心中佩服。暗付祝玉妍不愧宗师级的人物，确是识见高明。

莎芳倏地移前，由于拽地长裙掩盖着她双脚的动作，使她有点像不着地的幽灵，住石之轩飘过去。

人影一闪，石之轩忽然已抵莎芳左侧，一掌往她颈侧切去。

动作行云流水，潇洒好看。

莎芳冷哼一声，往外旋开，手上爆起点点银光，迎向石之轩削来的一掌。

两大武学巨匠，终于正面交锋。

“蓬”！

掌棒交击，狂飚刮起草泥，以两人为中心向外激溅，声势惊人至极点，双方退开。

感受最深的是徐子陵，因他多次与石之轩交手，深悉此君的厉害，莎芳能力挡此招而无丝毫狼狈之态，便知她至少胜过仍在长安时的他。

师妃暄轻叹道：“我们今晚的行动失败啦！”

祝玉妍展出深思的神色，寇仲和徐子陵则愕然以对，尚未动手，师妃暄凭何预知结果。

莎芳娇笑传过来道：“莎芳自创出二十八拆后，从没对手能把二十八拆由头看到尾，邪王会否是唯一的例外？”

脚踩奇步，玉逍遥在她手上灵巧得令人难以相信的画出无数眩人眼目的光影银牌，落在寇仲等人眼中，却看破她以迅疾无伦的诡异手法，从不同角度趁石之轩进击前向他虚点十五下，发出十五道凌厉的劲气，有些直接攻

击石之轩的要害，一些看似击往空处，实际上却对封死石之轩闪躲的变化。

十五道劲气，像十五支气箭，把“邪王”石之轩完全笼罩在内。

寇仲和徐子陵哪想得到莎芳的玉逍遥神乎其技至此，心忖若换过自己下场代替石之轩，必然非常狼狈。

假若莎芳的真气可以无有穷尽，永远保持目前的强大，那天下将没有人能挡得住她的逍遥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要支持至她真气枯竭的一刻，肯定非常难捱。

石之轩一声长笑，身体在窄小的范围内鬼魅般闪移！两手化作漫天掌影，竟是以快对快，迎上莎芳的拆气。

一时劲气轰鸣之音，连串响起，密集似长安太极宫烧的爆竹塔。

“蓬”！

两人硬对一掌，二度分开。

祝玉妍点头道：“妃暄说得对，石之轩设法从莎芳身上盗取半分真气，所以纵胜亦会损耗大量真元。在这种情况下，他今晚绝不肯冒险和我作生死决战。”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暗赞师妃暄兰心意质，眼力更是高明，在场中两人交手的第一招，已看破石之轩就算能击杀莎芳，胜来亦非常艰难辛苦，再无余力应付祝玉妍，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远扬一途。

以他的幻魔身法，根本没有人可以追上他，故师妃暄有今晚行动宣告失败的结论。

退开的莎芳一个旋身，像变成千手观音般玉逍遥幻化出千百计虚虚实实的拆影，把她的躯体紧里在光影之中，全力主动进攻。

石之轩冷哼一声，动作似乎缓慢下去，一拳击出，偏偏毫不逊于莎芳惊人的高速，当莎芳透过玉逍遥刺出八道气箭，他的拳头刚好命中虚实幻影中的真主。

“砰”！

拳拆交击。

莎芳娇躯剧震，往后飘退，显是吃了暗亏。以三魔为首的一众手下全瞧得目瞪口呆，莎芳明明至少有三道气箭命中石之轩的要穴，他却像个没事人似的，并施以最凌厉的反击。

祝玉妍等当然清楚看破石之轩虽不能盗用莎芳高度集中的拆气，凭其不死印法在化解上仍是游刃有余。

石之轩一声长笑，由守转攻，倏地抢至莎芳身前，全力强攻，他不论拳击指点，掌削肘撞，每一下动作都是清楚分明，似拙实巧，莎芳再无法射出拆气，只能见招拆招，虽未露败象，已应付得非常辛苦。

不过在石之轩来说，这是非常耗力的打法。

“当”！

石之轩指尖点正玉逍遥的尖端，莎芳显是不敌石之轩的指劲，剧震后撤。

出奇地石之轩没有乘胜追击，反手负在身后，傲然道：“善母仍要斗下去吗？”

莎芳立定，双目杀机大盛，狠狠盯着石之轩，一字一字的缓缓道：“不死印法确是名不虚传，由此刻起，我大明尊教绝不再过问圣舍利，我们走！”

石之轩一声长啸，倏地横移，鬼魅般逸往十丈开外，再拔身而起，投

往附近的密林区去，转瞬走得无影无踪。

第十章 虫鸣蝉唱

四人藏在密林内，瞧着石之轩和善母率众先后离开仍没取任何行功。

寇仲狠狠道：“假若我们追在莎芳身后，肯定可找到她藏身的船只，金环真十有九成被囚船上。”

祝玉妍淡淡道：“那少帅为何不去跟踪？”

寇仲微笑道：“因为跟踪她是下下之策。就算我们找到那艘船，除非立即动手硬闯上船，否则明天船儿起锚开航，躲到支流或某一隐蔽湖湾，我们的跟踪只是白费功夫，还是不如以静制动来得聪明点。”

祝玉妍皱眉道：“以你少帅的作风，莎芳显然又负上不轻的内伤。何以你会放过杀敌救人的良机？”

寇仲叹道：“还不是为你老人家，若我们这么跟在莎芳背后，莎芳猜不到我们间的关系才怪。”

祝玉妍微一错愕，没再说话。

师妃暄轻柔的道：“阴后有什么打算？”

祝玉妍仔细地打量她几眼，点头道：“妃暄有何提议？”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佩服祝玉妍的襟胸，并不因师妃暄是宿敌的徒弟或后辈的身份而耻于下问。

师妃暄适才预见今晚行动没有结果的先见之明，显露出卓越的智慧，令祝玉妍低声下气向她求教。

寇仲和徐子陵都爱听师妃暄说话，爱看她动人的神态，更是全神贯注在她身上。

师妃暄凝望石之轩消失的方向，轻轻道：“阴后没有穷追石之轩，此事必大大出乎石之轩料外，教他疑神疑鬼，难以安心。”

寇仲皱眉道：“有一点我真不明白，石之轩现在的头等大事，该是吸取舍利的邪……澳！不！该是圣气，成功后才回中原统一两派六道，为何仍要冒险引阴后你出来，难道真不惧你那招‘玉石俱焚’吗？”

祝玉妍唇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道：“这问题若在今晚见到石之轩前提出，我真的无法给你一个肯定的答案，但此刻却可清楚的告诉你，石之轩在利用我。”

寇仲一震道：“我明白啦！石之轩正不断的吸收舍利的圣气，我的娘！”

祝玉妍叹道：“石之轩利用我对他做成的压力来鞭策自己，等若古人的卧薪尝胆，那种身处险境，须作步步为营的感觉，可令他无暇分心想起伤心往事。”

师妃暄道：“阴后对石之轩的分析非常透彻，若妃暄没有料错，石之轩明晚必然继续向阴后挑衅，所以我们非是没有第二趟联手除他的机会。”

寇仲笑道：“那我们现在应否回城好好睡一觉？”

师妃暄责道：“少帅好像忘记假老叹的约会。”

寇仲晒道：“假老叹如何能分身赴两个不同地点却同一时间的约会？且

莎芳受伤，想对付师小姐亦有心无力，我们还是勿要白走两趟明智些。”

祝玉妍皱眉道：“你们在说什么？”

徐子陵解释后，道：“祝宗主请先回城休息，就算明知白走一趟，我们也要赴约，免致令假老叹生疑。”

祝玉妍略作犹豫，才断然道：“看在你两个小子处处为我着想份上，我再向你们透露一些不应传往魔门外的讯息。辟尘曾亲口告诉我，除大尊和原子深浅难测外，名义上大明尊教武功最强首推莎芳，可是五明子中的烈瑕和五类魔的‘毒水’韦挪，两人均亲得大尊真传，故该不在莎芳之下，若有这两人出马，配合其他人手，绝对不容小觑。”

寇仲欣然道：“太有趣哩！”

祝玉妍哑然失笑道：“我险些儿忘记替寇仲担心只会是多余无聊之举，唉！你们好自为之吧。”

说罢没进林木深处，迅速远去。

寇仲和徐子陵自然地把目光投往师妃暄，两副恭候命令听从吩咐的样子。

师妃暄微嗔道：“为什么只懂看着我，你们不是最爱自把自为的吗？”

徐子陵苦笑道：“小姐又来翻旧账。”

心中却暗道我徐子陵正最爱看你这种女儿情态，只有当师妃暄显露这类尘心，他会更强烈感觉到她是一个也有七情六欲的人。

寇仲笑嘻嘻道：“妃暄愈来愈漂亮哩！”

师妃暄显然拿他没法，浅叹道：“我们现在该否分头行事？”

徐子陵道：“祝玉妍说得对，我们不可轻敌大意。”

寇仲道：“两个约会的地点，只相隔十多里，只要你们略为迟到，我见不到人后可立即赶过来与你们会合。那时就算大明尊教倾巢而来，我们至少可自保突围，只要能溜返城内便平安大吉。”

师妃暄道：“他们定有方法教你留下的。”

寇仲一拍井中月，微笑道：“那就要问问小弟背上的老拍档，我会见机行事，随机应变。”

徐子陵道：“就这么办。”

寇仲哈哈一笑，学祝玉妍般先没入林木深处，再绕道赴约。

当剩下徐子陵和师妃暄两人时，气氛立时生出微妙的变化，一片奇异的沉默。

师妃暄似欲冲淡这种“无声胜有声”的气氛，低声道：“妃暄早前曾勘察镜泊亭的形势环境，这座石亭临湖建筑，一边是湖水，另一边是密林，颇为隐蔽。”

徐子陵摊开手掌，递到她身前，轻轻道：“小姐可否把石亭的位置画出来，那我们可分路赴会。”

师妃暄微一犹豫，探出纤美的玉手，以指尖在徐子陵手掌先画出镜泊湖形状，再在北岸轻点几下，道：“这是马吉营地的位置。”然后再移往西北点一下，道：“镜泊亭大约在这个位置上，地势较高，并不难认。”说罢收起玉手。

徐子陵仍呆望着自己摊开的手掌，心中涌起奇妙的滋味，更晓得自己将永远忘不掉她指尖画在掌上的动人感觉。

这尚是他首次和师妃暄的“亲密”接触。

师妃暄微嗔道：“弄清楚了吗？”

徐子陵终收起手掌，心忖假若此刻告诉她以后都不会洗手，她对自己这大胆的轻薄话会有什么反应？这当然只能在心中想想聊以自慰，不会付诸行动。

微笑道：“非常清楚，小姐的纤指就像色空剑般准确稳定。”

师妃暄淡淡道：“你的手掌很特别，是否练长生气后变成这样？”

徐子陵潇洒地耸肩，轻描淡写的道：“事实上我并不太清楚，好像是学晓印法后，一对手始生变化。横竖仍有些时间，我们可否再好好闲聊几句。”

师妃暄轻叹道：“人家想不听行吗？”

徐子陵听得心中一荡，又暗暗警告自己，绝不可把师妃暄视作一般俗世女子，这会令她看不起他徐子陵，点头道：“当然可以，一切由小姐决定。”

师妃暄回复平静，淡然处之的道：“说吧！徐子陵。”

徐子陵生出把她拥入怀内的冲动，吓得忙把欲望硬压下去，长长吁出一口气道：“小姐此刻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师妃暄沉默片刻，柔声道：“你听到蝉虫的和应呼叫声吗？”

徐子陵略一错愕，点头道：“给你提醒后，我忽然发觉像在一个蝉鸣虫叫的汪洋中，它们的声音所组成的世界是既丰满又充满层次感，美丽得教人感动。最奇怪是此前我却把它们完全忽略。”

师妃暄欣然道：“不怕告诉你，妃暄真的很喜欢和你聊天，子陵兄对此有什么体会？”

徐子陵苦笑道：“体会太深哩！再来一趟分离预习，我可能会有招架的办法。问题是爱情就像一个陷阱，掉进去后可能永远没有方法爬出来，去领略陷阱外别的动人事物。”

师妃暄喜孜孜的道：“这个比喻真贴切，能否从陷阱跳出来，纯看个人的决心和努力，更要瞧你是否把爱情视作人生的终极目标。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一切，只是宇宙无常的其中部分。”

徐子陵洒然笑道：“小姐若任得自己陷身爱情，再从陷身处走出来，是否能破而后立的臻达剑心通明的境界？”

师妃暄唇角飘出一丝温柔的笑意，白他一眼，似在说早晓得你会有此一问的动人样儿，漫不经心的道：“子陵兄指的是否仍是纯精神的男女爱恋？”

徐子陵大感刺激，师妃暄这句话等若同时说出另一种有亲密接触的男欢女爱，那表示她至少曾想及与自己或许会发生这可能性。不过他真的没有占领她仙体的任何意图，所以不会趁机进逼。微笑道：“当然如此，小姐有什么好的提议？”

师妃暄破天荒的“噗哧”娇笑，道：“人家仍在考虑嘛？”

说罢盈盈去了。

寇仲来到龙泉城东门外著名的月池，这是个天然的温泉，泉水从地底涌出，因池作半月形，故名月池。

热气腾升，把湖旁的林木笼罩在水气中，加上月色斜照，确有几分可使人不寒而栗的鬼气。

寇仲并不相信鬼神，只欣赏到温泉与月色合力营造出来如梦似幻的气氛和美景。

池水中间气泡争先恐后的冒出水面，呼鲁呼鲁在作响。月池宽广只有

两丈许，溢出的池水形成热泉涧，穿野过林的朝龙泉城方向流去。

寇仲心忖找晚和徐子陵来这里夜浸月池，必是非常快意。又胡思乱想假若陪他浸浴的是国色天香的尚秀芳该是如何醉人。忽感有异，定神看去，只见一团黑忽忽的物体，正在靠池边的杂草处载浮载沉。

寇仲心中大为惊惶，拔身而起，掠过池面，落到最接近物体的岸旁。

看清楚点，更是心中发毛，赫然是具穿着衣衫的浮尸，衣服与今天见过的假老叹相同，由于脸向池底，故看不到脸目。

寇仲怎都不能相信身为五类魔中的“暗气”周老方这么容易死去，心想难道这家伙诈死来算计我，哈哈一笑道：“池水这么热，老兄你能捱多久呢？”

同时耳听八方，看看会否中计被敌人包围。

再待片刻，心知不妥，倏地伸手下探，抓着周老方的腰带，把他提离水面。

周老方滚倒岸旁草地，脸容向天，两眼睁大，早气绝多时。

寇仲怎么想都没想过会有这情况出现，呆看着眼前再没有半丝生命气息的尸体，一时间乱了方寸。

旋又深吸一口气，回复冷静，下手检视他致死的原因，接着迅速离开。

徐子陵发出暗号回应，寇仲心情立即转佳，因为大明尊教比他们早先猜估的更要可怕，知道徐子陵“健在”，可敬的仙子当然亦该安然无恙。

寇仲扑进林内，深进三丈许，拔身而起，落在一株老树接近树巍的横析上，徐子陵正安然写意的坐在横杆间，寇仲就那么蹲下，从这角度看去，镜泊亭安稳的立在湖畔，四周虫鸣蝉唱，一片月夜和谐宁谧的气氛。

亭内空无一人。

徐子陵瞥他一眼、动容道：“你的平衡功夫大有进步，最难得是那种蹲在离地五丈多高只儿臂粗幼的横干上，竟像蹲在平地般舒适自然的感觉。”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你的仙子呢？”

徐子陵苦笑道：“仙子从来不是我的，将来亦非我的，至于她为何没有出现亭内，这该叫仙心难测，你问我，我去问谁？是否白走一趟？”

寇仲叹道：“周老方变成一具浸在月池内的浮尸。他是被人在背心结结实实打了他奶奶的一掌，心脉尽碎即一命呜呼，大罗神仙都难令他呼吸多一口气。”

徐子陵失声道：“什么？”

寇仲微笑道：“假若我们以为周老方是真老叹，我们会否怒火中烧，立即到那神秘庄园杀人放火。”

徐子陵点头道：“有道理！此计非常毒辣，既借我们的刀去杀人，更借别人的刀来杀我们。”

寇仲苦恼道：“那神秘庄园的主人必非善男信女，谁可告诉我他是何方神圣。”

徐子陵凝望着镜泊亭道：“我敢以顶上人头打赌，假老叹很快会现身亭内。”

寇仲道：“这叫英雄所见略同，月池的浮尸是周老叹而非周老方。唉！周老方还算是人吗？连孪生兄长都辣手残害。虽然真老叹亦非什么善长仁翁。”

徐子陵道：“会否因莎芳承诺退出争夺舍利，所以周老叹夫妇对他们再

无利用的价值，索性毁去肉参，同时又可一举两得的骗我们去打场冤枉的仗？”

寇仲道：“这么说，大明尊教的人可能真不晓得你能分辨出周老方是假的老叟，照此推论，许开山当非是大明尊教的人。”

徐子陵皱眉道：“仍是很难说，打第一次我在燕山酒庄大门见到许开山，就感到他属‘邪王’石之轩的级数。若他高明至故意不把此事告诉周老方，借此消除我们对他的怀疑，非是完全没有可能的。”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若他高明至此，实在太可怕。”

徐子陵道：“你有否觉得莎芳是故意放弃争夺舍利、以松懈石之轩和祝玉妍两方面的防备之心。”

寇仲一震，正要答话。

徐子陵低呼道：“点子来哩！”

第十一章 意外收获

周老方现身镜泊亭，神情木然，颓然在亭内的石凳坐下，直勾勾的望往在月照下波光荡漾的大湖。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这家伙真懂装神扮鬼。”

两人忽生警兆，朝后瞧去。

师妃暄来到树下，再无声无息的像脚踏彩云般升上横干，就那么盘膝坐在徐子陵旁，香肩只差寸许便碰上徐子陵的膊膀。

徐子陵尚是首次与师妃暄处于这么亲近的距离，心中涌起无限的温柔。

师妃暄盯着周老方的背影，轻轻道：“他的神情为何如此古怪？”

徐子陵吁一口气道：“他刚杀掉自己的孪生兄长，神态可能因此有异平常。”

师妃暄轻颤道：“什么？”

徐子陵别头往她瞧去，入目是她的灵秀和优美至无可比喻的轮廓线条，秀发半掩着的小耳朵晶莹洁白，更传来健康的发香，一时如履仙境，自然地凑到她耳旁轻声扼要解释。

师妃暄秀眉轻蹙，似是有点受不住这么亲密的接触，但亦没有避开的反应。

那边的寇仲讶道：“妃暄不准备下去见他吗？听听他有什么奸谋该是很有趣的事。”

徐子陵夹在寇仲和师妃暄中间，左边是寇仲说话的声音，右边是师妃暄传来清新和充满生命力的芳香气息，心中生出奇妙的感觉，想到在经历了多少事情后，他们三人才能这么同栖一枝树干之上，并肩作战。

他和师妃暄的交往绝非顺风顺水，打开始他们就站在势难两立的敌对立场，最妙是直到此刻这情况仍未改变。

和氏璧是他们初识的序幕，接着的事复杂至连他也感到难以尽述，概而言之，就像现在的真实情况般，他徐子陵是给夹在两人中间处，左右做人难。

一个是兄弟。

另一个是值得自己崇慕尊敬踏足凡尘的仙子。

我的娘！

这笔确是难算的账。

师妃暄终于说话，淡淡道：“这个是真的周老叹。”

寇仲剧震道：“那么死的就是周老方，这是没有可能的，陵少怎么看，你为何像没半点反应似的。”

徐子陵双目亮起精芒，凝目亭内呆坐的周老叹背影，微笑道：“妃暄怎会看错呢？我等凡人看不到的东西，当然瞒不过她。”

寇仲一呆道：“我还是第一趟听到你唤一个女儿家的名字，这种感觉真古怪。”

师妃暄佯作不悦的微嗔道：“我要警告你们两兄弟，请守点口舌规矩。”

寇仲抗议道：“我要为我的好兄弟打抱不平，因为太不公平，为何我能唤你作妃暄，我的兄弟陵少却不可以？”

他们均以气功收束声音，聚音成线，故不虞周老叹听到。

师妃暄秀眉轻蹙，没好气的白寇仲差些令他翻身堕地的一眼，道：“我并不是指这个，而是他自称凡人的可恶，明白吗？打抱不平的寇大侠。”

寇仲还是首次有机会和师妃暄这么朋友式的聊天，更明知这仙子胸襟广阔，明辨是非，不会真的恼怪他言语无礼，登时生出魂为之销的感觉，很想再进一步欣赏她的女儿神态，无声无息的轻拍徐子陵的肩头，欣然道：“你以后可享有我同等的特权啦！”

师妃暄淡淡道：“我要下去和他说话。”

寇仲装作心中一寒，道：“这个会不会是周老叹的鬼魂呢？因死不瞑目，冤魂不息，所以到这里来托我们为化报仇。唉！他肯定是没有表情的苦脸鬼。”

师妃暄终忍不住嫣然一笑，以一个完美无瑕，动人至极的翻腾，投往镜泊亭去。

周老叹纹风不动，沉声道：“是否静斋的师姑娘？”

寇仲听到他的声音，悄然道：“果然是真老叹。我的娘！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师妃暄落在亭外，盈盈俏立，从容自若的道：“正是师妃暄，周前辈可否解释为何会从老方变回老叹？”

周老叹剧震转身，大讶道：“原来姑娘早看破那畜生是冒充的。”

远处树干上的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真扫兴！若他真是冤魂不息的厉鬼，多么刺激有趣。”

徐子陵为之气结。

师妃暄平静的道：“前辈仍欠我一个解释。”

周老叹双目凶光大盛，狠狠道：“我杀了那畜生，亲手宰掉那畜生，他无论做什么我周老叹都不会怪他，但竟敢勾引自己的亲嫂，我却绝不会放过他，这可恶的畜生。”

徐子陵和寇仲听得愕然以对，听周老叹的口气，他和金环真该非是大明尊教阶下之囚。

师妃暄显然和他们想法相同，道：“你们是否打开始就在骗我？”

周老叹双目凶光转为茫然之色，叹道：“我们是不得不和莎芳合作，只有他们才有能力和祝玉妍对抗。我和环真已成天邪宗最后的两个人，不借助

别的势力，如何能把圣舍利从石之轩处抢回来，只有圣舍利才可重振天邪宗。”

师妃暄不解道：“大明尊教不是要害你们夫妇吗？为何仍要和他们合作。”

周老叹狠狠道：“那全是辟尘在弄鬼。唉！无论希望如何渺茫，只要有一线机会，我周老叹绝不肯放过。”

师妃暄淡然自若的道：“我要走啦。”

周老叹愕然道：“姑娘要走？我还有很多事要告诉你呢。”

寇仲和徐子陵亦大惑不解，师妃暄好应继续问下去，弄清楚整件事，例如为何周老叹忽然找两具尸体来鱼目混珠？无端端的会弄个周老方来顶替周老叹？大尊和原子是谁？诸如此类的问题。

师妃暄轻描淡写的道：“因为我再不信你们说的话。”

说罢就那么离开。

寇仲和徐子陵由不明白改为心中叫妙，师妃暄一走了之，等若把周老叹这个烫手热山芋交到他们手上。

周老叹呆在亭内，双目不住转动，似在思索揣测师妃暄的说话和行动，方寸大乱。

寇仲和徐子陵看得直摇头，本性是不能改的，周老叹夫妇就是最好的例子。

好一会后，破风声起，久违了的金环真现身亭内，道：“她真的回城去了。”

周老叹冷哼道：“这妮子太厉害，看穿我们要利用她。”

金环真娇笑道：“夫君大人啊！我早说骗不倒她，只有你才天真得以为自己能办到。”

说罢取出火焰燃点，然后送出讯号。

寇仲和徐子陵精神大振，朝镜泊湖迷朦的深远瞧去。

寇仲在徐子陵的耳旁道：“不论来的是什么人，他奶奶的熊，我们就下去痛快一番，舒舒筋骨。”

徐子陵点头同意，周老叹要对付师妃暄，但因师妃暄没有中计，他们当然再不用对这种恩将仇报的人客气。

一艘两桅风帆，从左方一个湖湾驶出来，缓缓而至，船上乌灯黑火，在月色下船头隐见人影幢幢。

寇仲又道：“若见到烈瑕那小子，先干掉他才轮到其他人。”

大型风帆驶至，缓缓靠岸，四道人影从船上掠下、落在周老叹和金环真身前。

暗里窥视的寇仲和徐子陵立即目瞪口呆，来人竟非大明尊教的人，而是“魔帅”赵德言、礲欲谷、康鞘利和香玉山四人。

怎想得到他们已抵龙泉，且和周老叹夫妇勾结起狼狈为奸。

两人更由此想到赵德言和天邪宗必是关系密切，否则不会既有尤鸟倦与他合作在前，现今周老叹夫妇又与他联成一气。

赵德言皱眉道：“究竟发生什么事，那小贱人没有上当吗？”

周老叹颓然道：“她丢下一句不信我的话就那么回城去，唉！”

礲欲谷冷笑道：“只要她仍在龙泉，她休想能逃回中原去，那两个小子有否中计？”

周老叹道：“这个很难说，因为师妃暄竟晓得有周老方，假若她把此事告诉那两个小子，恐怕他们不会中计。”

香玉山点头道：“计划该已失败。”

暗里的寇仲恨得牙痒起来，凑到徐子陵耳边道：“我要干掉他。”

徐子陵摇头道：“来日方长，这个险不值得冒。”

只是赵德育和墩欲谷两大高手，足教他们穷于应付，何况多出康鞘利、金环真和周老叹三个亦非易与的人。

赵德育环目扫视，似在察看是否有人隐藏在附近，断言道：“上船再说。”

到风帆离岸远去，寇仲捧头道：“事情愈趋复杂，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徐子陵沉声道：“我一直不明白大明尊教的人为何敢引妃暄到草原来。因为妃暄若有不测，必会惹出宁道奇和慈航静斋的人。现在明白啦！颀利要对付的是李世民，李世民一旦失去妃暄的支持，肯定再难斗很过有颀利支持的李建成和李元吉。”

寇仲皱眉道：“可是莎芳若非有金环真助她，如何能找到石之轩？”

徐子陵道：“这或只是一场误会，大明尊教纯因追在祝玉妍背后，误打误撞的碰上石之轩亦说不定。”

寇仲苦笑道：“我想得头痛起来，不如回家睡觉好吗？”

徐子陵道：“对不起！今晚你很可能没空睡觉，看！”

寇仲看去，只见马吉营地旁其中一艘船扬帆开出，却没有任何灯火，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儿。

寇仲叹道：“希望搬弓矢会比搬海监轻松点吧！”

两人以敢称天下无双的水底功夫，迎上驶过来马吉方面的船，贴附船侧，把头探出水面，以他们的敏锐的感官，待到有人察看时才缩入水内，仍是从容轻易。

寇仲低声道：“他们可能不是去迎接运弓矢的船，否则不应以这种缓慢的速度行舟，只升起他娘的一张半帆。”

风帆缓缓划破湖面，朝镜泊湖南岸方向开去。

徐子陵道：“管她到哪里去，当搭便宜船就成。”

寇仲叹道：“这种便宜船不坐也罢。待会还要用两条腿跑回龙泉，什么便宜都补不回来，哈！爱情确是法力无边，把你这小子的情圣本质全迫出来，而逗仙子的功力比我更要深厚，小弟可否跟你学点本领傍身。”

徐子陵没好气的道：“闭上你的鸟口，还说什么一世人两兄弟，竟来取笑我。”

寇仲装出正经样子，道：“我是认真的，只是因代你开心代得太兴奋，说话有点冒犯，陵少大人有大量，勿要与后学斤斤计较。哈！我从未想过师妃暄可以这么诱人的。

噢！”

赵德育那艘风帆出现在前方岸边密林的暗黑阴影里，马吉的船则笔直朝它驶去。

两人忙缩进水内，从外呼吸转作内呼吸，贴附船底，除非有人浴到水里，否则纵使毕玄在船上，仍难发觉他们的存在。

马吉的船缓缓靠岸，泊在赵德育那艘风帆后。

两人冒出水面，全神窃听。

马吉的声音响起，以突厥话向赵德言、墩欲谷和康鞘利逐一问好，然后道：“诸位终于来哩！我给那三个小子不知弄得多么心烦。”

墩欲谷道：“入舱坐下再说。”

两人忙从水底潜过去，改为贴附赵德言的座驾舟。

两人耳力何等灵敏，追着敌人的足音进入船舱，心中暗喜，能亲耳窃听敌人主帅的对答，还有什么意外收获能比这更令人感到珍贵。

赵德言等人坐下后，康鞘利笑道：“那三个小子怎样烦你？”

马吉叹道：“他们不知从何处得到消息，竟晓得我有批弓矢要卖给拜紫亭，我用尽方法去瞒他们，不过这三个小子出名神通广大，最怕是功亏一篑，最后仍给他们把弓矢截着。”

赵德言沉声道：“你有把这情况知会拜紫亭吗？”

马吉道：“马吉不敢冒这个险。”

暗中偷听的寇仲和徐子陵为之愕然，且糊涂起来，知会拜紫亭因何会是冒险？

康鞘利淡淡道：“马吉你再不用为此烦恼，大汗有命立即取消这次弓矢的交易。”

马吉愕然道：“那我怎样向拜紫亭交待？”

墩欲谷晒道：“有什么好交待的，你再拖他三天，然后秘密撤走，其他事都不用理。”

赵德言接着道：“那三个小子再来迫你，就把他们要得八万张羊皮设法归还他们，金子由我们付。”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心中一震，猜到突利已和颉利言和，其中一个条件当然是突利着颉利把八万张羊皮找回来。

马吉失声道：“什么？”

赵德言有点不耐烦的道：“不要问为什么。你照大汗的吩咐去做就没错，不是有困难吧？”

马吉道：“确有点小问题，首先是八万张羊皮如今是在拜紫亭手上而非我马吉的手上。其次是他们不但要羊皮，还要把拜紫亭私吞平遥商的一批货取回来。最后是他们似乎不但要货，更要我交出劫货的人。唉！这三个小子实在欺人大甚。”

赵德言阴恻恻的道：“终有一天我会教他们后悔做人，但却非是今天。有本事他们就找拜紫亭和伏难陀算帐吧！哼！你只要办妥八万张羊皮，其他的事都和你没有关系。”

马吉颓然道：“好吧！以拜紫亭的作风，这可能会是一个相当骇人的数目，说不定要我以弓矢作交易。唉！”

墩欲谷笑道：“马吉你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明吃吧！弓矢绝不能交到拜紫亭手上，否则你只好把头颅送给大汗让他作箭靶来练射术，明白吗？”

马吉忙道：“明白！”

赵德言道：“那批货现在哪里？”

寇仲和徐子陵忙竖起耳朵，不敢错失半句话。

马吉道：“明晚应抵小雀河和镜泊流的交汇点，后晚可抵达此处。”

墩欲谷道：“立即派人到小雀河把他们截停，再从陆路运走，不得有误。”

寇仲和徐子陵在水底互击一掌，悄悄潜离，他们要立即赶去请别勒古

纳台兄弟出马，先一步把弓矢抢到手上，那时他们要风可以得风，要雨可以有雨，拜紫亭和马吉均会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上，生命将会变得更有乐趣。

第十二章 同仇敌忾

寇仲在他的西厢睡床上给足音惊醒，艰辛的睁开眼睛，已是天光日白的时刻，可是几晚没觉好睡，他感到尚未睡够。

术文的声音在门外道：“寇爷！少帅！”

寇仲拥被坐起来，皱眉道：“什么事？”

术文推门而入，神色有点紧张的道：“突厥的可达志在南厅待寇爷见他。”

寇仲立时精神起来，心忖难道这小子如此好斗，大清早走来找自己再战？

问道：“陵少呢？”

术文道：“徐爷刚出门，着少帅你睡醒后等他一会，他会回来找你去吃早点。”

寇仲笑骂道：“好小子！重色轻友，晨早就把我这好兄弟舍弃。”

连忙起身梳洗，手执井中月去见可达志。

腰挂狂沙刀的可达志临窗傲立，呆看着四合院中庭圆林的景致，不过寇仲敢肯定他心事重重，视如不见。

来到他身后，寇仲循礼打招呼道：“可兄你好！”

可达志缓缓转过身来，目光落到他手上的井中月，双目射出锐利的神色，道：“少帅的井中月不但名字改得好，更是罕世的宝刀，可否让小弟欣赏。”

寇仲毫不犹豫的把井中月递前，可达志探手抓着刀把，从鞘内抽出刀刃，横举侧斩三刀，讶道：“真奇怪！为何此刀只在少帅手上时，才能发出淡淡的黄光？”

寇仲耸肩道：“恐怕要问老天爷才成。”

两人对望一眼，同时大笑。

可达志欣然把井中月插回鞘内，看着寇仲把宝刀搁在旁边的小几上，道：“子陵兄仍未起床吗？”

寇仲咕哝道：“那小子大清早不知滚到哪里去？我也在打锣打鼓的通缉他。”

可达志给他的话惹得笑起来，有感而发的道：“少帅不但是个值得尊敬的敌人，更是位有趣的朋友，至今我仍很怀念在长安时与少帅把酒谈心的情景。”

寇仲笑道：“你老哥那种尊敬不要也罢，谁比你更积极想干掉我。”

可达志讶然失笑道：“少帅真坦白，不过今天我来找你，只把你当作个有趣的朋友，全无动干戈之念。”

寇仲讶道：“我正为此奇怪，因为你现在并不太尊重我，不当我是个敌人，哈！”

可达志双目杀机大盛，闪烁生辉，沉声道：“我想和你合作干一件有趣的事，就是宰掉烈瑕那小子。”

寇仲一呆后，奇怪的打量他道：“凭你老哥手上的狂沙刀，这种事何须请人帮忙？”

可达志颓然道：“问题是此事必不能教秀芳大家晓得，否则我就要吃不完兜着走。”

寇仲双目厉芒暴现，道：“昨晚发生什么事？”

可达志叹道：“虽非少帅想象的那样，但也差不多！秀芳大家整晚与那浑身妖气的小子研究乐谱，到早上他才离开。哼！烈瑕竟敢不把我可达志放在眼内，我定要他为此饮恨。”

寇仲一震道：“他们没干过什么吧？”

可达志肯定的道：“我可保证他们只是在研究乐谱，若他敢沾秀芳大家半个指头，我会不顾一切进去把他的臭头砍下来。”

又道：“你是怎样认识他的？烈瑕是近年在大草原冒起的人物，最爱四处拈花惹草，什么人的账都不卖，不过确有两下子。”

寇仲道：“我是在花林碰上他，给他缠着吃过一顿饭，可兄知否他是大明尊教的五明子中人。不是我长他的志气，要杀他并不容易，一个不好，杀他不成，反被他向尚秀芳告发我们，我们那时就麻烦哩！”

可达志苦笑道：“我正为此头痛，无论如何，我们绝不可令秀芳大家伤心，你老兄有什么方法可做得干干净净。”

寇仲翻旧帐的道：“你现在该明白当日我劝你不要碰沙芷菁的气恼心情吧？”

可达志苦笑道：“事实上被你老兄警告时，我暗下决定不再碰沙芷菁，并非怕你报复，只因为我尊敬你，视你为有资格的对手。”

寇仲对可达志敌意大减，哈哈笑道：“这才像样。他奶奶的熊，怎样才有方法神不知鬼不觉的把烈瑕干掉，事后尚秀芳又不会怀疑到我们身上，顶多只会怀疑是老跋和陵少干的。哈！我们这样做似乎欠点风度，舍情场而取战场去争胜。”

可达志冷然道：“成则为王，败则为寇，这小子对女人颇有一手，最怕他使些卑鄙手段得到秀芳大家的身心，那时再来不讲风度都要迟啦！”

寇仲叹道：“可兄确很有说服力。你敢否放手大干，一不做二不休，索性把大明尊教连根拔起。”

可达志一对锐目亮起来，道：“少帅有什么好提议，可某人必定奉陪。”

寇仲道：“暂时我只能想到三个对付那小子的方法。”

可达志欣然道：“竟有三个之多，少帅真教小弟喜出望外。”

寇仲微笑道：“在说出来前，小弟先要弄清楚两件事。”

可达志愕然道：“哪两件事？”

寇仲举起一只手指道：“第一件是你怎会晓得我藏身这里，小弟出入均非常小心。”

可达志道：“小心有啥用，龙泉有多大，是宗湘花告诉我的。”

寇仲抓头道：“宗湘花？”

可达志耐心的道：“宗湘花是拜紫亭座下的首席女剑士，就是昨晚伴在秀芳大家身旁的标致靛靛女。”

寇仲发现宝藏似的呼嚷道：“原来她叫宗湘花，确是非常出众的美人”

儿。”

可达志点头道：“很少女人有这么长的腿，即使在突厥仍属罕见。”

寇仲笑道：“我们究竟算是志同道合还是臭味相投？一谈起女人，我再不觉得你是我的敌人。”

可达志失笑道：“什么都好，不过听说拜紫亭和宗湘花暗里有一手，所以宗湘花从不对其他男人假以词色，第二件要弄清楚的事是什么？”

寇仲凑近点故意压低声音道：“你这小子是否情不自禁的爱上尚秀芳呢？”

徐子陵在南门附近的一间食店与阴显鹤碰面，店内闹哄哄的挤满客人，孤傲不群的阴显鹤与这环境更是格格不入。

两人在一角说话，阴显鹤道：“出乎我意料之外，许开山独自离开朱雀大街杜兴的骡马店后，直赴城西一所华宅过夜，整个晚上没有离宅半步，我来前他仍在那里。”

徐子陵大惑不解，若他真是大明尊教的人，没有理由不找莎芳等见面商量，除非宅内有秘道，他可偷偷溜到别处去。

阴显鹤道：“徐兄是否猜想宅内有暗通别处的秘道？这可能性并不大。不瞒徐兄，我对跟踪蹊迹颇有一些心得，昨晚连地底的动静也没有放过，他若从地道离开，该瞒不过我。而且我查出那华宅属龙泉一位名妓慧深所有，应与大明尊教没有关连。”

徐子陵颇感迷失，一时间再弄不清楚许开山是怎样的一个人。

阴显鹤道：“我有个提议。”

徐子陵欣然道：“蝶公子赐示。”

阴显鹤道：“我明白徐兄是怕冤枉许开山，却给真正的凶手逍遥漏网，对吗？”

徐子陵点头同意。

阴显鹤道：“只要找到狼盗，便有可能找出他们背后的指使者是否许开山，不如我们暂时放过许开山和杜兴，全力侦缉狼盗，会是对症下药。”

徐子陵给他提醒，喜道：“好主意，我现在有九成把握肯定狼盗是拜紫亭的人，但问题是没有人见过崔望的真面目，如何把他找出来。”

阴显鹤冷笑道：“假若崔望是拜紫亭的人，际此立国在即的时刻，崔望就算不在龙泉也该在附近。此事确令人费解，崔望于饮马驿被杀的全是回纥人，那崔望本身肯定亦是回纥人，回纥人怎样肯为鞑鞑人卖命？”

徐子陵心中一动，说出城外那深藏谷内的大庄园位置，道：“这地方颇为邪门，说不定狼盗是躲在那里，否则大批回纥人在龙泉现身，会惹人怀疑。”

阴显鹤道：“这是一条线索，我不信崔望能永远躲起来。”

徐子陵道：“若有什么发现，千万勿要独自行事，你要当我们是兄弟才行。”

阴显鹤露出一丝罕有的笑意，道：“兄弟？这名词对我非常新鲜，放心吧！若有发现，我会先通知徐兄和寇兄。”

两人商量好一切配合行事的细节，各自离开。

徐子陵顺步走到南门，沿城墙巡视，终有发现，在一株大树见到段玉成以利刃划下的暗记，说明见面的地点和位置。

徐子陵把暗记抹毁，匆匆离开。

可达志在厅内来回踱步，最后在一张椅子颓然坐下，又示意寇仲坐在

他旁，摇头苦笑道：“你这句话比你的井中月更难挡。当日我受命保护秀芳大家到龙泉来，心底里决定即使要付出性命，亦绝不容秀芳大家受到任何伤害，那会是令我终生抱憾的事。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我对秀芳大家从没有非份之想，但对她的技艺和才华确佩服得五体投地。唉！小弟并非守身如玉之辈，事实上还非常风流，但见到她时，心里却只有崇慕尊敬之意。所以份外不能忍受像烈瑕这种人接近她，因为他根本不配。”

寇仲动容道：“我相信你。因为你是那种高傲得视任何人为无物的人，不屑说谎。”

可达志呆看他半晌，缓缓道：“多谢！想不到你这么明白我。”

又道：“我尚未弄清楚少帅为何要到龙泉来。”

寇仲把狼盗和八万张羊皮的事说出来，笑道：“你的大汗恨不得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老哥却来与我合作，不怕大汗不高兴吗？”

可达志洒然道：“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我的目的是要好好保护秀芳大家，谁敢怪我。异日我若与少师交手，绝不会留情。”

寇仲道：“彼此彼此！”

两人对望一眼，相视大笑。

寇仲喘着气笑道：“我那三个方法，都不太见得人，可兄勿要笑我。第一个窝囊的方法，就是我们两人陪伴秀芳大家时，由跋锋寒和徐子陵下手杀烈瑕，那我和你可把事情推个一干二净。”

可达志皱眉道：“勿要误会我取笑你，只要秀芳大家晓得是跋兄和徐兄下手的，你又怎脱得关系？”

寇仲道：“所以说这方法不太见得人，但仍非全无可取之处，只要没人晓得是老跋和陵少干的便成。最大的问题是烈瑕这小子神出鬼没，不容易在既定的时间内寻到他，且要让人晓得他是在哪段时间内被宰掉。”

可达志道：“我不能亲手取那小子狗命，会是很大的遗憾。”

寇仲道：“那便不选此法，唉！恐怕第二个方法你亦听不入耳，我就跳到第三个方法。”

可达志截断他道：“何不说来听听？”

寇仲道：“第二个方法就是由老子我收拾他，而你则置身事外，还装作与小弟势不两立的样子，那秀芳大家怎都不会怀疑到你可达志身上。”

说罢暗叹一口气，这般做等若与尚秀芳一刀两断，以后只能反目相向。

可达成摇头道：“这怎么行！第三法如何？”

寇仲暗松一口气，道：“第三个方法是搞大来做，把大明尊教的人杀个人仰马翻，迫烈瑕出手反击我们，我们装作迫于无奈下把他干掉，秀芳大家该难怪责我们。”

可达志沉吟片刻，点头道：“这不失为一可可行之计。不过若胡乱杀大明尊教的人，加上大明尊教到现在仍没有什么特别惹人注目的恶迹，似有点说不过去，少帅有什么妙计？”

寇仲道：“这个包在我身上，你要负责的是好好监视烈瑕，不让他有单独接触秀芳大家的机会。今晚我们见面再说。”

可达志微笑道：“现在我的心情好很多啦！在龙泉我还有点影响力，有什么事要办，少帅尽管吩咐，我可达志以狂沙刀作保证，绝不会坏少帅的事。”

寇仲起身送他出门，欣然道：“若有事情须你老哥出马，我是不会客气。”

可达志刚上马离开，宋师道即驾到，道：“你托我的事，有点眉目啦。”

第十三章 自然之道

师妃暄听毕，秀眉轻蹙道：“赵德言和周老叹夫妇暗中勾结，仍可以理解。但为何周老叹要杀周老方？更令人不解是金环真大可直接引我到龙泉来，何须中途换上周老方，横生不必要的枝节，其中定有些关键的地方我们没有想破。”

徐子陵很喜欢看师妃暄用心思索的神情，她深邃莫测的美眸，会射出智慧发自内心的动人光辉，俏脸像蒙上一层圣洁的霞彩，形成一股凛然不可侵犯，超俗脱尘的仙姿美态。

两人坐在亭内，偌大的寺院杳无人迹，只主殿方向传来木鱼敲击的清音。

师妃暄见徐子陵默然不语，讶道：“子陵兄在想什么哩？”

徐子陵很想说正在饱餐秀色，当然不敢说出口，探手轻抚冰凉的桌面，道：“不知是否与寺有缘，我在寺院里的遭遇总是不平凡的，使我对寺院的感觉特别深刻。刚才我步入寺门，忽然被寺堂宏伟的规模震慑，觉得这座寺堂是宇宙的化身，自恒古以来就是这样子，以后亦不会改变。进入寺堂后，等若把过去和将来连起来，因为我正是它们的现在。”

师妃暄露出深思的神色，轻叹道：“有时真有点害怕和你交谈，因为你总能说出些引得妃暄思索的话，令我生出微妙的感应，所以才说你是妃暄唯一的破绽，假若我能以平常心来待你，我可臻达剑心通明的境界。”

徐子陵微笑道：“若妃暄有意为之，恐怕永难成功。唯一的方法就是任由事情自然发展，凭妃暄的智慧和多年修行，必能在某一刹那晋入剑心通明的至境。”

师妃暄静若止水的道：“子陵很少这么放开怀抱地坦白说出心想的话，不过却说得隐含奥理。”

徐子陵灵台一片清明，涌起这宇宙舍师妃暄再无他物的奇异感觉，所有其他事物，包括什么石之轩、狼盗、塞外各族生死存亡的斗争，群雄争霸的中土等，全不关重要。

此刻他最想探索的，是眼前这仙子芳心内的奥秘，把心神放在其他事上纯属浪费。

这感觉如汪洋大海般把他淹没，几令他窒息，强烈得教人难以相信。

忽然间，他醒悟到自己终尝到爱情既痛苦又迷人的滋味。

以前他一直抑制自己，可是经过这两天来的亲近，终于堤决。

师妃暄柔声道：“因何又装哑巴？”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装哑巴？不！而是小弟有时心神恍惚，有时则缺乏表达之词，所以被妃暄你误会。”

师妃暄现出一个没好气，充满少女气息的表情，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和寇仲日夕相对，所以沾染不少他说话的坏习惯，真想揍你一顿。”

说到最后一句，罕有地毫无戒心的甜甜浅笑，宛如盛放的鲜花般的灿烂。

徐子陵一震道：“看来你很快可抵达剑心通明的境界，你刚才那笑容肯定是从那境界降到这凡间来的。”

师妃暄出奇地没霞生玉颊，淡淡道：“我要修正刚才的话，你徐子陵刚青出于蓝，超越寇仲。”

徐子陵失笑道：“这算否恶评如潮。”

师妃暄香肩微耸，摇头道：“不是恶评，而是恭维。纯瞧你徐子陵从什么角度去看，就像那个踏蟆或踏茹的故事。”

徐子陵开怀笑道：“纵使只能和妃暄多相处几天，无论代价是分离之痛，又或永志在心的深刻苦楚，仍是值得的。”

师妃暄平静下来，秀眸像两泓深不见底又清澈得不含半丝杂质的潭水，深深地凝注他，柔声道：“当帮妃暄一个忙好吗？不要骑骡找骡，更不要骑上骡子后不肯下来。因为十方世界空旷清净，本无一事，哪来骡子？”

徐子陵一呆道：“没有骡子的心是什么心？”

师妃暄道：“是平常心。假若子陵能把分离视作相聚，失正是得，妃暄将可无牵无挂，探窥天道，否则不如放弃清修，长伴君旁，免受相思的折磨。”

徐子陵听得虎体剧震，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是自和师妃暄相识以来，这仙子首次坦白说出爱上他徐子陵，而非“你是人家唯一破绽”那类可作任何诠释譬解的禅语。

更令他震撼的是师妃暄把脆弱的一面展露在他眼前，暗示假若他要像俗世男女般矢志要得到她，她大有可能抛弃一切以身相许。

当然她并没有鼓励徐子陵这样去做，否则无须有请帮她一个忙的软语。

骑骡找骡者，并不知要找的骡正给自己骑着，且不懂下骡，最终当然一无所得。

男女的缱绻缠绵，生死不渝，无论使人如何颠倒沉迷，到头来仍像生命般只是一场春梦。师妃暄追求的是某一永恒而超乎徐子陵理解的目标。

徐子陵发呆好半晌后，缓缓道：“我忽然觉得很轻松开心，感到不论是什么心事，都可拿出来给你听，而妃暄你则不会怪我无礼。我徐子陵只是个凡夫俗子，像一般人因感到生命的无常，美好的事物错过就永不回头，遂因骤闻妃暄决定返回静斋一事，不顾一切的向妃暄提出这连自己都感到过份的要求，哈！可是我却并没有感到后悔。”

师妃暄微笑道：“当然不用后悔，除师尊外，徐子陵你是在修行之道上最深刻的遇合；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亦如此。妃暄走时，不会向你道别，因为妃暄不想我们间有个刻意的分离，如你所说的一切顺乎自然，有若天成。”

徐子陵洒然笑道：“既分离过一次，当然不须另一次，希望我不是那永远骑在骡背不知下骡，更不晓得要找的东西就在跨下的呆子。妃暄你曾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一片回忆，没有这段回忆，生命只是空白。”

师妃暄喜孜孜的道：“子陵的话很动人，妃暄会铭记心中，就如佛经禅偈，还记得蝉虫鸣唱的事吗？既可以是茄，也可以是蛤蟆；可以是骡，可以非骡。妃暄可否贪心点，再托子陵另一件事。”

徐子陵隐隐感到师妃暄下定决心，随时会告别尘世返回静斋，再不踏足人间，欣然道：“只要不是迫寇仲放弃争霸大业，我必尽力为妃暄办到。”

师妃暄秀眸射出令徐子陵心颤的深刻感情，缓缓道：“请好好照顾石青璇，不要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徐子陵愕然道：“妃暄这么说，是否认定合我们和祝玉妍之力，仍没法除去石之轩？”

师妃暄目光缓缓扫视围林内的花草树木，它们在朝阳斜照下投在地上的阴影，秀眸异彩涟涟，使人联想到她那高逸出尘的内心世界，深情的道：“在敝斋山门入口处的牌坊有一对对联，写的是‘家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妃暄不知为何要告诉你，但却觉得想你知道。或者是因妃暄再没有什么可倾诉的事。”

徐子陵长身而起，一揖到地道：“感谢妃暄，我徐子陵绝不会有负所托，今晚办不到的事，终有一天徐子陵会给你办妥。”

说罢洒然而去。

师妃暄平静地目送他的背影消失在寺院的行廊尽处，香唇逸出一丝动人的笑意。

寇仲把宋师道迎入南厅，心中想的却是尚秀芳。

虽有徐子陵屡次提醒警告，可是当见到尚秀芳后，他再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烈瑕只是个引发燎原大火灾的火种。可达志显然也像他般不济，故而两人才有合作对付烈瑕的行动，想想也觉荒谬。若给徐子陵晓得，不被他责难才怪。

他感到正徜徉于险峻高崖的边缘，一个不好，就会失足掉下万丈深渊。

坐好后，宋师道喝着寇仲奉上的香茗，道：“我费尽唇舌，始能勉强把君媵说服，她要和你两人三口六面的谈一次。照我看她该是有条件的，你最好和子陵商量妥当后才去见她。”

寇仲道：“时间地点如何？”

宋师道道：“正午外宾馆，我会出席作你们间的缓冲。”

寇仲苦笑道：“只要不是迫我们自尽，我们只有乖乖答应的份儿，哪有资格和她讨价还价。”

宋师道叹道：“问题若这么容易解决当然皆大欢喜。只是你们要找的深末桓夫妇，有极大可能确托庇于韩朝安翼下。”

寇仲一震道：“你老哥查到什么呢？”

宋师道道：“我一向看不起凭武力掠夺的人，故与韩朝安没什么话好说。昨晚我暗中留意，韩朝安所居的一座宾馆，确多出一批不懂说高丽话的生面人，其中还有个相当冶艳的女人。”

寇仲心中叫苦，深末桓乃是他们不能放过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与傅君媵和解？叹道：“韩朝安与傅采林究竟是什么关系，以傅采林的名声，怎会容许弟子与马贼同一鼻孔出气。”

宋师道道：“严格来说，韩朝安并非马贼，而是海贼。”

寇仲愕然道：“海贼！”

宋师道道：“这要从整个朝鲜半岛的形势说起，半岛上有三个国家，就是高丽、新罗和百济，自杨广三征高丽惨败后，半岛上的国家自身间展开变化无常的复杂斗争。新罗王金真兴是类似拜紫亭既有野心又雄材大略的君主，力图统一半岛，故不断扩张。新罗位于南部偏东处，占有汉江口之利，遂大力发展海上贸易，主要与中土沿岸名城大做生意，使国力大增，惹得居半岛南部偏西的百济和国力最强占据半岛北部的高丽联手对付他。韩朝安就是高丽王高建武派出来专在海上拦截打劫新罗商旅的人，目的是破坏新罗的经济。”

寇仲恍然道：“我明白哩！高丽这么支持拜紫亭，除了是希望有个强大的渤海国作她和契丹和突厥间的缓冲，更须在新罗与中土间取得贼船维修和补给的海口据点。唉！”

真令人头痛。”

宋师道分析道：“新罗一向是亲中土的，现在中土大乱，新罗失去依靠，若非有金真兴支撑大局，早给仇视汉人的高丽和百济瓜分。不过高丽本身并非没有内忧，近年在高丽以东崛起的一个地区大酋叫盖苏文，外号‘五刀霸’，高丽王高建武也要忌他三分。”

寇仲大感兴趣，道：“五刀霸！是否没有人能挡他五刀？”

宋师道笑道：“只因他爱随身携带五把长短不同的宝刀，因而被称五刀霸。此人残忍好杀，视人命如草芥，在高丽东有庞大的势力，高建武也不得不看他的面色。若非有傅采林坐镇，恐怕盖苏文早起兵作反。”

寇仲头痛的道：“天下乌鸦一样黑这句话确没有错，何处始有安乐和平的土地？”

宋师道拍拍他肩头道：“你和子陵仔细商量，千万勿要爽约。我没得交待事小，以后再难有机会心平气和的坐下说话事大。”

寇仲依依不舍道：“你要到哪里去？为何不待子陵回来大家齐去吃点东西。”

宋师道起立道：“我要去见秀芳大家，想一道去吗？”

寇仲心叫饶命，连忙推辞，送他们到门外。

徐子陵满怀连自己都弄不清楚的滋味，赶回四合院去。

忽然一辆马车驶至身旁，垂帘掀开，露出美艳夫人巧笑倩兮的如花玉容，娇呼道：“徐公子移驾登车如何？”

徐子陵心中苦笑，心知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麻烦再次临身。

第一章 物归原主

美艳夫人收回投往窗外的目光，别过头来嫣然一笑，微耸香肩道：“终于到龙泉哩！真好！”

徐子陵于登车后直到坐在她香躯旁的此刻，仍弄不清楚她葫芦内卖的是甚么药？事实上他的心神正紧系在早前与师妃暄的“话别”，一时难以容纳其他物事。

师妃暄终于要离开他重返仙山。

“家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这两句佛门偈语恰是他和师妃暄爱情的最佳写照，既实在又虚无。在刹那间发生，在同一刹那结束，令人再弄不清如何开始，如何终结，既无始，亦无终，因为开始和结束融为一体。

我的娘！谁能不魂为之销。

自己究竟是傻瓜？还是体会到爱情最高境界的幸运儿？恐怕他永远难以断定。

美艳夫人讶道：“徐公子有心事吗？”

徐子陵淡淡笑道：“龙泉确是座令人难忘的奇异城市，敢问夫人有何指教？”

御车者是位体格魁梧健硕的年青汉子，观其气度神采，绝非平庸之辈，应是这位伊吾美人儿贴身护卫一类的人物。此时他把车子缓缓驶进棋街，朝这泉桥交织的城市东面开去。

美艳夫人今趟打扮朴素，净黄色的衣裙配上绕项缠膊的肩挂，秀发在头上束成美人髻，玉簪棋贯，另有一番清新美态。

不过她的美丽与师妃暄的不食人间烟火是截然不同的，她有那种打从骨子里透出来的狐媚和含蓄的野性，对男性有极大的煽动和引诱力。

美艳夫人忽抿嘴轻笑，瞟他一眼道：“徐公子长得真好看，奴家从未见过有男人比公子更文秀潇洒的，谁家女儿见了能不心动？”

徐子陵为之愕然，虽说大草原上的女子风气开放，大胆热情，说话直接，可是像她这般肆无忌惮的当面对初相识的陌生男人评头品足，还直言自己心动，则坦白至令人大吃一惊。

徐子陵苦笑道：“夫人只因尚未见过‘多情公子’侯希白，他才真是儒雅多才的风流人物，小弟只能算是附充的。”

美艳夫人“噗哧”娇笑道：“徐公子说话很有趣，公子你坐在奴家身旁，奴家那有空去想别的人？”

马车驶离车道，在一座石桥旁的河边林荫里停下。驾车汉子默然安坐，仿似变成一具石像。

徐子陵虽没有心情和她调笑，心底却不得不承认这伊吾美女确是顰笑生春，非常诱人，剑眉轻蹙道：“夫人有甚么话，何不坦白点说出来？”

美艳夫人野性的美目水波流转，含笑道：“徐公子不耐烦啦？让奴家长话短说，五采石是否在公子身上？”

徐子陵心叫来了，叹道：“是又如何？”

美艳夫人香肩微耸，道：“公子为何不把五采石交给拜紫亭？”

徐子陵洒然道：“今晚我们见到拜紫亭，当会如夫人所托把五采石交给他。”

美艳夫人举起纤柔洁美，能令任何男人生出遐想的洁白玉手，摊开道：“奴家改变主意哩！请徐公子物归原主，奴家会对三位的仗义帮忙，永记于心。”

徐子陵目光不由落在她动人的玉掌上，只见纹如刀割，整而不乱，当得上纹理如花的赞誉，同时大感头痛，皆因五采石是他们与拜紫亭讨价还价的其中一项重要筹码，还她不是，不还她更不是，一时间进退两难。

美艳夫人见他呆望自己玉掌，柔声道：“公子若想把五采石据为己有，奴家绝不会怪责公子，只会怪自己瞧错人。”

这番话比大骂徐子陵更凌厉，徐子陵心念电转，暗叹一口气，探手外袍内袋，掏出五采石，放到她掌心上，仍以两指捏著不放，微笑道：“夫人是五采石的原主吗？”

美艳夫人露出一个动人的甜蜜笑容，五指收束，捏着五采石下方，指尖与徐子陵轻触，欣然道：“公子可知这颗五采石的来历？”

徐子陵迎上她那对散发野性和异彩的美目，微笑道：“愿闻其详。”

美艳夫人道：“这是波斯正统大明尊教立教的象征，原名‘黑根尼勒’，意思是‘光明之石’，五十年前被光明使者拉摩带到大草原来，之后发生很

多事，辗转多手，到最近才落进奴家手内。”

徐子陵不眨眼的正视著她，皱眉道：“那原主岂非是拉摩？”

美艳夫人欣然道：“拉摩正是家师。”

徐子陵一呆松手，美艳夫人以充满欢喜欣赏的神色横他一眼，取去五采石，纳入香怀中柔声道：“谢谢徐公子，更感谢少帅和跋锋寒，奴家绝不会忘记此事。”

徐子陵苦笑道：“夫人可否给小弟一个较为满意的解释？起初因何要托我们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若五采石成为装饰拜紫亭王冕之物，如何还可物归原主？”

美艳夫人娇嗔道：“都是尊神的指示嘛！公子对这解释满意吗？”

徐子陵愕然以对，这也算是解释？不过五采石已安返她手中，确是不争的事实。

忽然间他只想离开这个能令人头痛的美女越远越好，她令他想起纪倩，美艳夫人比纪倩少去那份江湖气，却另多一股使人迷惑的气质，叹道：“夫人请小心，回纥大明尊教的人倾巢而来，你现在的处境未必会比在统万时好上多少。在下告退啦！”

寇仲在南厢屁股尚未坐热，敲门声再度响起。

术文往应门，寇仲则移到窗前，凝神望去，心想假设来的是石之轩，自己究竟该逃还是硬著头皮应战。

门开。

术文一震施礼道：“原来是御卫长大驾亲临。”

寇仲心忖谁是御卫长，旋即虎躯亦微震一下，只见尚秀芳在长腿女剑手宗湘花陪伴下，跨进院落来。

寇仲此时反希望来的是石之轩，因为至少尚有一拼之力。但却又大感奇怪，她不是一夜没睡？为何还有精神气力来找他，且宋师道岂非要扑空？

今回真是硬著头皮直迎上去，笑道：“秀芳大家和宗御卫长凤驾光临，令小弟蓬荜生辉，哈！请赏光进来喝口热茶，哈！”

术文移往一旁，以免阻挡从与大门相对的南厢厅中昂然步出的寇仲与尚宗两女的视线。

尚秀芳像刚从温泉浴后走出来的样子，不施半点脂粉，身穿湖水绿色的裙褂，秀发披肩，仍是那么美得令人心醉，白他风情万种的一眼，道：“你的好兄弟呢？”

寇仲心叫救命，尚秀芳的凿穿战术比他的更要厉害得多，只用眼瞟两记已打得他溃不成军，七零八落。这样下去，究竟如何了局？

苦笑道：“我也想找他，进来再说吧！”

宗湘花道：“秀芳大家有约在身，只是凑巧路过来和少帅打个招呼。”

她的态度虽客气有礼，但仍有种冷冰冰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感觉，且隐含敌意。

寇仲的眼顺道下扫她那对长腿，故意气她，这才回到尚秀芳令他再难移离的俏脸上，微笑道：“我是否该说今晚见？”

尚秀芳微嗔的横他一眼，转向宗湘花道：“宗侍卫长请稍待片刻，我和少帅有几句话说。”

就那么轻移莲步，来到寇仲旁，牵著他少许衣袖，朝前方的南厢走去。

寇仲像中魔法般乖乖随她去。

徐子陵茫然在街道上的人潮中举步，返回四合院去。

开国大典一天一天的接近，大草原各族来贺的使节团与各族来趁热闹的人从四方八面涌入龙泉，情绪气氛不断高涨，祸患危机亦同步酝酿。

可是他却发觉自己对眼前一切失去思索和深究的兴趣。

假如他现在立即赶往圣光寺去，恳求师妃暄永远不要离开他，以后的日子会是怎样？旋又暗叹一口气！因为他晓得他绝不会将这妄想付诸实行。

师妃暄的离去，最大的问题是使他感到再没有甚么事情可恋可做，甚至乎大草原也失去吸引他的魅力。

在统万城当他初遇美艳夫人，他确感到她秀色可餐，看著她不但不会沉闷，且是赏心悦目。但刚才他却只想快点离开她，这使他明白到没有人或物能弥补师妃暄离开后给他留下的空缺。

他没有情绪低落，只是生出空虚无聊的感觉，无论干甚么事情，均不能分散他心里孤独和遗憾的失落感觉。

这是他“牺牲”自己，“成全”师妃暄必须付出的付价。

忽然间他晓得自己正陷身在曾说过的爱情陷阱中，没有气力爬出去！

那是失去一切后的孤独。

他不如也就那么消失掉，以后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甚至以为他已死了。

这可怕的想法令他涌起不寒而栗的震惧，他摇头把这想法送走。以往纵使一人独处，他也从没有寂寞的情绪，可是此刻无聊和寂寞正侵袭他的心神。

石青璇倏地浮现心头。

唉！他是否真如师妃暄所说的，不肯为自己的幸福去争取，去奋斗和努力？

一切都会过去，时间可令人从不习惯变为习惯。他也有点恨自己，为何不能像师妃暄般看破一切。世上所有事物均如春梦秋云，瞬息幻变，转眼后了无遗痕。

然后他想起“虫鸣蝉唱”，刹那间喧嚷的人声车马声，潮水般涌进耳鼓内去。

他改向朝圣光庙举步。

甫跨进门槛，尚秀芳把寇仲扯停，在宗湘花和术文视线不及的门旁，香肩轻柔地偎进他怀内，柔声道：“少帅还有空想人家吗？”

寇仲心中苦笑，记起在赫连堡面对金狼兵的千军万马，自以为必死的一刻想起她的情境，不过问题是当时他还想起宋玉致和楚楚，登时生出肝肠欲断的痛楚，这色艺双全的美女就像一团烈火，可以将他溶化，将钢铁炼成绕指柔。

他感觉到她香肩柔软嫩滑的肌肤内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灼人青春，鼻内更满是她诱人的芳香气息。眼前的小耳朵晶莹洁白，圆美耳轮的弧线和浑圆的耳珠造成全无瑕疵的结合。

天地旋转起舞，忽然间他发觉双手把她紧搂怀内抵着自己，且重重痛吻在她香唇上，销魂蚀骨的激烈感觉直把他送到九霄云外。

尚秀芳娇躯抖颤起来，玉手似拒还迎地无力的按上他宽敞肩膀，香唇却作出热烈的反应，好片晌后忽然扭动身子，把他推开。

唇分。

尚秀芳张剧地喘息着，红霞满面，嗔道：“你……”

寇仲呆若木鸡，仍未从刚才的迷人滋味回复过来，更不明白自己为何失控至此，心中乱成一团。

尚秀芳举手理好给他弄得散乱的秀发，神色逐渐回复平定，又风情万种的嫣然一笑，以能令天下男子颠倒迷醉的风姿露出个怪责他大胆冒犯的清晰表情，右手探前轻拍他脸颊，柔情似水的道：“不说啦！今晚见！”

徐子陵驾轻就熟穿林过园，来到师妃暄圣光寺幽静雅致的禅室外，立刻听到有若天籁的甜美声音传出来淡淡道：“子陵是否有话漏掉呢？”

徐子陵微微一笑，背着静室在门外石阶第二级油然坐下，话家常的道：“小弟刚才遇上大明尊教的美艳夫人，不知如何竟然想通一些事，很想与妃暄分享。”

师妃暄欣然道：“妃暄正留心听着。”

徐子陵面对圣光寺林荫深处不染俗尘的宁静后院，道：“妃暄说过不明白金环真夫妇为何不直接引你到龙泉来，还要诈作双双被杀，后更画蛇添足的找个周老方来掉包。”

师妃暄的声音从后方室内传来，却仍似在耳旁听语的柔声道：“此事与美艳夫人有何关连？”

徐子陵道：“这要从美艳夫人的来历说起，她的师尊是五十年前从波斯来的拉摩，拉摩本身是波斯正统大明尊教的人，携来代表该教的五采石。五采石原名‘光明之石’，是大明尊教的立教之宝。”

师妃暄声音再在身后响起道：“拉摩携此宝东来大草原，当然有重要的理由，对吗？”

徐子陵没有回头，晓得冰雪聪明的师妃暄猜到他的看法，沉声道：“拉摩要对付一个或多个从波斯逃到大草原来的叛教者，不过拉摩的任务显然失败，因为那些叛徒在回纥落地生根，创立另一个大明尊教，还计划入侵中原，荣姣姣和上官龙便是他们的先头部队。现在的大尊，若非那叛徒本人，就是他的继承者。”

师妃暄来到他身后，神态自如的在比他高一级的石阶坐下，微笑道：“子陵的测想虽不中也不远矣，可是我尚未看到与金环真夫妇的关系。”

徐子陵别过头瞧着她淡然道：“关键就在周老方身上，因为他是回纥大明尊教五类魔之一。这代表颡利和大明尊教无论是携手合作，还是各自行动，他们均有一个共同目标，就是务要置妃暄于死地。”

师妃暄露出用心思索的动人神情，没有理会徐子陵凝注在她俏脸上的目光，道：“请你继续说下去。”

徐子陵把视线投回院落去，再移往在寺院上空飘过的一朵浮云，道：“金环真和周老叹的任务是要把妃暄引往山海关加以杀害。他们夫妇之所以要诈死，正为可在事后脱身卸责。

岂知有那么巧就那么巧，我们刚好在同一时间出现山海关，登时把颡利的计划破坏。假若杜兴肯说实话，他或会告诉我们颡利当时大有可能正暗藏在山海关某处，否则如何能安排那次在燕原集差点使我们三人中伏的陷阱。”

师妃暄点头道：“你把复杂的事情看得很通透，既准确又有想像力。”

徐子陵苦笑道：“我该是迟钝才对，想这么久才想得通这么多。金环真夫妇当时该是潜离山海关，继续追踪石之轩，所以惟有靠周老方出马，引妃

暄到龙泉来。”

师妃暄皱眉道：“周老方扮周老叹告诉我金环真给大明尊教掳去，岂非硬要嫁祸给自己所属的教派吗？”

徐子陵油然道：“虚则实之，实则虚之，何况大明尊教根本不怕撼上杀死师妃暄的罪名，这只会令他们一举成名，他们就像颉利般，不怕任何坏后果。”

师妃暄道：“如此说子陵是否认为大明尊教在此事上是与颉利合作？但为何周老叹又要杀周老方？”

徐子陵摇头道：“大明尊教肯定和颉利是对立的。”不由想起烈瑕向尚秀芳献乐卷一事。

师妃暄讶道：“那为何周老方能配合得如此完美无瑕？”

徐子陵沉声道：“他是依一个深悉颉利计划的人的指令行事。这个人很可能有明暗两个身份，暗的身份就是大明尊教的大尊或原子，明的身份是东北的黑道大豪和杜兴的拜把兄弟，集黑暗与光明于一身。”

师妃暄轻吁一口气，道：“许开山！”

徐子陵双目亮起精芒，缓缓道：“安乐帮帮主因发现他这秘密，故遭到满门灭口的大祸。”

第二章 谁是奸邪

师妃暄秀眸异采涟涟，轻轻声道：“美艳夫人刚才找你为的是甚么事？”

徐子陵苦笑道：“她是为五采石而来，我已如她所愿将五采石还她。”

师妃暄讶道：“她不是请你们把五采石送给拜紫亭？”

徐子陵道：“她只是借我们为押送五采石到龙泉来。当时她成为众矢之的，室韦、契丹、突厥各族均欲夺得此石。她随从众多，目标明显，不得已下惟有兵行险著，使我们接替她，转移目标。现在目的已达，当然须将五采石取回。”

顿一顿续道：“美艳夫人正与大明尊教展开生死存亡的激烈斗争，不过看来她视此为教派中的家事。不愿外人插手其间，故不肯进一步透露个中内情。”

师妃暄思索道：“颉利若要在山海关对付我，大可在你们离开后实行。”

徐子陵道：“颉利只能在对付你或对付我们两者中拣选其一。且他已从历史深悉，无论他的军力如何强盛，由于人数与中原相比太过悬殊，纯靠武力绝不足征服和统治中土这么广阔的一片土地，所以定下以李建成成为傀儡供其操控的策略，就如刘武周和梁师都。而凡阻碍他们这个目标的人或物均要除掉。”

师妃暄点头同意。

徐子陵的推断合乎情理。可以想像若师妃暄被害，中原以慈航静斋为精神领袖的白道势力将受到严重的打击，对李世民的损害更是无法估量。颉利更可嫁祸阴癸派，一石二鸟，使中原武林掀起轩然大波。

至于寇仲，则成为颉利要入主中原李世民的另一个最大障碍，皆因他有雄霸岭南的宋缺撑腰，本身又具号召力。即使成功铲除李世民，留下寇仲这心腹大患，仍有机会令颉利的雄图霸略功亏一篑。

所以在两个选择中，权衡轻重下，颉利选择先除寇仲，才再看有没有机会收拾师妃暄。

师妃暄柔声道：“子陵对此有甚么好的应付提议？”

徐子陵长身而起，移到安坐石阶的师妃暄面前，从容道：“眼前由于颉利和突利息止干戈，颉利绝不会主动破坏与突利间的和平气氛，故改变策略，暂时不来对付我们三人，可是对妃暄却没有这样的顾忌。昨晚摆明是个对付妃暄的陷阱，只是妃暄没有中计而已。”

要伏杀像师妃暄这种特级高手，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必须把她引到一个难以脱身的环境，始有可能办到。

周老叹大有可能早一步制服周老方，从他口中迫问出大明尊教对付他和寇仲的计划，于是将计就计，希望他两人悲愤急怒下鲁莽的硬闯神秘庄园，与庄园的人来个大火并。

至于留下暗记另行知会师妃暄，则可能是周老叹所为，这亦解释了周老方难以分身的疑惑。

徐子陵续道：“周老方该是从许开山处晓得周老叹夫妇与妃暄的联络手法，所以周老方才可冒充乃兄而不露出破绽。”

师妃暄盈盈起立，欣然道：“下一步该怎办？”

徐子陵毕恭毕敬的打拱道：“小弟恳请仙子恩准，让我送仙子回到那刻有‘家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的门坊外。”

师妃暄哑然失笑道：“这是我第二趟想揍你一顿。”

徐子陵开怀哈哈笑道：“妃暄不用认真，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妃暄考虑一下也无妨，只当是个‘小习作’就成。”

说罢大笑去了。

徐子陵回到四合院，寇仲正失魂落魄的坐在温泉池旁，见徐子陵回来，勉强振起精神佯骂道：“好小子，滚到那里去啦！现在是甚么时候？宋老哥和我们约定午时正去跟小师姨请和，趁还有点时间，我们立即去找越克蓬。”

徐子陵讶然审视他，奇道：“发生甚么事情，为何你的神色这么古怪的？”

寇仲站起来搭著他肩膀朝街门步去，叹道：“刚才有三位贵客临门，其中之一当然是师道兄，另两位你猜是谁？”

徐子陵剑眉蹙起，道：“这么多可能性，教我怎猜得到。”

寇仲颓然道：“秀芳大家是也，今回你要设法打救我。”

徐子陵一震道：“发生甚么事？”

寇仲苦笑道：“你答应不骂我，我才敢告诉你。”

徐子陵在街门前止步，日光灼灼的审视寇仲，好半晌叹道：“看你的样子这么惶然凄惨，做兄弟的怎再忍心骂你。情之为物最是难言，可以令人变蠢变傻，说吧！”

寇仲垂头像个犯错的小孩子似的以微仅可闻的声音道：“我亲了她香喷喷的小嘴。”

徐子陵失声道：“甚么？事情竟这么严重，我的娘！”

寇仲苦笑道：“你的娘也是我的娘。我当时糊涂得不知自己在干甚么！”

最糟是直至今刻仍期待一错再错，唉！怎办才好，此事该如何了局？我总不能对她说我只是一时糊涂才亲她嘴儿，请她大人有大量不要记小人之过。”

徐子陵沉吟道：“除吻她外你这小子再有没有动手动脚？”

寇仲忙道：“当然没有。我是非常尊重她，吻她只因她当时挨到我胸前来，使小弟一时情不自禁而已！”

徐子陵叹道：“坦白说，这种事我虽是兄弟，也很难帮忙你，只知若你与尚秀芳发展下去，会很难向宋玉致交待。这因尚秀身份不同，反是宋玉致较易容忍楚楚，肯让你纳她作妾。”

寇仲骇然道：“你不帮我谁来帮我？快运用你聪明的小脑袋给我寻出解决的办法。”

徐子陵苦笑道：“不知是否因这处远离中土，所以做甚么事犯甚么错都像不用负担责任和后果似的。但男女间的手谁能插手帮忙？我只能劝你悬崖勒马。不要对尚秀芳有进一步的行动或发展。希望她因醉心锺情于塞外的音乐宝藏，将你这小子忘掉了事。”

寇仲惨然道：“我很痛苦！”

徐子陵道：“另一个是谁？”

寇仲道：“是可达志那小子了，专诚来告诉我烈瑕昨晚在尚秀芳处逗留整夜。你不要误会，他们只是研究秘谱。”

徐子陵皱眉道：“就只告欣你此事那么简单，这不像可达志的作风。”

寇仲知道很难瞒他，只好把不想说出来的亦和盘奉上，苦笑道：“他和我商量如何修理烈瑕那混蛋，而事后秀芳大家又不会怪责我们。”

出奇地徐子陵没有骂他，思索道：“要收拾烈瑕绝非易事，一个不好我们反要阴沟里翻船。且最大的问题是烈瑕并无明显恶迹，所谓怒拳难打笑脸人，难道我们能以他追求尚秀芳作罪名，捉他出来狼揍一顿？”

寇仲得他附和，兴奋起来道：“不是揍一顿，而是干掉他一了百了，更可削弱大明尊教的实力。”

徐子陵道：“差点忘记告诉你，玉成终留下暗记，著我们申时头在朱雀大街南门处一所饭店碰头。”

寇仲喜道：“约的是公众场所，肯定不会是陷阱。算他吧！你一早出门不是去见师妃暄吗？她答应委身下嫁？对吧！”

徐子陵没好气道：“少说废话，走吧！”

两人来到街上。朝外宾馆方向进发。

徐子陵道：“我也是见过三人，除妃暄外尚有阴显鹤，真奇怪，我请阴显鹤寸步不离的在暗中监视许开山，他却整夜在一位叫慧深的龙泉名妓家中渡过，没有离开。这个人真令人难猜虚实。”

寇仲道：“你似乎认定许开山是大奸大恶的人，我却对他感到糊里糊涂。”

徐子陵把向师妃说过对许开山的分析无有遗漏的边行遍说出来，最后道：“说不定玉成可为我们证实此事。”

一粒豆大约雨点打在寇仲额上，惹得他抬头望天，嚷道：“今天发生太多的事，令人一时忘记观天。这是他奶奶的乌云盖顶，快走。”

不过十步，骤雨哗啦啦的洒下来。两人无奈下避往一所专卖羊奶茶和烧酪饼的食店内，躲雨兼填饱尚未吃早点的肚子。

寇仲边吃东西边叹道：“这是否好事多磨？每趟我们去找越克蓬，总有

些事发生，使我们去不成的。”

他对此只是说说就算，跟著压低声音道：“我对尚秀芳的行为，算否行差踏错，不过我真的有些不忍心拒绝她，辜负她的深情好意。唉！你没见过她新春日孤零零一个人悼念亡母的凄清样儿，教人更不忍心稍微伤害她。”

徐子陵正凝望大雨滂沱下的街景，一辆马车冒雨驶过，他从寇仲的话想起因娘亲被亲父加害致心如死灰的石青璇，有感而发的道：“事实上我并没真的深责你，因为尚秀芳对任何男人来说均是难以抗拒的女子，我只是为你担心，怕你泥足深陷后难以取舍。现在只要你再踏前一步，肯定会身堕深崖，当前是悬崖勒马的唯一机会。办好事后，我们立即离开，否则你终会出事。”

雨势渐歇，只有零落的雨点。

寇仲苦笑道：“但打后这几天最难捱！想起她我就心儿卜卜跳。如此动人的美女。唉！

我的娘！陵少你定要寸步不离的守著我，拉我拖我，不让我掉往深渊去。”

徐子陵皱眉道：“这怎么成？难道她约你私下见面，我可以不识趣的坐在旁又听又看吗？这还是要靠你自己把持得住，别人如何帮忙？”

寇仲道：“假如你是我，会怎么做？”

徐子陵气道：“说到底你仍是对尚秀芳难以割舍！宋玉致可非一般女子，而是高门大阀的千金之躯，你就算想纳妾亦须得她同意点头。问题是尚秀芳乃天下景仰尊崇的才女，怎甘心在这种情况下做你的小妾。你有坦诚告知她关于你和宋玉致的婚约吗？没有的话就是欺骗的行为。”

寇仲苦著脸道：“给你说得我像罪大恶极的情场骗子，不是这么严重吧？今天的事情发生得太突然哩！唉！我有机会便依你之言向她如实禀告，听任发落。却又怕她一怒之下改投烈瑕怀抱，那会使我以后不再想做人。”

徐子陵探手抓著他肩头，叹道：“我的话说重了。坦白说，当我对著石青璇时，我真的没想过师妃暄，反之亦然，所以该没有资格怪你。我的不幸中的大幸是她们两个都不会嫁给我，你的问题刚好相反。你说得对，尚秀芳若被烈瑕这邪人得到，会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事，我们要从详计议。”

寇仲得到徐子陵在这方面罕有的谅解，登时精神大振，兴奋起来道：“我和可达志那家伙商量出一条叫赶狗入穷巷的妙计，就是对大明尊教展开全面的扫荡，先拿死剩的四个五类魔祭旗，见一个杀一个，何愁烈瑕等不反抗，那我们就出师有名将烈瑕顺手除去。”

徐子陵道：“除非我们能证明狼盗是大明尊教的人，否则我们如何出师有名。”

寇仲道：“单是上官龙杀害复志等三人的深仇大恨，我们已出师有名，上官龙是大明尊教的人，这可是祝玉妍亲口证实的。不要想那么多，只要你陵少不反对我干掉烈瑕就成。他奶奶的熊，我们又不是官府查案，需甚证据？见到玉成后问上两句立即进行荡魔大计。还有半个时辰，我们横竖顺路，先向越克蓬打个招呼。”

两人正要结账离开，一人跨槛进来喜道：“终找到两位哩！”

两人愕然瞧去，竟是他们正在研究如何除去的烈瑕。

这小子春风满脸的来到两人桌子坐下，欣然道：“昨晚是愚蒙一生人最快乐的时间，不但能得睹秀芳大家的仙颜，更得闻她妙手奏出来的仙韵，两

位代我高兴吗？世间竟真有如此内外俱美、色艺双全的女子。若她肯与愚蒙共谱白首，我减寿十年也心甘情愿。”

两人听得脸脸相觑。

寇仲闷哼道：“烈兄此话颇为矛盾，若真减寿十年，岂非少去十年与她相处的机会？”

烈瑕像醒觉过来的细审他的神情，讶道：“少帅不是为此妒忌吧？据闻宋缺之所以肯全力支持你，就是因为你肯作他的快婿。唉！大家兄弟，千万勿要因任何事伤和气。”

寇仲给他命中要害，登时哑口无言。

徐子陵淡淡道：“烈兄请先答我一个问题。”

烈瑕欣然道：“子陵请指教。”

徐子陵沉声道：“上官龙和荣姣姣是否你大明尊教的人？”

烈瑕沉静下来，凝神瞧著徐子陵好半晌后，露出一丝落在两人眼中充满邪气的笑意，点头道：“可以这么说，也不可以这么说。严格而言，他们只属我们在中土的分支，并不用听我们的指示，他们只向中土道祖真传的辟尘道长负责。此可是我教的一个秘密，不过两位问到，我烈瑕岂敢隐瞒。”

徐子陵为之诸塞，除非祝玉妍肯出来顶证他，否则凭甚么来戳破他的谎寇仲狠狼道：“你这小子倒推得一乾二净，希望你不是在说谎，否则我们会要你好看。”

烈瑕一脸冤屈的嚷道：“我怎敢骗你们？还有甚么怀疑误会，大家一并说清楚，免得影响我们的交往。”

徐子陵叹道：“这可是你的要求，五采石究竟对你有甚么意义？”

他们愈和烈瑕接触，愈发觉难对付他。

若许开山确是大明尊教的大尊或原子，那烈瑕跟他正是采取相同的战略，就是避免与他们正面为敌。

烈瑕苦笑道：“子陵是否见过美艳那贱人，受到她唆摆。”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看出对方心中的惊惶。只凭徐子陵一句话，烈瑕立即推断出徐子陵见过美艳夫人，并猜出他问这句话以证实他是否说谎的背后用意。思考的敏捷，才智之高隼，令人刮目相看。

徐子陵感到自己落在下风，心忖这般下去，如何还能出师有名的进行荡魔之举。

只好点头表示见过。

烈瑕压低声音道：“你们千万勿要信她说的任何话，因为她是伏难陀的女人，更千方百计助拜紫立国，偷蒙拐骗无所不为。唉！这女人其难缠，再来破坏我的事。”

寇仲和徐子陵再次你眼望我眼，同时想起管平，心忖烈瑕的话不无一点道理。

寇仲皱眉道：“她和你有甚么嫌隙？为何偏要针对你？”

烈瑕挨往椅背，无奈地摇头苦笑道：“这叫因爱成恨，在跟伏难陀前，她曾是我的女人。唉！愚蒙的丑争都要抖出来哩！”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失声道：“甚么？”

烈瑕俯前低声道：“此女貌美如花，毒如蛇蝎，千万勿要碰她。她的武功或者比不上我们，可是骗人的本领，我们肯定望尘莫及。”

寇仲和徐子陵惟有苦笑以报，因为他们再难抓著烈瑕的把柄。

徐子陵很想向他质问周老方的事，终于忍住，以免暴露己方的秘密，道：“我们有个约会，迟些再和烈兄喝酒聊天。”

烈瑕笑著站起来道：“如此再不打扰两位。今晚见！”说罢欣然去了。

寇仲愕然向徐子陵道：“今晚见？那是甚么意思。”

徐子陵拉他站起来苦笑道：“那代表我们今晚和拜紫亭、伏难陀同吃响水米时，他会是座上宾客之一。不用担心，他有张良计，我有过墙梯。玉成或可助我们寻出对付大明尊教的方法。”

寇仲叹道：“我多么希望自己是横蛮无理的人，就不须听他这么多的废话。”

午时已至，两人无暇去找越克蓬打招呼，匆匆应约而去。

第三章 卑鄙刺杀

两人转进朱雀大街，只见行人如鲫，车马争道，颇有寸步难移的拥挤盛况，关乎到靺鞨族以至整个人草原命运的渤海国立国大典，将在三天后太阳升离地平的古时举行，要来的人均该来了。

寇仲搭着徐子陵的肩头享受肩摩踵击的繁华都会乐趣，四周闹哄哄的，占其门如市，盛况空前。不同种族的人说不同的话，构成民族大融浑的热闹常烘。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边道：“你说今早见过三个人，一是师妃暄。一个是阴显鹤，另一个是谁？”

徐子陵道：“是美艳夫人，唉！”

最后一声叹息，是因烈瑕的话，使他弄不清楚美艳夫人是正是邪，会否真如烈瑕所说的不但是个骗子头头，更是伏难陀的女人。

寇仲明白他的心情，他自己也为烈瑕那番话感到心中忐忑难安，如此一位千娇百媚的女郎，竟是这样一个蛇蝎美人！实教人惋惜。当然此事仍有待证实。

皱眉道：“竟然是她，是凑巧碰上还是她来找你。”

徐子陵边迈步往前，朝王城和外宾的方向行进，边答道：“我在回家途上给她截着登上马车，她向我讨回五采石，我只好还给她。”

寇仲失声道：“甚么？”

扼要的解释一遍，徐子陵苦笑道：“情和理当时均在她那一边，我能怎样做呢？”

寇仲道：“这女人真不简单，没有五采石就没有五采石吧！只要古纳台兄弟成功夺得那批箭矢，那怕拜紫亭不俯首低头。”

又道：“老跋为何去这么久仍未回来？”

徐子陵道：“他定有很多的理由。除非是遇上毕玄，谁能奈何他，打不过就逃，该不用担心他。”

一阵小孩的欢叫声从左方传来，两人循声瞧去，原来是一群七、八个十二、三岁许的小孩子，到热闹的大街玩耍，在人群中左钻右穿，奔跑追逐，正嬉闹着的朝他们的方向走来。

徐子陵莞尔道：“以前我们在扬州也是这般在人堆中挤钻，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别人的钱袋，希望这群天真活泼的小孩，勿要是我们的徒子徒孙。”

寇仲笑道：“他们似乎看上我们的钱袋哩！”

话犹未已，小孩们来到两人旁，其中之一躲到寇仲身后，发出小孩天真响亮的笑声，抓着寇仲外袍的后摆，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道：“抓不着！抓不着！”

其他小孩一拥而上，团团绕着两人你抓我逐，钻来钻去，情况混乱，更不断扯他们的衣衫。

在小孩们欢乐的渲染下，两人停下步来，童心大起，相视而笑。

就在此刻，两人忽感不妥。

前后左右均有人迫近，杀气骤盛。

他们均是身经百战，在一般的情况下，纵使误陷重围，亦可先一步发动攻守之势应付敌人。可是现在前后缠着七、八个无辜的小孩，将他们活动的空间完全封闭。甚至拔身而起亦会令孩子受伤，何况在时间上已来不及。

刺杀者掣出隐藏在外袍内的兵器，丝毫不理孩子的安危，一时刀光四起，向两人攻至，配合得无懈可击。

由于事情来行大快太突然，冲上的行人弄不清楚发生甚么事，看见刀光闪闪的都是本能地的往四外避开，令混乱的情况更混乱。

在电光石火间，两人均想到这是敌人精心布置的陷阱，以卑劣的手段利诱小孩，教他们缠在两人身边嬉玩，然后从四方八面发动攻击。

部份小孩感觉到危机骤生，自然而然挤进他们怀中或抱紧他们，以求保护，使他们更是有力难施，心中叫苦。

刀光连闪。

寇仲瞧着刀锋的一点精光，从正面循着一道弧线，照他面门刺来，刀气把他完全笼罩，若在没有任何牵绊的情况下，他可以往旁闪开，可是现在他们两条腿均给小孩抱着，除非他忍心把他们震伤，否则纵使能够脱身，时间上正会慢一慢。

正面攻来者面貌陌生，但刀法已达一流刀手的境界，不过这一刀仍难不倒他，问题是还有右侧划颈劈来的一刀和从后方朝他背心疾刺的长剑。最可怕的是背后那看不到的剑手，才是他寇仲的劲敌，剑锋离他尚有尺许的距离，可是他整个背脊像浸在寒冻的冰水里，显示出此人的功力即使及不上他寇仲，然所差无几。

寇仲由于在敌人进攻时来不及拔出井中月，暗叹一声。直挺挺的朝前倒下去，带得两个小孩和他一起往地面仆去。

徐子陵的情况比寇仲更不堪，一个小孩惊惶失措的挨在他怀中，两个在后面扯着他外袍下摆，余下二个小孩两人跌坐在他和寇仲之间，一个则滚倒在他左侧。

眼前刀光像风卷狂云般翻腾而至，前方攻来者左右手各持一把锋尖泛红的淬毒匕首，其人身材不高，作男装打扮，但徐子陵却晓得是第二趟与对方交手。

她虽把本该冶艳绝伦的玉容弄得黑而粗糙，徐子陵仍从她的手法一眼认出是深末桓的妻子木玲，既狠且辣，完全不顾及他怀内核子的安危。

同时向他突袭的尚有三人，两人从后方攻来，其中一人肯定若非深末桓亦是与他同级的高手，用的是两把短柄斧，车轮般阵动着攻来，狂猛无俦，

若给劈中，保证筋裂骨碎，甚么护体真气都捱受不住。

另一人功力虽逊上几筹，亦属一流好手，用的是双钩，分取他颈侧和右腰眼。

余下一个刀手则封死他左方，搦胁而至，在腹背受敌的形势下，对他威胁极大。

刹那间，他两人被迫入进退不得的绝境，最令人难受是被卷入刺杀攻势中的无辜小孩肯定没有人能倖免，敌人的狠毒，令人发指。

深未桓此次行动可说计划周详，因晓得他们午时必来赴会，故设下唆教小孩缠戏的毒招，当小孩在两人身边嬉玩，移至战略位置的敌人发动雷霆万钧的突袭猛攻，务求一举置他们于死地。

徐子陵狂喝一声，神功发动。

他心知在这样的情况下自己是必伤无疑，只盼能够伤而不死，又能使小孩们倖免大难。

羊皮外袍寸寸碎裂，往敌射去。

“叮！叮！”

寇仲在倒往地上时，忽然扭身变成脸孔朝天，两手挥击，同时命中前方和右侧攻来的刀锋，并争取得避开从后方刺来的长剑少许空隙。

抱着他双腿的小孩滚坐地面，使他纵有千般绝技武功，一时亦无法派上用场。

两名刀手闷哼一声，往后跌退，传入他们刀内的螺旋劲乃寇仲毕生功力所聚，岂是易捱。

岂知后方攻来的剑手功力之强，变化之巧妙大大出乎寇仲意料之外，竟冲飞而起，来到寇仲上方，长剑原式不变的从上疾刺而下，笔直插往他心脏要害。

对方虽改变面容，又黏上胡子，但寇仲可从对方不能改变的眼神感到这凶狠的刺客十有九成是高丽的韩朝安。

寇仲两手一时来不及收回来挡格，双脚又因受小孩的抱缠用武无地，只能勉强借腰力把上身硬往右扭。

长剑朝胸直刺。

徐子陵羊皮袍的上半截被他以劲气迫成碎片，朝敌弹去，每片均含蕴凌厉真劲，足可伤敌，若割中对方眼鼻等脆弱部份，更可做成永久的伤害，不怕敌人没有顾忌。

最妙是下截袍摆脱离时，使两个小孩“咕咚”一声跌坐地上，也令他们避开后方攻来的双斧双钩。

功力较次的刀手和钩手忙往旁闪移，避开碎片，再变招进攻；木玲和深未桓则仍原式不变的攻来，两人凭口吐劲气，吹掉袭面的布片，对其他袭体的布片纯以护体真气应付。

微妙的变化，使徐子陵从绝境中找到一线生机。

徐子陵暗捏不动根本印，身子扭转，把迎着木玲淬毒匕首的小孩转往安全的位置，口吐真言沉喝一声“临”，有如在洪炉烈火般的战场投下冰寒的雪球，以木玲和深未桓的悍狠，仍在骤闻下心神大受影响，躯体一震，手上攻势缓上少许。

徐子陵正是要争取这丁点的间隙。

木玲左右两把淬毒匕首变成分往他耳门和肋下划来，招式精奇奥妙，

即便在单对单和没有羁绊下他仍要小心应付，何况从后方变成左侧的深末桓双斧亦正像车轮滚般朝他攻至。

徐子陵双手分弹，迎向两边攻势。然后凭右腿保持平衡，左腿曲提，再闪电向深末桓下阴处。

双方乍合倏分。

木玲左匕首成功刺向他右肋下要害去，深末桓则以斧柄下沉截着他可致他老命的一脚，另一斧给徐子陵封个结实。

徐子陵真气激送，使木玲的淬毒匕首在做成更大伤害前弹离肋下，但再无法避过接踵攻来的单刀双钩。

鲜血激溅，刀子刺入左臂，划颈的一钩落空，另一钩则在他左后肩划出一道深深的血痕，衣衫裂碎。

这还是徐子陵上身迅速连晃，才能避过要害。

木玲和深末桓二度攻至。

一声惨嚎，刀手被徐子陵反攻的一掌扫在肩头，往横翻滚跌开，刀子未及深进便给拔出来，带起一股由徐子陵体内流出的鲜血。

另一遍的寇仲亦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口，他背脊尚差尺许触地，敌剑拗胸直进，他两手合拢，堪堪夹着深进达两寸的敌剑，心知若给这该是韩朝安的剑手在体内吐劲，定可把自己心脉震断，忙两手传出真劲，猛朝对方攻去。敌人雄躯剧震，无法催迫内力，借势抽剑飞退。

寇仲反手拍往地面，强忍胸口攒骨摧心的痛楚，另一手拔出井中月，带着两个小孩回弹立起时宝刀旋飞一匝，叮叮两声，把二度攻来的两刀荡开。

井中月化作黄芒，疾射攻向徐子陵的木玲。

“蓬”！

徐子陵双掌先后拍在深末桓攻来的两斧，震得对方左右两斧都无法续攻，另一脚侧踢那钩手，迫得他仓惶急退，却无暇应付木玲的匕首。

幸好寇仲井中月到，“呛”清响，木玲硬被迫退。

寇仲妄动真劲，胸前伤口血如泉涌。

混乱的战况似波浪般以他们为中心往四方蔓延，途人竞相走避，有些朝对街走去，横过车马道，弄致交通大乱，马嘶人嚷。

一队巡兵呼喝着从王城方向驰至，更添紧张扰攘的气氛。

鲜血从左臂涔涔流下，痛楚令徐子陵难以举臂，右拳击出，宝瓶气发，此招含怒出手，到钩手察觉有异，高度集中的宝瓶气已命中他胸口，钩手应拳喷血抛飞，跌往车马道。

疑是韩朝安的剑手刺客立即掠往钩手，把他提将起来，发出尖啸。

众敌应啸声分散遁逃，或掠上屋顶，或逃进横巷，转眼走个一乾二净。

徐子陵感到一阵失血力竭后的晕眩，孩子此时才懂哭喊，这可使他放下下心来，晓得他们没有受伤。

途人团团围着他们指点观看，较勇敢的走过来把孩子扶起牵走。

寇仲勉强站定，运功止血，移到徐子陵旁低声问道：“有没有伤及筋骨。”

徐子陵回过神来，见寇仲胸膛伤口仍有鲜血渗出。只要伤口往左稍移寸许，肯定可要他的性命，摇头道：“还死不去。木玲的匕首淬有剧毒，换过别人必死无疑。”

寇仲低声道：“我们绝不能示弱！”

徐子陵点头同意，际此强敌环伺的当儿，若让任何一方的敌人晓得他们严重受创，肯定没命回中原去。

只石之轩已不肯放过他们。

围观者纷纷为他们说话，一致赞扬他们舍身维护众小孩的义行。

巡兵驰至，领队的军官大喝道：“谁敢当街械斗？”

寇仲还刀鞘内，强颜笑道：“我们寇仲徐子陵是也，就算有甚么违规的行为，今晚自会亲向大王解释。”

巡兵被他们声名所慑，立即改变态度，反问他们有甚么要帮忙的地方。

徐子陵见自己和寇仲均是满身血污，微笑拒绝对方的好意，扯着寇仲往一旁走去，凑在他耳边低声道：“你说小师妹有否参与这次突袭刺杀。”

寇仲强忍胸口的痛楚，叹道：“很难说，先找间店铺买套新衣，这样去见敌人怎成样子。”

他们浑身浴血的模样，看得迎面而来的人骇然避退，两人心中的窝囊感，不用说可想而知。

自出道以来，他们从未试过这般失着狼狈。

他们身上多处负伤，寇仲以胸膛的伤最严重，徐子陵则以腋下和左臂伤得最厉害。

即使怀有极具疗伤神效的长生气亦休想能在短时间内完全复原。

对方兵器均蓄满具杀伤力的劲气，侵及经脉，外伤内伤加上大量失血，若非他两人内功别走蹊径，早趴在地上不能起来。

在这危机四伏的城市中，打后的日子绝不好过。

徐子陵道：“敌人必派有人观察我们当前的情况，若露出底细，后果不堪设想。”

寇仲哈哈一笑，故意提高声有道：“今趟算是阴沟里翻船，幸好只是皮肉受苦，我们定要讨回公道。”

徐子陵在一间成衣店外停步，一个街口外就是傅君媵下脚的外宾馆，然笑道：“换过新衣，我们就去寻他们晦气。”

寇仲领头步进成衣店去，心知肚明若深未恒等倘敢于此刻来袭，会发觉他们均是不堪一击。

第四章 虚虚实实

两人离开成衣店，换上新衣，除脸色较平常稍为苍白点，表面实看不出他们身负重创。

成衣店的老板及伙伙们晓得刚才街上发生的事，一方面佩服他们拚死维护小孩的义行，另一方面更因他们是对抗颀利大军的英雄，所以非常热情，不但分文不收的供应合身衣服，更让他们用后院的温泉井水洗涤血迹。

寇仲因羊皮外袍是楚楚亲自用她的玉手缝制，故虽沾血破损，仍不肯舍弃，取回灭日弓和井中月，将外袍交由成衣店修补清洁。

天空仍是灰濛濛的，就像两人此刻的心情。

寇仲叹道：“离开山海关时，还抱着游山玩水的心情到大草原来，以为可以轻松过段日子，岂知有老跋差点掉命在前，我们更有今日的险况，事前那能想及。”

徐子陵左臂报废，如与人动手，只得右手可用，但却会牵动胁下的伤口，只两条腿仍由他差使，闻言失笑道：“你看这条毒计会否又是香玉山在暗中筹划的？”

两人此时横过车马道，来到外宾馆门外，寇仲听罢立定，沉吟道：“你这猜测大有可能，只有那天杀的小子才如此明白我们的禀性，想到利用小孩子缠身这辣招。深未桓一向是颀利的走狗，赵德言则对我们恨之入骨，他们易容改装后来狙击我们，正是不想突利晓得是他们干的。他奶奶的，此仇不报非君子。”

徐子陵压低声音道：“假若韩朝安待会来试探我们的伤势，例如美其名曰较量试招，我们该怎么办？”

寇仲下意识地按按胸膛阵阵牵痛的伤口，狠狠道：“我们可否直斥刚才的事乃他所为，那时他只能砌词狡辩，再拿我们没法。”

徐子陵摇头道：“这不失为一个办法，却绝不明智。首先以我们的作风，定会跟他翻脸动手，变成自取其辱，其次更重要的是让韩朝安晓得我们知道他和深未桓夫妇狼狈为奸，以后更有所提防。”

寇仲头痛道：“不知是否信心受到挫折，我的脑袋空白一片，想不出任何办法来，你有甚么好主意？”

徐子陵微笑道：“来个实者虚之，虚者实之如何？说到将说话弄得失实夸大，小弟自愧弗如，当然由你老哥出马。”

寇仲闻弦歌知雅意，哈哈一笑，扯着徐子陵进外宾馆去。

傅君媵在外宾馆的上厅会见两人，金正宗和韩朝安两人陪伴左右。

宋师道是安排这“和谈”的中间人，见他们迟到近一刻，皱眉轻责。

两人目光先后扫过正得不耐烦的傅君媵，气度沉凝的金正宗，潇洒自如的韩朝安，三人神态各异。

傅君媵鼓起香腮，一副悻悻然不能释的样儿，却不知是在怪他们迟到还是因为宇文文化及的旧恨。

金正宗表面不露任何内心的感受，可是他们仍感到他深藏的敌意。

反是刚对他们进行刺杀的韩朝安态度热诚，使人感到他是欲盖弥彰，猫哭鼠假慈悲，就这么看去，还分不清楚傅君媵和金正宗是否晓得或同意韩朝安对他们刚才的作为。

韩朝安显然不晓得两人看破他是突施刺杀的罪魁祸首。

寇仲苦笑道：“诸位请恕我们迟来之罪。刚才在朱雀大街遇伏，我们同被重创，差点来不成。”

宋师道大吃一道：“你们受了伤？”目光灼灼的在他们身上巡视。

傅君媵冷笑道：“谁那么本事能令你们受伤，伤在那里呢？就这么看却看不出来。”

徐子陵特别留意金正宗的反应，见他露出错愕的神色，似乎对刺杀的事并不知情，若他没有在此事上同流合污，傅君媵理该没有牵涉其中。

寇仲一扫身上新簇簇的衣服，笑道：“我们本来满身血污的见不得人，全赖这身新衣遮丑。哈！可以坐下吗？现在我两腿发软的，谁都可轻易收拾我们。”

韩胡安双目闪过惊疑不定的神色，显然两人“示弱惑敌”的策略奏效。

宋师道忙道：“坐下再说。”

众人分宾主次序坐到设在厅心的大圆桌，傅君媵在金正宗和韩朝安左右仲持下坐在面向大门的一边，两人背门坐一边，和事老的宋师道居中而坐，形势清楚分明。

徐子陵见韩朝安不住留神打自己，心中好笑。晓得对方因自己中了木玲的毒剑，理该剧毒攻心而亡，偏偏他的长生气不惧任何剧毒，故像个没事人似的，更令韩朝安怀疑他们的“重伤”是装出来的，以引深未桓等再来对付他们，其实是个陷阱。

此正实则虚之，虚则实之的上上之计。

金正宗沉声道：“究竟是谁干的。少帅可否说得详细点？”

傅君媵嘟长嘴儿，带点不屑他们装神弄鬼的意味道：“你们真有本领，身受重伤还可谈笑自如。”

寇仲先压低声音，神秘兮兮的向傅君媵道：“小师侄的心脏给刺了，里面仍在流血，哈！幸好我的长生气有起死回生之力，才勉强到这里来，让媵姨见我可能是最后的一面。谈笑自如则是不得不装作样，以免给刺客看破我们伤得这么严重再来检便宜。至于小陵的伤势，由他自己报上吧。”

徐子陵为之气结，寇仲的夸大实在过份。

傅君媵大嗔道：“胡言乱语，谁是你的媵姨？”

心知肚明那一剑没能命中寇仲心脏的韩朝安终忍不住，眉头大皱道：“少帅请恕在下多言，直到此刻，我们和两位仍是敌非友，少帅这么坦白，不怕我们乘两位之危吗？”

寇仲愕然向宋师道道：“宋二哥不是说媵姨肯原谅我们吗？大家既是自己人，更是同门一家亲，我们怎可隐瞒真相？”

傅君媵见他始终不肯放弃“师侄”的身份，生气道：“再说一句这种无聊话，我以后不和你们交谈哩！”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心中暗喜，因从傅君媵口气听出双方间的嫌隙确有转圜余地。

宋师道责道：“小仲不要惹怒君媵，我已将你们放过宇文化及让他自行了断的为难处清楚解说。”

金正宗不悦的道：“少帅仍未答在下先前的问题，当今龙泉城内，谁有能力伏击重创两位。”

寇仲叹道：“他们不是够本领，而是够卑鄙。”

当下把遇伏情况加油添醋，眉飞色舞的详说出来，少不了把伤势夸大至他们早该死去多时，命赴黄泉的地步。

听者中以韩朝安的眉头皱得最厉害。

说罢寇仲压得声音低无可低的道：“这批刺客最有可能是大明尊教的人，因为其中一个刺伤小陵的是个易容改装扮作男人的女子。”

徐子陵补充道：“也有可能是深未桓的妻子木玲。”

众人沉默下去，傅君媵和金正宗都没有特别的反应，宋师道则虎躯轻震，模糊地掌握到两人的策略，因他晓得韩朝安与深未桓夫妇的关系。

两人心中奇怪。

徐子陵故意提出木玲，是在测探傅君媵和金正宗的反应。若他们与刺杀的事无关，除非他们根本不知道韩朝安跟深未夫妇同流合污，否则想都该

有点异常的反应，例如朝他瞧去诸如此类，应是自然不过的行为。

寇仲正容道：“这都是题外话，我们今趟前来，是想听媿姨有甚么吩咐。”

众人目光集中到傅君媿俏脸，这个高丽美女双目亮起来，盯着寇仲道：“若不想我追究你们，你们要答应我三个条件。”

寇仲恭敬的道：“媿姨赐示，只要我们办得到，绝不会令媿姨失望。”

他这番话发自真心，因傅君绰的关系，他们最不愿与傅采林为敌。

傅君媿目光扫过徐子陵，然后回到寇仲处，沉声道：“第一个条件，就是你们以后再不能自称是我们奕剑门的弟子，我更不是你的师姨。”

寇仲无奈地苦笑道：“师姨你不用请示师公就逐我们出门墙吗？唉，好吧！以后我再不敢唤你作媿小师姨，只唤媿姨算了。”

傅君媿嗔怒道：“仍要耍赖皮？”

金正宗为之莞尔，同韩朝安摇头失笑。

宋师道打圆场道：“少帅正经点好吗？江湖有调不拘俗礼，长幼忘年也可以兄弟相交往，以后唤句傅姑娘这问题就可迎刃而解。”

他不愧世家大族出身，说话两面讨好，使人听得舒服。

寇仲从善如流地哈哈笑道：“下一个条件请傅姑娘赐示。”

傅君媿脸容稍霁，道：“第二个条件是若寇仲你异日一统中原，绝不能对高丽用兵。”

寇仲欣然道：“这个即使姑娘没有吩咐，小弟亦不会对娘的祖国动祖，事实我根本不是个爱动干戈的人。哈，媿...噢...姑娘看我的长相像有皇帝的运道吗？是否太抬举我呢？”

金正宗叹道：“少帅可知你自己已成在大草原最具影响力的汉人，看好你的大有人在，颧利现在最顾忌的人再不是李世民，而是少帅你。”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之所以有今次和谈，宋师道的于中斡旋，只是促成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是寇仲的声望和势力正不住膨胀。

寇仲不但以铁般的事实诸明他是无敌的高手，更是助突利击败金狼军运筹帷幄的军师，现在寇仲在中土有名慑中外的“天刀”宋缺为靠山，大草原则有突利、菩萨和古纳台兄弟作盟友，谁再敢轻视他。

所以高丽人不愿与他为敌，至少不敢与他有冲突，韩朝安亦只能在易容改装的情况下刺杀他，更很有可能把傅君媿和金正宗都蒙在鼓里。

宋师道喜道：“两个问题均已解决，君媿请说出第三个条件。”

傅君媿淡淡道：“第三个条件更简单，我知五采石仍在你们手上，只要将五采石交出来，你们偷学九玄大法和奕剑术的事我可代师尊答应一笔勾销，以后谁都不欠谁。”

寇仲和徐子陵同时心中叫苦，脸脸相觑，无言以应，谁想得到她第三个条件会是与她没有直接关系的五采石？

宋师道讶道：“究竟有甚么问题，为何你两个脸有难色？”

徐子陵颓然道：“若五采石仍在我们手上，我们会立即交给媿姑娘，只恨今早美艳夫人来找过我，要我将五采石还她，现在五采石已经回到她手上。”

傅君媿三人同时露出震惊神色，似乎五采石回到美艳夫人手上，乃最坏的情况。

宋师道插入道：“竟会这么巧的？”

转向傅君媵劝道：“我明白他们的为人，既然五采石归还美艳大人，君媵可否略去这条件。”

傅君媵摇头道：“这是三个条件中最重要的，何况他们一向谎话连篇，我怎知他们不是骗我？”

韩朝安道：“解铃还须系铃人，两位只须向美艳要回五采石，可完成全都三个条件，以后大家即可和平共处。”

这番话若由金正宗说出来，寇仲会觉得易接受点，可是换过出自韩朝安这以卑鄙手段务要置他们于死地，口是心非者之口，寇仲只听得心中火发。

冷然道：“韩兄以为美艳是我们的甚么人，说要回五采石就可要回来？”

傅君媵闻言玉容立即沉下去。

宋师道听到双方间的火药味，做好做歹的道：“这五采石对君媵有甚么用处？是否非要回来不可呢？得到后是否送给拜紫亭，若是如此，何不让拜紫亭自己去处理。”

金正宗叹道：“我们正是不想五采石落到拜紫亭手上。”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恍然，高丽支持拜紫亭立国以作为他们和突厥、契丹两族间的缓冲，却不愿见到拜紫亭统一，变成威胁高丽的强邻。

事情错综复杂的程度，想想也会教人头痛，寇仲乘机问道：“美艳和拜紫亭无亲无故，该不会白白将五采石送给拜紫亭吧？”

傅君媵冷哼道：“你们晓得什么呢？美艳一向和伏难陀关系密切，所以在花林才有托你们二个傻瓜送五采石给拜紫亭之举。现在见你们迟迟不肯将五采石交出来，所以出面向你们讨回五采石。气死人啦！”

寇仲和徐子陵给骂得你眼望我眼，同时心中震动，因为烈瑕似乎在美艳与伏难陀的关系上没有说谎。

宋师道道：“他们只是不明真相下致有无心之失，君媵可否不把此事弄得过份认真？”

傅君媵气愤难平的道：“他们办不到就是办不到。看在宋公子份上，我可竟容他们几天，只要他们能于立国大典前把五采石送到我手上，我答应过的绝不反口。”

寇仲苦笑道：“傅姑娘可知我们正身负重伤，别人不来找我们麻烦，我们额手称庆，那还有本事去找人家的麻烦。”

傅君媵大嗔道：“还要疯言乱语？信你们受伤的就是呆子，你们好自为之，条件我是绝不会更改的。”

说罢气鼓鼓的拂袖走了。

剩下五个男人你眼望我眼。

宋师道无奈摊手，表示尽了人事。

寇仲和徐子陵是有苦自己知，想不到这招对付韩朝安的实则虚之会有这样的反效果，会与傅君媵误会加深。

徐子陵见金正宗泛起无奈的神色，似在同情他们，又似惋惜他们与傅君媵关系破裂恶化，生出希望，道：“两位可否帮我们劝劝媵姑娘。让她明白纵使拜紫亭得到五石，亦难以统一，因为突利绝不容这情况出现。”

金正宗叹道：“这是另一个我们不希望出现的情况。拜紫亭人虽精明，但对伏难陀却是盲目的崇信，事情起因在伏难陀以天竺神算占得他为统一大草原的真主，其中最重要的征兆就是已失去久矣的五采石会重回他手上。假

如此事真的发生，后果实不堪想像。”

寇仲和徐子陵至此才明白五采石的关键性。如若五采石落入拜紫亭手上，拜紫亭那还不以为自己是老天爷拣选的真主，因而不自量力的大兴干戈，对自顾不暇的高丽当然有害无利。

韩朝安起立道：“君媵本以为可因取得五采石立下大功，岂知两位竟把五采石交回美艳，失望之情可想而知。”

寇仲叹一口气道：“好吧！让我们想想有甚么办法？”

第五章 龙泉之主

宋师道送两人到门外，低声问道：“你们的伤势是否如你们所说般严重？”

寇仲苦笑道：“我只是夸大少许，边走边说如何？”

宋师道与两人转入朱雀大街，朝南门方向举步，讶道：“为何这么坦白说出来？还要加油添醋。”

寇仲叹道：“这就是‘空城计’，当别人以为我们故意夸张事实我们便能侥幸成功。”

宋师道问道：“谁干的？”

徐子陵答道：“是韩朝安伙同深末桓夫妇干的，若非晓得我们与媵姨之约，那能安排得这么妥贴。”

宋师道双目杀意大盛，精芒电闪，沉声道：“韩朝安这狗娘养的竟敢完全不把我放在眼内，你们看君媵是否同意？”

寇仲沉吟道：“到现在我们仍不明白韩朝安为何这样做？更不清楚媵姨是否同意或参与。”

徐子陵分析道：“韩朝安肯向深末桓提供一个安身之所，可说尽了对他们夫妇的道义，再无必要助他们来行刺我们，其中定有些我们不明白的道理。”

宋师道冷哼道：“管他们那门子的道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你们打算如何？”

寇仲道：“目前当务之急是要迅速复原，否则在龙泉势将寸步难行。二哥可否助我们暗中摸清楚韩朝安那狗娘养的虚实，最好能弄清楚媵姨是否与他同流合污。我们伤愈的一刻，韩朝安和深末桓将大难临头。”

宋师道叹道：“我怎可以离开你们，你们疗伤时也需人护法。”

寇仲哈哈一笑，探手搭着他肩头，笑道：“我们的疗伤法与别不同，在闹市亦可进行，二哥陪我们多走两步后必须回去，否则我们的‘空城计’就不灵光。小陵，疗伤开始。”

徐子陵挽上宋师道的左臂，感觉到寇仲把其气送进宋师道的经脉内，忙收两人结合后澎湃的真气缓缓引进，在奇经百脉、二脉七轮分别运转一周，再以宋师道作桥梁输回寇仲体内，疗治他严重受创的经脉。

宋师道乃天资卓越的人，兼之得宋缺真传，刹那间掌握到其中的精微

奥妙，大讶道：“你们的疗功法确是前所未闻。唉，你们怎能办到的？原来竟是伤得这么重，但表面可看不出来，只是脸色差些。”

其气在二人体内来而复往，循环不休。借助得宋师道精纯深厚的贯气，当然比两个重伤的人自行疗伤优胜百倍。

随着人流，三人谈笑自若的迈开步子畅游车水马龙的热闹长街。

两人回到四合院，术文气急败坏的截着他们道：“别勒爷刚送来紧急消息，说他们无法寻到那运弓矢到龙泉来的船队。若在黄昏前仍没有收获，只好放弃回来。”

寇仲苦笑道：“所以说祸不单行，我们今晚对着拜紫亭时将处于完全捱揍的下风，还要继续‘装伤’，好令他那美女卫士不好意思寻我们动手过招，否则我们会当场出丑。”

术文道：“事情说不定会转机。”

徐子陵摇头道：“我们定在某些地方犯错。所以他兄弟找不到那批弓矢。良机一去不返，我们在此事上只好认输。”

寇仲皱眉道：“我们手上的筹码现在买少见少，若要马吉给我们赎回羊皮，我们的面子该放在那里。”

术文听得一脸茫然，兼之另有要事，告退离开。

两人来到温泉池坐下，寇仲迁解衣服，还笑道：“穷可风流，饿可快活。听说温泉均有活肩生肌的神奇疗效，不若我们浸他娘一会的温泉，先抛开一切烦恼。”

徐子陵骇然瞧着他胸口的剑伤，道：“你这小子原来伤得这么厉害，亏你还不住打哈哈。”

寇仲把外衣随手挥开，落往院内草地上，苦着脸道：“每个哈哈都是有代价的，那是蚀骨攒心的痛楚。但不死撑行吗？哈！哎唷！”

片刻后两人浸在温热的池水里，只露出人头。

热气腾升，寇仲运气行功，道：“假若玉成是另一个陷阱，我们必死无疑。我不是害怕，不过尚未让韩朝安和深末桓安息就一命呜呼，教人死难瞑目，你怎么说？”

徐子陵苦笑道：“我最担心的并非这件事，而是怕今晚没法玉成祝玉妍与石之轩同归于尽的美事，我几敢确定在明天日出前，我们仍难和人动手，否则会伤上加伤。”

寇仲道：“在浸进池水之前，我也像你那么悲观，但现在的感觉却是另一回事，每寸肌肤都像贯满生机，似为生命的成长和变化欢呼喝。哈！这叫关心则乱，因为你怕我们的仙子要独力去冒险。兄弟，抛开你的杂念吧，那才能发挥换日大法的奇效。”

徐子陵愕然道：“你倒瞧得通透，哈，说得好！不过这可能证明你没我伤得那么厉害。”

寇仲点头道：“袭击你的是敌人的主力，所以你伤得比我厉害才合道理。我的娘，今晚将会是我们出道以来最难应付的一夜。”

徐子陵沉吟道：“马吉能否赎那八万张羊皮回来，尚是未知之数，但平遥商人那批我们曾拍胸口保证给他们取回来的货则肯定泡汤，唉，怎会找不到那批弓矢的？难道昨晚马吉晓得我们在旁偷听，故意胡乱说个地方？”

他们原本的大计是取得那批弓矢后，既可与拜紫亭讲条件，更可威胁马吉供出狼盗的秘密，因为若弓矢落到拜紫亭手上，颡利将不会放过马吉，

不怕马吉不乖乖的听话。

寇仲摇头道：“马吉怎能晓得我们在旁偷听？唯一的可能性是他向赵德士再说谎。”

徐子陵轻轻拨动温泉池内的水，增强热度，皱眉道：“马吉岂敢向颡利说能被揭破的谎话，我看事情另一个可能性是被人捷足先登，把弓矢劫走。”

寇仲一震道：“你的猜测不无道理，谁人那么本事？”

徐子陵分析道：“能劫去弓矢者，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是晓得有这么一批货在运来龙泉途上，其次是线眼广布，在龙泉四周有任何风吹草动都瞒不过他。最后则是要有能力办到这件事。”

寇仲叮出一口气道：“拜紫亭！”

徐子陵闭上虎目，连功吸取泉水的热气，激发三脉七轮生命的神秘力量，缓缓道：“这不是拜紫亭一向的作风吗？假若狼盗真是他的人，那下手的会是狼盗。”

寇仲抓头道：“狼盗怎敢动马言的东西？”

徐子陵道：“狼盗是没有特定的样子，他们甚至可扮作古纳台兄弟，嫁祸给我们。咦，有人来哩！”

敲门声响。术文从东厢急步走出，前往应门。两人定睛瞧着，均猜不到谁人登门造访。

门开，只见术文身体一震，退后三步，又避往一侧，恭敬施礼道：“小人拜见大王。”

两人心中剧震，脸脸相觑，竟是拜紫亭龙驾光临。

十多人大步进入院内，领头者宽额大耳，悬着两个大耳垂，狮子鼻，中等身材，仪态优雅得像中土高门大族的世家子弟，谦和中隐含高人一等的傲气，并拥有一对使人望而生畏精明而眸神深邃的眼睛，肩色玄董，满脸堆旧固不动的微笑：年纪看上去只在三十许间，只有气势亦给人有点霸道的感觉。最使人难忘的是他的装束打扮，头顶有垂旒的皂冕，身穿的龙袍用苧丝黑缎缝制而成，绣满云龙纹，就像统一战国的秦始皇嬴政从陵茔复活走出来，回到人间。

陪他来是十多名龙泉武士，其中包括美女卫长宗湘花。

拜紫亭利目一扫，看到寇仲和徐子陵浸泡在院心的温泉池内，打出手势，着其他人于原处候他，大步朝温池走去，呵呵笑道：“少帅和徐兄请恕本王保护不周之罪，竟容宵小奸邪在闹市中以卑劣手段对两位无礼，还误信谣言以为两位伤重垂危，幸好现在亲眼看到两位洛乐融融，压在心头的大石始能放下来。”

寇仲点头施礼微笑道：“该是大王怪我们未能恭迎，无礼失敬才对。”

接着压低声音道：“大王可否帮我们一个忙，勿要把此中情况宣扬出去，最后还捏造一下我们的伤势，说得愈严重愈好，希望可引得凶徒再来袭击我们。”

拜紫亭负手傲立池旁，微笑道：“少帅胸口那一剑只要右移半寸，拜紫亭可能没有机缘像刻下般得睹少帅笑谈虚者实之实者虚之之道时的神态风。”

寇仲漫不经意的搓揉伤口，苦笑道：“坦白说，这一剑确差点要我的命，现在仍令我痛楚难熬，但亦激起我的斗志。受伤有受伤的打法，更可以是修行中最精采的片段，日后将会回味无穷。”

徐子陵心中赞叹，寇仲愈来愈有高手的风范，拜紫亭更是个不能轻视的敌手。两人刚碰面即唇枪舌剑，你来我往，内中的凶险比真刀实枪的生死搏击有过之无不及，若给拜紫亭看破他和寇仲的虚实，他们极可能见不到明天升离大草原的朝日。

拜紫卓拍手道：“说得好，在草原上，受伤的狼是最凶险的。”

接着沉下脸去，冷哼道：“究竟是谁干的？究竟是何方神圣敢到我拜紫亭的地方来撒野？”

当他说这番话时，神态睥睨，自有一股君临天下的气势，其娼体似可畏往虚空，与天比高。

寇仲双目精芒剧盛，淡淡道：“此等小事，怎需劳烦大王，这批匪类若能够活过今晚，我寇仲两个字以后任人倒转来为。”

说着望向拜紫亭，刚好拜紫亭也正朝他望来，给寇仲把他眼神捕个正着，毫厘不差。

拜紫亭龙躯微颤，一点不误的迎上寇仲电射而来的目光，点头道：“少帅的身体虽受伤，信心却是丝毫无损，以前无论什么人在我面前说得两位如何了得，人间少有，我只会觉得夸大其实，现在才知天地间真有如两位般的人物。拜紫亭今晚为两位特设的洗尘宴，两位不会因忙于杀人而缺席吧？”

徐子陵心中翻起千重巨浪，暗为寇仲的招数欢呼喝采，只有完全抛开生死之念，才可纯以情神气势令拜紫亭处处受制，落在下风。两人打开始便较量高下，互寻对方的破绽空隙，表面双方虽是客气有礼，事实上笑里藏刀，毫不相让。

拜紫亭一直步步进逼，待到寇仲以精确至分毫不差的时间速度捕捉到他下射的眼神，始令拜紫亭落在下风。那等若瞧破拜紫亭的招数，掌握到他遁去的一。

不过拜紫亭亦非省油灯，把话题转到今晚的宴会，以守为攻，看寇仲的反应。

徐子陵插入道：“我们怎可有负大王的雅意，今晚必准时赴会。”

拜紫亭日光移到他身上，后退平步施礼道：“如此拜紫亭再不打扰两位清兴，今晚恭候两位大驾。”

寇仲露出疲惫的神色，瞧着拜紫亭离开后关上的大门，颓然道：“他若再多片刻，我肯定支持不下去，他的气势一直紧锁着我，说不定二话不合就下手将我们干掉，幸好他始终摸不透我的虚实。真奇怪，为何他半句不提五采石，是否因晓得美艳那动人的娘子早把五采石要回去？”

徐子陵伸出右手，与寇仲左手相握，两人同源而异的真气立即水乳交融地在体内经脉往还流通，思索道：“我始终感到美艳不像是烈瑕所说的那种人，所以不要对她这么快下决定。”

接着叹道：“我明白你刚才是不得不装模作样，可是把话说得那么满，不怕以后难以交待吗？”

寇仲双目闪闪生辉，回复精神，道：“我并非故意夸张，而是心内真的那有那想法。正如我所说的受伤有受伤的战略和打法，假若我们能在这样的劣势下反击成功，宰掉深未桓，那种成功的感觉是多么动人。”

徐子陵皱眉道：“事实上你只比我好一丁点儿，如若全力出手，正痊愈的伤口必迸裂开来，单是流血足令我们消受不起，何况我们再没有多少血可流。”

寇仲道：“所以才说受伤有受伤的打法。要知道如果我们沦为被动，在这人家的地方我们这两条外来龙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虚则虚之的策略只能支持一阵子，当敌人发现我们龟缩不出，只要略作试探，我们势将原形毕露。所以大头鬼定要撑到底，当足自己没有受伤似的，才能置诸于死地而后生。”

又压低声音道：“说不定当祝玉妍晓得我们眼下那么易吃，又再无利用价值。她会顺手除去我们这两个阴癸派的心腹之患，横竖没有用，留下来鞫甚么？”

徐子陵点头道：“你的话很有道理，听你的口气，似乎已想到受伤的打法，何不说来听听。”

寇仲道：“经过一轮疗伤，我们受创的经脉接近痊愈，问题只在身体的外伤和严重失血的后遗症。所以只要我们的外伤不再加重或再流血，施展借力打力的本领，并非没有应敌的把握。”

徐子陵道：“你倒说得轻松，事实上任何剧烈的动作，我们亦消受不起。”

寇仲道：“这叫穷则变，变则通，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加起来就是另一回事。”

徐子陵道：“说清楚点。”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灵感来自温泉池，适才我运功抗衡拜紫亭时，泉水的灼热使我因运功而惹发的痛楚大为舒缓，更使我的身体保持活力，气血畅行，令拜紫亭窥不破我的虚实。你的长生气灼热比得上温泉池水，对我的助力更远胜百倍，只要在激战时你以长生气对我作出支援，由我这伤得较轻的人动手，肯定可使人大吃一惊。”

徐子陵一震道：“这确是受伤后的高明打法，唯一的问题是在群战的情况下，我自顾不暇，恐无余力对你作出支援。”

寇仲道：“所以必须配合上主动出击的战略，使敌人无法形成群攻的形势。哈，想想看，若深末桓给我们宰掉，谁还敢认为我们伤重不能动手。否则石之轩会是第一个不放过我们的人，他尽可失收拾我们两个小子，再从容对付祝玉妍。”

徐子陵讶道：“原来你真的要去杀深末桓。”

寇仲松开握着他的手，爬上池边，笑道：“我少帅寇仲何时说过的话不算数，你这小子因心念师妃暄念到神智不清，快醒过来动脑筋，看如何能干掉深末桓那小子，这是保命的唯一方法。来吧，见玉成的时候到了。”

第六章 亦敌亦友

两人跨出院门，来到街上。

大雨后的天空灰蒙蒙的，街道湿滑，低处尚有未去的积水，显然这模仿长安的城市，在去水这项工程上仍未满师。

徐子陵生出感应，脸上摆出个轻松的笑容。其实他身上大小伤口均隐

隐作痛，并不好受，低声道：“有人在监视我们。其中一个是在对街讨钱的流浪乞丐，瞥我们一眼后立即垂下头去。另外还有两伙人，一伙就在斜对面食店靠门左方第一张桌子，一伙藏在这边左方那辆泊在行人道旁的马车内，不清楚有多少人。”

寇仲讶道：“你愈来愈厉害哩！我只捕捉到店内那三个家伙的监视，这是送上门来的便宜，我们先拿那讨钱的开刀，来个杀鸡儆猴的下马威，否则恐怕没命去见玉成。”

徐子陵探手搭上寇仲宽肩，随他横过车马道，往那戴着帽子把头垂得有那么低就那么低，衣衫褴褛的流浪汉子走过去。

寇仲微笑道：“怎找个方法将深末桓引出来，再以灭日弓一箭夺其狗命，他的飞云弓就是你的。”

徐子陵晒道：“他的飞云弓染满无辜者的鲜血，乃不祥之物。还是让箭大帅拿它在亡妻墓前焚烧拜祭好哩！”

两人来到坐地的流浪汉前，寇仲掏出一枚在龙泉流通的仿隋朝通宝铜元，抛往空中，铜元陀螺般旋转，再落到流浪汉身前地面，就在他的讨钱瓦之旁，仍转动好半晌才停下，发出轻微清越与地面的碰触声。

流浪汉怕被看破伪装，不敢抬头，探手去拿铜元，沙哑着声音以汉语道：“多谢两位人爷！”

他的指尖刚触及铜元，寇仲的脚似快似缓的伸出，往他的手背踏去。

徐子陵搭在他肩头的手送出真气，牛刀小试的助他照胸口严重的创伤。否则如此妄动气劲，伤口不重新迸裂才怪。

流浪汉心想缩手，却发觉寇仲真气下压，本是灵活自如的手掌有若被千斤巨石压着，竟动弹不得。

魂飞魄散下，手掌给寇仲踩个结实。

他另一手自然往寇仲的脚胫削去，寇仲真气攻至，沿脚脉攻侵其身，使那削至半途的手颓然软垂。

那人抬起头来，双目射出既凶毒又惊惶的神色，运劲猛抻，岂知不挣犹可，这挣扎立惹来一阵锥心裂肺的痛楚，令他额角冷汗直冒，手骨欲折。

寇仲不但对他的痛楚无动于衷，还似完全不晓得自己的脚正踩着人家的手般，若无其事的朝着他肩头的徐子陵笑道：“人家说十指痛连心，若把手掌毁去，岂非一次过彻底解决这痛连心的问题？顶多是五指痛连心而非十指那么惨。”

徐子陵有点不忍的朝那人道：“我们问你几句话，倘乖乖的老实答了，我们立刻放人，保证你手脚齐全。”

两人自小混混开始拍档多时，深懂心战之术，一唱一和，层层下压的去摧毁对方抵抗的意志。

寇仲像此时才看到那人般，定神瞧他道：“昆直荒在那里？有机会定要和他坐下来喝水响米酒，畅谈近况。”

那人浑身一震，显是因寇仲看出真相而大感惊骇。

只有徐子陵知道寇仲最多只有五成制敌把握，但这小子就若他的井中月般，最爱出奇制胜，大胆博他娘的一下，说得似十成十的样子。

首先他们从他不纯正的口音听出他是契丹人。其次，契丹诸族无不畏惧突利，只有阿保甲这契丹大酋，敢不卖突利的账，于花林外联同深末桓和铁弗由伏击他们。昆直荒是阿保甲手下负责办此事的将领，此人由他派来打

探他们，该是顺理成章的事。

寇仲把踏着那契丹人的脚完全放松，那人的手回复自由，却不敢抽回去，恐惧神色从他双眼直喷出来，显示他防卫的堤防几近崩溃。

寇仲微笑道：“是汉子的就答是或不是，只要说出直话，请代我向昆直荒问好。”

那人更不敢把从寇仲脚底下的手完璧归赵，颓然点头道：“是！”

寇仲移开大脚，拍拍那人的肩头笑道：“早点说不是没事吗？”

扯着徐子陵回到街上，朝坐在食店的那伙人走去，低笑道：“我感到有点似回到扬州那段令人难忘的岁月，本领不够，只好靠偷蒙拐骗过活。”

徐子陵笑道：“蒙拐骗与我无关，我只是个小扒子。”

寇仲晒道：“自命清高怕已变成你的一个老毛病。我是老实人，只懂说老实话，勿要见怪。”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自命清高的老毛病？说到底就是指我不肯助你去争霸天下。还说甚么兄弟！但人各有志，我不来怪你，是因为我懂得尊重别人的志向。”

寇仲开笑道：“趁还有点时间，不若我们去圣光寺真仙，只有在真仙跟前，陵少你才会显露你的真面目。”

两人立定食店门外，朝内瞧去，占据门旁第一桌的三名外族壮汉，为他们的来势所慑，竟同时回避他们的目光。

徐子陵目光落在其中一人手背上的刺青，心中一动道：“崔望身体好吗？”

三汉同时轻震，虽微不可察，但怎瞒得过他两人。暗叫可惜，因为若能暗中跟踪，大有可能寻得崔望的巢穴，现在他们是心有余力不足。

其中一人答道：“徐爷误会啦，我们是烈爷手下，那日在花林还隔远见过两位大爷。”

两人更无怀疑，只有在中土长期逗留者，汉语才可能说得这般道地，且带上东北口音。

另一回纥汉子道：“烈爷叫我们在这里听候他的吩咐。”

寇仲微笑道：“少说废话，三位兄台请！”

三人你眼望我眼，接着如获皇恩大赦般狼狈地溜掉。

寇仲着徐子陵回到街上，那辆可疑的马车早去远，寇仲欣然道：“这可说是个意外收获，你怎么看？”

徐子陵思索道：“崔望的手下，大有可能亦是烈瑕的手下？我们在兜兜转转后，总回到最初的起点处，许开山既是大明尊教的重要人物，更是狼盗的幕后策划者。”

寇仲兴奋道：“只要证实烈瑕和狼盗有关，我们可公然找烈瑕祭旗。哈！这算否假公济私，不过老宁曾说过凡事均以后果为重，总言之是为世除害就成。”

徐子陵笑道：“无论中外，都要讲理。一天你未找到确凿的罪证，只是凭空猜想，仍难入烈瑕以罪。”

两人转入横街，切往前方的朱雀大街。

寇仲低声道：“还有没有跟踪的傻瓜？”

徐子陵摇头道：“没有感应。”

寇仲沉吟道：“我想到个杀深末桓的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徐子陵淡淡道：“小弟洗耳恭听。”

寇仲油然道：“但却要两个假设成立，我的杀奸大计才可施行。第一个假设是美艳夫人私下保留五石，并没有交给伏难陀或拜紫亭。第二个假设是深未桓想把五石抢到手。只要两个假设均属事实，我们可以美艳为饵，把深未桓这条大鱼引出来，以灭日弓赐他一死。”

徐子陵皱眉道：“美艳和我们非亲非故，怎肯听我们的摆布？且我们根本不知她藏身何处。跟踪管平不会有用，他绝不会直接去找她的。”

尚差两个巷口将未雀大街，人车明显多起来，气氛热闹。

寇仲推徐子陵转入横巷去，站定，此时若有跟踪者赶上来，肯定瞒不过他们，笑道：“其他事由我去花精神，你先说这两个假设可否成立？”

徐子陵摇头道：“很难说，直的很难说。”

寇仲微笑道：“有甚么好为难呢？找美艳问个明白不就成了。假设五采石仍在她手上，那就代表她并非为拜紫亭或伏难陀讨回五采石，而是为她自己。若实情如此，我有七、八成把握可以说服她作钓大鱼的饵。”

徐子陵道：“今晚尚有石之轩这令人头痛的问题，我们已是应付不暇，更自身难保，你仍要分身去做这近乎不可能的事，算否好大喜功，又或不自量力。”

寇仲否认道：“我只是积极进取，谁敢伤我的好兄弟徐子陵，我寇仲绝不会放过他。且正因深未桓等想不到我们在这种劣势下仍会主动反扑，深合出奇制胜的要旨，你必须支持我。”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明白到他因自己伤得更严重而动真怒，不惜一切的进行反击，点头道：“好吧！我该怎样支持你。”

急剧的蹄声从远而近。一名骑士旋风般在巷外掠过，迅即勒马回头，奔进巷内，甩蹬下马松一口气道：“终找到两位老兄。”

赫然是与跋锋寒齐名的突厥高手可达志。

寇仲笑道：“你不是闻得我们身受重伤，故赶着来杀我们吧！”

可达志牵马来到两人身前，先向徐子陵打个招呼，上下打量两人，讶道：“表面真看不出，只是脸色苍白点。不过拜紫亭说少帅胸口那一剑，差点要掉少帅的命。究竟是谁干的？”

寇仲压低声道：“是深未桓和韩朝安干的好事，他奶奶的熊，这口气我怎都咽不了。”

可达志点头道：“我也有点从其行事的卑鄙无耻猜到是深未桓，少帅有甚么用得着小弟的地方，尽避吩咐，韩朝安这小子我早看他不顺眼。”

徐子陵讶道：“深未桓夫妇不是一直为你们大汗办事，可兄不怕大汗不高兴？”

可达志冷哼道：“只看他既要争夺五采石，又与韩朝安暗里勾结，两位该晓得他是甚么货色。”接着微笑道：“不是早说好吗？在龙泉我们是并肩作战的伙伴。”

寇仲和徐子陵对望一眼，均感意外，更有些敌友难分的奇怪感觉。

寇仲待一伙三名市民走过，目光投往巷口外人来人往的街道，沉声道：“我们要杀死深未桓，可兄是否感兴趣？”

可达志欣然道：“不瞒两位，小弟刚接到指示，着我不要让深未桓活着回戈壁，你说我是否感兴趣？”

两人心中同时一震，翻起惊涛骇浪。

杀死深未桓，可能是突利和谈的一个条件，也大有可能是颉利的意思，而事实上这更是一石二鸟的上上策略。

深未桓夫妇可被利用的价值，随着颉利和突利的修好，变得愈来愈低。

狡兔死，走狗烹，声名狼藉的深未桓夫妇肯定会带给颉利很大的负面影响，削弱他在大草原的威信。把他们处死，既可讨好突利以示诚意，更可在各族间重建正面的威望。

更厉害处是不让逐渐接近成功的古纳台兄弟独得此殊荣。

再深一层去看。颉利在奔狼原之败后，即全面改变策略，拣的是近交远攻之计，先团结大草原所有力量，然后组成联军，大举南下侵犯中原，更可美其名是要收拾李世民，还可对突利说是助他的兄弟寇仲得天下。

能因应时势作出这种决断，难怪颉利能成为大草原的霸主。

这些念头刹那间在两人脑海闪过，既无奈又为难。

寇仲暗叹一口气，以杀深未桓的事势在必行，只好暂时抛开一切，办妥此事再说其他，点头道：“好！可兄是一言九鼎的人，我信任你。”

可达志肃容道：“可达志绝不会辜负少帅的信任，此事该如何进行？”

寇仲道：“拜紫亭一方是否晓得我们和可兄现在的关系？”

可达志微笑道：“这么秘密和令人难以相信的事，小弟怎肯揭破。他刚才找我说话，故意使我知悉你们受到重剧，正是借刀杀人的阴谋。”

寇仲心中暗骂，亦猜到拜紫亭对颉利突利两叔侄言和一事，仍是蒙在鼓里。

缓缓问道：“他有否提到五采石。”

可达志道：“那是他梦寐以求的妄想，怎会略过不提。对少帅适才没有立刻将五采石送他，他显得耿耿于怀，但说到底他还是不希望我干掉你们后，把五采石私吞了。”

寇仲和徐子陵均抹过一把冷汗，晓得早前在四合院时拜紫亭确有杀人夺石之心，只因看不破寇仲虚实，又对突利与他们的关系深存顾忌，才不敢轻举妄动。

徐子陵插入道：“伏难陀有甚么反应？”

可达志摇头道：“到龙泉后我从未见过他。”

寇仲和徐子陵为之愕然。

可达志压低声音道：“伏难陀行事一向诡秘莫测，他的天竺魔功据闻已臻登峰造极的化境，否则以拜紫亭的桀桀不驯，那肯尊他为师，对他言听计从。这条借我之刀杀两位的毒计，很可能就是他想出来的。”

寇仲道：“可兄的情报非常管用，至少令我们晓得五采石仍未落在拜紫亭手上，我们杀深未桓的大计可依原定计划进行。”

可达志一呆道：“五采石不是在你们手上吗？”

寇仲解释一遍，道：“美艳将是我们对付深未桓至乎烈瑕那可恶小子的一关键人物，烈瑕暂且让他多苟延残喘几天，可兄能否先查清楚美艳在甚么地方落脚？我们办妥一些事后约个时间地点再碰头。”

可达志昂然道：“这个包在我身上，事实上我对此女一直留心，故只是举手之劳。”

徐子陵忽然道：“可兄与杜兴是否稔熟？”

可达志愕然望向徐子陵，似要从他的神色看破他心内的想法，点头道：“可以这么说，唉！我有点不老实哩！我和他有很深的交情，未得意前他曾

照拂过小弟，就是他把小弟举荐给大汗的。哈！不知如何，我竟不想瞒骗你们，看来我是有些爱和你们相交，这是否叫识英雄重英雄。”

寇仲苦笑道：“希望我们能永远是好朋友，只不过大家都晓得只能在龙泉才有这种好日子。”

可达志笑道：“将来谁也难逆料，明天的事明天想好啦。”

转向徐子陵道：“徐兄为何忽然问起杜兴？”

徐子陵道：“因为我们怀疑杜兴的拜把兄弟许开山是大明尊教的重要人物，如能瞒着许开山约杜兴出来大家开心见诚的谈一趟，说不定对事情会有帮助。”

可达志虎躯微颤，沉吟片晌后：“我试看待会能否找他一道来见两位，不过两位最好有些较实在的证据，否则很难说动杜兴。”

寇仲心中叫秒，徐子陵此着确是高明，道：“我们虽非凭空揣测，但却没有抓着许开山任何病脚。不过谈谈总对老杜有利无害，否则将来被许开山拖累，才不划算。”

三人约好见面的时间地点，可达志上马离开。

寇仲向徐子陵苦笑道：“我们又一趟猜错。深未桓并非颡利指示来行凶的。”

徐子陵道：“深未桓一为私仇，次为韩朝安。他本身更为要统一室韦故要先剪除我们，再全力对付古纳台兄弟。正因他有这野心，颡利再容不下他这头走狗。”

寇仲看看天色，道：“时间差不多哩，我们去见玉成吧！”

第七章 迷途不返

段玉成坐在馆内一角的桌子，脸色阴沉，到寇仲和徐子陵两人分别在他左右坐下，双目仍凝视荡漾杯内的响水稻酒，依然是那么英俊和轮廓分明，只稍嫌瘦削的脸容像没有生命的石雕。

两人见他神态异常，均感不妥。

寇仲愕然瞧他好半晌后，见他全无动静，随意点了酒菜后，凑近他道：“玉成！你有心事吗？”

因已过午膳的繁忙时刻，晚膳则尚有个把时辰，十七、八张桌子，只三桌坐有客人，包括他们在内。

酒馆一片午后懒洋洋的宁静。

段玉成举酒一饮而尽，似为某事狠下决心般，将空杯倒转覆在桌面上，沉声道：“两位帮主，我要脱离双龙帮，这是玉成最后一趟称你们为帮主。”

两人听得脸面相觑，无论他们事前如何猜测，仍想不到他开口就是决绝的话。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淡淡道：“合则留，不合则去，假若你是自己决定，而不是受大明尊教的妖女蛊惑蒙蔽，一切悉从尊便。我不会有第二句话。”

段玉成眼睛电芒骤现，迎上寇仲锐利的眼神，一点不让的瞪着他，冷

冷道：“我曾是你的手下，你要打要骂我绝无怨言，但却不可侮辱她们，她们更不是妖女，而是在这混浊黑暗的世界掌握光明的人。他们都死了吗？”

寇仲苦笑道：“我也希望你说的的是事实。你最后一句指的是志复他们吗？他们都不在啦！唉！你可知是陷害死他们的。”

段玉成缓缓道：“是你害死他们。”

寇仲失声道：“甚么？”

徐子陵柔声道：“我们怎样害死他们呢？”

段玉成一字一字的道：“若非你们和我们分开上路，他们就不用死。”

两人听得你眼望我眼，乏言以应。他若要这样去想，已到不可理喻的田地。不过段玉成的话确令两人生出内疚，因为若非他们挑选他四人同行，包志复三人不会遇难。

寇仲叹道：“但直接害死他们的不是贵教的上官龙吗？”

段玉成冷哼道：“他只是个叛徒，如非辛娜娅救我，又悉心为我治疗，我今天恐怕再难坐在这和两位说话。我话至此已尽，念在昔日传艺之情，我只有一句话，就是你们立刻离开这里。”

倏地立起，头也不回的匆匆决绝离去，剩下两人呆坐一角。

美酒上桌。

寇仲举杯大呷一口，苦笑道：“他奶奶的！我开始不敢再小觑大明尊教，玉成肯定不是傻瓜，在四人中资质称冠。我的娘！你看他现在改变得多么彻底，是我再也不认识的段玉成。”

徐子陵低声道：“老兄！你好像忘记伤不宜酒这金科玉律。”

寇仲放下酒杯，把声音压至低无可低的凑近他道：“这口酒一半是喝给敌人看的，一半是为自己喝的。唉！玉成怎会变成这个样子。你有留意他刚才看我们的眼神吗？这小子的功力大有长进，我们想收拾他并不容易。”

又皱眉沉吟道：“辛娜娅！这名字有点耳熟。”

徐子陵搜寻脑袋内的记忆，道：“祝玉妍曾提起过这名字，她是五类魔中的毒水，与烈瑕同为大明尊教中得大尊亲传绝艺的超卓人物，武功不在善母莎芳之下。”

寇仲一拍额头道：“记起呷！唉！宗教可以是比刀枪剑戟更难挡的另一种侵略形式，不过玉成仍能保持一点灵明，至少没有出卖占道他们先赴长安的秘密，刚才又劝我们立即离开。你有没有办法可使他回复正常，从这种邪教病痊愈过来。”

徐子陵摇头道：“无论宗教和爱情，均对寂寞空虚的心灵有无比的威力，令人盲目的失去分辨是非的理智，两者加起来更足威力无俦。兄弟，我们并非神仙，对很多事均无能为力。”

寇仲点头道：“你说得对，玉成因为新婚妻子被隋兵奸杀，一直活在极大的伤痛中，现在就似在苦海浮沉挣扎多年后，忽然涌上个美丽的海岛，其他事再不放在心上，唉，我很痛苦，好兄弟忽然成为敌人。”

足音响起。

一人昂然而入，竟是契丹大酋阿保甲手下得力战将昆直荒，其身着足掩人耳日的龙泉人渗有干千风格的改良汉服。

两人心中大凛，只看昆直荒能这么快到这里寻他们，可知契丹人在这果颇有势力，耳目众多。

昆直荒从容来到桌前，微笑以突厥话道：“我可以坐下吗？”

寇仲暗叫不好，又不得不硬着头皮装出笑容，道：“欢迎还来不及，伙计，取酒来。”

昆直荒欣然坐下道：“还是泡一壶茶好点，两位绝不宜酒。”

寇仲和徐子陵更是心叫不妙，知他来意不善，且晓得他们伤势非轻。他的消息大有可能来自深未桓，因为他们曾在花林外联手伏击两人，到现在仍有联系毫不出奇。昆直荒既在这儿，与他们结下深仇的呼延金亦该离此不远。

不过他们尚未陷于无力反击的下风，刚才他们在四合院外露了一手，把监视他们的三伙人吓退。所以昆直荒虽从深未桓处证实他们确被重创负伤，仍摸不清楚他们目下痊愈的情况，故进来试采摸底。

寇仲哈哈笑道：“你老哥真怪，我们若喝酒喝出祸来，不是正中你下怀吗？”

昆直荒微一错愕，泛起笑容道：“我们和两位素无嫌隙，只因五采石才起争端，两位若肯将五采石交出，人家以后就是朋友。”

今次轮到两人愕然，接着暗骂深未桓卑鄙，竟没告诉昆直荒五采石给美艳夫人收回去，同时更感进退两难，如实话实说，反会令昆直荒更深信他们因伤重不能动手，所以谎称五采石不在身上，如此则后果难测，倘正面冲突，他们就算能侥幸逃生，肯定伤上加伤，大幅延缓复原的时间。

寇仲见昆直荒的目光扮作漫不经心地扫过给他喝掉大半的酒杯，晓得他在审查自己刚才的那口酒真来还是假作，登时信心大倍，从容道：“若我们肯在你老哥一句话下就把五采石交出，呼延金就不用被我们放人烧营，更不会有花林郊野一战，昆直荒你不觉得在说梦话吗？”

徐子陵桌下的右脚朝寇仲伸去，到两脚相触，内力立即源源输送，让寇仲有随时动手的力量。现在他们最害怕的是昆直荒来个抢攻，那寇仲在得不到支援下，势将无所遁形。

昆直荒冷哼道：“我昆直荒敢到这儿来和两位说话，当然有十足把握。我只是不想给人说是乘人之危，才好言相劝。两位不要敬酒不喝偏要喝罚酒。”

他这番话改以汉语说出，充满威吓的意味，但两人均心知肚明对方仍未摸清他们的伤势，故以言语试探他们的反应。

寇仲得徐子陵暗地支援，双目精芒大盛，倏地出手伸指，朝隔桌的昆直荒眉心点去，指风破空之声，嗤嗤作响。

昆直荒那想得到负伤的寇仲敢主动出手，脸色一沉，喝道：“这是甚么意思？”

说话时，右掌急削，指劲掌风交触，发出“砰”的一声清音。昆直荒上身微微一晃，显是吃了暗亏。

寇仲没晃动分毫，却是心底凛然，想不到他在仓卒还招下，能将自己的指劲完全封挡，功力招数均非常高明。

寇仲笑道：“甚么意思，当然是秤秤你老哥有否说这样狂话的斤两和资格。”

知他精通汉语，遂改以汉语对答。指化为掌，往昆直荒的手抓过去。

昆直荒知道退不得，否则寇仲会乘势追击，手即反抓过去。两手在桌子上方紧握。

真气正面交锋。

昆直荒虎躯剧震，色变道：“你的受伤是假的。”

寇仲微笑道：“知得太迟啦！”

只有徐子陵始知寇仲再支持不了多少时间，大量的失血和经脉的损伤，寇仲若妄动真气坚持下去，必然加重伤势，惟有充当和事老的道：“五采石根本不在我们手上，昆直荒兄肯否相信。”

寇仲见好就收，趁占住虚假的上风，要收手就收手，淡淡道：“老兄你是否晓得突利己和颀利讲和，五采石即使让你夺回去，最后恐怕仍要被迫交出来，免得突厥有对你们用兵的藉口。”

昆直荒虎躯再震。

两人你一言我一语，全是攻心的厉害招数。

寇仲此时捱至强弩之末，劲力转弱，昆直荒还以为对方是放过自己，慌忙松手，道：“此话是否当真？”

寇仲暗舒一口气，心叫好险，正容道：“我们见你像个人的样子，不似呼延金那种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之徒，才坦诚以告。你曾否听人说过我寇仲会说谎呢？”

昆直荒深吸一口气，转白的脸色回复正常，显示他功底深厚，沉声道：“美艳不是托你们将五采石送交拜紫亭，为何又要取回？”

徐子陵道：“恐怕只有她能给你答案。”

他们有十分把握昆直荒肯打退堂鼓，说到底阿保甲一族与他们并没有解不开的仇怨，就算有又如何？昆直荒只能抛开个人恩怨，以大局为重。突利既与颀利重修旧好，对东北诸族再无任何顾忌，看谁不顺眼均可挥军教训，在这种情况下，若杀掉他的兄弟寇仲和徐子陵，后果可想而知。

昆直荒神色险晴不定片刻后，点头道：“两位均是英雄了得的人，我当然相信你们的说话。唉，若非五采石是关乎我们契丹人荣辱的象征，敝上岂愿与两位为敌。”

接着压低声音道：“小心呼延金和深未桓，他们联合起来务要置你们于死地。今天偷袭你的正是他们。”

两人心叫厉害，昆直荒脑筋转动的灵活度，快得出乎他两人意料之外。他不但掌握到突利颀利言和后的整个形势，还立即把握这唯一的机会，向他们示好，以化解花林伏击的恩怨。且更藏借刀杀人之计，因为呼延金对一向讨厌他的阿保甲而言，再无利用价值，遂望寇仲和徐子陵能把他除去，以免威胁到阿保甲的地盘。

寇仲毫不惊异的道：“呼延金躲在那儿？”

昆直荒扫视另两台客人，最近一张距他们有六、七张桌子远，不虞听到他们蓄意压低的声音，爽脆的道：“呼延金藏在城外北面五里的密林带，不过他今晚到城内来见深未桓，至于地点时间，就只他两人知道。”

徐子陵道：“呼延金有多少人？”

昆直荒答道：“只有十多人，但无不是真正的高手。”

寇仲微笑道：“老兄的情报非常管用，请！”

昆直荒亦知自己不宜久留，迅快道：“深未桓已离开高丽人住的外宾馆，改躲往别处，若我收到进一步消息，必通知两位。”

长身而起，施礼，离开。

寇仲苦笑道：“我现在才明白甚么叫一边是喜，另一边是忧。”

徐子陵颓然同意。

喜的是小师姨没有包庇深未桓，所以深未桓要迁离安全的外宾馆，忧的是不知深未桓躲到那儿去。

寇仲捧头道：“今趟想不找美艳那娘子出来作诱饵亦不成啦。”

徐子陵起立道：“找些事来头痛并非坏事，至少我们没空去想玉成。走吧，我们好去看看好朋友越克蓬，看他近况可好。打个招呼后，便赴可达志和杜兴之约。”

寇仲仰摊椅背，张开手道：“我很累，可否小睡片刻？”

徐子陵把酒钱放在桌上，微笑道：“坦白说，我亦是求之不得，我现在最想的是偷个空儿去见师妃暄，和她说几句心事话儿。”

寇仲坐直身体，不能置信的瞧着徐子陵，讶道：“爱情的力量竟然他奶奶的这么巨大，我从未想过你说话能比我更坦白，但现在你做到啦！”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快滚起来停止说废话，时间无多，我们去见越克蓬吧！”

寇仲跳将起来，搂着他膊头走出门外，来到人车川流不息的街道，古面就是南城门，仍不住涌进各地来趁热闹的人。

寇仲道：“你即管去见你的仙子，小弟是这世上最通情达理的人。在爱情上，你比我更勇敢，我通常是一蹶不振，你老哥却是屡败屡战，佩服佩服。”

徐子陵带着寇仲朝朱雀大街北端外宾馆的方向走去，晒道：“你好像忘记自己现在是如何不济，我们能分开吗？”

寇仲一拍额角道：“说得对！我是乐极忘形哩！唉！玉成！我真的不明白。”

他仍因玉成的突蛮耿耿于怀，郁郁不乐。

为分他心神，徐子陵道：“你猜深未桓和呼延金的结盟，会否是颀利在背后一手撮合的呢？”

阳光温柔地照在他们身上，睽违近半天的太阳，有点畏缩的在厚薄不匀的云层后时现时隐，长风从东北方朝龙泉吹来，但天边处仍有大片乌黑的雨云，使人感到好景不长。

寇仲思索道：“很难说，看颀利的样子，他是梟雄人物，该不会为小失大，致损害与突利仍属脆弱的关系，且冒开罪毕玄之险。你怎么说？”

事实上徐子陵只是故意找话来说，耸肩道：“你说得很有道理，我只因呼延金是不愿向突厥臣服的阿保甲的盟友，而深未桓则向为颀利的走狗，双方理应充满敌意，才想会否有人穿针引线，使他们能联手对付我们。”

寇仲灵光一现，低声道：“会否是马吉那家伙？”

徐子陵一震道：“可能性很大。”

马吉是大草原势力最大的接脏手，与深未桓和呼延金均有密切联系。在目前的形势下，颀利一方无论如何痛恨寇仲、徐子陵和跋锋寒，都惟有硬咽下这口气。可是马吉却晓得寇仲等绝不会放过他，不但要交出羊皮，还要供出劫羊皮者，所以只好先下手为强，通过呼延金和深未桓来干掉他们。

呼延金和深未桓亦没有选择的余地，跋锋寒是他们最大的威胁，加上寇仲和徐子陵，形势是更不得了。先发制人，后发制于人。在生死存亡，新仇旧恨的庞大推动下，呼延金和保未桓以前就算有甚么嫌隙，也只好暂且抛开，好好合作以求生存。

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下，两人豁然醒悟。

寇仲凑到他耳旁道：“他们肯定会在今晚我们宴毕离宫时动手。”

徐子陵点头同意，那就像他们今早赴会遇袭时的情况，敌人既能清楚掌握到他们的时间和路线，且敌人更不会放过趁跋锋寒不在，而两人又身负重伤的黄金机会。

至于拜紫亭，他恨不得有人能除去他们这两个突利的兄弟，当然不会干涉。

忽然有辆马车驶近两人，车内传出声音道：“两位大哥请上车。”

第八章 统一草原

两人钻入车厢，马车开行。

可达志笑道：“小弟不得不用此手段，皆因这里耳目众多，敌人的探子耳目若杂在街上行人里监视我们，神仙也难察觉。小弟将以种种方法，把跟踪者摆脱，认为绝对安全后，才去见杜大哥。”

两人心叫邪门，又或是好事多磨，为何每趟想去见越克蓬，总是横生枝节去不成，连打个招呼的空间亦欠奉。

马车转入横街。

寇仲欣然道：“你老哥办事，我当然放心。你与杜霸王说过我们见他的原因吗？他有甚么反应？”

可达志苦笑道：“他先骂了我一轮像狂风扫落叶不堪入耳的粗话，说我误信你们离间他们拜把兄弟的谎言。幸好接着沉吟起来，自言自语的说你们该不会是这类卑鄙小人。他说他奶奶的熊，敢以三个人力抗颡利的数万金狼军，应不会下作至此。寇仲那类小子我见得多了，最爱无风起浪，惟恐天下不乱。你把他找来，让我面对面痛斥他一顿。”

寇仲愕然道：“这样还算好，我的娘！”

当可达志复述杜兴的说话时，徐子陵可清晰容易的在脑海中勾划和构想出杜兴说话的语气和神态。

可达志的谈吐，确是精采生动。

马车驶进一所宅院，又毫不停留的从后门离开。

可达志笑道：“他肯私下见你们，显示他并非不重视你们的话。他这人虽是脾气不好，强横霸道，却最尊重有胆色的好汉子，人也挺有情义，只因你们没发现到他那一面而已！”

寇仲心忖杜兴的情义只用于颡利一方，所以差点害死他们，道：“有否查到美艳的下落。”

可达志道：“我将此事交由杜大哥去办，凭他在龙泉的人缘势力，肯定很易获得消息。”

徐子陵问道：“可兄与呼延金是否有交情？”

可达志双目寒光一闪，冷哼道：“我从未见过他，只知他愈来愈嚣张狂妄，恐怕他是活得不耐烦。”

寇仲讶道：“杜兴不是和他颇有交情吗？他说过为查出谁抢去我们的八万张羊皮，曾请呼延金去斡旋。”

杜兴同时拥有突厥和契丹族的血缘，故两边均视他为同族人。

可达志哂道：“谁真会与呼延金这种臭名远播的马贼请交情？说到底不过是利害关系，希望他不要来抢自己的货或动受自己保护的人。呼延金最错的一着是与阿保甲结盟，在大草原上，谁人势力骤增，谁就要承受那随之而来的后果。拜紫亭正是眼前活生生的好例子。”

马车加速，左转右折，但两人仍清楚掌握到正朝城的西北方向驶去。

寇仲微笑道：“那他与深未桓结盟，算否另一失着？”

可达志愕然道：“消息从何而来？”

寇仲轻描淡写的答道：“昆直荒，呼延金的前度战友。”

可达志露出个原来是他的恍然表情，叹道：“阿保甲果然是聪明人，明白甚么时候该搅风搅雨，甚么时候该安份守己。要在变幻无常的大草原生存，必须能变化万千的去寻机会，在被淘汰前迅快适应。噢！又下雨哩！”

骤雨突来，打得车顶僻卜脆响，由疏渐密，比今早两人遇刺前那阵雨来势更凶。忽然间马车像转到一个水的世界去。

徐子陵生出异样的感觉。谁能想到会和这劲敌共乘一车，大家还并肩作战。因颀利的野心和突厥游牧民族的侵略特性，他们与可达志注定是宿命的敌人，终有一天要生死相拚。而现在双方的确是惺惺相惜，且尽量避说谎话，表示出对另一方的信任，不怕对方会利用来打击自己。

唉！这是否叫造化弄人？战争残酷无情的本质，令朋友要以刀锋相向。

寇仲咕哝道：“我今早起身曾仰观天上风云，却看不到会有场大雨，登时信心被挫，懒再看天。回想起来，刚才天上飘的该是棉絮云。他奶奶的！两个一起干掉，如何？”

可达志双目变成刀锋般锐利，由嘴角挂的一丝若有若无的笑意扩展至灿烂的笑容，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笑道：“成交！”

寇仲呆看着他好半晌后，向徐子陵道：“我发觉无论在战场上或情场上，均遇上同一劲敌。”

徐子陵也不得不承认可达志是个很有性格和魅力的人，当然明白寇仲的意思。

可达志没好气的道：“我们的劲敌是烈瑕，收拾他后才轮到我和你。”

寇仲先瞥徐子陵一眼，压低声音凑近可达志道：“我们以暴力去对付我们的共同情敌，算否以众凌寡，不讲风度？”

可达志哑然失笑道：“这正是我们突厥人胜过你们汉人的一个原因。我们的一切，均从大草原而来，在这里只有一条真理，可用‘弱肉强食’一句话尽道其详。我们合享时比你们更合群，无情时更无情。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被淘汰或沦为奴仆。”

寇仲不由想起狼群猎杀驯鹿的残忍情景，叹道：“既然你们突厥人胜过我们，为何从强大的匈奴至乎你们突厥，到今天仍没有一个大草原民族能令我们臣服于你们的铁蹄之下。”

可达志从容道：“问得好！我们也不住问自己同一的问题。答案则颇有分歧，有人认为是中原疆域地广人多，且地势复杂，又有长江黄河的天险，故易守难攻。亦有人认为是你们文化渊源深厚，凝聚力强。但我却认为这全不是关键所在。”

徐子陵忍不住问道：“真正的问题在那里？”

可达志双目爆起精芒，一字一字的缓缓道：“真正的问题是尚未有一个

塞外民族能统一大草原，将所有种族联结起来，那情况出现时，在无后顾之忧下，我们会势如摧枯拉朽的席卷中原。不过我们这梦想只能在一个情况下发生，否则鹿死谁手，尚未可料。”

寇仲皱眉道：“甚么情况？”

可达志微笑道：“就是我们的对手中没有像少帅你这种军事上的天纵之才，奔狼原一役，令少帅成为我们最畏惧的人，否则我不会坐在这里和你称兄道弟。在突厥只有真正的强者才被尊重。”

寇仲苦笑道：“你倒坦白，这是否暗示贵大汗绝不容我活着回中原呢？我该欢喜还是担忧？”

马车驶进一个庄园，停下。

足音响起，两名打伞大汉甫把车门拉开，可达志以突厥话喝道：“你们退开，我们还有话要说。”

众汉依言退往远处，御者亦离座下车。

宁静的车厢里，三人六目交投，气氛沉重。

可达志先望徐子陵，然后把目光移往寇仲处，叹道：“在这一刻，我真的当你们是朋友，才实话实说。在毕玄亲自出手无功而还后，大汗改变想法，故与突利修好请和，任你们返回中原与李世民争天下，我们亦趁此机会统一草原大漠，然后等待最好的时机。”

徐子陵道：“我们为何不可以和平共处？”

可达志冷笑道：“你们可以吗？仇恨并不是一日间建立起来的。你们自秦皇嬴政开始，每逢国势强大时，对我大草原各族均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杨广是最现成的例子，弱肉强食这大草原规条，置诸四海皆准，惟强者称雄。所以对付烈瑕这种奸佞小人，何须和他讲甚么仁义道德。他肯同样的来和你们讲和平道理吗？少帅千万不可有妇人之仁，否则肯定会败于李世民之手。李世民就像我们般，对朋友虽有义，但对敌人却绝对无情。”

寇仲道：“我不是姑息烈瑕，只是想到何不把战场转移到情场去，来个公平决战。我现在已有点欢喜你这小子，就算给你成为最后的大赢家，以后仍可安安稳稳的睡大觉。”

可达志苦笑道：“有些事我真不想说出来，因为想想都足以令人心中淌血。今早秀芳大家规送烈瑕到宫门外时，眉梢眼角含孕的风情，令我生出很大的危机感，否则怎会去找你商量应付之计。烈瑕肯定不是甚么善男信女，他对付你时更不会讲风度。少帅快下决心，否则我们的合作就此拉倒。”

寇仲探手轻拍他肩头，笑道：“那会拉倒这般儿戏。大家是历尽沧桑的成年人嘛！我们抽丝剥茧的将烈瑕这个坏蛋的真面目暴露出来，先由老许开始。哈！是听杜霸王爆粗话的时候哩！”

大雨下个不休，使人份外感到室内安全舒适的窝心滋味。

四人在厅角的大圆桌坐下，侍从奉上香茗，退出厅外。

杜兴铜铃般的巨目在寇仲和徐子陵脸上巡视数遍后，沉声道：“听说你们怀疑我的兄弟许开山是大明尊教的人，更是狼盗的幕后指使者，最好你们能拿出真凭实据来，否则莫要怪我杜兴不客气。”

寇仲微笑道：“若我有真凭实据，早就去找许开山对质，把他的卵蛋割下来，何苦要偷偷摸摸的和你见面说话。”

杜兴脸上变色，正要发作。

徐子陵淡淡道：“若我们能开心见诚的交流双方所知，说不定真的有证

据可凭。”

可达志帮腔道：“他们肯找杜大哥你商谈，显示他们对大哥的情任和尊重。”

杜兴面容稍弛，语气仍是冰冷，哼道：“有甚么是我不知道的？”

雨声淅沥，打在屋顶、檐顶和窗桶上，声音多变而层次丰富。

寇仲淡淡道：“你知否大明尊教五类魔之一的周老方，李代桃僵乔扮他的孪生亲兄弟周老叹，引我们的师仙子到龙泉来力图加害？”

杜兴面容不变的道：“这和我的拜把兄弟许开山有甚么关系？”

寇仲微笑道：“霸王老兄你是记忆力不好，还是故意善忘？竟记不起周老叹夫妇那两条假尸是由他带回山海关的。”

杜兴挥手晒道：“我的记忆力尚未衰退，有劳少帅操心。我不是记不起，而是觉得这没有问题，你道有甚么问题？”

可达志放下心来，晓得杜兴有听个清楚明白的诚意，因为直至今刻，仍未爆半句粗话。

他自己是信足八、九成，因他深悉两人的厉害，在长安他已领教过。

寇仲悠闲的挨到椅背处，轻描淡写的道：“他当时做的两件事，一是带回周老叹夫妇的假遗骸，一是马吉那手下的尸体，三条尸说出两个不同的故事，但都是在杜霸王的指示下干的，小弟有否说错？”

杜兴双目电芒大盛，显示出深不可测的气功，嘴角逸出一丝笑意，平静的道：“我开始有点明白徐兄早前因何会有开心见诚之语。好吧！马吉手下一事确是我杜兴布的局，想把两位引往燕原集找马吉，是不怀好意的。”

可达志拍桌喝采道：“敢作敢认，杜大哥确是了得。”

寇仲亦鼓掌道：“事情愈来愈有趣哩！你可知若非狼盗诱我们朝燕原集的方向走去，我们绝不会跌进燕原集的陷阱去。这是否巧了他娘的一点儿？”

杜兴哑然笑道：“我杜兴既做初一，当然不管他十五。你奶奶的熊，你们三个呆子追踪的是由我和开山扮的假狼盗，何巧之有，根本是蓄意的安排。”

寇仲拍桌赞叹，失笑道：“竟给你耍了那么他奶奶的一着。”

徐子陵把从聆听屋外风雨的注意力收回来，轻描淡写的道：“最关键之处，是周老叹夫妇属赵德言的人，又只有周老叹夫妇才晓得与师妃暄保持联系的手法 and 暗记。请问杜霸王，你的拜把兄弟是否有机会直接或间接获得这秘密的情报？”

杜兴终于色变，沉声道：“周老方既是周老叹亲兄弟，他很有可能是为周老叹办事。”

他的神色显示出许开山确是知情者。

寇仲笑道：“周老叹昨晚刚把亲弟干掉，你说他们两兄弟关系如何？”

杜兴摇头道：“这推理并不足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复杂迷离，前几天我还在动脑筋看如何能除掉两位，现在却是情同兄弟般说话，说不定过几天大家又动刀弄斧，以性命相拚？照我看周老叹兄弟狼狈为奸的可能性仍是极大。”

可达志道：“这方面我会比杜大哥更清楚。周老叹和周老方两兄弟二十多年前则因争夺金环真交恶，势成水火，周老方更曾率众伏击周老叹，将他重创，若非言帅施以援手，他早性命不保。”

杜兴沉声道：“达志你坦白告诉我，是否连你也在怀疑我的拜把兄弟许

开山？”

可达志苦笑道：“我只是照事论事吧！”

杜兴厉声道：“干脆点答我，你何时变成扭扭捏捏的娘儿。”

可达志双目精芒大盛，迎上杜兴的目光，断然道：“是的！我怀疑你的兄弟许开山，因为我肯定寇仲和徐子陵都不是会诬陷他人的卑鄙之徒。大哥你对许开山的了解比我们任何一人更深入，最后的判断当然该由你作出。”

杜兴急促的喘几口气，透露出心内激动的情绪，好半晌平复下来，转向寇仲道：“你们怎晓得周老叹夫妇正和我们合作？”

寇仲道：“这是误打误撞下得来的消息，所谓百密一疏，周老叹想骗我们去做傻事，反因此露出马脚。”

杜兴摇头道：“开山不是这种人，唉！我要进一步查证。”

徐子陵道：“究竟是谁劫去那八万张羊皮？杜霸王现应没有为呼延金隐瞒的必要吧？”

两人目光全集中到杜兴身上，看他如何回答。心中均有点紧张，若杜兴坦然承认是他干的，那他们不得不反目动手，为大小姐讨回丧生兄弟的血债。于目前的情况下，这是最坏的发展，因可达志绝不容他们伤害杜兴的。而问题是朝这方向发展的可能性非常大。

杜兴微笑道：“你们是否在怀疑我？”

可达志道：“我可以保证不是杜大哥干的，否则我不会安排今趟会面。”

寇仲道：“究竟是谁干的？若非为这批羊皮，我和陵少今天绝不会坐在这一桌。”

杜兴道：“乍看似是我们布的一个局。事实上我是当大小姐负伤回到山海关才晓得此事，并加以利用。若是我杜兴做的，怕甚么当面承认。”

寇仲仍是那一句话，道：“谁干的？”

杜兴望向可达志，后者点头道：“比起许开山的问题，这只是件小事。杜大哥和许开山关系太深，不宜自己调查，少帅和子陵兄正是最理想的人选。当然，一切仍由杜大哥作最后决定。”

杜兴微一点头，沉吟片刻，道：“好吧！说出来没甚么大不了，劫羊皮的是个不清楚大小姐和你们关系的人，到晓得闯祸时，羊皮已落入马吉手上，事情再不由他控制，而是由我们操纵。”

顿了顿哈哈大笑道：“就是韩朝安那小子，想不到吧？”

两人失声道：“甚么？”

第九章 人心险诈

寇仲不解道：“怎会是韩朝安？他不是专劫海路商旅的吗？何时变成在陆路上拦途截劫的强徒？”

杜兴微笑道：“这并非呼延金那小子透露我知道，而是马吉泄漏出来的，故千真万确。

你们早先猜的除我外还有谁？”

徐子陵道：“当然是拜紫亭，他是中间人，只有他清楚大小姐收货的地点时间，从而掌握她把货运去山海关的路线。”

杜兴欣然的竖起拇指赞道：“了得！差些儿给你猜个正着。”

可达志不解道：“大哥不是说是韩朝安下手的吗？为何现在像拜紫亭亦脱不掉关系，又却仍是差了些儿。”

杜兴淡淡道：“你们能猜到是拜紫亭，是虽不中不远矣，韩朝安已成伏难陀的信徒，此事乃开山告诉我的。”

可达志一呆道：“此事当真？我尚是首次与闻，像韩朝安那种人，怎肯信一个从天竺来的妖僧说的话。”

杜兴道：“男人谁个不好色，伏难陀有本《爱经》，专讲男女欢好之道，韩朝安想跟他学《爱经》，当然要做走狗。哈！我只是在说笑，真正的原因是韩朝安向五刀霸盖苏文靠拢，而伏难陀则早和盖苏文勾结，所以韩朝安有时会为伏难陀作鹰犬。”

寇仲愕然道：“竟是那个身挂五把刀不嫌累赘的家伙？”

杜兴岔开去感触叹道：“若非颀利和突利讲和，我们今天怎会毫无芥蒂的聊天。”

徐子陵道：“伏难陀为何要劫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关于这方面的消息，是否全出自许开山之口？”

杜兴没有答他，沉声道：“颀利肯和你们化敌为友还有另一个原因。”

寇仲与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同声道：“请指点。”

杜兴道：“三天前中土有消息传来，宋金刚先大败李元吉，迫得他仓皇窜回关中。接着宋金刚挥军南下，李世民率兵从龙门渡过黄河，迎击宋金刚，唐军数度接战，均为金刚所败，最后李世民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闭营筑垒以拒金刚精骑，看准金刚军粮不足，不能作持久战的弱点。”

寇仲心中剧震，久违了的中土争霸军情，终经杜兴之口，传进他耳内。

宋金刚乃精明的统帅，当明白迅速南下之不利，问题是他军中有部份是突厥人，可以想像他很难拂逆突厥将须的意见，不得不依从突厥人惯用速战速胜，以战养战的消耗战术。故一旦遇上善守的李世民，立吃大亏。

杜兴续道：“宋金刚终于粮尽，往北撤返，李世民全面出击，先在吕州挫败金刚，接着乘胜追击，一昼夜行军二百多里，先后十次交锋，直追至雀鼠谷，八战八捷，大破金刚，俘斩数万人，金刚退至介州，在城西背城列阵，南北长七里。李世民派李世绩与之作战，诈败佯退，金刚追击时，世民亲率精兵绕到后方强攻，两面夹击，金刚不敌溃败，被李世民收复晋阳。”

寇仲和徐子陵恍然大悟，掌握到杜兴说话背后的含意。

假若败的是李世民一方，宋金刚攻入关中，那颀利定会不顾一切，挥军进击，甚至请出毕玄，把寇仲和徐子陵除掉，好使中原再无强劲对手。可惜事与愿违，胜的是李世民，只好改变策略，不但与突利修好，更放寇仲和徐子陵返回中土牵制李世民，最好来个两败俱伤。

否则若让李世民势如破竹的席卷中原，下一个他要对付的肯定是颀利。而颀利现在手上拥有的只是个烂摊子，奔狼原与宋金刚两场败仗，使东突厥元气大伤。更头痛的是因与突利交恶，令大草原各族蠢蠢欲动，形势混乱。所以他颀利目前当务之急，是尽量争取时间，先统一大草原，再图谋中原，在这种形势下，他当然不肯冒开罪突利之险，来对付寇仲和徐子陵。

晋阳是李阀的老家根据地，更是关中的屏障，如若失守，突厥大军随

时可以南下关中。

更重要是这个区域属关中的资粮来源地，其存亡关乎李阀的命脉。平遥正是区内的经济重镇，其重要性可想而知。

寇仲沉声道：“李世民目下是否在晋阳？”

可达志摇头道：“李世民派手下李仲文围守，自己则率兵速速赶回长安去。”

寇仲叹道：“洛阳危矣！”

杜兴沉声道：“少帅有甚么打算？”

寇仲瞥徐子陵一眼，叹道：“还可以有甚么打算？谁想得到英明神武的宋金刚败得这么快这么惨，眼前只能见步行步。”

可达志微笑道：“只要少帅同意，小弟可安排少帅与大汁坐下来好好商谈。”

寇仲愕然道：“甚么？”

望向徐子陵，旋又摇头道：“这不是我寇仲的作风，要胜就要凭自己的力量，才胜得有意思，多谢可兄的好意。”

杜兴哈哈笑道：“好汉子！事实上颉利早晓得少帅是甚么人，不过若大家能坐下来以酒漱日谈笑，并非坏事，对吗？”

寇仲苦笑道：“迟些再说吧！眼前最重要的是看今晚如何干掉深未桓和呼延金两个小子，其他一切留待明天再说。老杜你仍未答陵少刚才的问题呢。”

徐子陵心中暗叹，寇仲洛阳势危的判断，绝非无的放矢。李世民不派如李世绩又或李靖等够份量的大将镇守太原，只让名位不彰的李仲文留守，正是要集中全部力量攻打天下三大著名坚城之一的洛阳，更看准颉利暂时无力亲征或支持其他傀儡南下。他匆匆赶返长安，正为攻打洛阳安排备战。而胜败的关键，在于寇仲能否助王世充守稳洛阳，令战无不胜的李世民吃败仗。

徐子陵最不愿见到的事情，迫在眉睫之前。

洛阳若破，寇仲纵能不死，李世民必对他穷追猛打，直至将这劲敌除去。

寇仲能在此等险劣情况下，仍一口拒绝颉利不安好心的所谓援助，可见他是能坚持民族大义的人。

杜兴又喝一声：“好汉子！”

始悠然往徐子陵瞧来，道：“消息主要是从开山处听回来的。至于伏难陀因何这么做，照我猜是此人野心极大，故不断以卑鄙手段囤积财富，从而扩展势力。”

可达志讶道：“在大草原上金子作用不大，就算伏难陀富可敌国，始终是个外人，没有同血缘的族人支持，能有甚么作为？”

杜兴耸肩道：“这个很难说，或者他把金子带回天竺，建立他的妖僧国也说不定。”

寇仲点头道：“杜霸王言之成理，言归正传，你老哥可有美艳的消息？”

杜兴摇头道：“我早告诉达志，美艳行踪诡秘，我虽散发人手查探，恐怕今天内仍难有结果。”

寇仲断然道：“既是如此，我们索性不去想她。目前只剩下一个杀深未桓和呼延金的机会。”

杜兴兴致盎然的道：“愿闻其详！”

寇仲道：“我们两人受伤的事，已街知巷闻，深未桓更比任何人更清楚我们确被他们成功重创。所以必会尽快再来一击，而最佳的机会，就是我两人今晚赴宴离宫的一刻，既有伏难陀在他们的一方，我们离开的路线和时间，又全在他们的掌握中。若你是他们，肯放过这机会吗？”

杜兴摇头表示：“换作是他绝不肯放过这千载一时的良机。”

接着微笑道：“你们是否真的身负重伤？表面我丝毫看不出来，只是脸色没以前般好看。”

寇仲淡淡道：“我们真的伤得根厉害。若你老哥和达志兄立即全力出手，大有机会干掉我们，要不要试试看。”

杜兴哑然失笑道：“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何况是出名打不死的寇仲和徐子陵？不要说笑啦！”

可达志皱眉道：“少帅把事情说得似乎过份轻松容易。假若今晚大草原三股最厉害的马贼，精心设下一个刺杀布局，你们能保不失已非常难得。倘武功深浅难测的伏难陀亲自出手，就算加上我可达志和杜大哥，顶多来个平分春色，那还要两位的伤势不致影响武功才行。跋锋寒能否及时赶回来？”

徐子陵道：“老跋能赶回来的机会很微。”

寇仲笑道：“事情的趣味性正在这里，所谓出奇制胜，我们的奇兵正是两位，你们有多少人可用，我要的是真正的高手。”

杜兴道：“大约可动用的人手在一百至一百二十人间，都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精锐。问题是马贼作战的方式，均是一击不中，立即远扬。龙泉街巷纵横，人车众多，他们若见势色不对，分散窜逃，我们再多一倍人手恐仍截不到多少人。”

寇仲胸有成竹的道：“所以我们必须收窄打击面，集中对付深未桓一个人，他们如分散逃走，就正中老子的下尘。”

可达志双目亮起来，道：“与少帅并肩作战，确是人生快事。只是我有点担心，在那种战况纷乱的情形下，如何把深未桓辨认出来，他定会乔装改变外相的。”

寇仲道：“在情在理，拜紫亭会用马车将我们两个贵宾送回住处，也使我们成为箭矢的明显目标。深未桓肯舍得不用他的‘飞云弓’吗？可兄放心。”

杜兴拍桌叹道：“我操他十八代的祖宗，现在连我都觉得非是没有作为。”

寇仲微笑道：“在那种情况下，要杀深未桓和木玲这等高手，其实仍难比登天。但假若可兄能钉紧他，看他避到那个洞窟去，我们可尽起人手，将他重重围困，杀他一个措手不及。”

可达志欣然道：“此等小事，包在小弟身上。”

杜兴皱眉道：“若深未桓夫妇逃进皇宫，躲到宫里伏难陀的天竺庙去，我们岂非望洋兴叹？”

寇仲道：“这虽是一个可能性，但机会不大。除非拜紫亭有份三与此事，又通告所有守卫宫禁的侍卫任从他两人自出自入，否则他们绝不会避进皇宫去，无论事成事败，他们均应逃出城外，以免遭到报复，又或牵累拜紫亭。”

杜兴点头表示有道理，道：“别勒古纳台兄弟若能来助拳，我们杀深未桓一事，将更十拿九稳。”

寇仲先看徐子陵一眼，摇头道：“我们不会有任何帮手，古纳台兄弟因事远行，怕明天仍未能回来。”

徐子陵听得心中一震，接着涌起寒意。寇仲为何说谎？他们根本不晓得古纳台兄弟是否在回程途中，说不定能于黄昏前赶返龙泉，偏他说得如此肯定。寇仲是不会向战友撒谎的，除非是他在怀疑杜兴或可达志，究竟他们在甚么地方露出马脚，让寇仲起疑防范。

他心念电转，立即配合寇仲道：“可惜师姑娘向不卷入人世间的斗争仇杀，且说给她听亦怕污这她的仙耳，否则她会是很大的助力。”

杜兴哈哈笑道：“我们四人联手，难道还收拾不了区区一个深未桓？两位只须安心做鱼饵，达志负责跟蹊深未桓，我和手下则做你们间的联系，保证深未桓活不过明天。”

可达志欣然道：“大哥肯在此事上仗义出手，我们当然胜算大增。”

杜兴冷哼道：“只懂奸淫掳掠的歹徒，人人得而诛之，我早对他们看不顺眼，以前是苦无机会，今趟怎肯放过。”

四人商量妥所有细节后，为掩人耳目，匆匆分手。

寇仲和徐子陵在附近一处桥底避雨商议。

寇仲神色凝重的道：“幸好有你配合，杜兴令趟肯定中计。”

徐子陵一脸茫然道：“我只是顺着你口气说话，到此刻仍不晓得有甚么地方出问题。”

寇仲道：“首先杜兴不该对诛杀深未桓一事表现得如此热心，我们去找他主要是弄清楚许开山的身份，他却有意无意的一变而为我们的战友。”

顿了顿续道：“其次是他善意的解释他因颡利和突利的修好而和我们化敌为友，又深入分析因李世民击败宋金刚，所以颡利对我们改变态度。种种作为，并不似他一向强横霸道，老子爱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作风。适足显示他自己心虚和使诈。”

徐子陵点头道：“你的感觉不无道理，不过若凭此两点断定杜兴口不对心，仍有点武断。”

寇仲沉吟道：“还记得在山海关小桃源晚宴时，我们提及狼盗正逃往大草原一事时，感觉到杜兴和许开山心内的惊栗，那是绝无花假的。他们正是怕我们真的追上没有防范的狼盗，才要自己假扮狼盗，将我们引到燕原集，来个一举两得。”

徐子陵一震道：“我开始给你说服。回想刚才的情况，他确在设法摸我们的底子。”

寇仲道：“今时不同往日，我们两个都没有甚么筹码和敌人周旋，倘不慎陷入重围中必死无疑，所以不能出错。”

徐子陵皱眉道：“你看可达志会否有问题。”

寇仲道：“照我看可达志并非这种人，问题全出在杜兴身上。他根本晓得许开山的真正身份，更与他狼狈为奸。”

徐子陵不由想起阴显鹤说的话，指杜兴是个双面人，表面疏财仗义，主持公道，暗里则无恶不作，纵容许开山的北马帮，寇仲愈来愈厉害，想骗他再不容易。道：“那应否对可达志说清楚我们对杜兴的疑心。如若杜兴真的与许开山合作做坏事，他也大可与深未桓、呼延金及韩朝安等勾结。可达志在不知就里下，根易着道儿。”

寇仲摇头道：“杜兴于可达志有恩有义，这关系非是凭我们几句话可改变过来的，可能反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放心吧！先不说可达志有足够自保的能力，凭他身为颡利爱将的身份，给个天杜兴作胆，他也不敢拿可达志如何。”

且能有个像可达志这样的人在颀利身边为他说好话，对他有利无害。”

徐子陵忍不住叹道：“你这小子变得愈来愈精明厉害。”

寇仲伸手搂着他肩头，笑道：“这全是迫出来的，其实自杜兴肯说出谁劫去羊皮，我已心中生疑，到说出来竟是韩朝安，实教人难以置信。杜兴为何要这样？一言以蔽之，羊皮该是狼盗下手截劫的。而马吉则和杜兴关系密切，一个负责在塞外接赃，一个在关内散货，大做本少利厚的买卖。”

徐子陵道：“杜兴会否并不晓得许开山在大明尊教的身份，当我们说出证据时，他的震惊并非装出来的。”

寇仲点头道：“大有可能。”

接着精神一振道：“今晚的二度刺杀必然凶险异常，我们须另觅帮手，你去寻师仙子和阴显鹤那古怪家伙，我去找越克篷和宋师道，然后再往皇宫赴宴，看看伏难陀如何舌灿莲花，辩才无碍。哈！真的愈来愈有趣哩！”

徐子陵探头看看天色，道：“这场大雨是对我们行踪最好的掩护，趁雨停前，我们赶快把事情办妥。”

两人各自打起杜兴赠与的伞子，分头行事去也。

第十章 冤家路窄

寇仲溜进朱雀大街，冒雨朝外宾馆举步走去，街上行人大减，各式雨具则洋洋大观，檐篷下挤满避雨的人，酒馆食店均告客满，又是另一番情景。

寇仲胸口的创伤仍隐隐作痛，幸好体内受损的经脉经调理后处于迅速的复元中。忽然想起一个问题，不由暗抹一把冷汗。

杜兴是半个契丹人，与同是契丹人的呼延金理应关系密切，而呼延金则晓得他们和越克篷的关系，假若自己这样摸上门去找越克篷，很可能避不过杜兴的耳目。

自己刚才半句不提越克篷，杜兴已或生疑，现在他寇仲又匆匆往找越克篷，杜兴定想到他是另有图谋，那今晚的计中之计将不会奏效。

想到这里，转进横街。

杜兴有千万个杀他和徐子陵的理由，首先若八万张羊皮是他和许开山劫去的，怕两人追究，遂来个先下手为强。其次更重要的是，杜兴和许开山怕两人支持荆抗将他们逐离山海关，假若徐子陵猜测无误，杜兴并不晓得许开山在大明尊教的身份，那杜兴和许开山便是各怀鬼胎。而安乐帮惨案则是许开山瞒着杜兴干的，为的是被安乐帮帮主发现许开山在大明尊教的身份。

兜兜转转下，他们的思路虽曾误入歧途，最后仍是回到最先的结论去。

只有在杜兴和许开山的包庇下，狼盗始能横行无忌，行踪如谜。亦只有像许开山这样的财势，才能收买安乐帮的副帮主舒丁泰。后者在饮马驿被骚娘子杀死灭口，正因舒丁泰晓得许开山是安乐帮惨案的幕后主使者。

一理通百理明，想不到与杜兴一席话这么有用。

但这仍是一场大赌。

他们没有任何真凭实据去断定杜兴今晚会与呼延金勾结来害他们，假

若错的是他们，而杜兴是无辜的，那今晚不但杀不到深未桓，还会开罪杜兴和可达志。

看准左右无人，寇仲从怀里掏出“神医莫一心”的面具，戴到脸上，接着转进一间成衣店，出来时摇身变成另一个人。

圣光寺的禅室内，宁静平和，与世隔绝。

大雨下个不休，打在瓦顶沥累成无数临时小瀑布，哗啦啦的沿瓦面凹坑倾泻而下。

虽有伞防雨，徐子陵仍湿掉半边身子，在伤重之后，份外有萧条落难的感觉。可是面对师妃暄的仙容，所有这一切都变得无关重要。

今趟是他起床后第三次见仙子。

师妃暄坐在他旁，细审他的脸容，讶道：“子陵是否受伤？”

徐子陵点头道：“还差点丢命。”扼要的把今早遇刺的事说出来。

师妃暄叫他把手举起，温柔的把纤指搭在他的腕脉处，徐子陵心中涌起无限温馨时，她骇然道：“你真的伤得很重，短时间内不可与人动手。”

又皱眉道：“寇仲到那里去？我现在立即和你去寻他。否则若被深悉你们伤势的敌人截着，将非常危险。”

徐子陵很想说若寇仲被宰，李世民不是少去最大的劲敌吗？但此时当然不会说出如此大杀风景的话，还感激师妃暄对他们兄弟的关心，微笑道：“我们正在玩一个虚虚实实的游戏，以胆博胆，至少到此刻仍属成功，所以能安坐于此。”

师妃暄嗔怪的横他一眼，精纯无匹的真气从指尖输入，助他行气疗伤，语气却非常平静，淡然自若的道：“若寇仲的伤势和你接近，你两人根本没资格玩任何游戏，寇仲想逞强，你该劝阻而不是附和他。”

徐子陵道：“这叫置诸于死地而后生。我们今晚有两个目标，无论如何艰难，必须设法完成，就是杀死深未桓和石之轩。”

师妃暄没好气道：“你们最应该做的是躲起来好好休息，石之轩的事由妃暄和祝后去办。”

徐子陵坚决的摇头道：“妃暄放心，受伤有受伤的打法，我们必须一出手就教石之轩逃不掉，否则将是白费心机，且永远失去围剿石之轩的机会。”

师妃暄讶道：“我不明白，你们在现今的情况下，如何应付石之轩这种魔功盖世的高手。”

徐子陵道：“时间不容我作详尽解释，简言之是我和寇仲有一套自创的联手奇术，重伤至此仍可威胁石之轩。我想请妃暄去联络祝玉妍，告诉她今晚的情形，令大家能互相配合。

大事要紧，妃暄必须信任我们。”

师妃暄叹道：“你们总爱做些出人意表的事。好吧，今晚有甚么情况？”

徐子陵将杜兴、可达志、保未桓、呼延金、韩朝安、伏难陀等人的事，包括前因后果、他和寇仲的猜想判断，无有遗漏的说出来，然后道：“今晚即使我们不能成功诛除深未桓，至少可以证明杜兴究竟是怎样的一人。”

师妃暄淡淡道：“倘若敌人在你们赴宴前进行刺杀，你们不单妙计成空，还要赔上性命。”

徐子陵愕然道：“我们真糊涂，竟没想过这可能性。”

师妃暄微笑道：“人家旁观者清嘛。唉！你这人哪，真叫人担心。”

徐子陵感到她源源不绝输入腕脉内的真气令他浑身舒泰，大幅减去数

处伤口的痛楚，更激发起体内窍穴的潜力，耳鼓则响起她关切和嗔怪的仙音，几疑不知人间何世，一时心神皆醉，道：“我此时的脑袋似乎不大灵光，妃暄你说我们该怎办才好。”

师妃暄道：“这要看杜兴是否真的与呼延金等人私通勾结，若情况果真如此，除非能有百分百把握在你们踏进宫门时设伏杀死，否则自以将计就计为上策。”

徐子陵点头表示明白，杜兴的将计就计，是以人假冒深未桓以飞云弓箭，将可达志引入歧途，然后杜兴这个中间联络人再把两人诱往绝地，布下另一妙局加以扑杀。由于两人伤势未愈，兼之猝不及防，故必无幸免。

师妃暄续道：“只要你们赴宴时，露出全神戒备的状态，例如分散而行，那敌人将不会舍易取难，作不必要的冒险。所以我并不大担心这方面，令人忧虑的是你们的计中计全建立在假设上，如果其中任何一个假设乃自以为是的失误，将会弄出大岔子。”

徐子陵爱怜的审视她用心思索的动人神态，苦笑道：“所以我要来请妃暄破例的出手去管管这凡尘的斗争仇杀。”

师妃暄轻叹道：“妃暄不得不再多一个假设，如若可达志奉有颀利密令，借故与你们亲近，事实却是与杜兴狼狈为奸，务要置你们于死地，事后则诿过深未桓等人身上，使突利不能追究颀利，那就算我肯出手，亦是白赔，因为敌人中将有赵德言、墩欲谷等高手在内，敌我双方实力大过悬殊。当然，问题仍在你们伤势太严重，一旦被困，没能力突围逃走。”

徐子陵肯定的道：“可达志该不会是这种卑鄙之徒，而且昨晚我们偷听赵德言等和周老叹夫妇的对话，颀利暂时确无意对付我们，所以迫马吉想办法从拜紫亭处讨回八万张羊皮，以归还大小姐。”

师妃暄白他一眼道：“你陵少尚未告诉妃暄这件事嘛！”

师妃暄娇嗔的神态逗人至极点，徐子陵涌起把她搂入怀内的冲动，只是不敢唐突佳人，惟有压下此念，微笑道：“对不起，是小弟的疏忽。哈！妃暄竟唤我作陵少，听起来既新鲜又刺激。”

师妃暄嫣然一笑，再横他一眼，垂下螭首，轻轻的道：“知道吗？徐子陵你知道吗？我对你的戒心愈来愈薄弱哩！”

徐子陵心中一荡，愕然道：“你直至此刻仍对小弟有戒心？”

师妃暄回复淡若止水的神情，微耸香肩道：“我怎晓得你是否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呢？言归正传，你想妃暄在那方面帮忙？唉！此事必须和祝后仔细商量，看如何配合，使不致错失除去石之轩的良机。”

徐子陵微笑道：“我先要弄清楚甚么是说是一套，做是另一套的指责。在妃暄心中，我难道竟是个言行不一致的人？”

师妃暄“噗嗤”娇笑道：“陵少息怒。我只是在找下台阶，不过防人之心不可无，你今日已是第三趟来找妃暄，我生出戒心不是好应该吗？妃暄真的很喜欢见你，和你闲话聊天，可是又怕难持正觉，使多年刻苦修行，付诸流水。妃暄已达《慈航剑典》所载‘心有灵犀’的境界，对一般人的感觉份外通灵敏锐，可是若遇上欢喜的人，也特别危险。妃暄已说得非常坦白，因为不忍瞒你，更因对你信任，希望你能体会妃暄的心境。”

接着幽幽一叹，续道：“妃暄绝不能重蹈秀心师叔的覆辙，被迫脱离师门，那将是对敝斋最严重的打击，更有负师尊对妃暄的期望，徐子陵你明白吗？”

徐子陵感动的道：“我很感激妃暄说这番话的恩赐，会令我一生回味无穷。妃暄请放心，我绝不是说一套做又一套的人。但究竟甚么才算是‘剑心通明’的境界？为何不能与男女爱恋兼容？”

师妃暄神色静若止水，柔声道：“就是‘看破’两字真诀，在剑术上，不但可看破敌人，更能看破自己，无有遗漏，圆通自在；在修行上，则是看破生命和所有事物的假象，直抵真如。那是一种甚么境界？臻抵甚么层次，时到自知。妃暄仍未能看破对子陵你的欢喜眷恋，故自知仍差一筹，亦使我明白正陷身感情危崖的边缘，稍有错失，将前功尽弃。”

徐子陵不由想起花林的一幕情景，在窟哥跟一众敌人箭刃交加的生死威胁下，自己确臻达既抽离又无比清晰知敌的井中月奇境，不过确不能持恒地保持这种奇妙的境界，特别到龙泉与师妃暄重遇后发生不知可否说是“热恋”的交缠，心境更是起伏难平，难以保持冷静，甚至比之以前更有所不及。从自己的经验看，师妃暄这番话实含至理，故她把男女之情归诸必须看破的一环，确非用来搪塞拒绝的说话而是事实真个如此。

徐子陵淡淡道：“恳请仙子你消除对小弟的一切戒心，把我们间的感情完全升华，从而晋入‘剑心通明’的境界。我不知事情是否可以这样，但却感觉到是可行的。”

师妃暄嘴角露出一丝苦涩的笑意，轻柔的道：“子陵可知你那对魔眼不经意流露的深情，甚或心内的情绪和渴望，均会令妃暄生出感应，做成冲激。我责你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并非没有根据的。”

徐子陵哑然失笑道：“小弟知罪。我怎知你的‘心有灵犀’这般厉害。”

师妃暄忽然目射奇光，凝神仔细打量着他，微讶道：“你这人真古怪，听了妃暄毫无虚饰的倾诉后，心境竟能提升至不着一丝尘念的空灵境地，我似乎真的可以信任你。”

徐子陵用神沉思，好半晌后岔开话题道：“时间无多，妃暄可否扮成神秘的高手，在旁暗中助我们察敌破敌，因为变数大多，所以预早定下计划反成碍手碍脚。凭妃暄的才智，到时随机应变，应为明智之举。”

从怀内掏出自杨公宝库的面具，送到师妃暄身前。

师妃暄放开搭在他腕脉那完美无瑕的纤手，接过面具，不解道：“子陵不须妃暄为你跟蹑真正的深未桓吗？”

徐子陵心头浮现孤独寂寞的阴显鹤，道：“这方面我另有人选，我们更需要妃暄的……嘿！妃暄的保护。”

接替把阴显鹤和越克蓬这两方可能的帮手详尽道出，以免生出不必要的误会。

师妃暄道：“你们入宫前我会与你们碰头，交换最新的消息。”

徐子陵遂告辞离开，寻阴显鹤去也。

寇仲运功改变体型，变成个不惹人注意的“莫一心”，打着伞子朝越克蓬落脚的外宾馆走去。

他和徐子陵已成伪装的专家，不但能改变眼神，神态和走路的姿态亦不露出丝毫破绽。

当他还差数步即可抵达目标的外宾馆大门，忽然心生警觉，感到一对锐利的目光在对街打量他。

不由心中大讶，暗付难道自己变得像徐子陵般敏锐，能对隐蔽的眼光生出感应。

正要别头瞧去，又连忙制止这冲动，心叫好险。

这肯定是监视者的诡计。他并非忽然拥有徐子陵式的灵觉，而是敌人故意施为，功累双目凝注他脸上，令他生出高手应有的感应。假若他中计望去，便表示他亦为高手，从而猜到他可能是寇仲或徐子陵伪装的。

不由心中大懔。

首先是这监视者大不简单，能以这种高明的方法测试他身份的真伪，其次是杜兴极可能确与呼延金互相勾结，才会派人监视他们会否与越克蓬联络。

若对方真的肯定他是寇仲或徐子陵，说不定他离开外宾馆时，会遇上雷霆万钧的突袭，因对方有足够时间集中人手，将他击杀。

刻下身在龙泉，确是危机四伏。

寇仲把心一横，过门不入，改往高丽人住的外宾馆步去，因为他没资格去冒这个险。最大的问题是若他鬼鬼祟祟的故意压低声音和守门的车师战士说话，只更惹人怀疑。

当车师国人住的外宾馆落到他后方时，凝注他身上的目光随即消敛，使他晓得自己猜测无误。

唉！想不到与越克蓬碰头这么简单的事竟一波三折，不能成功。

现在越克蓬的整座外宾馆都在敌人的严密监视下，明的暗的全瞒不过敌人。

找宋师道似亦不宜，想到这里，寇仲暗叹一口气，横过车马道，朝对街行人道走过去。

他想找出究竟是甚么厉害人物在监视外宾馆的大门。

大雨仍下个不停，有檐篷遮雨的店铺外站满避雨的人，要把监视者找出来并非易事，不过寇仲自有他的办法。

在这段接近王城的大道，一边是林立的十多所外宾馆，另一边是各式店铺。

外宾馆那边行人道由于没有避雨的地方，故行人疏落，只要有体型类似他和徐子陵的人经过外宾馆，那高明的监视者又重施故技时，必瞒不过他的感觉。

徐子陵回到四合院，大雨终于停下。

寇仲浸在温泉池中，见徐子陵回来，欣然道：“我既没有找越克蓬，也没有找宋师道，但却有一个有趣的发现，你道是甚么呢？”

徐子陵在池旁坐下，笑道：“说吧！还要费时间卖关子吗？”

寇仲讶道：“你的脸色大有好转，是否仙子亲以仙法为心上人疗伤？”

徐子陵没好气道：“我们快要起程入宫，你仍要多说废话？”

寇仲脸色转为凝重，沉声道：“我可能刚见过崔望。”

徐子陵愕然道：“甚么？你可辨认出谁是崔望吗？”

第十一章 扑朔迷离

寇仲闭上双目，在热气腾腾的温泉池内梦呓般道：“若非下善大雨，我怎都想不到崔望会守在越克篷的宾馆外心怀不轨，大雨将他半边身子打湿，他所穿是龙泉的改良汉服，衣料单薄，淋湿后隐现臂上类似狼盗的刺青。哈！可是那傻瓜仍懵然不知。若非我不宜动手，刚才即把他擒下。”

又解释如何从他的功力高深处推测出他非是娘盗喽罗而是首须崔望。最后道：“你猜他出现在那*，对我们有甚么做示？”

说罢从池内爬出来，抹身穿衣。

他胸膛的伤口奇迹地愈合，只有一个泛红和长约寸半的伤疤，不过若因剧烈运功重新撕裂，复原时间将大幅拖长。

徐子陵凝神细想好片晌，道：“在时间上，似乎不该是由杜兴知会崔望的。除非我们找杜兴时，崔望正在杜兴宅内，否则时间上不容许杜兴再到某处通知崔望，那怎样都快不过你。还有是杜兴怎晓得你在见他之前，没有拜会过越克篷呢？”扎寇仲穿好衣服，坐到他旁，呆望人片刻，点头道：“事情愈趋复杂，更是扑朔迷离，崔望肯定与呼延金有间接或直接的联紧，始得悉我们和越克篷的关系。我们不妨来个大胆的假设，自令早我们遇袭受伤，由于我们掩饰得好，使敌人难知我们伤有多重，故不敢轻举妄动。兼且龙泉终是拜紫亭的地头，即使拜紫亭默许我们在他的地头被杀，也不能太过张扬，甚至拜紫亭会抑压韩朝安等人，唉！愈说愈复杂呷！”

徐子陵摇头道：“并不复杂，简而言之，是敌人第一趟刺杀行动失败，必须在我们完全伤愈前进行第二次伏击。而此次更不容有失，因为若老跋又或古纳台兄弟回来，他们将痛失良机。”

寇仲笑道：“都是陵少说得扼要清楚，我的意思是崔望之所以守在越克篷外宾馆的大门外，是要看我们会否向越克篷求援，从而推测我们的伤势深浅，更可看情况进行另一次攻击。若我去找宋师道，情况亦是如此。我们现在虽不清楚崔望因何会呆头鸟般站在那*乾瞪眼睛，但至少晓得崔望可能和韩朝安、呼延金等有点关系。换过是外人，怎知我们伤重至需找人援手的地步？，你那方面情况又是如何？”

徐子陵仰观天色，仍是灰蒙蒙一片，却感到藏在云后太阳正往西降，道“仙子没问题，阴显鹤却不在他落脚的客栈*。唉！原本还以为可请宋二哥为我们追踪保未桓，看来这愿望要落空。待会人宫前妃暄会和我们碰头，惟有央她亲自出马。”

寇仲一呆道“凭我们两个伤兵，即使加上仙子，而深未桓和木玲只得夫妇两人，我们恐怕仍没法干掉他们，何况他们肯定还有大批手下？”

徐子陵道：“说开又说，你的计中计有个很大的漏洞，假使杜兴确与要杀我们的深未桓等人暗中勾结，那他们将一方面把可达志引开，另一方面则把我们引诱往某处。在这种情况下，探未桓还那有空隙返回藏身的地方去，他只会联同呼延金、韩朝安，至乎崔望、杜兴、许开山等在某处布局袭杀我们。故跟踪保未桓根本是没有意义的。”

寇仲苦笑道：“我想出这计中计时，那想过杜兴会是他们的人。我的娘，你说得对，在这敌我难分的情况下，我们的计中计只是玩火，不但会烧伤自己，还会把仙子赔进去。假设许开山是那甚么大尊或他奶奶的原子，武功只要比烈瑕更厉害点儿，只他一个已不易应付。”扎徐子陵道：“我本以为找阴显鹤去跟踪深未桓无伤大雅，可是愿望落空，只好改变计划，眼前但求自保不夫。否则最怕因小失大，没法助视玉妍与石之轩来个玉石俱焚，才

不划算。”

寇仲坚决的摇头道：“不！错过今晚，我们再没有这么好的机会去杀深未桓。”

徐子陵心中同意。

换过他是保未桓，假若今晚仍杀不死他们，只好立即有那远滚那么远，躲回熟悉的大戈壁去，以避免两人伤愈后的反击。兼且古纳台兄弟对深未桓构成严重的威胁，何况尚有个马贼克星跋锋寒，在那种情况下，深未桓舍逃走外别无选择。

徐子陵叹道：“我们办得到吗？”寇仲道：“穷则变，变则通。敌人的失善，是被我们争得喘一口气的时间，使伤势大有改善。哈！这温泉疗伤的方法，既便宜又方便。他娘的！该怎样套才好？我要找可达志这小子摊开一切来说，让他晓得杜兴对颉利并非绝对真诚，甚至想破壤颉利和突利的修好。”

徐子陵摇头道：“可达志会很难接受我们的凭空猜想。而且你怎能肯定可达志确是站在我们的一方。”

寇仲道：“若可达志要杀我们，我们该早横死街头，因为即管我们没有受伤，跟他单打独斗，仍没胜算。从这点看，可达志应是真心帮助我们。我并非要可达志一下子改变对杜兴的想法，但只要他上长有个谱儿，而非全无疑心，当可随机应变的看清楚我们是否冤枉杜兴。”

杜兴始终有一半是契丹人，契丹人绝不愿见颉利和突利修好的。”

风声响起，一人逾墙而入，赫然是两人苦寻的阴显鹤。

徐子陵喜道：“阴兄是否看到小弟在你客栈内的留言，故而寻来。”

阴显鹤仍是那副孤独落寞，像人世间所有欢乐都跟他没半分关系的神情，淡淡道：“徐兄在找我吗？”

寇仲跳起来道：“阴兄请坐，要茶还是要酒？”

阴显鹤露出一丝难得的笑意，摇头道：“站在这 * 便成，今趟来是有事相告。”两人精神大振，洗耳恭听。阴显鹤仰望天空，道：“刚才那场雨下得真厉害，当时我正在跟踪许开山的马卓，他离开名妓慧深的家，直驰往未崔大街的稻香楼，那是龙泉最有声价的酒馆，我借大雨的掩护，紧吊在他车后，自以为万无一失，岂料祇稻香楼时，车子变成空车一辆。坦白说，我现在真的相信许开山是大明尊教的大尊或原子，否则岂能厉害至此。”

要知阴显鹤为东北武林最出色的剑手，功力跟他们所差无几，此人更对自己追踪跟蹤的技术非常自负，所以在这方面无论如何该有两下子。而许开山不但晓得被跟踪，还要撒下就撒下般把阴显鹤甩掉，显示出可怕的才智与身手，故令阴显鹤惊怵不已，特来警告他们。

寇仲皱眉道：“许开山因何不惜显露狐狸尾巴，亦要以这种近乎炫耀的方式撒掉阴兄？哼！这家伙定是有更重要的事去办。”

徐子陵道：“我奇怪的却是他为何不索性下车找阴兄晦气，此乃杀阴兄的一个好机会。”

阴显鹤坦然道：“因他对你们两位非常忌惮，一天你两人未死，他还不敢过份放肆。”

寇仲哈哈笑道：“我猜到啦，因他很快就可以解决我们，故忍蔓时之气。他娘的！阴兄的情报真管用，令我们弄清楚很多事。老许到稻香楼，有人找他吗？”

徐子陵没好气道“不要那么武断，他可以是去干其他事情的。”

阴显鹤道“只有杜兴来找过许开山，两人不知因何事吵个脸红耳热，我因距离在退听不清楚，后来杜劂赣冲冲的离开，接善是许开山离去。”

两人脸脸相观。

会仲动容道：“是陵少猜得对，杜皿懿与许开山狼狈为好，但确不知许开山是大尊或原子的身份，故兴问罪之师，这正切合杜兴火爆的性格。”

阴显鹤茫然道：“你们在说甚么？”

徐子陵道。“这个我们稍梭再向你作解释，我们想请阴兄再帮我们一个大忙。”

阴显鹤冷冷道“事实上我的命运已和你们连素在一起，你们若被害，我阴显鹤肯定没命生离。死在龙泉，已成定局。但这也并非不是好事一桩。”二说到最后两句，双目射出温柔的神色，似像对龙泉有某种奇异的感情。会仲苦笑道“死在龙泉对我来说却只会是窝囊透顶，我绝不能容许这样的事发生。现在我有十成把握肯定会在离宫时遇伏，他奶奶的熊，他们要杀我，我就还以颜色，一箭贯穿深未桓的咽喉要害。白说到最后，他双目杀机大盛，精芒电射。”咯！，咯！。咯！，门塑目。

阴显鹤淡然道：“我不想见任何人？”

徐子陵道。“这边走！”领他人南厅去了。

寇仲晓得子陵会趁机向阴显鹤详述今晚与敌周旋的细节，忙往应门。

当寇伸手触院门，心中忽然想到假若门开时数十支劲箭以强弩射进来，自己会否闪避不及而一命呜呼。不由猛提一口真气，作好准备，缓缓做门。

半张人脸出现在门隙处，再随善两扇大门往内开尽展全豹。

寇仲心神剧震，表面却不敢？？漏丝毫心意。他奶奶的熊 1 这张岂非适才在越克蓬门外见过的崔望脸孔，看第一眼时仍不敢肯定，因为装东大异。眼前的“崔望”一身军服，活脱是威风凛凛的拜紫亭手下悍将的样儿。他身后尚有十多名拜紫亭的禁卫军。当时的崔望戴的雨帽又直压至眉根，但寇仲仍清楚记得他略带鹰钩的鼻，粗黑的脸容，和透射阴鹜之色的眼神。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车马路处泊有一辆华丽的马车，看情况是拜紫亭派来接他们入宫的禁卫兵队。

丙然“崔望”施过军礼昂然道：“未将宫奇，奉大王之命，特来接少帅和徐爷入宫赴宴。”

寇仲终把门敞开，心念电转，想到三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崔望假冒拜紫亭的手下来接他们，事实上却是个陷阱，当马车驶至某处，将对他们麦动雷霆万钧的攻势，置他们于死地。

第二个可能性是眼前的崔望确是货真价实的拜紫亭手下宫奇，这想法并非没有其他理由支持，至少马吉说过八万张羊皮现时是在拜紫亭手上，烈瑕又指狼盗是拜紫亭的人。U 第三个可能性是眼前此君果是宫奇而非崔望，只因凑巧身有刺青，令他勿误将冯京作马凉，至于宫奇为何会在越克蓬门外监视出入的人，可能有其他的因由。

若是第一个可能性，当自己拒绝护送，说不定对方恶向胆边生，？？准自己现在孤身一人，立即动手，那可非常不妙。

寇仲哈哈笑道。“啊！，原来是宫将军。大王真客气。”

接善故作神秘的低声道：“宫将军请借一步说话。”

“崔望”略一犹豫，跨过门槛，随寇仲移入院落，恭敬的道：“少帅有甚么吩咐？曰寇仲对他的”犹豫“大感兴奋，因可证明这”宫奇“有更大可能确是崔望，所以对他寇仲具有戒心。寇仲脸对脸隔两步的凝望对方锐如鹰集豺狼的双目，装作有点为难的道：“怕要宫将军白走一趟，唉！我们……”

爆奇愕然道：“少帅今晚不入宫吗？大王会非常失望的。”

寇仲乾咳道：“将军误会哩！我们只是想自行入宫赴宴。唉！，怎么说才好呢，我们是希望把今早袭击我们的人引出来，好好教训他们一顿。如有你们前呼后拥，这诱敌之计将不灵光。”

爆奇双目异光一闪，瞬又敛起，环目扫过南厅，点头道：“未将明白。只是大王派我们前来，正是为两位安全着想。听大王说少帅伤势颇为严重。若在途中有任何闪失，未将怎担当得起？”

寇仲心中暗喜，从此人的神态反应，愈麦肯定他是崔望。而对方能说出拜紫亭所知关于他受伤的情况，那他“宫奇”的身份亦无可怀疑。所以只要查清楚这“宫奇”是否因要常到关内“姿财”而长期不在龙泉，即可肯定他既是宫奇，亦是崔望。

唯一余下的问题是崔望和他的手下均是回纥人，因何会为拜紫亭责命，与许开山和杜兴的关系又如何？，寇仲心忖老子怎敢坐你老哥的马车，压低声音道：“将军不用担心，我寇仲别的不成，疗伤却很有一手，否则怎肯为一些卑鄙之徒拿老命去博。将军请回去告诉大王，我们定会准时赴宴。”s宫奇沉吟片刻，似无可奈何的道：“我们当然尊重少帅的决定，未将会”回去如实禀告大王，少帅小心。“%说罢施礼告辞。直至关上大门，寇仲才放下心来，松了一口气。刚才在宫奇沉吟时，寇仲感到他心内杀机大盛，随又消失，显然是一番思量后，终于放弃立即出手。此时徐子陵在面对大门的南厢厅内向阴显鹤将今晚的错综复杂形势扼要解释一遍，寇仲神色兴奋的进来，见到两人站在盲后，笑道：“看到吗？”

徐子陵道：“拜紫亭竟有这么高明的手下，他的目光往我们投来时，我感到他看到盲后的我们，只这功夫已大不简单。”

阴显鹤沉声道：“此人名叫宫奇，是拜紫亭座下四悍将之一，相当有名气。”

寇仲动容道。已“他真是拜紫亭的手下？晒”徐子陵愕然道：“你在怀疑他？”

寇仲道：“你曾和崔望交过手，不觉得他有点眼熟吗？”

徐子陵呆了起来，用神沉思。

阴显鹤大诨这日。“少帅怎会认为宫奇是崔望呢？曰 h 寇仲解释清楚，苦恼的道：“有甚么方法可查出当狼盗在关内杀人放火时，宫奇就不在龙泉，那我们立可肯定宫奇是崔望。

一徐于陵道：“阴兄似对龙泉的事非常熟悉。”

阴显鹤双目又再射出温柔的神色，点头道：“这是我第三趟来龙泉。调查宫奇是否崔望一事，可交由我负责，至迟明天可有结果。一寇仲喜道：“如此有劳阴兄。嘿！，阴兄像对龙泉有种特别的感情。川阴显鹤摇头道。”我很少在一个地方长期逗留，所以比别人会多去些不同的地方。曰两人均知他在掩饰，只是无暇去问个究竟，更知他不会轻易透露心事。

徐子陵点头道：“样貌和体型均有些儿相似，你的怀疑很可能是事实。”

寇仲苦笑道：“假若离宫时，崔望请我们登车，我们该接受还是拒绝？”

徐子陵亦大感头痛，离宫时坐马车，是他们计划中一个重要部份，既可令目标明显，两人的“联手妙术”又较易发挥，但若宫奇是崔望，坐他的车却会骤增不可预测的危险变数。

阴显鹤像被勾起甚么心事般，木无表情的道：“两位必有解决方法，我就趁两人赴宴的时间，设法查证宫奇是否有另一个身份。”

说罢离厅逾墙离开。

寇仲叹道：“我现在脑袋发胀，对今晚的事再没有把握，陵少如何？”

徐子陵道：“我能比你好多少？”

两人对视苦笑。

第十二章 龙泉街上

两人离开四合院，在华灯初上的街道提心吊胆的举步前行。

寇仲回首一瞥院门，笑道：“你猜这座四合院将来会否变成龙泉一处游人必访的胜地？因为我们两个家伙曾在这里住宿过。”

徐子陵晒道：“只有在三个情况下才会如你所愿，首先是我们今晚死不去，其次是你日后真的做成皇帝，三则是龙泉城没有被突厥大军的铁蹄辗成碎垣破片。”

寇仲道：“我跟你的分别是我做人较乐观。而你有否感觉奇怪，从没有人敢到四合院来寻我们晦气的。”

对街走过一批穿得花枝招展的鞞鞞少女，见到两人无不俏目生辉，肆无忌惮的指点谈论，显是晓得他们一是寇仲，一为徐子陵。

徐子陵道：“会否因这是古纳台兄弟的地方，故没有人敢来撒野。”

寇仲不理途人的目光，哑然失笑道：“你永远比我谦虚，我却认为是想害我们的人怕了小弟的灭日弓。我只要躲在厢厅内，有把握射杀任何敢跃进院内的人。只有在这人来人往的通衢大道，我的灭日弓始无用武之地。”

徐子陵突感自己从喧嚷的大街抽离出去，就像在花林那珍贵的经验般，对整个环境的感觉份外细致清晰，晓得自己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压力下，终从师妃喧的述障中破关而出，臻井中月的境界。

此时若有任何人在跟踪、监视至乎伏击他们，必瞄不过他的灵觉。

微笑道：“你确比我清醒，说得对！例如深未桓就不会卖古纳台兄弟的账，又不见他前来冒犯？可知少师那把令无数塞外战士饮恨的神弓，确令敌人丧胆。”

寇仲喜道：“陵少心情为何这么好？竟来拍小弟马屁。哈！顺带再问个问题。”

徐子陵注意力落在左街坐在一间酒门外桌子前的男子，此人衣着普通，可是面容强悍，双目闪闪有神，隔远看到两人立即把脸垂下，生怕给两人看到的模样。

寇仲凑到徐子陵耳旁道：“你是否在看那小子，我猜他是呼延金的手下，要否来赌一手，看你是赌仙还是我为赌圣？”

徐子陵失笑道：“你不是有问题须垂询小弟吗？除非你想故意迟到，否则就不要去管这些小喽罗。”

寇仲往那人以突厥话大喝过去道：“兄弟，给我向呼延金问好。”

那人登时色变，显得溜既不是，不溜更不是，幸好寇仲两人迅速走了。

寇仲和徐子陵相视而笑，那家伙的表情正是最佳答案。

前者笑道：“我们开始能分辨契丹、靺鞨等诸类人，以前是只能凭衣饰打扮的外观作判断。我想问的问题其实有点唐突，使我难以启齿。而事实上亦非甚么大不了的事，搁下不问也可以。”

徐子陵讶道：“竟有这样一个问题？”

寇仲的目光投往前方迎面而来的一个大汉，看衣着该是粟末靺鞨外另一部族的靺鞨人，见到两人，隔远恭敬施礼。

寇仲边回礼边道：“我和你均不是嗜血的人，严格来说，我要比你好斗。不过在祝玉妍与石之轩同归于尽一事上，你却比我来得积极。我非是指杀石之轩，而是你陵少像对祝玉妍的牺牲毫无半点怜惜之心，这与你一向不愿见有人伤亡的性格似乎不大合拍。”

徐子陵心中一片宁静，轻轻道：“还记得在南阳天魁道场发生的屠杀惨剧吗？当时祝玉妍亲率手下来犯，见人便杀，你因刚巧外出，故不曾亲眼目睹那种道场变屠场的情景！但我却终生忘不掉。今趟我肯和祝玉妍合作是迫不得已下的妥协，故对她的生死，绝没有丝毫惋惜，何况更可助仙子一臂之力，算得是个多番开罪她的补救。”

寇仲恍然道：“原来如此，你说得对，人会因形势的变化不断妥协忍让。想想当年涓涓在我们眼前把商鹏商鹤两位可敬的老人家残杀，我那时心中立誓要把涓涓碎尸万段以为两位老人家报仇，其后还不是因形势所迫而须与涓涓妥协。这就像颉利与我们仇深如海，仍要迫马吉把八万张羊皮还给我们。”

徐子陵道：“说起八万张羊皮，令我想起老跋，他因何这么久仍未回来？”

寇仲苦笑道：“事实上我一直担心此事，只是不敢说出来。”

一人从横街急步冲出，来到两人身侧。

两人目光像四道闪电般往那人投去，那人被两人眼神气势所慑，浑身一震，垂下双手，以示没有恶意或武器，施礼道：“敝上呼延金想请两位见面说几句话。”

两人大感错愕。

呼延金竟来找他们说话？太阳是否明天会改由西方升起？

寇仲负手缓行，淡淡道：“老兄非是契丹人，而是汉人，如何教我相信你是呼延金的手下。”

那人回复从容神态，追在寇仲身侧，低声道：“小人梁永，一向为呼延大爷负责在关内的生意，杜爷和许爷想与敝上联络，亦要经小人作中介人，请少帅明察。”

又乾咳一声道：“在龙泉反而没有人认识我，所以呼延大爷派小人来作通传，少帅和徐爷只要随小人稍移大驾，见到金爷便知小人没有说谎。”

寇仲另一边的徐子陵点头道：“你确没有说谎，因为作呼延金的手下并非甚么光采的事，说谎该找些别的来说。”

梁永脸色微变，却不敢发作。

寇仲耸肩道：“说谎又如何，顶多是个陷阱，我寇仲甚么场面未见过。”

问题是我现在根本既没有见贵上的心情，更没有那种闲暇。你给我回去告诉他，明天请早。”

两人出身市井，最懂与黑道人物打交道，甫接触便以言语压着对方，令对方陷于被动，不得不拿点好处来讨好他们。

果然梁永道：“呼延爷今趟派小人来请驾，对两位实有百利而无一害。两位不是为翟大小姐被劫的货历尽万水千山来这里吗？呼延金爷正是要和两位商量此事，并澄清双方间一些小误会。”

寇仲开始糊涂起来，昆直荒不是说呼延金和深未桓联手来对付他们吗？为何现在呼延金却像要修好讲和的样子。

不由求助的望向徐子陵，后者微一摇头，表示他亦弄不清楚是甚么一回事。

梁永见寇仲毫不动容，凑近少许把声音进一步压低道：“敝上尚可附赠一件大礼，就是包保少帅能讨回今早遇袭的公道。”

两人心叫卑鄙。只听这句话，可知呼延金确与深未桓结盟，且双方早拟定计划，故此呼延金可随时送礼，把深未桓和任何三与计划的人出卖。

寇仲装出兴致盎然的样子，讶道：“赠品？”

梁永赔笑道：“少帅欲知详情，只要与敝上见个面，敝上自是言无不尽。”

最后言无不尽四字他是加重语气的说出来，企图说服寇仲。

三人此时转入朱雀大街，更是热闹繁华，充满大喜日子来临前的气氛。

徐子陵不禁生出感触，他们虽与街上群众肩碰肩的走着，似是他们的一份子，但事实却超然在这群众之上，在某一程度上操控着他们的命运。这种人上人的权力，正是古往今来有志王侯霸业的人努力追求的目标。

寇仲皱起眉头道：“他因何肯这么便宜我？有甚么条件？”

梁永恭敬的道：“敝上早有明言，不会有任何要求，纯是识英雄重英雄，与两位套个交情，交交朋友。”

寇仲倏地立定，别头望往梁永，微笑道：“回去告诉呼延金吧！我寇仲他本是反对向可达志说出他们凭空的猜测，但在别无选择下，只好改变初衷。

寇仲同意道：“现在只能见机行事，看可达志是龙是蛇，石之轩方面如何？”

徐子陵道：“也只是见机行事此四字真言。”

说到这里，两人均感有人从后方接近。

在这人来人往的街道上，当然常有许多人跟在背后，但此人接近的方式却与别不同，时快时慢，且左右位置不住改变，故令两人生出警惕，知是有特级高手在接近他们。只要进入某一距离和角度，可向他们发动雷霆万钧的突袭。

来人的气势正紧锁他们，只有像寇仲和徐子陵这级数高手，才不用回头去看，亦能对来者的动静如目睹般清晰。

若在受伤之前，他们自可从容应付，甚至可在敌人出手后，始决定采取那种方法狠狠反击。

此刻当然不能如此潇洒。

两人肩头轻触。

徐子陵往靠店一方移开，寇仲得徐子陵输入真气，控制伤口的肌肉和

经脉，旋风般转过身来。

入目是大步赶至的烈瑕，只见他双目先闪过得意，接着笑容泛脸，哈哈大笑道：“两位大哥好，愚蒙还以为会迟到，致唐突佳人，现在见到两位，始能放下下心来。大家兄弟结伴赴美人之约，不亦乐乎！不亦乐乎！”

两人心中大骂，偏又莫奈他何。更晓得被他以高明的手法，摸出底子。

若适才能以不变应万变，尚可保持高深莫测的假像，现在虽未致露出狼狽相，但已给试出内伤未愈，难怪这可恶的小子眼现得意神色。

寇仲压下内心的愤怒，若无其事的道：“列兄是否刚见过大尊？所以差些误时。”

烈瑕微一错愕，看来极可能是给说中心事，旋即来到两人中间，笑道：“少帅说笑啦！”

我只是因筹措礼物需时，故赶得这么辛苦。你们看！”

从衣袖滑出一个长约尺半绣有龙凤纹的窄长锦盒，落到手上。

徐子陵和寇仲目光落在锦盒上，心中想的却完全是另一回事。

烈瑕在进宫前这最后一段路加入他们行列，看似是无意的巧合，但两人确知其中另有隐情。大有可能显示杜兴与许开山这伙人，跟深未桓、呼延金、韩朝安的那一伙人，至少在刺杀他两人一事上，是各有各做的。

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有烈瑕陪他们走这段路，势令深未桓那伙人无法在两人入宫时发动袭击，只能留待他们出宫时进行。

假若烈瑕晓得两人能从他陪行一事上推得这样的结论，必然非常后悔。

寇仲随口问道：“上一个大礼是《神奇秘谱》，令趟又是甚么娘的谱儿。”

烈瑕欣然道：“见到秀芳大家时愚蒙自会解谜。”

笑嘻嘻的把锦盒收回袖内。

宫门在望。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神，均看出对方有在这条假的朱雀大街，比在万水千山之外真长安的真朱雀大街更不好走的感觉。

今晚会否是他们最后一夜？

第十三章 忘趣相投

“玉阶三重镇秦野，金殿四塘抚周原。”

这是今晚拜紫亭宴客位于内宫西园的栖凤阁入口处一副石雕漆金对联，联中描写的是中土长安威镇关中平原的情景，亦看出拜紫亭的抱负，是要把龙泉造就成镇慑东北平原的军事战略据点。

抵宫门后，由恭候的礼宾司带领三人穿过皇城进入皇宫，经砖石铺筑在主殿前左右延伸的廊道，穿园过院的进入清静幽雅的栖凤阁。

栖凤阁位于西园一个引进温泉水的人工小湖畔，与一环湖长廊连接，四周桐木成荫，柏树参天，竹影斑驳，在天色逐渐好转下，弯月在浮云后若隐若现，景致极美。

温泉池热气腾升，形成氤霞缠绕的奇景，为曲槛回廊，水榭平台，平

添无限诗意，比之真长安的太极宫，又是另一番况味。

刚进西园，烈瑕摇头晃脑，似若忘情的半吟半唱道：“宫莺晓报瑞烟开，三鸟灵禽拂水回。桥转彩虹当绮殿，槛浮花鹤近蓬莱。”

他没有引吭高歌，反另有一种亲切的味儿。

两人虽不喜欢他，却不得不承认他那带点放肆和玩世不恭的腔子非常吸引人，又似隐藏着诡秘和机心，令人联想到他独特的邪异气质。

尚秀芳甜美迷人的声音从栖凤阁临湖那边的平台传来道：“烈公子来哩！”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看出对方心里的震撼。

尚秀芳的声音透出浓烈企盼和喜悦的情绪，透露出她渴望见到烈瑕的心境，使他们首次设身处地的感到可达志所说的危机。

尚秀芳乃中土人人崇敬色艺双绝的才女，纵使战火燎天，可是她却是超然于争斗之上，到那里都受到王侯般的礼遇，即管在塞外，凶残强横如颉利者，亦要侍候之唯恐不周。她是名副其实的国宾，如给烈瑕这大明尊教的邪人俘虏身心，是没有人肯甘心愿见的憾事。

寇仲和徐子陵直至今刻，才亲身体会到这另一个非武力能解决的战场。

烈瑕最厉害的招数是与尚秀芳在音乐上志同道合，现在更表现出侯希白式的文采风流，这两方面都不是寇仲和可达志能相媲的，故被烈瑕后来居上，将而人迫到被动和下风处。

烈瑕的声音在两人耳旁响起应道：“如斯美景，能与秀芳大家漫步环廊，凭栏赏月，河汉迢迢，谈曲论艺，人生至此，尚有何求。”

寇仲和徐子陵跟在他身后，大有反击无力之叹，人家说得这么诗情画意，他们难道来句秀芳大家你好又或小弟来了吗？根本无法置喙，更不敢胡诌献丑。

挂满彩灯本像梦境般美的栖凤阁，忽然变成个没完没了的噩梦。

尚秀芳歌声传来，清唱道：“月宇临丹地，云茜网碧纱。御宴陈桂醋，天酒酌榴花。水向浮桥直，城连禁苑斜。承恩恣欣赏，归路满烟霞。”

即景的歌词，配合她不含半丝杂质洒丽而略带伤感的声音，在这样一个晚上，别具精瓷白玉般的冷凝美感，听者谁能不为之动容。

烈瑕一震停步，立在栖凤阁四名宫女迎候的大门外，高吟道：“翠幌珠帘不独映，清歌瑟自相依。烈瑕愿永作秀芳大家的知音人。”

他身后的寇仲和徐子陵惟有相视苦笑，烈瑕走这般小小一截路，已尽显夺取尚秀芳的实力，使寇仲和徐子陵亦要沦为配角。

幌帘不独映，歌瑟自相依，是两人永远没法想到的示爱高明招数，但烈瑕却如此轻松而漫不经意的出口成章，投尚秀芳所好。

避往一旁恭请三人人间的礼宾司唱道：“寇少帅、徐公子、烈公子到！”

寇仲和徐子陵生出找个地洞钻进去躲藏的感觉，在烈瑕的比对下，只能感到自己在这方面的窝囊料子。

尚秀芳啊的一声，声音传来不好意思的道：“寇少帅徐公子，请恕秀芳失礼之罪，竟不知两位是与烈公子一道来哩！”

这番解释，只令寇仲大感难过，而徐子陵则是替寇仲难过。

烈瑕表现出他的风度，退往与礼宾司相对的另一边，躬身道：“两位大哥请！”

寇仲恨不得举手捏着他咽喉要害，迫他以后不得再惹尚秀芳，可是残

酷的现实却不容他这般快意。还装出不在乎的笑容，道：“烈兄不用客气，你先去拜见秀芳大家，我和陵少有几句私话说。”

烈瑕道：“如此小弟先行一步。”

说罢急不及待的入阁而去。

两人再对视苦笑，这才跨步入间。

偌大的厅堂，当中摆下一桌盛筵，杯盘碗筷无不精美考究。

靠湖那边是一排桶酋，外面是雕栏玉砌的临湖平台，可达志和长腿女将宗湘花伴着一身素黄，美若仙子的尚秀芳，正凭栏观赏温泉湖云雾缭绕的动人美景，环湖回廊时现时隐，朝平台走出去的烈瑕就像从凡尘投身往仙界。

那是种绝不真实，又正因其不真实而份外迷人的美。

厅内没有侍从，礼宾司交待两句后，退出厅外，剩下两人。

寇仲目光投往阁外平台，摇头颓然道：“陵少不用再担心我移情别恋，我根本不是烈小子的对手，这小子有可能比侯希白更厉害。”

尚秀芳甜美的笑声像薰风般从外吹进来。

徐子陵皱眉道：“为尽朋友的道义，你是否该警告尚秀芳。她不听是她的事。”

寇仲想起今早情不自禁半带用强的吻尚秀芳香唇的动人情景，现在却要目睹尚秀芳和自己的敌人言笑晏晏，心中那股难受窝囊气，实无法以言语去描述，道：“男女间事，外人很难干涉，如枉作小人，只会惹尚秀芳反感。”

徐子陵耸肩道：“你并不是外人？”

寇仲苦笑道：“问题是我已失去追求她的条件，否则你也不会多番在此事上劝阻我。最乾净俐落的方法仍是一刀把他宰掉。”

可达志此时不知是否想眼不见为净，回到厅内，双目杀机闪闪，狠狠道：“你们看到吧！这小子公然跟秀芳大家打情骂俏，摆明不把我们放在眼内，落我们的面子。”

寇仲冷哼道：“看他能得意到何时？”

接着回头一瞥正门，肯定拜紫亭龙驾未有影踪，正容道：“你可知你的杜大哥和我们说话后，立即去见许开山，还与他吵得脸红耳热气冲冲的离开吗？”

可志失声道：“甚么？”

旋即脸色一沉，道：“你们跟踪他？”

徐子陵道：“我们没有跟踪他，却有位朋友在暗中监视许开山，凑巧目睹整个情况。当时许开山正在龙泉城最红的名妓慧深的香闺里。”

可达志的脸色变得阴晴不定，双目不时现出凶光，好半晌后，忽然像变成斗败的公鸡似的，颓然道：“唉！怎会变成这样子的，杜大哥竟这般失策。”

寇仲坦言道：“人心难测，但照我们看杜兴是真的不晓得许开山的身份。”

可达志沉吟道：“我们是错估杜大哥火爆的性格，他这样去找许开山，只会泄露出我和你们合作的秘密。打草惊蛇，杜大哥为何如此不智。”

寇仲和徐子陵大感头痛，这应是可达志能接受的极限，如何才能说服他相信杜兴是个只为自己利益不择手段的人，表面义薄云天，暗里无恶不作，更可以出卖任何人，且包括他可达志在内。

可达志愕然道：“为何欲言又止？你们不是怀疑他向许开山出卖我们

吧？他绝不会做这种事的。”

寇仲苦笑道：“因为怕说出我们的想法，你老哥会不能接受。”

可达志微一错愕，双目精芒大盛，不悦的盯着寇仲，坚决的摇头道：“我认识杜兴，他绝不出卖朋友。”

宗湘花客气而冷淡的声音在平台出口处响起，道：“秀芳大家请三位到平台相叙。”

寇仲和可达志四目交锋，各不相让，清楚表明双方在对杜兴的看法上的分歧。

徐子陵向宗湘花含笑道：“宗侍卫长请告诉秀芳大家，我们立即出来。”

宗湘花怎晓得寇仲和可达志剑拔弩张的背后原因，还以为是宿敌相逢，发生冲突，道：“少帅和可将军请看在秀芳大家脸上，暂将个人的事搁在旁，留待宴会后再说好吗？”

说罢别转娇躯，回平台去。

徐子陵尚是首次在近处看这冷若冰霜的靛靛美女，感觉到寇仲所说她别具一格的吸引力。

寇仲伸手轻拍可达志宽敞的肩膀，笑道：“今晚可兄帮手的事就此作罢，因为我怕伤了我和你杜大哥间深厚的交情。”

可达志色变道：“你当我是甚么人，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吗？”

寇仲心中有气，皱眉道：“你为何不能向好的一面去想，我是为你着想，才请你置身事外。麻烦你通知杜兴，我再不用他出手助拳。”

可达志勃然怒道：“你们是否认为我可达志联同杜兴来害你们？”

徐子陵见两人愈说愈僵，正要打圆场，足音从正门传来。

三人循声望去，均感愕然。

来的竟是韩朝安和金正宗，左右伴着他们的小师妹傅君媵。

第一章 天竺狂僧

寇仲朝进来的傅君媵、韩朝安和金正宗迅快瞥上一眼，立即别回头来向神色不善的可达志道：“我们可否借一步把事情说清楚。”

可达志冷笑道：“还有什么好说的？要说就在这里说个一清二楚。”

寇仲勃然怒道：“在这里？你是否要我将所有事情全抖出来，大家一拍两散。”

可达志亦动气道：“要一拍两散的是你而非我！想你亦应该知道，大家再没有什么好说的。”

傅君媵在礼宾司的引路下，刚跨过门槛进入阁厅，立即感觉到厅内火爆的气氛，更见寇仲和可达志怒目相对；她也像宗湘花般误以为两人是一向水火不容，所以一言不合，发生冲突。正有点不知如何是好，韩朝安从后移前，凑近她低声说两句话，傅君媵微一颌首，与金正宗和韩朝安移往门旁，一副隔岸观火的姿态。

徐子陵见到这般情况，怕两人真的吵起来，低声道：“有客人来哩！待

会找个机会再说好吗？”

可达志断然摇头道：“不！现在轮到我要把事情说清楚。”

寇仲向徐子陵作个“你听到啦”的表情，又转向傅君媵遥遥作揖道：“请恕小子无礼，待我和这位仁兄算过旧账，再向三位请罪。”然后朝可达志道：“可兄能否容我直话直说，有哪句话就说哪句话？”

徐子陵心中暗叹，晓得在愤怒冲昏理智下，寇仲已豁出去，再不理后果，而寇仲和可达志之所以如此愤激，皆因双方均曾视对方为可信任而有好感的战友。正因此中微妙的敌友关系，演成意气之争。

可达志冷哼道：“小弟洗耳恭听。”

临湖平台那方尚秀芳等的注意力也移到厅内来，停止说话，这色艺双绝的美人儿更是秀眉紧蹙，因两人在时地均不合宜的环境下发生冲突而神情不悦。

寇仲双目精芒烁闪，点头道：“好！你老哥先答我一个简单的问题，就是世上因何有那么多人会被骗？”

只看神情，即知傅君媵等听得不明所以，捉摸不到为何这对宿敌会在这样的问题上纠缠不清。

可达志脸色转冷，缓缓道：“你当我是三岁无知小儿吗？会中你的奸计兜个弯来骂自己，被人骗顶多是个可怜的蠢材，但诬蔑人则更是卑劣之极的小人。”

寇仲哑然失笑，竖起拇指道：“可兄果然是个不易被骗的人。我想藉此引出来的道理，就是只有你信任的人才能骗得你。其实我们也曾错信别人，致终生抱恨，故不愿见可兄重蹈覆辙。”

他们这番对答说话，没有蓄意压低声量，故远至尚秀芳等均可听得清楚。

但除徐子陵外，所有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不明白两人在争拗什么。

徐子陵放下心来，知寇仲回复理智，所以忽然变得从容不迫。

可达志却毫不领情，双目凶芒大盛，神情更显冷酷，沉声道：“少帅兜来转去，最终仍是继续在侮辱我和我尊敬的人，少帅可知大草原上没有人比突厥人更着重声誉。”

寇仲微笑道：“可兄若想诉诸武力来解决此场争拗，我寇仲定必奉陪。”

徐子陵心中叫糟，寇仲此刻何来资格和本钱奉陪可达志，那跟自杀实没多大分别，但也知寇仲被可达志迫得没其他选择。

不由暗朝韩朝安扫去，见他全神贯注的打量寇仲胸口的位置，似要透衣细审寇仲的受伤真况。

可达志心中仍顾忌尚秀芳，先透窗往她瞧去，才道：“少帅是否在耍小弟？除非你根本没有受伤。”

寇仲淡淡道：“这正是最精要之处，叫置诸死地而后生，败中求胜，乃刀道修行一个不可或缺的部份。”

可达志摇头道：“我可不愿领你这个人情。要动手就另觅时间地点，一切由你决定，只有你自己晓得何时能完全复元。若现在动手，名震天下的少帅寇仲只会饮恨收场。”

他的说话透露出强大的自信，亦充份表现出高手的风范和气度。

寇仲正要说话，倏地一把柔和沉郁，非常悦耳的低沉男声在轩外响起道：“可否让我伏难陀来作个持平之评：若两位立即生死决战，我猜是个同

归于尽的结局。我的道理是凭这样作根据的，先假设两位势均力敌，而少帅因负伤致功力大打折扣，看似必败无疑，但是可将军却因心无杀念，且有怕被讥为恃强凌弱的顾忌，故会在战局初展时留手。

岂知少帅的井中八法最重气势，且在面对生死存亡的关口，一旦有机会放尽，纵使伤口不断淌血迸裂，亦必能将可将军迫上绝地，惟却无法承受可将军临死前的反噬，致形成两败俱亡之局。”

他的说话有条不紊，分析入微，兼之语调铿锵动听，掷地有声，充满强大的感染力，又表现出能把两人看通看透的眼力和才智，故人虽未至，说话已达先声夺人的神效，包括寇仲和可达志两个被评者在内，听者无不动容。

可达志虽被驳回所说的话，但因伏难陀这个天竺高僧非是指他武技不如寇仲，反在某一程度上暗捧他的品格，所以并不感难受。

众人朝大门望去，三个人现身入门处。

居中是脸色凝重的拜紫亭，他右边是个瘦高枯黑、高鼻深目的天竺人，身穿橙杏色的特宽白袍，举止气势绝不逊于龙行虎步的拜紫亭。头发结髻以白纱重重包扎，令他的鼻梁显得更为高挺，眼神更深邃难测。看上一时间很难确定他是俊是丑，年纪有多大？但自有一股使人生出崇慕的魅力，感到他是非凡之辈。

在拜紫亭另一边的赫然是大胖子“脏手”马吉，脸上挂着似是发自真心的笑容，但认识他的人均晓得这只是伪装出来的。

厅内诸人纷纷施礼，迎接主人，把寇仲和可达志剑拔弩张的气氛冲淡。

尚秀芳此时从平台回到厅内，娇声吩咐地向三人请安问好，她尚是首次与马吉、韩朝安、伏难陀等见面，由拜紫亭逐一引介。

烈瑕亦像寇仲、徐子陵和可达志三人般，特别留心伏难陀的一举一动。而伏难陀则像变成一座石像般肃立在拜紫亭旁，只在介绍到他时颌首微笑作应，予人莫测高深之感。

一番客套场面话后，拜紫亭转向寇仲和徐子陵道：“两位可否在宫内盘桓两天，让本王稍尽地主之谊？”

众人闻弦歌知雅意，明白拜紫亭是向两人提供疗伤的安全地点。此话既出，寇仲和可达志之战当然更无可能立即进行。

寇仲微笑道：“大王不是想让人随便把我的名字倒转来写吧！”

他今午见拜紫亭时，曾作过若不能于今晚斩杀令他受伤的刺客，可任人把寇仲两字倒转来写的豪语。

拜紫亭哈哈笑道：“少帅真豪气，不过若本王看得不差，少帅以身诱敌之计，不成功便成仁。还望少帅三思，好好考虑本王的提议。”

此时主人与宾客均围拢于宴厅内筵席旁的近门处，对答说话。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均心中暗骂，拜紫亭表面虽似对他们照顾有加，关怀备至，事实上却是把寇仲伤势严重的情况泄露出去，教刺客不要错过趁寇仲受伤的机会，而事后拜紫亭则可推个一乾二净，责寇仲好胜逞强。

拜紫亭、伏难陀和马吉三人联袂迟来，大有可能是他们因突利、颢利修好之事曾举行紧急会议，这解释了为何拜紫亭跨门入厅时神色如此凝重，显得满怀心事。

马吉目光扫过傅君婥三人，皮肉不动的笑道：“少帅因何事与可将军发生争执？可否让马吉不自量力的作个和事佬？”

可达志耸肩道：“马先生不用为此劳心费力。我和少帅的事从关中长安

纠结到这里，只有‘一言难尽’四字可以形容。”

寇仲笑道：“可兄说得真贴切。”

可达志双目异芒剧盛，沉声道：“少帅可否借一步说话？”

众人立即眉头大皱，可达志显然并不卖拜紫亭的账，仍要和寇仲私下约定决战的日期地点，实在有点过份。

尚秀芳不悦道：“可将军……”

可达志恭敬的道：“秀芳大家请放心。我和少帅均消了气头，不会再作任何令秀芳大家生气的事情！对吗？少帅！”

寇仲苦笑道：“我两个知错啦！秀芳大家大人有大量，原谅则个。”

烈瑕大笑道：“天下间，恐怕只有秀芳大家能令可兄和少帅相互认错道歉，真令愚蒙感动。”

寇仲见可达志垂下目光，知他怕被尚秀芳看到他对烈瑕的杀机，微笑道：“可兄！

我们到外面看看月夜下的泉气。”

又向拜紫亭告个罪，神态从容地领路往平台走去。

可达志负手昂然随在他背后。

徐子陵一直留意傅君媵，见她紧盯寇仲的背影，秀眸的神色有点异样，不像她平时看寇仲那样憎厌中带点鄙视的眼神，而是多了点东西，别的东西。

马吉忽然凑近拜紫亭，后者明白他有话要私下说，向诸人告个罪，与马吉往门外走去。

韩朝安与伏难陀是素识，遂引领傅君媵和金正宗过去跟伏难陀寒暄。

剩下徐子陵、尚秀芳、宗湘花和烈瑕四人，气氛倏地在这奇异的两男两女组合中变得怪怪的。

尚秀芳望向避开她目光的徐子陵，神情专注，眸神异采涟涟，动人至极。烈瑕固是看得目瞪口呆，身为女性的宗湘花亦受她吸引，将注意力从徐子陵移到她有倾国倾城之色的俏脸去。

反是徐子陵似毫无所觉的只把目光投往已走到平台边沿长栏处的寇可两人，待到他们停步，才别回头来，刚好迎上尚秀芳的目光。以他的修持，仍禁不住心头一震。

尚秀芳像早知徐子陵会有这样的反应，嫣然一笑道：“秀芳虽和徐公子虽有数面之缘，但尚是首次有机会说话聊天。徐公子的伤势没少帅那么严重吧？”

徐子陵心忖自己早和她脸对脸的说过话，只因当时是扮作岳山，所以她并不晓得。

正要答话，烈瑕道：“徐兄的右手有点不像平时般自然，是否腋下受伤？”

徐子陵心中暗懔，烈瑕看似在关心自己，其实是蓄意向自己显露他高明的眼力，而他之所以如此“口不择言”，惹起他徐子陵的警觉，皆因尚秀芳对自己饶有兴趣的神态引起他的妒忌，这或者是烈瑕的一个弱点。

徐子陵从容微笑，试着举手道：“烈兄看得很准，这样略微举手也会令我感到非常痛楚。”

宗湘花往徐子陵瞧来，客气中仍保持一贯的冷淡，道：“我们宫内有很好的大夫，可为徐公子敷药疗伤。”

徐子陵婉拒后，随口岔开话题道：“烈兄的神秘礼物，是否仍要保密

呢？”

尚秀芳娇笑道：“原来烈公子故作神秘的，竟是这管由高昌巧匠精制的天竹箫嘛？可否托徐公子为秀芳完成一个心愿。”

徐子陵瞧着尚秀芳从宽袖内掏出烈瑕送她的长锦盒，讶道：“秀芳大家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烈瑕和宗湘花均露出好奇神色，不晓得尚秀芳有什么心愿需徐子陵为她完成。

可达志凝望热雾缭绕的温泉湖，沉声道：“我希望少帅能答应我一个请求。”

寇仲愕然道：“有什么事令你老哥忽然低声下气的来求我，恐怕小弟难以消受。”

可达志往他望来，锐目内再无丝毫敌意，叹道：“假设杜大哥真的如少帅所言般，我希望少帅能看在我份上，放他一马。”

寇仲大讶道：“这不像可兄的一贯作风，你大可站在你杜大哥的一边，甚至掉转枪头来对付我们。”

可达志摇头道：“因为你不但是我尊敬的敌人，更是我欣赏的朋友。或许终有一天我们仍要以生死相搏，但却绝不会在龙泉城中发生。唉！我刚才起始时是一时气在心头，才有言语冒犯，后来气消意会，遂顺势装模作样的给拜紫亭等人看。”

寇仲哑然失笑道：“好家伙！”旋又皱眉道：“你是否亦有点怀疑杜兴呢？”

可达志沉声道：“杜大哥这样去找许开山，确令人生疑，不过我仍不相信他会出卖我。现在我的心很乱，少帅可教我该怎么办吗？”

寇仲断然道：“看在你老哥的脸上，我们放过杜兴又何妨，问题是现在占得上风的是他们而非我们。你该比我们更清楚杜兴的厉害，一个不好，我和陵少都要掉命，那来资格谈放过谁。”

可达志道：“你信任我吗？”

寇仲毫不犹豫的点头，道：“绝对信任！”

可达志双目闪亮起来，点头道：“好！我可达志以本人的声誉作保证，绝不辜负寇兄的信任。今晚应作如何应变，请寇兄吩咐。”

寇仲心中一阵感动，以前在长安，可达志给他的印象是强横霸道，可是经过这几天来的接触，始看到他多情重义的一面。

微一沉吟，道：“我们对敌人的构想是这样的，韩朝安、深末桓和呼延金是一党，你的杜大哥和许开山是另一党，两批人并没有联系，却有相同的目的，就是在我们伤愈前翦除我寇仲和子陵。刚才烈瑕故意陪我们走进宫的最后一段路，正是要令刺杀之举只能在我们离宫后发生。而你杜大哥对我们的行动计划都了若指掌，故可轻易从中取利。”

可达志像被判刑的道：“真希望你猜错。不过你若猜对，那杜大哥会诈作引路带你们到深末桓的巢穴，而事实上那却是杜大哥和许开山设下的死亡陷阱。唉！我真怕面对这可能性，因为我很可能控制不住自己，亲手取杜大哥的命，我最恨就是被朋友欺骗出卖。”

寇仲愕然道：“你刚才不是央我放他一马吗？”

可达志颓然道：“我那想到这么快可揭开谜底？还以为至少拖个一年半载，甚或永远寻不到真相。”

寇仲同情的道：“待我想想，说不定会想出个能两全其美的方法，既可杀深未桓，又暂不须与老杜作正面交锋。”

可达志双目电光亮闪，回复他那种从容自信的神态，冷然道：“方法只有一个。我们定下另一套联络的办法，而深未桓又确是用飞云弓射出他的箭，我可保证深未桓见不到明天的日出。”

寇仲开怀笑道：“与你这小子合作，确省回不少唇舌气力。我们尚有一个帮手，那亦是发现你杜大哥去与许开山大吵一场的同一个人，人称‘蝶公子’的阴显鹤，乃中土东北出类拔萃的剑手，相当了得。”

可达志讶道：“我在什么地方听过这个怪名字？”

寇仲助他一臂之力道：“是否听杜兴说的？”

可达志摇头，旋又双目射出奇怪的神色，道：“记起啦！宗湘花曾向秀芳大家提及这名字。”

寇仲不由别头望往灯火通明的大厅，目光落在宗湘花修长优美的健康背影，心湖浮现出阴显鹤这孤傲不群的剑客。

他和宗湘花究竟是什么关系？

第二章 生死之道

尚秀芳在宗湘花的帮助下打开锦盒子，一枝竹箫出现徐子陵眼前，纵使他对乐器没有认识，也从其精美的造型与手工上，看出是箫中的精品，与中土流行的箫形制有异。

尚秀芳又把锦盒合上，递往徐子陵，正容道：“徐公子可否为秀芳把这管天竹箫送予青璇小姐，她是秀芳崇慕多年的人，只恨尚未有缘拜见。”

烈瑕欣然道：“原来秀芳大家搜寻天竹箫的目的，背后有此意义。”

徐子陵恭敬地接过锦盒，讶道：“秀芳大家怎晓得我认识青璇小姐？”

尚秀芳瞟他一眼，抿嘴浅笑道：“今早秀芳因烈瑕公子慷慨赠送乐卷，往圣光寺酬谢神恩，忽得启示嘛！”

徐子陵心中恍然，明白尚秀芳今早到圣光庙是去见师妃暄，从她处晓得自己是有资格到巴蜀幽林小筑探访石青璇的人。

唉！师妃暄摆明是想撮合他和石青璇，却不知石青璇对男女间事已心如枯木，根本没有丝毫兴趣。自己多见她一趟，只是多心伤一次。

又想起尚秀芳见过师妃暄后，回宫途中往访寇仲，给这家伙半强迫的亲过嘴儿，当时是听过便算。但现在面对这天生丽质的动人美女，亲身体会她强大的诱惑力，对寇仲情不自禁的鲁妄行为，不由生出体谅和“同情”。

当日在成都解晖城堡的小楼内，石青璇在窗台处为他奏箫的动人美景，重现脑海，那时他也有把石青璇拥入怀里轻怜蜜爱的冲动，只是没像寇仲对尚秀芳般付诸实行。

尚秀芳秀眸闪闪的瞧着脸容忽晴忽黯的徐子陵，有点促狭意味的微笑道：“秀芳不是勾起徐公子的心事吧？那秀芳真是罪过哩！”

徐子陵尴尬一笑，将锦盒收进袖内，心中激起强大斗志，暗忖今晚定不能给人干掉，否则如何为尚秀芳完成心愿，肯定的点头道：“秀芳大家请放心，此箫必会送到青璇小姐手上。”

烈瑕却不放过他，笑道：“徐兄尚未回答秀芳大家有关徐兄心事的问题。”

徐子陵心中暗骂，开始明白为何寇仲和可达志均欲干掉这小子，因为此人实在可恶，微笑道：“谁能没有心事？只在肯否说出来吧！”

尚秀芳幽幽一叹，目光投往仍在平台说话的两人去，螭首轻点的柔声道：“秀芳懂得驾驭乐器，你们晓得驾驭兵器；但我们恐怕永远都学不晓如何去驾驭自己的心，那是无法可依的。”

烈瑕微微一怔，露出深思的神色。

此时拜紫亭偕马吉回到厅内，登时把分作两堆说话者的注意力扯回他身上去。

拜紫亭先瞥仍在平台凭栏密斟的寇仲和可达志一眼，哈哈笑道：“尚有一位拜紫亭心仪已久的贵客大驾未临，各位如不介意，我们再等一刻钟才入席如何？亦可让少帅和可将军多点说话的时间。”

尚秀芳欣然道：“大王说的贵客，是否指宋二公子？”

徐子陵这才知道宋师道在被邀之列，不过此事顺理成章，因拜紫亭一向崇慕中土文化，宋师道来自坚持汉室文化正统、南方最有权势地位的门阀，自然是拜紫亭心仪的对象。但却有点担心，宋师道究竟被什么事缠身而致迟到？

拜紫亭转向傅君媵、韩朝安和金正宗三人道：“看三位与国师谈得兴高采烈的样子，所讨论的必是引人入胜的话题，何不说出来让大家分享？”

傅君媵欣然道：“国师论的是有关生死轮回的问题，启人深思，君媵获益匪浅。”

尚秀芳兴致热烈的微笑道：“竟是有关这方面的事情，真要请国师多指点。”

徐子陵暗中留意烈瑕，只见他望向伏难陀时杀机倏现，旋又敛去。

伏难陀悦耳和充满感染力的声音再度在厅内响起，徐子陵终可亲耳领教这来自天竺的魔僧如何辩才无碍，法理精湛。

寇仲问道：“宗湘花说过什么关于阴显鹤的话？”

可达志坦白道：“除非她们说的是烈瑕那王八蛋，否则我不会费神去倾听。我依稀记得当时正离开宫门，秀芳大家见宗湘花特别留意道上的行人，遂问她看什么，宗湘花就是在这情况下提起阴显鹤三字。”

不过他对宗湘花与阴显鹤的关系毫无兴趣，随即道：“只要你和子陵能自保不失，我那方面可安排得妥妥贴贴，既不让深末桓知道我跟在他身后，又可令...唉！假设杜兴真的如你所说的那样，我会使他看不破我和你们另有大计。”

寇仲沉吟道：“现在还有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如弄不清楚，我和陵少极可能没命和你去杀深末桓。”

可达志皱眉道：“什么事这般严重？”

寇仲道：“就是崔望、许开山和拜紫亭这三个人的关系。”

烈瑕待伏难陀说过两句自谦的话后，从容道：“大王可否容愚蒙先请教国师一个问题。”

徐子陵心叫来了，烈瑕终忍不住向伏难陀出招。若能在辩论中难倒这天竺狂僧，跟以真刀真枪地击败他没多大分别。因为伏难陀最厉害的是他的辩才，而他正凭此成为能操纵靺鞨族的人物。

拜紫亭深深的瞥烈瑕一眼，哑然失笑道：“有什么是不容说的？大家在闲聊嘛！”

烈瑕欣然道：“如此愚蒙不再客套。”

转向正凝视他的伏难陀，微笑道：“请问国师为何远离天竺到大草原来？”

伏难陀目光先移往徐子陵，微微一笑，再移往尚秀芳，深邃得像无底深渊的眸神精芒一闪，又回到烈瑕处，油然道：“我伏难陀一生所学，可以‘生死之道’四字概括之。

而谈论生死之道最理想的地方，就是战场。只有在那里，每个人都是避无可避的面对生死，死亡可以在任何一刻发生，生存的感觉份外强烈！故这亦正是最适合说法的地方，舍此之外难道还有比生死之道更诱人的课题吗？”

可达志大讶道：“宫奇竟会是崔望？真教人难以猜想，我今早曾见过此人，相当精明厉害，武功方面收藏得很好，使人难测深浅，确有做狼盗之首的条件，你肯定没看错他的刺青吗？”

寇仲回头一瞥，凑到他耳旁道：“老伏开始说法哩！我们要否返厅一听妙谛？”

可达志没好气道：“亏你还有这种闲心，伏难陀其身不正，说出来的只会是邪法。

假设狼盗是拜紫亭一手培养的生财奇兵，与许开山又有什么关系？”

寇仲道：“今天我和陵少抓着三个有九成是狼盗的回纥汉，他们都自称是烈瑕的手下，由此可知狼盗确属大明尊教的人。我们想不通的地方，是大明尊教与伏难陀该是敌对的，为何宫奇却会为拜紫亭办事？此中定有我们不明白的地方。现在我们最害怕的，是拜紫亭在宴后派宫奇送我们离开，若我们拒绝，韩朝安定会生疑，徒添不测变数。”

可达志吁出一口气道：“我现在必须离开片刻，为今晚的事预作安排，同时设法查证宫奇是否长年不在龙泉。以少帅和陵少随机应变的本领，今晚定可兵来将挡，水来土淹。”

寇仲提醒道：“你离开时，记紧装出怒气冲天跟我谈不拢的样子。不！这样太着迹，还是表面没什么事，但眼内却暗含杀机似的。”

可达志哑然失笑道：“放心吧！没有人肯相信我们能像兄弟般合作的。”

尚秀芳大感兴趣的道：“秀芳尚是首次听到战场是最宜说法的地方，国师倒懂得选择，现在中土四分五裂，兵荒马乱，大草原各族更是没有一天的安宁。只不知何谓生死之道？”

伏难陀法相庄严，此刻从任何一个角度看他，只能同意他是有道高人，而不会联想到他是魔僧与淫贼。

他露出倾神细听尚秀芳说话的神色，颌首道：“生死是每一个人必须经历的事，所以关乎到每一个人，无论帝王将相，贤愚不肖，都要面对这加诸他们身上无可逃避的命运。不过纵然事实如此，要我们去想像死亡，是近乎不可能的事。甚至生出错觉，认为自己会是例外，不会死去，遂对终会来临的死亡视如不见。我们若想掌握生死之道，首先要改变这可笑的想法。”

徐子陵暗叫厉害，与四大圣僧相媲，伏难陀说法最能打动人心之处，是直接与每个人都有关系，平实近人又充满震撼性。比起来，四大圣僧的禅机佛语虽充盈智慧，但与一般人的想法终较为疏远，较为虚无缥缈，不合乎

实际所需。

此时可达志脸色阴沉的回到厅内，打断伏难陀的法话，先来到徐子陵旁，压低声音道：“劝劝你的好兄弟吧！大汗对他已是非常宽容。”

徐子陵还以为他和寇仲真的决裂，露出一丝苦涩的笑容，耸肩作出个无能为力的表情，这比任何装神弄鬼，更能令人入信。

尤其韩朝安等必自作聪明的以为可达志之所以要和寇仲到平台说私话，是要劝寇仲归附颉利，像刘武周、梁师都等人般作颉利的走狗。

可达志再向拜紫亭告罪，道：“小将有急事处理，转头回来，大王不必等我。”

说罢迳自离阁，连徐子陵也以为他是要把与寇仲谈不拢的消息，嘱手下送出去，其他人更不用说。

可达志离开后，马吉笑道：“该轮到我和少帅说几句话哩！”

说罢穿门往仍凭栏而立于平台处的寇仲走去。

众人注意力回到伏难陀身上。

金正宗道：“国师看得很透彻，这是大多人对死亡所持的态度，不过我们是迫不得已，因为所有人都难逃一死，没有人能改变这结局。与其为此恐惧担忧，不如乾脆忘掉算了。”

伏难陀从容一笑，低喧两句没有人听懂的梵语，油然道：“我的生死之道，正是面对死亡之道。不仅要认识死亡的真面目，还要超越死亡，让死亡变作一种提升，而非终结。”

烈瑕淡淡道：“然则那和佛教的因果轮回有何分别？”

徐子陵也很想知道伏难陀的答案，假若伏难陀说不出他的天竺教与同是传自天竺的佛教的分别，他的生死之道便没啥出奇。

马吉来到寇仲旁，柔声道：“少帅在想什么？厅内正进行有关生死的讨论。”

寇仲环视湖岸四周的美景，淡淡道：“我在思索一些问题，吉爷又因何不留在厅内听高人传法。”

马吉叹道：“俗务缠身，那有闲情去听令人困扰的生死死？跋兄因何不出席今晚的宴会？”

寇仲朝他望去，两人毫不相让的四目交锋。

马吉微笑道：“少帅不用答这问题，那八万张羊皮已有着落，少帅不用付半个子儿即可全数得回。至于平遥商那批货，则有点困难，我仍在为少帅奔出力。”

寇仲暗骂马吉狡猾，他和拜紫亭的密切关系，恐怕颉利也给瞒着，要讨回羊皮和平遥商那批货，只要马吉出得起赎金，加上有批弓矢可要胁拜紫亭，该是举手之劳。但他偏说成这个样子，正是“落地还钱”，希望寇仲放弃追究是谁劫去八万张羊皮，不再为大小姐丧命的手下讨回公道。

寇仲皱眉道：“我想请教吉爷一个问题，就是拜紫亭究竟有什么吸引力，竟可令吉爷心甘情愿陪他殉城。”

马吉色变道：“少帅这番话是什么意思？”

寇仲洒然耸肩道：“因为直至此刻你仍在维护拜紫亭，鸡蛋虽密仍可孵出小鸡，何况杀人放火那么大件事。假设突利因此不放过你，你认为颉利肯为你出头吗？”

马吉不悦道：“我怎样维护拜紫亭？少帅莫要含血喷人。”

寇仲转过身来，轻松地挨在栏干处，淡淡笑道：“我知道些吉爷以为我不晓得事情的真相，这可说是吉爷你的最后的机会，可决定吉爷你是不得善终，还是安享晚年。现在天下之争，已演变成颉利、李世民和我寇仲之争，并没有人能逆料其结果。可是吉爷你却一点把握不到这最新的形势，只顾及眼前的利益。时机一去不复返，若被我今晚宰掉深末桓，明天我将再没有兴趣听吉爷说任何话。”

寇仲这番说话非常凌厉，摆明不接受马吉的讨好安抚，迫他决定立场。

以马吉的老谋深算，亦要招架不住，呼吸不受控制的微微急促起来，双目却精芒大盛，闪烁不停。

伏难陀正容道：“任何一种宗教思想，在发展至某一程度，均会变成一种权威，不容任何人质疑。我国最古老的宗教是婆罗门教，建基于《吠陀经》和瑜伽修行。可是当婆罗门教变成一种不可质疑的权威，便出现了与她对立的沙门思潮，其中包括佛祖释迦牟尼，耆那教的大雄符驮摩那，生活派的领袖末伽梨·俱舍罗，顺世派的阿耆多·翅舍钦婆罗等开山立教的宗主。可惜他们并不能摆脱婆罗门教的阴影，例如同样着重业报轮回，又吸收其神祇。他们虽看到有改革的必要，但仍是换汤不换药，使后世重蹈婆罗门崇拜多神，实行繁琐祭祀的覆辙。”

徐子陵涌起新鲜的感觉，他虽非佛的信徒，但总感到佛是高高在上上完全超越凡人的理解。现在他亲耳听到来自天竺的人，说及同为天竺人的佛祖的生平事迹，还作出批评，不由生出佛祖也是个人，或至少曾经是“人”的奇妙感觉。

尚秀芳不同意道：“佛教禅宗请的是‘顿悟’，不重经文和祭祀，国师的指责，似乎偏离事实。”

徐子陵心中暗赞，尚秀芳并没有因伏难陀的地位和权势而退缩，还为自己的信念辩护。他曾接触过禅宗四祖道信大师，对禅宗那种“直指人心，顿悟成佛”的超然洒脱、不滞于物、闲适自在的风流境界，大有好感。

伏难陀不慌不忙的微笑道：“秀芳大家说得不错。不过禅宗是中土化了的佛教，禅的梵语是‘禅那’，意即‘静虑’，发展成中土人皆有佛性的‘禅’，正代表中土的有识之士，看到从我国传来的佛教的诸般戒条缺点。可惜禅宗尚差一着，就是将个人的‘我’看得太重，但已比较重颂经，重崇神，重仪式高明得多。”

尚秀芳蹙起秀眉，虽未能完全接受伏难陀的论点，亦找不到能驳斥他的说话。

伏难陀没有直接答烈瑕的问题，却藉题发挥，指出佛教的不是处，使人更希望知道他本身的思想。

拜紫亭负手立在伏难陀旁，没有加入讨论，只作壁上观。

徐子陵终忍不住道：“若不重我，还有何所倚重？重我正代表直指本心，放弃对诸天神佛的崇拜，远离沉重的典籍和繁琐的礼仪，无拘无束地深入探索每个人具备的佛性真如。”

伏难陀长笑道：“‘真如’两字说得最好，难得引起徐公子的兴致，不知可有兴趣听我趁尚有少许时间，简说‘梵我如一’之法？”

傅君媿动容道：“大师请指点迷津！”

第三章 梵我如一

马吉不眨眼的狠狠凝视寇仲，呼吸逐渐回复平常的慢、长、细，然后嘴角露出一丝带点不屑的冷笑，淡淡道：“我马吉在大草原混了这么多年，从没有人像少帅般以生死来威胁我马吉，因为他们都明白我只是个做生意买卖的人。少帅若想要我的命，悉随尊便，但若要我跪地求饶，却是休想。”

言罢转身便去。

寇仲心叫有种，更大感奇怪，马吉在目前对他不利的情况下，为何仍要站在拜紫亭的一方，照道理若与他性命有关，马吉该是那种可出卖父母的人。

冷喝道：“吉爷留步。”

马吉立定离他七步许处，头也不回的哂道：“还有什么好谈的？”

寇仲注意到厅内的拜紫亭朝他们望来，柔声道：“吉爷可知呼延金已打响退堂鼓，拿深末桓来和我说条件讲和。”

马吉胖躯一颤，道：“深末桓和我马吉有什么关系？”

寇仲知道自己击中马吉弱点，微笑道：“怎会没有关系？若深末桓干不掉我们，吉爷以后恐怕没多少好日子过。这是何苦来由？”

马吉的胖躯出奇灵活地转回来面向寇仲，哈哈笑道：“我从没见过比少帅更狂妄自大的人，且是欺人太甚。要杀我马吉的人，比天上的星星还要多，但马吉不是活得好好的。仍是那句话，我的命就在这里，有本事就来拿吧！”

寇仲失笑道：“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以前你有颉利作后台，又与深末桓、呼延金、韩朝安、杜兴等互相勾结，确没多少人能奈你吉爷何。可惜现在形势剧变，首先颉利再不需要深末桓这条走狗，因为深末桓已成颉利和室韦各族修好的最大障碍。呼延金的形势更好不了多少，阿保甲第一个想除去的人正是他。至于杜兴，吉爷你自己想想吧！”

马吉听得脸色数变，忽明忽暗，显示寇仲的话对他生出极大的冲击和震撼。

寇仲神态轻松的道：“至于你老哥嘛！处在立场暧昧，与拜紫亭更是纠缠不清，不识时务。明知颉利不惜一切的与突利修好，目的是要联结大草原各族南侵中土，却仍阳奉阴违，与拜紫亭眉来眼去。颉利不是着你无论如何要将八万张羊皮还我的吗？还要在老子面前耍手段弄花样。是否真的活得不耐烦哩！”

马吉的脸色变得有那么难看就那么难看，肥唇颤震，欲言又止。

寇仲终使出最后的杀手，说出晓得颉利命马吉把八万张羊皮还给他事。

要知马吉是昨晚才从赵德言处接到此一命令，而寇仲却像早晓得此事般，肯定可使马吉疑神疑鬼，弄不清楚寇仲现时与颉利的关系，甚至有被出卖的感觉，再没有被颉利支持的安全感。

来完硬的又来软的，寇仲几可肯定深末桓能与呼延金联手来对付他，全赖马吉在中间穿针引线，否则两方没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碰头成事。唯一他不明白的地方，是马吉为何明知颉利因要与突利修好暂时停止所有对付他寇仲的行动，而马吉仍敢胆生毛般务要置他和徐子陵于死地。

寇仲柔声道：“我寇仲说过的话，答应过的事，从没有不算数的。我也是因尊敬吉爷才这般大费唇舌，以后大家是朋友还是敌人，吉爷一言可决。”

马吉脸容逐渐回复冷静，双目芒光大盛，且露出其招牌式的虚伪笑容，

平和的道：“少帅从来不是我的朋友，将来也不会是我的朋友。但我亦不愿成为少帅的敌人，至于少帅怎么想，我马吉管不到。八万张羊皮的事再与我无关，失陪啦！”

就那么转身离开。

伏难陀双目闪耀着智慧的光芒，语调铿锵，字字有力，神态却是从容不迫的道：“要明白何谓‘我’，先要明白‘我’的不同层次。最低的一层是物质，指我们的身体，稍高一层的是感官，心意又高于感官，智性高于心意，最高的层次是灵神，谓之五重识，‘我’便是这五重识的总和结果，以上御下，以内御外，灵神是最高的层次，更是其核心。”

尚秀芳一对美眸亮起来，点头道：“秀芳尚是首次听到有人能把‘我’作出这么透彻的分析。国师说的灵神，是否徐公子刚才说的佛性真如？”

此时沉着脸的马吉回到厅内，向拜紫亭道：“小人必须立即离开，请大王恕罪。”

这么一说，众人无不知马吉和寇仲谈判破裂，撕破脸皮，再不用看对方面脸。

拜紫亭目光先扫过徐子陵，再投往平台远处的寇仲，然后回到马吉身上，点头道：“马吉先生如此坚决，拜紫亭不敢挽留，让我送先生一程。”

马吉断然摇头道：“不烦大王劳驾。”

接着转过肥躯，朝尚秀芳作揖叹道：“听不到秀芳大家的仙曲，确是马吉终生憾事。”

言罢头也不回的匆匆离去。

众人均感愕然，不明白寇仲和马吉说过什么话，令他不得不立即逃命似的离开龙泉。

徐子陵则心中剧震，猜到马吉违抗颀利的命令，已将那批弓矢送交拜紫亭，否则拜紫亭怎容他说走就走。

跋锋寒究竟到哪里去了？

看着马吉背影消失门外，厅内的气氛异样起来，寇仲神态悠闲的回到厅内，站到徐子陵和尚秀芳中间处，打个哈哈道：“国师不是正在说法吗？小子正要恭聆教益。”

伏难陀微笑道：“我们只在闲聊吧！”

傅君媿冷笑道：“少帅得罪人多称呼人少，尚未开席已有两位宾客给少帅气走。”

寇仲施礼道：“傅大小姐教训得好，不过事实上我是非常努力，处处为吉爷着想，岂知吉爷伟大至不怕任何牺牲，小弟遂拿他没法。”

烈瑕失笑道：“少帅说得真有趣。”

尚秀芳不悦的瞥寇仲一眼，回到先前的话题道：“国师正在说关于‘我’的真义，指出‘我’是由五重识构成，由下至上依次是物质、感官、心意、智性和灵神，而以灵神为主宰的核心。”

寇仲随口道：“这意念挺新鲜的，但那灵神是否会因人而异，为何有些人的灵神伟大可敬，一些人却卑鄙狡诈？”

伏难陀淡然道：“灵神就像水般纯粹洁净，只是一旦从天而降，接触地面，便变得混浊。灵神亦然，人的欲念会令灵神蒙上污垢。”

寇仲心叫厉害，领教到伏难陀的辩材无碍，不怕问难。

拜紫亭道：“大家入席再谈。”

宴会的热烈气氛虽荡然无存，却不能不虚应故事，众人纷依指示入席。

拜紫亭和伏难陀两位主人家对坐大圆桌的南北两方，寇仲和尚秀芳分坐拜紫亭左右，伏难陀两边是徐子陵和傅君媻，烈瑕是尚秀芳邀来的，有幸坐在尚秀芳之侧，接着是金正宗，居于烈瑕和傅君媻中间处，徐子陵另一边是韩朝安。马吉和宋师道的碗筷给宫娥收起，只剩下可达志那套碗筷虚位以待。宗湘花在寇仲右侧相陪。

侍从流水般奉上美酒和菜肴。

酒过三巡，在拜紫亭表面的客气殷勤招待下，气氛复炽。

烈瑕不知是否故意气寇仲，不时和尚秀芳交头接耳，更不知他说了些什么连珠妙语，逗得尚秀芳花容绽放，非常受落，其万种风情，只要是男人便会禁不住妒忌烈瑕。

寇仲却是有苦自己知，崇尚和平的尚秀芳肯定对他在龙泉的“所作所为”看不顺眼，遂予烈瑕乘虚而入的机会。

说了一番不着边际的闲话后，傅君媻忽然道：“可否请国师续说梵我如一之道？”

众人停止说话，注意力再集中在伏难陀身上。

徐子陵特别留意拜紫亭，自他和伏难陀联袂而来，拜紫亭从没有附和伏难陀，后者说法时他总有点心不在焉，不似传说中他对伏难陀的崇拜，更有点貌合神离，令人奇怪。

伏难陀欣然道：“难得傅小姐感兴趣，伏难陀怎敢敝帚自珍，首先我想解说清楚灵神是什么一回事。”

烈瑕笑道：“国师的汉语说得真好，是否在来大草原前，已说得这么好的？”

伏难陀微笑道：“烈公子猜个正着，我对中土语言文化的认识，来自一位移徙天竺的汉人。”

烈瑕含笑点头，没再追问下去，但众人均感到他对伏难陀的来历，比席上其他人有更深的认识。

伏难陀毫不在意的续道：“灵神虽是无影无形，形上难测，却非感觉不到。事实上每天晚上我们均可感应到灵神的存在，当我们做梦，身体仍在床上，但‘我’却到了另外一些地方去，作某些千奇百怪的活动，从而晓得‘我’和身体是有区别的。晚上我们忘记醒着时的‘我’，日间我们却忘记睡梦中的‘我’。由此推知真正的‘我’是超然于肉体之上，这就是灵神。”

伏难陀说的道理与中土古代大圣哲的庄周说的“昔者庄周梦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

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蝴蝶，则必有分矣”可谓异曲同工，但伏难陀则说得更实在和易明。

伏难陀续道：“我们的身体不住变化，从幼年至成年、老朽，可是这个‘我’始终不变，因为灵神是超乎物质之上，超越我们物质感官的范畴，超越我们心智推考的极限，触摸不到，量度不到。生死只是一种转移，就像苏醒是睡觉的转移，令人恐惧害怕的死亡，只是开放另一段生命，另一度空间，另一个天地的一道门。那不是终结，而是另一个机会，问题在于我们能否掌握梵我如一之道，也是生死之道。”

寇仲讶道：“国师的法说得真动听，更是令人深思。我自懂事以来，从

没想过这问题，还以为多想无益，就如杞人忧天。这什么梵我如一似更像某种厉害的武功心法，不知国师练的功夫有什么名堂？”

众人人为之啼笑皆非，谁想得到他一番推崇的话后，忽然转往摸伏难陀的底子。

徐子陵则心中暗懔，晓得寇仲找不到他说话的破绽，故来一招言语的“击奇”，插科打诨，看伏难陀的反应。

撇开敌对的关系，伏难陀说的法确如生命黑暗怒海里的明灯，教迷航的人看到本来睁目如盲的天地。

伏难陀哑然失笑道：“我的武功心法无足论道之处，梵我如一更与武功无关，有点像贵国先哲董重舒说的‘天人合一’，只是对天的理解不同。梵是梵天，是创造诸神和天地空三界的力量，神并非人，而是某种超然于物质但又能操控物质的力量，是创造、护持和破坏的力量。这思想源于我国的吠陀经，传往波斯发展为大明尊教，烈公子为回纥大明尊教的五明子之首，对这段历史该比本人更清楚。”

尚秀芳是首次听到烈瑕的明子身份，讶然朝他瞧去。

烈瑕目露锐光，迎上伏难陀的眼神，微笑道：“国师此言差矣，我大明尊教源于波斯‘祖尊’摩尼创的‘二宗三际论’，讲的是明暗对待的两种终极力量，修持之法是通过这两种敌对的力量，由明转暗，从暗归明，只有通过明暗的斗争，始能还原太初天地未开之际明暗各自独立存在的平衡情况，与国师的梵天论并没有雷同之处。”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眼色，开始明白烈瑕和伏难陀间是宗教思想的斗争，但也更添疑惑，为何大明尊教的狼盗崔望，会成为拜紫亭的手下。

伏难陀不以为忤的微微一笑，显示出极深的城府，淡然自若道：“纯净的雨水，落到不同的地方，会变化成不同的东西，却无损雨水的本源。梵我如一指的是作为外在的、宇宙终极的梵天，与作为内在的，人的本质或灵神在本性上是同一的，所以只有通过物质、心意、感官、智性的驾驭，我们才有机会直指真如，通过灵神与梵天结合。而驾驭灵神下四重识的修行方法，就是瑜伽修行，舍此再无他法。”

寇仲和徐子陵表面虽不露声色，事实上均感伏难陀说的话极有吸引力，因为他们练《长生诀》的过程，确如伏难陀说的梵我如一殊途同归，只是没像他所说般系统化而条理分明。兼之他们晓得换日大法，正是瑜伽修行的一种方式。由此推之，伏难陀极可能是石之轩那级数的高手。

烈瑕正要说话，步履声起。

众人朝大门瞧去，去而复返的可达志神情肃穆的昂然而入，手上捧着个木制长圆筒子。

只看他神情，令人感到事不寻常，目光不由落到他手捧的木筒去。

他笔直来到拜紫亭旁，奉上木筒道：“刚接到大汗和突利可汗送来的国书，着末将立刻送呈大王过目。”

众人同时动容，心叫不妙。

拜紫亭脸色转为阴沉凝重，双手伸出接过，长身而起，沉声道：“敢问可将军，大汗圣驾是否已亲临龙泉？”

可达志直视拜紫亭，缓缓道：“这封国书由敝国国师言帅亲自送来，送书后立即离开，没有透露其他详情，大王明鉴。”

拜紫亭在众人注视下缓缓拔开来，取出卷子。

伏难陀双目立时精芒剧盛，显示出强大的信心。

拜紫亭露出一丝笑意，打开羊皮卷细看。

厅内静至落针可闻，人人屏息静气，各自从拜紫亭阅卷的表情试图找出羊皮卷内容的蛛丝马迹。

在沉重至令人窒息的气氛下，拜紫亭终读毕这封看来十成有九是战书的羊皮卷，缓缓卷拢，忽朝寇仲望去，沉声道：“这封由大汗和突利可汗联押的信，着我拜紫亭于后天日出前须把五采石亲送出城南二十里处镜泊平原，否则大汗和可汗的联军将会把龙泉夷为平地。”

尚秀芳“啊”的一声惊叫起来。

寇仲和徐子陵均听得头皮发麻。

五采石乃拜紫亭立国的象征，后天日出时正是拜紫亭渤海国立国大典举行的时刻，这封国书不啻是对拜紫亭的最后通牒，迫他放弃建立能统一靺鞨的渤海国。

立国之事，已是如箭上弦，势在必发，拜紫亭如向突厥屈服，以后休想再抬起头来做人，遑论要称王称霸。

更严重的是五采石并不在拜紫亭手上。

寇仲和徐子陵下意识的望往伏难陀，前者道：“大王勿要看我，我们今早刚被美艳那妮子将五采石讨回去。”

拜紫亭厉芒一闪，眼神移往伏难陀。

傅君媵、烈瑕等知情者亦把目光投向这辩才无碍的天竺魔僧，看他如何反应。

第四章 四面楚歌

伏难陀仍是那从容不迫的神态，微笑道：“两位可汗志不在五采石，而在大王。”

转向可达志道：“对吗？”

徐子陵和寇仲交换个眼色，均看出对方心内对突利的不满。

大家本是兄弟，在决定这么连串的重大决定，先是与颉利修好，现在又挥军来歼灭后天立国的渤海国，竟对他们两人一句话都久奉，累得两人夹在其中，既不忍见泉城生灵涂炭，又随时有被拜紫亭加害的危险。

拜紫亭脊一挺，露出霸主不可一世的神态，仰天长笑，道：“既是如此，有请可将军回报大汗，五采石并非在我拜紫亭手上，恐难如大汗所愿。”

可达志轰然应道：“好！末将会将大王之言一字不漏转述与大汗。”

转向尚秀芳施礼道：“秀芳大家请立即收拾行装，我们必须立即离开。”

寇仲和徐子陵立即心中叫糟，以尚秀芳憎厌战争暴力的性情，怎肯接纳可达志的提议。

果然尚秀芳幽幽一叹道：“今趟到龙泉来，是要为新成立的渤海国献艺，未唱过那台歌舞，秀芳绝不离开。可将军请自便。”

可达志露出错愕神色，他显然不像寇仲和徐子陵般瞭解尚秀芳，目光扫过在她身旁面有得色的烈瑕，欲言又止，最后再施礼道：“末将必须立即

大王的话回报大汗，稍后再回来听候秀芳大家的差遣。”

拜紫亭似乎一点不把突厥大军压境一事放在心上，漫不经意的道：“可将军若要回来见秀芳大家，最好选在白天的时间，因为由今晚开始，龙泉将进行宵禁，即时生效。”

宗湘花娇叱一声“领旨”，转身便去。由此刻开始，龙泉将进入战争状态！

寇仲和徐子陵心中剧震，拜紫亭突竟凭什么不惧在大草原纵横无敌的突厥狼军。

可达志亦露出疑惑神色，拜紫亭现在的行为，等若公然向颉利和突利的联军宣战，他恃的是什么？他深深看拜紫亭一眼，点头道：“纵使未来要和大王对阵沙场，但末将对大王的勇气仍非常佩服。”

目光掠过寇仲和徐子陵，退至门前，施礼后昂然离开。

寇仲糊涂起来，大家不是说好要对付深末桓吗？但现在看可达志的样儿，摆明是奉颉利之旨立即离城，这算什么一码子的事。

徐子陵因不晓得两人关系的最新发展，故没有寇仲的疑惑，遂特别留心其他人的反应。

伏难陀仍是一副沉着自然、秘不可测的神态。傅君媵三人则表情各异，小师妹一对美眸闪闪生辉，似因突厥军的压境心情兴奋。金正宗剑眉锁起，神色凝重。韩朝安则嘴角隐孕冷笑，生出他胸有成竹的感觉。

最出奇是烈瑕，面色忽晴忽暗，只目精芒烁动，看来比任何人更关心尚未成立的渤海国的存亡。

尚秀芳螓首低垂，显是爱好和平的芳心，已被以男人为主的残酷战争现实伤透。

寇仲和徐子陵各有心事时，尚秀芳盈盈起立，仍坐着的各人，包括伏难陀在内忙陪她站起来，可见这色艺双绝的美女，在各人的心中均有崇高地位。

拜紫亭收回望往门外的目光，投在尚秀芳身上，讶然道：“人谓今朝有酒今朝醉，明天愁来明日当，天若塌下来就让头顶去挡，我们今晚何不来个不醉无归？”

尚透芳摇头道：“秀芳忽然有些疲倦，想回房休息。”

转向伏难陀道：“国师所说战场及说生死之道的最佳场所，现在秀芳终体会到个中妙谛，领教哩！”

缓缓离座，烈瑕忙为她拉开椅子，柔声道：“让愚蒙陪秀芳大家走两步吧！”

尚秀芳目光一瞥寇仲，眼神内包含复杂无比的情绪，摇头拒绝烈瑕的好意，淡淡道：“秀芳想独自静静的走回去。”

在众人注视下，她轻移玉步，直抵大门，又回过头来，面上现出令人心碎的伤感神色，语气却非常平静，向寇仲道：“少帅明日若有空，可否入宫与秀芳见个面？”

寇仲连忙答应，心忖只要仍能活命，明早定会来见莲驾。

尚秀芳施礼离去，自有侍卫婢女前后护持。

宴不成宴。

寇仲和徐子陵趁机告辞。

拜紫亭在两人拒绝他派马车侍卫送回府后，道：“那就让拜紫亭送两位

一程吧！”

两人大感愕然，说不出拒绝的话。

拜紫亭向傅君媵等交待两句，又请伏难陀代他招呼傅君媵、烈瑕等人，挥退从卫，就那么陪两人朝宫门方向漫步。

途经模拟长安太极宫的殿台楼阁仍是那么优雅华美，但寇仲和徐子陵却完全换了另一种心情，看到的是眼前一切美景将被人为的狂风暴雨摧毁的背后危机。

拜紫亭走在寇仲之侧，沉默好一会后，忽然道：“若两位处在我拜紫亭的处境，会怎样做？”

寇仲叹道：“在此事上，我和子陵的答案肯定不一致，大王想听哪一个意见？”

拜紫亭哑然失笑道：“两个意见我都想听，少帅请先说你的吧！”

蹄声隐从宫城方向传来，看来是女将宗湘花正调兵遣将，秉宵禁之旨加强城防，可以想像城内人心惶惶。

明日城开，只要拜紫亭仍肯开放门禁，可以离开的均会离开避祸，剩下下来的便是支持拜紫亭的人。

寇仲淡淡道：“大王今趟是有备立国，战场讲的是军情第一，若我是大王，如到此刻未晓得突厥联军的位置和军力，我立即弃城逃生。只要青山尚在，自有烧不完的材料。”

拜紫亭停下脚步，深深望寇仲一眼，道：“三天前，他们的大军仍在花林西方三十里处，兵力在五万人间，以黑狼军为主，可是我现在真不知他们在哪里，不过他们只要进入我的警界线，保证瞒不过我的耳目。”

寇仲道：“幸好这是一座城而非平野旷地，否则他们的大军可能来得比你回报的探子还快。我们在统万便曾领教突厥人的战术，抵达前无半点先兆，到晓得时，只剩下大半刻的工夫，当得上疾如风、劲如火的赞语。”

徐子陵道：“假若突厥人押后攻城，另以全力封锁所有通往龙泉的道路，截断水陵交通，重重围困，使龙泉变成一座孤城，大王以为可以撑得多久？”

拜紫亭嘴角逸出一丝似是成竹在胸的笑意，道：“两位对龙泉认识未深，故不知龙泉一向能自给自足，所以不怕围城。我担心的却是突利和颉利近年为进军你们中土，花了很多工夫研究攻城的战术，而赵德言正是著名的攻城兵法家，有他主持大局，才真不易抵挡。”

寇仲道：“大王有否想过以延迟立国来向突厥求和？”

拜紫亭断然摇头道：“这是没有可能的，没有事情能改变我于后天正式立国的决定。”

说罢领路续行，双手负后，每一步都走得那么稳定而有力。

拜紫亭又哈哈笑道：“我一生人最研究古今战役，无论大战小战、著名的或不著名的，都不肯放过。从中理出一个道理，就是没有必胜的仗。战场上有无穷尽的变数，例如我为何要选四月立国，因为四月是我们最多雨的时节，利守不利攻。”

寇仲和徐子陵均感有重新估计此人的必要，心想若像今天般下的那场倾盆大雨，肯定可把突厥联军的进攻瘫痪。

寇仲道：“可是大王应没想过颉利和突利会和好如初，联手来攻打龙泉吧。”

三人步出宫门，来到皇城区，只见一队队骑兵队，沿着贯通宫门和皇城朱雀门的宽阔御道，开出朱雀门。

尽管蹄声震天，气氛却出奇的平静，显示出拜紫亭手下的兵士无不是训练有素的劲旅，队形完整，丝毫不因突厥军压境躁动不安，又或过分紧张。

拜紫亭止步道：“不是没有想过，所有可能性均被我们反覆考虑过，只没想过两位会到这里来，我想请两位帮一个忙，希望两位勿要拒绝。”

寇仲和徐子陵心叫“来了”，前者道：“我们在洗耳恭听。”

忽然十多骑驰至，领头的是宗湘花，宫奇亦是其中之一，全是将领级的甲冑军服，队形整齐，奔至离三人丈许处，勒马收缰，各战马人立而起，仰天嘶鸣之际，宗湘花等诸将同时拔出腰刀，斜指天上明月的位置，齐声呼叫，动作划一好看。

寇仲和徐子陵虽听不懂他们的鞞鞫话，但也可猜到必是为拜紫亭效死的誓言。

气氛炽烈。

拜紫亭大声回话。

马儿立定，众将纷纷下马，然后看也不看寇仲和徐子陵的鱼贯进入皇城的大门，马儿自有御卫牵走，显然是准备与拜紫亭开军事会议。

寇仲最爱看的是宗湘花，此时却不得不把注意力转放在宫奇身上，见他双目射出狂热的光芒，同时想到若甫出朱雀门便遇袭，理该与宫奇无关，因他为开会议将无暇分身。

子陵想的却是若龙泉城的军民均变成伏难陀的信徒，认为死亡只是另一种提升而非终结，那将人人变成不畏死的勇士，可不是说笑的。

拜紫亭的声音传入两人耳中响起道：“颉利和突利不要输掉这场仗，否则大草原的历史将要改写。”

寇仲从没想过横扫大草原的突厥狼军会败在拜紫亭手上，但在此刻目睹鞞鞫兵如虹的气势和激昂的士气和拜紫亭的精明厉害、高瞻远瞩，首次想到这可能性的存在。

拜紫亭把话题岔远道：“少帅当日以独霸山庄的残兵伤卒，凭竟陵的城墙坚拒杜伏威的江淮雄师于城外，此役令少帅崭露头角，亦使杜伏威深感后浪推前浪，种下他日后臣服于李世民之果。”

寇仲大讶道：“大王怎会对中土的事清楚得有如目睹？”

拜紫亭又领两人穿过王城，避过兵骑往来的御道，绕靠王城东的郎道朝朱雀门走去，边走边道：“每个月初一十五，我会接到从中土送回来有关最新形势的报告，如少帅所言，军情第一，对吗？”

寇仲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心忖拜紫亭正是颉利外另一个对中土存有野心的枭雄。

若给他称霸草原，会对中土造成更深远的伤害！因为在大草原上，没有人比他谙熟中土的政治文化。

徐子陵道：“大王刚才不是有话要说吗？”

朱雀门在望。

把门的二十多名御卫肃立致敬，齐呼鞞鞫语，猜来若不是“我王万岁”，就是“我王必胜”那类的话。

两人更在头痛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的财货，于现今大战即临的情况下要一个连突厥狼军也不害怕的人，把那些东西吐出来，只是痴人说

梦。

拜紫亭停下脚步，用神的打量两人，微笑道：“明早少帅见过秀芳大家后，可否立即离开龙泉，本人将感激不尽。”

他说得虽客气，却是下了逐客令，且暗示若非要给尚秀芳面子，会立即令他们离开。

但两人很难怪他，他们既是突利的兄弟，又是战绩彪炳、天兵神将似的人物，不把他们当场格杀可说已仁至义尽。

寇仲苦笑道：“若我们明天仍活着，当会遵从大王的吩咐，只是秀芳大家她……”

拜紫亭仰天长笑，豪情奋发，接着笑声攸止，面容变得无比冷酷，一字一字缓道：“秀芳大家是本人最心仪的女子，就算龙泉给夷为平地，我亦可保证没人能损她分毫，即使凶残如颉利、突利，亦只会对她礼敬有加，少帅可以放心。请！”

踏出王城外门的朱雀门，整条朱雀门，整修朱雀大街静如鬼域，只有一队紧追在他们身后驰出的骑兵队远去的背影和传回的蹄音，与先前喧闹震天、人来车往的情景，就像两个完全没有关系的人世。

寇仲叹道：“我的反刺杀大计肯定泡汤，老子我以后更要被人唤作仲寇，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只是个笑话。”

徐子陵点头同意，像目下般的情况，刺客在全无掩护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刺杀？只会招来巡兵的干涉。

另一队骑兵从朱雀门驰出，转入左方的大道，还向他们遥施敬礼。

谁能预测离宫时是这番情景。

徐子陵长长呼出一口气，道：“拜紫亭绝不会让我们活着离开龙泉。”

寇仲一震道：“不会这么严重吧！”

徐子陵道：“今早他到四合院找我们时，已是心存杀机，现在更不会放虎归山，因为说不定我们会助突利来攻打龙泉。战争从来不讲仁义道德，不择手段，他要杀我们，今晚是最好的机会。”

寇仲不解道：“既是如此，刚才在宫内他为何不动手？”

徐子陵道：“因为他仍未有十足把握可收拾突利，所以不愿背上杀死我们的罪名，只要我们不是死在宫内，他大可將责任推得一乾二净，由深未桓等人背这黑锅。”

寇仲倒吸一口凉气道：“可达志这小子走了，仙子又到城外去找祝王妍，四合院可能有大批高手等着我们去自投罗网，城门城墙均守卫森严，我们等若给困在一个大囚笼内，有什么地方是安全的？”

徐子陵目光扫过街道两旁屋宇瓦面，家家户户乌灯黑火，奇道：“为何不见阴显鹤？”

寇仲头皮发麻道：“我首次感到生死再不由自己操纵，而是决定在别人手上，现在只要任何一方的敌人全力来犯，我们都捱不了多久。”

又道：“我们应否立即逃往城外，有那么远就走那么远？”

徐子陵断然摇头道：“今晚我们不但要保命，还要杀死深未桓和石之轩，受伤有受伤的打法，这可是阁下的豪言壮语。”

寇仲深吸一口气，双目射出坚毅不屈的神色，道：“说得对，贪生怕死绝非应敌之道，不若我们先去找越克蓬，他或者是现在唯一能帮助我们的人。”

徐子陵点头同意，两人迈开步子，先沿街疾行，然后转入横巷，转瞬消失在龙泉城深黑处。

第五章 天竺魔功

与其他外宾馆不同处，是别的外宾馆均是灯火通明，人影闪动，显示各国来贺的使节，因拜紫亭突然颁令宵禁一事，生出反应，充满山雨欲来风满楼紧张气氛，独是越克蓬车师王国的外宾馆不见任何人或马儿的活动声息，且只有大堂隐隐透出昏暗的灯火，情景诡异得令人心生寒意。

两人伏在靠邻另一座外宾馆大堂顶高处，全神观察目标宾馆的动静。

寇仲目光巡视四方一遍，凑到徐子陵耳旁道：“仍有人跟踪我们吗？”

徐子陵目光不移的投往车师王国外宾馆唯一透出灯光的厅堂，答道：“起始时尚有些感觉，但捉迷藏似的兜转一番后，该成功把跟踪者撇下。”

寇仲点头道：“我也有这么感觉。唉！真邪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寇仲脑海中浮现今天化身为宫奇的崔望守在宾馆对街监视的情景，心中涌起极不舒服的感觉，暗忖难道越克蓬和百多名兄弟已全体遇害，又或被拜紫亭拘禁？道：“会否是个陷阱？”

徐子陵道：“很难说，不过我却感觉不到里面有任何伏兵。”

寇仲苦笑道：“我现在只想掉头离开，你感觉该错不到哪里去。唉！下去看看如何？”

要知寇仲和徐子陵均为名震天下的高手，战绩彪炳，任何人想把两人杀死，纵使他们负伤，亦必须利用环境、地利，布下绝局，始有成功可能。所以拜紫亭宵禁，弄得本是喧闹繁华的朱雀大街空荡无人，深末桓等的刺杀行动立告瓦解，故而寇仲才怕下面等待他们的是个陷阱。

徐子陵道：“有一事相当奇怪，阴显鹤不在宫门外等待我们，还可解释作发现深末桓的人，跟踪去也，可是杜兴人多势众，做好做歹也该找个人联络我们，或引我们到另一个陷阱去，为何却全无动静？”

寇仲抓头道：“令人不解的事情实在太多，不过给你提醒，我忽然明白了一件难解的事，那亦使我们一子错，全盘皆落索。”

徐子陵讶道：“是什么事这般严重？”

寇仲叹道：“就是错估马吉和拜紫亭的关系，事实上管平那家伙早清楚分明的供出来，只是我们没放在心上。”

徐子陵一震道：“说得对。”

寇仲气道：“马吉根本投下重注在拜紫亭身下，所以当颡利迫他取消拜紫亭的弓矢交易，便立即通知拜紫亭，着他遣人诈作把弓矢抢走，故令古纳台兄弟扑空。”

他所谓的一子错，正是指此，如古纳台兄弟仍在附近，得他们之助，他们人强马壮，什么情况应付不了，何致现在般求救无门。

寇仲续道：“所以我向马吉点明晓得他与拜紫亭同流合污，立即吓得这小子屁滚尿流的逃之夭夭，而拜紫亭没有阻止，因为弓矢已到了他的手里。他娘的，马吉不是突厥人吗？因何甘心为拜紫亭冒开罪颡利、突利之险？”

徐子陵沉声道：“因为马吉认为拜紫亭会赢这场仗。”

寇仲叹道：“横想竖想，亦想不通拜紫亭凭什么去击败颡利突利的联军。若颡利仍和突利缠战不休，马吉和拜紫亭大胆的行为尚可瞭解，可是现今两汗言和，拜紫亭他们好该收手认错了事。”

徐子陵道：“关键处可能在伏难陀，他是个非常有魅力和说服力的人，感染得拜紫亭和他的手下均变成对死亡一无所惧的人，最难是拜紫亭深信梵天站在他们那一方。”

寇仲摇头道：“我比你更明白拜紫亭和马吉这种人，他们必有所恃，才敢不把颡利、突利放在眼内。不过你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如能干掉伏难陀，保证鞑鞞大军立即不战自溃，那时岂到拜紫亭不屈服。”

徐子陵苦笑道：“事情虽非常渺茫，但我真希望化解今趟屠城惨剧，若杀死伏难陀可达到这目的，我绝对会去做，也可为蓬兄完成他的心愿。”

寇仲默然片晌，口齿艰涩的道：“你是否认为我们车师国的兄弟已遭杀害？”

徐子陵反问道：“你刚才为何想掉头走，不是怕满馆伏尸的可怕情况吗？”

寇仲问道：“有否感应到邪帝舍利？”

徐子陵神色凝重的缓缓摇头。

寇仲知他在担心师妃暄，道：“那就成了。我们下去看个究竟，无论是遍地伏尸还是空无一人，都立即离城，找个地方藏起来，静待石之轩出现。”

寇仲和徐子陵年纪不大，却是老江湖，不会先去碰隐现灯火的宾馆大堂，取道从后院墙摸进去，由寇仲领头探路，徐子陵留在原处居高临下监视。如此若有伏兵，必瞒不过他超人的灵觉。

看着寇仲没入后院暗黑处，徐子陵灵台空广澄澈，世上似无一物可以避开他的感应，忽然间他感觉到大堂内有一人。

那感觉很奇怪，似有似无。

肯定是毕玄那级数的高手，且胜过此刻受伤的寇仲，因为他能清楚感应到寇仲的位置，而那人却像与某种超自然的力量结为一体，故如幻似真。

梵我如一。

徐子陵心中一寒，井中月的境界立时冰消瓦解，对大堂那人再不生感应。而他惊惶的原因是寇仲正从后院摸往那神秘人所在大堂的途上，如若自己发出任何通知寇仲逃走的信号，给此神秘大敌察觉，立即全力对寇仲痛下杀手，他可肯定在自己赶往赴援前，负伤的寇仲必捱不到那刻致一命呜呼。

正如他是师妃暄“剑心通明”的破绽，寇仲的生死亦可破掉他的井中月。

大堂内的敌人，绝对是毕玄那级数的高手，明明在那里，可是失掉井中月状态的徐子陵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存在，就像那趟面对毕玄情况的重演。

徐子陵别无选择，长生气迅速在体内运行一遍后，腾身而起，往大堂阶前的广场投去。

寇仲此时搜遍后方院落各大小厅房，找不到任何人的影子，忽然发觉徐子陵离开隐蔽处，往大门内的广场投去，知道不妙，忙往徐子陵落点抢去，因两人必须并肩作战，始有能力应付强敌。

他心中涌起非常不祥的感觉，感到陷于完全的被动和落在下风。

徐子陵脚踏实地，寇仲赶到他身旁，交换个眼色，目光投往大堂敞开的正门。

灯光倏灭。

寇仲虎躯一震，直至此刻，他才晓得堂内有敌人。差点要拉徐子陵落荒而逃，这样的敌人，实在太可怕。

不过想到自己的伤势不宜全速掠行，那只会使他们更难幸免，只好摄心神，把希望放在两人联手之术上，与敌决一死战。

徐子陵和他心意相通，双目射出一往无前的坚定神色，领头踏上台阶，来至大门处。

月色从左方窗透入，温柔色光笼罩半边厅堂，另一边则陷于黑暗中。

一人负手背门而立，直有君临天下、睥睨众生的超然气度。

穿的仍是橙杏色的宽阔长袍，头扎重纱，不是天竺来的“魔僧”伏难陀尚有何人？

只凭他能在这里恭候两人大驾，已知此人对两人的心意情况瞭若指掌。

伏难陀缓缓转过身来，枯黑瘦瞿的脸容露出一丝令人莫测高深的笑意，油然道：“大王请本人来为两位说最后一台法事，你们的伤势可瞒过任何人，怎瞒得过达至梵我如一的人，透过梵天，我不但可看清楚你们身体的状况，更可看到你们心内的恐惧。”

“锵”！

寇仲掣出井中月，仰天笑道：“到此刻仍要妖言惑众，我敢肯定你今趟来杀我们，拜紫亭是绝不知情，你究竟把越克蓬和他的人如何处置？”

伏难陀的枯槁容颜不透露分毫内心的秘密，从容对抗寇仲发出的刀气，淡淡道：“你们若能杀死我伏难陀，再问这问题不迟。”

徐子陵皱眉道：“找谁去问？”

伏难陀微笑道：“若你们能把我杀死，龙泉立时军心涣散，再无力抗拒突厥联军，那时你们要什么，怎到拜紫亭不答应。”

两人暗呼厉害，伏难陀提醒两人此一实情，是要迫两人决一死战，不作逃走的打算。

否则两人若分散逃命，必有一人可脱出他的魔掌。

寇仲双目杀机大盛，勉力摧发刀锋透出杀气，不过由于顾忌体内的伤势，顶多只有平常五成的功力，连自己也晓得不能对伏难陀构成任何威胁。

冷笑道：“国师可以开始说法哩！”

伏难陀微一颌首，道：“修行之要，在于内观，那就是所谓禅定或瑜珈，把自我的心作为观察宇宙的支点和通路，脱离现实所有迷障，把自我放在绝没有拘束的自在境界，实现真实的自我，臻达梵我如一的至境，始能捕捉自我的真相，把握到将所有问题解决的关键。”

寇仲晒道：“你倒说得好听，但假若在现实生活中奸淫劫夺，根本不算是个人，就算说得如何动听亦是废话。看刀！”

他口说“看刀”，实际上全无动作，只是加重催发刀气，把对方锁牢。

伏难陀像把他看通看透般，不被他言语所惑，继续淡定的缓缓道：“在宇宙仍处于混沌的时代，没有光暗，没有虚无，更没有实体，只有‘独一的彼’，那就是梵天，万物发生的一个种子。若我们不认识梵天的存在，就像迷途不知返的游子，永远不晓得家乡所在处。”

两人虽对他的人没有好感，却不得不承认他的“法”非常动听和吸引

人。

寇仲感到斗志正不断被削弱，可是对方依然不露丝毫破绽，尤可惧者是这魔僧真的像与梵天合为一体，令一向悍勇的他，竟无法主动攻出第一刀。

如此魔功，确已达毕玄、石之轩的惊人级数。

纵使两人没有受伤，单对单恐怕也只有饮恨收场之局。

徐子陵在这面对生死的时刻，心境逐渐平复下来，精神缓缓提升，微笑道：“国师的梵我如一该仍未臻大成，否则怎会给我察破人在厅内？”

伏难陀面容仍无动静，瞳孔却变缩敛窄，显示徐子陵的话命中他要害。他刚才本打定主意先攻击寇仲，待徐子陵来援前把寇仲击毙，以乱徐子陵的心，然后把他收拾。岂知徐子陵竟高明至看破他的图谋，使他打不响如意算盘。

寇仲立生感应。

狂喝一声，井中月化作黄芒，划过双方间两丈许距离，照伏难陀面门击去。

徐子陵则朝伏难陀左侧抢去，双手法印变化，牵制伏难陀为寇仲助攻。

伏难陀一动不动，似是对两人的夹击全不放在眼内。

忽然间伏难陀全身袍服无风狂拂，整座厅堂立即陷进一个风暴里，最奇怪是所有家俱全不受影响，两人却像逆风艰苦前进，耳际狂风呼啸，全身如被针戳般刺痛。

如此魔功，确是骇人听闻。

井中月劈至。

伏难陀像一块木板般微往后仰，寇仲一刀登时劈空，心叫不妙时，伏难陀在背脊离地只余尺许之际，忽然把身子扭侧，一足柱地，身子回弹，另一足向寇仲小腹闪电踢来。

寇仲因伤势牵累，根本无力变招，更想不到伏难陀的瑜珈法厉害至此，完全超离人体结构的限制，刀势已老下，避无可避，正要硬捱伏难陀可能令他送命的一脚，徐子陵横移过来，硬撞肩头将他送离险境，宝瓶印下封，力挡伏难陀的杀招。

岂知伏难陀竟能在徐子陵封挡前不可能地疾缩回去，接着整个人弹起缩塌陷，双膝屈曲贴胸，双手抱膝，头却塞进两膝间，活像人球。

这般的防守招数，肯定尚有厉害后着，以徐子陵作战经验的丰富，应变的灵活，仍失去方寸，不知该选择进击还是后撤。

伏难陀在徐子陵犹豫间“滚”至两人上方处，接着四肢扩张，左右脚分向寇仲右耳侧和徐子陵面门踢来。

寇仲心知要糟，徐子陵宝瓶气发而无功，必会引发他体内伤势，两人要挡伏难陀这两脚并不困难，问题是必被伏难陀硬将两人分隔，那时只要他全力攻打其中一人，凭他可怕的魔功和难以揣摸的招数，必可重创他们之一，余下另一人亦只有待宰的份儿。

寇仲把心一横，闪电疾移，同时矮身避过伏难陀的左脚，井中月往伏难陀胯下刺去。

徐子陵见状急忙配合，暗捏内外缚印，表面是双掌齐往伏难陀切去，只要能接触到对方左脚，最理想是把伏难陀硬从空中扯下来，至不济也能将他留在半空原处，让寇仲能对他展开刀势。

哪想得到伏难陀冷哼一声，高喧他们听不懂的梵语，接着两脚收起，

变成盘膝凝坐半空，两手往上虚抓，接着就那么盘坐翻斛斗，落往厅堂的大门处。

两人骇然转身。

伏难陀从容自若的拦着大门出路，道：“‘自我’以生气为质，以生命为身，以光明为体，以空为性，以梵为本原，遍布一切，贯通一切，其细小处如米黍，大处比天大，心空大，心万有大。但在本性而言则毫无所异，皆因梵我不二。故死前之念最为关键，如能还梵归一，发见真我，将是两位最大的福份。”

虽同是说梵我如一之法，可是在伏难陀显出绝世魔功后说出来，两人的感受大是不同。

事实上两人施尽浑身解数，仍沾不着伏难陀半点边儿，早难受得要命，负伤的身体更是血气翻腾，差点吐血。

寇仲双目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哈哈笑道：“原来你老哥尚未达到梵我不二的境界，难怪开口梵我如一，闭口梵我如一，分明是聊以自慰。”

徐子陵勉强提气，小心翼翼的不触动创伤，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登时感到压人的劲气自伏难陀经三脉七轮透过小腹发出，形成令他们呼吸困难、似暴风般的气罩，哈哈一笑，肩膊往寇仲撞去，喝道：“小腹！”

寇仲一声长啸，人刀合一，得徐子陵送入真劲下，施出击奇，朝伏难陀攻去。

井中月在短短两丈的距离下生出微妙玄奥的变化，把伏难陀完全笼罩在内。

伏难陀一对眼亮起来，双袖拂迎。

生死胜败，将决定在这一刀，若寇仲和徐子陵仍不能争取主动，他们会陷于捱打的局面直至落败身亡。

第六章 各展奇谋

伏难陀天竺魔功的高明奇诡，大出寇仲和徐子陵意料之外，而且战术策略，更是针对两人的伤势，务要两人生出有力难施、白花气力的颓丧无奈感觉，以削弱两人拼死之心及为生命奋发的斗志。

高手相争，尤其是寇仲和徐子陵这层次的高手，讲究的是气机交感与气势的对峙，以全心全身的力量把对方锁定，从中争取主动，抢占上风，决定成王败寇。

但受伤的寇仲和徐子陵由于功力大打折扣，无法办到这点。

伏难陀的厉害处，在于看破两人间不怕为对方牺牲的兄弟深情，更明白两人合作无间，故以此消耗战术，牵着两人鼻子走，直至他们力尽不支。

寇仲现在的任务，就是在徐子陵送入真气的支援下，把这令他们必败无疑的形势扭转过来。

眼看伏难陀双袖迎上寇仲的井中月，伏难陀又施奇招，身体像变成上下两截，上的一截往左侧拗去，枯黑的两手从由内滑出。有如能拐弯寻隙的两条毒蛇，十指撮成鹰喙状，从外侧绕击寇仲没有持刀的左手和左肋；下一

截则踢出左脚，疾取井中月锋尖。

这些本该人体承担不来的怪异动作，他却奇迹似的轻松容易办到。

寇仲胸前的伤口开始迸裂淌血，这最重伤口传来的痛楚，令其他伤口的疼痛均变成无足轻重。没有多少血可流的他等若同时面对两个敌人，任何一路的进攻，均可要他老命。

寇仲抛开一切，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无惊无惧，还哈哈一笑，倏地后退，竟来一招“不攻”。

以往他放展此招，均在开战之始，以之试敌诱敌，但用在交战正酣之际，还是第一趟。只见他井中月似攻非攻，似守非守，却是无隙可寻，全无破绽。

变化之精奇奥妙，恰到好处，教旁观的徐子陵亦要叹为观止。徐子陵当然不会闲着，正不断提聚功力，随时接替寇仲，准备以消耗战对消耗战，因为无论他或寇仲，此时都没有持久作战的资格与能力。

在伏难陀眼中，寇仲被徐子陵轻撞一记肩头，立时脱胎换骨地变成另一个人，刀气剧盛，立即将他笼罩紧锁，迫他不得不作全力硬拚。不过这亦是正中他下怀，他是天竺数一数二的武学大宗师，精通梵我不二的瑜伽精神奇功，不但清楚感应到徐子陵把真气输入寇仲体内，更知早先不与对方全力作战的高明策略，已成功大副削弱两人的斗志和信心。所以只要觑机击溃寇仲的攻势，再趁徐子陵尚未完全提聚功力之际，重创寇仲，那时还不胜券握。

可惜徐子陵一句“小腹”，破坏了他的战略计划。

首先，伏难陀生出被徐子陵看通看透的可怕感觉，其次是他以为寇仲会以他小腹作为攻击目标，故所用招数亦针对此而发，岂知全不是那回事，落得连番失着，反落下风。

奇变迭生，以伏难陀之能，亦禁不住心内犹豫。

究竟是变招再攻，抑是后撤重整阵脚。

伏难陀所有动作敛消，一口钉子般钉在地，身子却不断摆动，似往前仆，又若要仰后跌，怪异至极点。

如此招数，两人尚是首次得睹，心中生出诡奇古怪的感觉。

寇仲更感到对方似真的与他所谓的梵天，联成浑然不分的一股力量，若再向他强攻，等若向整个秘不可测的梵天挑战。

“不攻”再使不下去，寇仲井中月疾出，劈往伏难陀身前四尺许空处。

以人奕剑，以剑奕敌。

横奕。

井中月带起的劲风狂飙，波浪般往两旁卷涌，螺旋般的劲气，另从刀锋涌出，朝眼前可怕的敌人涌去，笑道：“这招大概该叫梵我如一吧！”

这比诸以前的棋奕，是更上一层楼，不但能惑敌制敌，控制主动，更能在这特殊的情况下破敌。

只要能迫得伏难陀只余往后倾之势，他这招“天竺式”的“不攻”势被破掉。

伏难陀果然立定，单掌直竖胸口作出问讯的姿态，化去寇仲的刀气，朗声道：“我是梵，你是他；你是梵，我是他。梵即是我，我即是他，他即是梵。如蛛吐丝，如小火星从火跳出，如影出于我，若两位能明白此义，当知何谓梵我如一。”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胸口的血渍开始渗透衣服显现出来，哈哈笑道：“果

然是个坚持在战场一边想杀人一边说法渡人的古怪魔僧，看刀。”

刀化击奇，划过空间，朝对手咽喉弯击而去。

若有选择，他绝不会如此仓卒出手，问题是他没有坚持下去的本钱，必须愈快愈好的争夺主动权。

徐子陵同时配合移动，抢往伏难陀右侧，牵制对方，使他在分神顾忌下难对寇仲全力还击。

岂知伏难陀闪电后移，退到大门外两步许处，徐子陵的威胁立即失去作用，只余正面寇仲在气机牵引下穷追不舍的独攻。

三方面均为顶尖儿的高手，除在功力、招数方面互争雄长，还在战略、心理各层面上交锋较量，精采处人目不暇给。

井中月的锋尖变成一点精芒，流星般破空往伏难陀咽喉电射而去，呼啸声贯耳轰鸣，声势凌厉。

螺旋真劲贯彻刀梢，锋锐之强，气势之盛，谁敢硬撻其锐。

寇仲晓得这一刀是决定他和徐子陵的生死，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如能把伏难陀迫出门外，他将得以放手强攻，加上徐子陵，展开联击之术，始有些微胜望。

伏难陀实在太可怕。

就在徐子陵也以为伏难陀除后撤再无他途之际，奇变突起，伏难陀的身体竟像一根枯黑木柱般往前直挺挺的倾来，变得头顶天灵穴对正寇仲井中月刺来的锋尖。

寇仲当然晓得伏难陀不是要借他的宝刀自尽，而是施出能把脆弱的头顶罩门化为最坚强攻击武器的天竺奇功，不过此时已无法作出任何改变，事实上他多么希望能换气改进为退，再看看伏难陀仆在地上的可笑样子，如若他仍要乘势追势，则让虎视一旁的徐子陵以他的手印好好招呼他。可是身上的伤口和一往无回的刀势绝不让他这般如意。

刀尖在刺中伏难陀天灵要穴三寸许的空隙余暇间，伏难陀斜仆的身子双腿忽曲，把与寇仲刀锋的距离扯远少许，然后双腿撑个笔直，才迎上刀锋。

就是这精微的变化，寇仲吐劲拿捏的时间失去准头，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蓬”！

真劲交击。

无可抗御的力量，像根无形铁柱硬撼刀锋，沿井中月直捣进寇仲经脉内。

这一记头撞，聚集伏难陀全身经穴所有力量，绝非说笑。

寇仲手中井中月“嗡嗡”震鸣，全身剧震，往后踉跄跌退，溃不成军，身上大小伤口迸裂，形相惨厉。

伏难陀亦浑体一颤，双手却虚按地面，似欲要趁势穷追猛打寇仲，取他小命。

伏难陀的天竺魔功，与毕玄的赤炎大法确是所差无几，奇招层出不穷，这样的一记硬拚，清楚说明寇仲即使没有负伤，纯比内力，仍逊此魔僧一筹。

徐子陵却知道伏难陀虽成功令寇仲伤上加伤，但非是不用付出代价，本身亦被寇仲反震之力狠创。

际此生死关头，他完成晋入井中月的至境，既能抽离现场，又对现场一切无有遗漏，万里通明。

双脚离地弹起，宝瓶气积满待发，截击伏难陀，时间角度妙若天成，无懈可击。

“啪”！

“轰”！

寇仲先压碎一张小几，然后背脊重重撞上另一边的墙壁，力度的狂猛，令整座大堂也似晃动，挂墙毯画松脱，掉了下来，情况的混乱可想而知。

“哗”！

寇仲眼冒金星，浑身痛楚，喉头一甜，幸好喷出一蓬鲜血，胸口一舒，回复神智。

此时他唯一想的事，就是在伏难陀杀死徐子陵前，回复出手作战的能力。今趟纵使拚掉性命，也要拉这恶毒狡猾的天竺魔僧作陪葬。

腾空而起的伏难陀心中暗叹，计算出绝难避过徐子陵的截击，尤其对积满而未发的拳劲，使他更不得不全力应付；临急应变，他借力脚撑大门框边，改向凌空而来的徐子陵迎去。

徐子陵心平如镜，伏难陀双手虽幻化出虚实难分的漫天爪影，铺天盖地的往他罩来，他却能清楚把握敌手的真正杀着。

最令他安心的是伏难陀因被自己看透他的心意，再不能保持梵我不二的精神境界，使他非是无机可乘。

“砰”！

两人在大堂半空错身而过。

宝瓶气发，气劲爆炸，把漫天爪影粉碎。

杀气凝堂。

为免触发右肋的伤口，徐子陵只凭左手对双爪，在接触前以精妙的手印变化，着着封死伏难陀轻重急缓的无定魔爪，到最后以拳击中他的右爪，高度集中的宝瓶印气骤发，令伏难陀空有无数连消带打的后着，亦无从施展，被徐子陵以拙破巧，以集中制分散，无法占得半分便宜。

如非伏难陀仍未从寇仲的反击力回复过来，徐子陵亦恐难有此骄人战果。

纵是如此，伏难陀攻来的真气确深具妖邪诡异的特性，寒非寒，热非热，似摄以推，无隙不入，阴损至极，令离痊愈尚远的经脉捱得非常辛苦。

两人分别落往相对的远处，寇仲则位于两人旁边的靠墙处，仍在闭目调息。

徐子陵旋风般转过身来，淡然一笑，右手负后，左手半握拳前探，拇指微竖虚按。

一指头禅。

伏难陀同一时间触地旋身，双手合什，一瞬不瞬的注视徐子陵的拇指，首次露出凝重神色。

使他吃惊的非是徐子陵的一指头禅，而是徐子陵的精神境界。

他再感应不到徐子陵的状态。

自梵功大成后，他尚是首次遇上这样一个对手，迫得他不得不对两人作重新的估计。

只徐子陵已足可把他缠上好一会，若让寇仲回复作战的能力，他将再没有杀死两人的把握。

在一轮血战后，强横如伏难陀，信心终于受挫。

寇仲此时已成功压下翻腾的气血，缓缓运气提劲，井中月艰难的举起，眼睛睁开，射出拚死力战、一往无前的神色。

伏难陀心中大懔，怎也想不到寇仲回气速度快捷如斯，不过他已陷入势成骑虎之局，拚着损耗真元，冒被杀伤之险，亦要除去两人，否则待他们完全康复后，日子将非常难过。

徐子陵生出感应，晓得伏难陀在再找不到自己任何破绽下，会被迫得冒险全力出手，因而更是灵台清明，严阵以待，要藉此良机，重创眼前可怕的大敌。

伏难陀口发尖啸，全身袍服拂动，接着双脚离地，像鬼魂般脚不沾地，往徐子陵移去，两手隔空虚抓。

狂飙倏起。

就在这要命时刻，徐子陵澄明通透的心境浮现出邪帝舍利，接着涌出师妃暄的如花玉容，井中月的境界登时烟消云散。

石之轩竟于此千钧一发的要紧时刻，以邪帝舍利引祝玉妍去决战，惨在徐子陵和寇仲此刻自身难保，遑论分身往援，而往援的师妃暄当然要冒上非常大的危险。

这想法顿时使他像被石块投进本来没有波纹的井水，登时激起扰乱心神的涟漪。

伏难陀立生感应，加速推进，在气机感应下，右手爪化为拳，往徐子陵轰去。

徐子陵像从九霄云端墜下凡尘，伏难陀的拳头立时扩大，变成充塞天地的一拳，从无而来，往无而去，后着变化，他再不能掌握。

高手决战，岂容丝毫分心。

徐子陵心知要糟，又不得不应战，勉力收摄心神，一指头禅按出。

拳指交击。

如果徐子陵能摸清楚伏难陀出拳的所有精微变化，由于一指头禅是更集中的宝瓶印气，专破内家气劲，故不惧对方功力比自己高强。但此刻当然是另一回事，徐子陵只能卸去对方七成真劲，其他的照单全收。

闷哼一声，徐子陵应拳断线风筝的往后抛飞，旧伤迸裂，口中鲜血狂喷，重重掉在窗下的墙角处。

寇仲一声不吭的闪电扑至，井中月全面展开，狂风暴雨的朝伏难陀攻去。

伏难陀心中叫苦，想不到寇仲丝毫不因徐子陵被重创而失去冷静，兼之徐子陵反震之力令他内伤加重，在没有喘一口气的空隙下，一时只能见招拆招，再次落在下风。

寇仲“唰唰唰”连环劈出十多刀，黄芒大盛，刀势逐渐增强，一刀比一刀重，有如电殛雷劈，螺旋气劲忽而左旋，忽而右转，选取的角度弧线刀刀均教人意想不到，刀刀都是以命博命，不顾自身安危，水银泻地的朝伏难陀攻去，凛冽的冰寒刀气，裂岸惊涛似的不住冲击敌人。

他将徐子陵是生是死的疑问置于思域之外，只知全力以赴，与敌偕亡。

可是从伤口渗出鲜血把他的衣服染得血迹斑斑，所余无几的真气迅速消耗，无论他的死志如何坚决、战意如何昂扬，始终不能突破体能的限制，渐到了由盛转衰的阶段。

伏难陀妙着连出，争回少许主动，心中暗喜，知寇仲成强弩之末，立

即展开一套诡异莫名的身法、手法，身体作出种种超越正常人体能的古怪动作，以对抗消减寇仲凌厉无双的刀势。

寇仲冷哼一声，井中月在空中画出大小不一的七、八个圈子，每圈子均生出一个螺旋气涡，铺天盖地的把对手完全笼罩突袭，以伏难陀之能，亦应付得非常吃力。

假设徐子陵在旁目睹，当可猜到这是寇仲“井中八法”最后一式，第八式的“方圆”。

寇仲在螺旋气劲助攻下，似退非退，似进非进，倏地一刀刺出，看似简单，却有方中带圆、圆中带方的气机，玄妙至乎极点。

伏难陀竟不知该如何招架封格，骇然后撤。

刀是直刺，但螺旋气劲却是方圆兼备，既一堵墙般往敌手压去，核心处仍是圆圆的螺旋劲，刀法至此境界，实尽夺天地的造化，教他如何能挡。

此招“方圆”是给迫出来的，以前寇仲虽想到有此可能，却未试过成功，故从未以之应敌，际此生死关头，终成功使出来。

寇仲喷出小口鲜血，无力乘势追击，行云流水的往后飘退，挟起徐子陵，破窗而出，落到房舍和高墙间的侧园处。

伏难陀闪电穿窗追来，大笑道：“少帅想逃到哪里去？”

寇仲左手搂紧徐子陵的蜂腰，感觉到自己兄弟仍在活动的血脉，迅速仰首瞥一眼天上夜空，只见星月蔽天，无比迷人，一阵力竭，心忖难道我两兄弟今晚要命丧于此奸人之手。

就在此时，一道刀光从墙头电射而下，笔直迎向正往寇仲背后杀至的伏难陀击去，带起的凌厉刀气，有若狂沙拂过炎旱的大漠。

“蓬”！

伏难陀早负上不轻的内伤，兼之事出意外，偷袭者又是级数接近的高手，猝不及防下，惨叫一声，给刀势冲击得从窗户倒跌回屋内。

可达志一招得手，却不敢追击，来到寇仲身旁，喝道：“随我来！”

第七章 破釜沉舟

寇仲关心瞧着盘膝床上疗伤的徐子陵，问道：“如何？”

这是可达志在龙泉一处秘密巢穴，不用他说明，两人亦猜到是供突厥探子在此作藏身之所，位于城东里坊内一所毫不起眼的平房。

徐子陵微微颌首，道：“尚死不去。”

他们换上可达志提供的夜行劲装，除脸色难看，表面并没什么异样。

可达志讶道：“子陵的疗伤本领确是不凡，这么快便能运功提气，不过若不好好休息一晚，将来会有很长的后患，唉！”

寇仲道：“为何唉声叹气？”

可达志道：“我怕你老哥以后要任人将名字将名字倒转来写。”

寇仲两眼亮起来道：“找到深未桓在哪里吗？”

可达志道：“仍是未知之数，我早前第一趟离宫，先派人通知杜兴，告诉他取消今晚的行，唉！希望他醒觉吧！”

寇仲苦笑道：“好小子！对你的杜大哥，你这小子真是好得我无话可

说。”

可达志这般做，是有点不想面对现实，害怕杜兴确如寇仲所料，被揭破不但欺骗寇仲，还欺骗他可达志。

可达志拍拍寇仲肩头，接着右手轻搭寇仲宽肩，道：“然后我找着潜伏一旁的阴显鹤，那家伙比我想像中更易辨认，请他设法跟踪任何像木玲的人，因她比较容易辨识，而我则负责你们的安全。后来我诈作离城，但离开的是我的手下，我则折返来跟踪在你们的背后，看看谁会暗中对付你们。”

寇仲愕然道：“那为何不早点出现？说不定可合我们三人之力，一举宰掉那爱在兵来刀往之际说法的混蛋魔僧。”

可达志苦笑道：“还说，你们两位大哥闪个身就把我撇甩，幸好我凭你们伤口的血腥味，终成功跟踪到那里去。真想不到伏难陀的天竺魔功厉害至此，我一刀即试出无法把他留下，否则岂容他活命离去。”

寇仲恨得牙痒痒的道：“真是可惜，纵使阴显鹤成功寻得深末桓所在，我们却要眼睁睁错过。”

徐子陵睁眼道：“你和可兄放心去吧！我有足够自保的力量，伏难陀短时间内亦无法查出我藏在这里。”

他并没有告诉寇仲感应到邪帝舍利一事，因怕影响他疗伤的效果。

寇仲却没忘记此事，问道：“你究竟有没有感觉？”

可达志虽见他问得奇怪，仍以为他在询问徐子陵的伤势。

徐子陵违心的摇头道：“一切很好，你放心去吧！千万小心点，你的情况不比我好多少。”

寇仲犹豫片晌，断然点头道：“我天明前必会回来，你至紧要什么都不想，全神疗伤。”

说罢与可达志迅速离开。

徐子陵晓得两人必会彻查远近，直到肯定没有寻到这里来的敌人，始肯放心去办事，所以争取时间疗伤，在一盏热茶的时间后悄悄动身，往邪帝舍利出现的方向赶去。

可达志回到藏在树林边沿的寇仲旁，与他一起卓立凝望月夜下的龙泉城北的大草原，道：“若我没有猜错，深末桓应躲在拜紫亭的卧龙别院内。道理很简单，深末桓既托庇于韩朝安之下，而韩朝安的高丽则全力支持拜紫亭，由此可推知深末桓实为拜紫亭的人，又或是临时结盟。”

寇仲叹道：“是否找不到阴显鹤留下的暗记，唉！真教人担心，这小子不至那么不济吧？”

可达志微笑道：“敌人愈厉害，就愈刺激，我会倍觉兴奋，要不要试试一探卧龙别院，若阴兄被他们宰了，我两个就血洗该地。”

寇仲听得心中一寒，这么爱冒险的人，若成为敌人，亦会是危险的敌人。淡淡道：“那卧什么别院，是否那座位于龙泉北唯一山谷内的庄园？”

可达志讶道：“你也知有这么一处地方，它三个月前才建成，是个易守难攻的谷堡。”

寇仲道：“你可知我和陵少离宫时，给拜紫亭扯着向我们大吹大擂，一副成竹在胸的模样，这对你有什么启示？”

可达志冷哼道：“这种不自量力的家伙，可以有什么启示？”

寇仲沉声道：“见你刚救过小弟一命，我就点出一条明路你走。拜紫亭绝非不知天高地厚、妄自尊大的家伙，而是高瞻远瞩、老谋深算的精明统帅。”

只看他拣在雨季的日子立国，当知此人见地高明，如此一个人，岂能轻视。”

可达志显然记起今天那场倾盆豪雨，又感受到脚下草原的湿滑，点头道：“拜紫亭确是头狡猾的老狐狸，我会放长眼光去看，看他能耍出什么花招来。”

寇仲摇头：“你若持此种态度，只能成为冲锋陷阵的勇将，而非运筹帷幄的统帅。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告诉我，在什么情况下无敌大草原的狼军会吃亏呢？”

可达志皱眉道：“小长安终非真长安，城高不过五丈，像我们般刚才突然发难，便可逾墙而出，拜紫亭凭什么令我们吃败仗？”

寇仲微笑道：“凭的就是你们的错估敌情。拜紫亭之所以这么有信心，不惧一战，必有所恃。”

可达志一震道：“你是否指他另有援军？这是没有可能的，现在唯一敢助他的是高丽王高健武，他正处于我们眼线的严密监视下，任何兵员调动，休想瞒过我们。其他鞑鞑大酋也是如此，全在我们密切注视下。”

寇仲道：“你忘记杜兴提起过的盖苏文吗？还说韩朝安与他勾结，若我没猜错，盖苏文就是拜紫亭的奇兵。试想当你们全力攻打龙泉的当儿，忽然来场大雨，‘五刀霸’盖苏文亲率精兵冒雨拊背突击，拜紫亭则乘势从城内杀出，猝不及防下你们会怎样？”

可达志道：“这确是使人忧虑的情况，盖苏文若乘船从海路潜来，会是神不知鬼不觉，我们会留意这方面的。”

寇仲摇头道：“不用费神，若我所料无误，盖苏文和他的人早已抵达，藏身的地方正是最近才建成的神秘庄院‘卧龙别院’。”

可达志动容道：“我现在开始明白大汗和李世民因何如此忌惮少帅，此事我必须飞报大汗，着他提防。嘿！小弟真的非常感激。”

接着叹了一口气道：“想起将来说不定要会与少帅沙场相见，连小弟也有点心寒。”

寇仲道：“有些话你或者听不入耳，为了秀芳大家，也为龙泉的无辜平民，可否只迫拜紫亭放弃立国，拆掉城墙，交出五采石了事。那和打得他全军覆没，把龙泉夷为平地没什么分别。”

可达志沉默片晌，叹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不过此事必须大汗点头才成，我自问没有说服他照你意思去办的本领。”

寇仲道：“那就由我去说服他。首先我们要多掌握确切的情报，就由卧龙别院开始。”

可达志骇然道：“明知有盖苏文坐镇，我们闯进去跟送死有何分别？你老哥又贵体欠佳，想落荒而逃亦办不到。”

寇仲笑道：“不是敌人愈厉害愈刺激吗？你也不想我被人把名字倒转来写。何况阴显鹤正等我们去救他。他娘的！我愈来愈相信拜紫亭、深末桓、马吉、盖苏文、你的杜大哥、大明尊教、呼延金等各方人马，结成联盟，要藉渤海国的成立扭转大草原的形势。

深末桓和呼延金两个混蛋该是后来才加入的，因为此两混蛋走投无路，故行险一博。”

可达志愕然道：“大明尊教理该因信仰关系与伏难陀势不两立，为肯与拜紫亭合作？”

寇仲道：“道理很简单，首先化身为崔望的宫奇肯定是大明尊教的人，其次是拜紫亭派宫奇劫去大小姐的八万张羊皮，不但是引我和陵少到这里来的陷阱，更是助大明尊教盟友荣凤祥除去生意竞争对手的手段，因为大小姐冒起极快，生意愈做愈大，说不定有一天会取荣凤祥北方商社领袖的地位而代之。有财便有势，招兵买马更需财，为了求财立国，拜紫亭只好不择手段。”

可达志摇头道：“这实在教人难以置信，大明尊教支持拜紫亭有什么好处？马吉更是突厥人，杜大哥起码是半个突厥人，拜紫亭若冒起成新的霸主，他们哪还有容身之所，你是否过度将事情二元化？”

寇仲道：“换个角度来看，你客观点的去瞧这件事，贵大汗颉利是否过于霸道，他为何与突利交恶？突厥因何会分裂成东西两个汗国？”

可达志脸色忽晴忽暗，沉吟好半晌颓然道：“你的话不无道理，我们大汗为了扩军，对各小汗和要看他脸色做人者确有很多要求。唉！就算他不高兴，我也要提醒他这方面的问题和后果。”

接着冷哼道：“这都是赵德言成为国师后的事，他奶奶的！”

寇仲又道：“拜紫亭和伏难陀是两回事。照我看他们已是貌合神离，原因极可能是因拜紫亭与大明尊教勾结。这够复杂了吧！只要多过一个人，就会发展出错综复错的关系，何况是多方面人马，又牵涉到各自的利益，你的杜大哥可能因许开山卷进此事内，大明尊教原想借贵大汗的手干掉我们，岂知偷鸡不着蚀把米，反促成贵大汗和突利的修好。只从这点来看，马吉这个穿针引线的人，肯定与大明尊教和拜紫亭暗中勾结。”

说到这里，寇仲浑身轻松，很多以前想不透猜不通的事，此刻都像有个清楚的大概轮廓。

可达志苦笑道：“我一时仍未能消化你的话，只好暂时不去想，我会安排你与大汗见个面，说个清楚。”

寇仲一拍背上井中月，道：“来吧！我们充当探子，来个夜探卧龙别宫，看看里面是否藏着千军万马。若实情如此，只要我们攻破此宫，拜紫亭只余乖乖听教听话的份儿。”

徐子陵翻下城墙，落在墙边暗黑处，幸好龙泉城没有护城河，否则以他目前伤疲力累的状态，又要大费手脚。

他凭着过人的灵觉，觑准守兵巡兵交更的空隙，神不知鬼不觉的逾墙而出，否则若让守兵缠上，将不易脱身。

此时他再感应不到邪帝舍利所在，不知是因功力减退，还是其他原因。他更不知道赶去能起什么作用，但为了师妃暄，他要不顾一切的这么去做。正如他是师妃暄剑心通明的破绽，师妃暄亦是他抛不开的牵挂。

他刚才首次向寇仲说谎，因为他不愿拖累寇仲，让他去冒这个险，何况此事不宜让可达志晓得。

他也像寇仲和可达志般隐约猜到深末桓已和拜紫亭结盟，正因杀他们的责任落到拜紫亭身上，所以深末桓等人没有出现。

徐子陵调息停当后，朝镜泊湖的方向不徐不疾的驰去。

他必须利用这行程好好调息，那至少在见到石之轩时有一拼之力，死也可死得漂亮点。

平时在任何情况下，他也不用为师妃暄担心，但对手是石之轩，则成另一回事。

谁都不知道祝玉妍的“玉石俱焚”，是否真能如她所言般，与石之轩来

个同归于尽。

徐子陵心中突感一阵烦躁，大吃一惊，知自己因心神不属引发内伤，若任这情况发展下去，随时可倒毙草原上，忙抛开一切杂念，把注意力集中紧守灵台的一点清明，边飞驰边行气疗伤，倚仗以三脉七轮为主的换日大法获取神效。

壮丽迷人的夜空下，他的心神缓缓晋入井中月的境界。

出奇地他仍未感应到邪帝舍利的所在，究竟是什么一回事？

就在此时，他感到有人从后方迅速接近。

徐子陵只从对方的速度，立知是武功不在他处于正常状态之下的第一流高手，但心中却无丝毫惊惧。

他必须把来者不善的跟踪者撇下，否则不但到不了镜泊湖，且没命知道师妃暄的吉凶。

对方离自己当有两里许的远距离，没有一盏热茶的工夫，该仍追不上他，这样一段时间足够他做很多事。

他没有回头去看，没有加速，只偏离原来路线，朝右方一片密林投去。

入林后他先往西北走，到出林后再折回来，藏在丛林边缘一棵大树的枝叶浓密处。

一道人影迅速来到，赫然是他的“老朋友”烈瑕。

抵达树林边缘处，烈瑕双目邪光闪闪的四处扫射，又仰起鼻子搜索徐子陵身体伤口血腥残留的气味，这才匆匆入林，一丝不差的依徐子陵适才经过的路线追进林内去。

徐子陵暗呼好险。

他不知烈瑕为何追在自己身后，但总不会是什么好事。

不过烈瑕发觉受骗，掉头追回来仍有重新赶上自己的可能。

想到这可能性，徐子陵勉力提气轻身，腾空跃起，落到三丈外另一棵大树的横梢上。

只有在树上高空处，才能令烈瑕这擅长跟踪的高手嗅不到他的气味。在大草原上，出色的猎人均懂得利用鼻子追敌察敌。

徐子陵再提一口气，连续飞跃，远离原处近二十多丈时，忽然一阵晕眩，差点从树梢坠往地上，连忙抱着树干。

风声响起，不出他所料，烈瑕去而复返。

徐子陵再没有能力做任何事，抱着树干跌坐横桠处，默默运功，大量的失血，使他的长生气亦失去疗伤的快速神效。

破风响起。

烈瑕跃上他原先藏身的大树上，当然找不到他，但他心中却无欢喜之情，因为烈瑕随时可寻到他这里来，这家伙太厉害了。

因此这可能性非常大。

徐子陵忽然把心一横，行气三遍后，一个翻腾，横越五丈的距离，落到林外的空地上。

逃既逃不掉，惟有面对，还有一线生机。

第八章 疗伤奇法

可达志“咦”的一声，加速前进，并俯身探手从地上捡起像某种动物身上鳞甲似的一小块薄片。

这薄片一边尖一边宽。

寇仲追到他旁，问到：“这是什么？”

可达志把甲片递到他眼下，晃动光华的一面，反映着天上的月光，闪闪生辉，欣然道：“这是我交给阴显鹤那怪人的小玩意，给他在城外之用，撒在草原上，只要爬上高处隔两三里也可看到他的闪光，以尖的一端指方向，所以看来阴显鹤并没有被害。但为何他不是依约定把第一片放在城墙附近，而是放在离城近五里的地方来，叫人费解。”

寇仲目光扫过草原，前方是一片树林，林内隐传河水流动的声音，神色凝重的道：“希望不是敌人从他身上搜出来后，丢一个到地上引诱我们就好哩！”

可达志双目杀机一闪，道：“也有可能是阴小子发觉有敌人在背后跟踪，到这里才成功撒下敌人，只好在这里丢下第一片。”

寇仲倒抽一口凉气道：“我却没你那么乐观，另一个可能是老阴现被深未桓、韩朝安、呼延金等整伙的人，追的上气不接下气，无法可施下，只好丢下甲片，让我们循迹救他。”

可达志微一错愕，但显然认为寇仲的话不无道理，阴显鹤正是那种非到最后关头，不肯求人的怪胎。

突然一个纵身，藉双腿撑地的力道，笔直射上天空，到达离地达七、八丈的惊人高处，来个旋身，再轻松降回寇仲身旁，兴奋的指着西北方道：“我找到第二片，果然是依约定每里一片，尖的一端指示方向，这样看我手上这一片确是他亲手丢的。”

寇仲道：“那为何还要多说废话，走吧！”

领头朝第二片甲片的方向驰去，可达志怪啸一声，追在他背后。

他们再没有隐蔽行踪的必要，当务之急就是循甲片追上敌人，衔尾杀他们一个措手不及，落花流水。

徐子陵今次可说是一场豪赌，赌注是自己的生命，赌的是烈瑕再没有十成把握下，绝不敢出手杀他，所凭的是刚从伏难陀处领悟回来的“梵我如一”。

那是人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天人合一的至境。亦是所有坐禅修佛者追求的目标，他可以有不同的名字，例如“梵我不二”、“剑心通明”、“井中月”，说的仍是同一件事，随个人的经验、智慧和修为而有异。

大明尊教对他两人采取的策略，是表面和善、暗里阴损，因为不愿被人识破与拜紫亭暗中勾结；再则若拜紫亭失败，大明尊教将遭到突厥人的报复，那时大草原虽大，将再无立足之地。

若可杀死徐子陵，当然万事俱了。可是一个不好，让徐子陵逃掉，烈瑕和大明尊教将吃不完兜着走，突利怎肯放过杀自己兄弟的仇人，那并非说笑的一回事。

徐子陵正是看准烈瑕这心理，又晓得逃过他鼻子搜索的机会微乎其微，遂行险一搏。

徐子陵双脚触地，烈瑕从林内扑出，落在他身前两丈许处，双目邪光

并射，灼灼打量徐子陵。

徐子陵一手负后，另一手摆出一指头禅的架势，从容微笑道：“烈兄终忍不住露出狐狸尾巴，想来要小弟的性命，闲话休提，让我看看你是否有此本领？”

烈瑕虎躯一颤，双目凝重，全神评估徐子陵的真实情况，摇首道：“子陵兄误会啦，愚蒙只是想赶上来看看有什么可帮忙的地方，怎会有相害之意？”

徐子陵心神进入井中月的境界，感到自己与天地合而为一，再没有这个自我的存在，故意无惊怖、无恐惧，对烈瑕的动静更是瞭若指掌，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对方完全把握不到自己的虚实，看不破他是不堪一击。

忽然间，他感到自己经脉内的真气竟开始自然凝聚，身体的状况大有改善，浑浑融融，伤口虽仍传来痛楚，却与他要升至某一层次的精神意识再无直接的关系。

淡淡道：“既是如此，烈瑕兄请立即回去，我现在不需任何人跟在身旁。”

烈瑕踏前两步，装做往四处看望，道：“为何不见少帅与子陵兄同行？”

他这两步踏的极有学问，要知徐子陵正严阵以待，对他的进逼自然而然该生出反应，他便可以从徐子陵气场的强弱，从而推知得出徐子陵作战的能力，以决定进退。

烈瑕尽管低垂双手，以示没有恶意，但谁都晓得这位大明尊教文采风流、出类拔萃的人物，随时可发动雷霆万钧的攻击。

徐子陵卓立如山，一对眼睛精芒闪闪，语气却出奇的平静，道：“我徐子陵虽非好斗的人，却再没兴趣听你的胡言乱语，动手吧！”

烈瑕忙道：“唉！子陵兄真的误会，我绝没有动手的意思，不阻子陵兄啦！”

说罢往后飞退，瞬间变成在月夜下草原上的一个黑点，没入右方一片疏林内。

徐子陵心知肚明他仍在暗里隔远观察自己，因为在正常情况下，任何人如此提气凝势，必损耗真元，实非身负内伤的人负担得起。

岂知徐子陵的“梵我如一”，只是一种精神境界，不需内力支援，且对伤势大有裨益。

假若烈瑕以气劲和徐子陵做对峙，自是另一回事，徐子陵想不露出马脚也不行。

幸好烈瑕在弄不清楚徐子陵伤势深浅下，不敢轻举妄动。

徐子陵利用刚结聚得的真气，倏地闪身，没进林内，接着一跤跌倒地上，前方是蜿蜒流过树林的一道小河。

只是这下横掠近八丈的身法，足可吓的烈瑕不敢再跟来。

小小代价，买回小命，怎都是划算吧！

寇仲追在可达志背后全速飞驰，奇异地内伤不但没因提气运劲加深加重，反愈奔愈见好转，气血愈是畅行无阻。就像他初练长生气，需边走边练的情况。

早在起步之时，寇仲因一心一意与可达志同往援阴显鹤，故得而抛开一切，进入无人无我的至境。假若他是独自一人，又或和徐子陵在一起，由于要动脑筋，必因此心神分散，不能如目下般心凝意聚。最妙是追踪之责全

在可达志身上，他只需紧追在可达志背后，一切妥当。

可达志数度回头瞧他，怕他不能支持，岂知竟见他能不即不离的追在身后，禁不住露出奇怪神色，不明白因何寇仲竟能丝毫不受伤势牵累。

寇仲却是无暇理他，更清楚自己又在长生诀、和氏璧、邪帝舍利合成的先天真气领域中，再做突破。

在伏难陀的生死威胁下，为了徐子陵，他成功使出“井中八法”最后一式“方圆”，使他对自己的能力有进一步的了解。

于使出“方圆”的一刻，在他心中再无生死胜败或任何扰人的杂念，人、刀和宇宙联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天地精气在他施刀时灌顶而下，将没有可能的事变成可能。

这大概该是伏难陀所说的梵我不二吧！

草原在脚下飞退，双脚似能吸收融融浑浑的地气，而先天精气则缓慢实在的灌顶而来，古人所谓“夺天地之精华”，也不外如是。

只需少许真气，他便如能永远在草原上滑翔，直至宇宙的尽头。

寇仲心灵似像提升上虚空的无限高处，与星月共舞同歌，有种说不出的自在和满足。

闭塞的经脉逐一被打通，并裂的伤口迅速愈合，完全是个没有人能相信的神迹。

可达志倏地止步。

寇仲像从一个美梦醒来般，回到眼前的现实世界。

可达志一震道：“糟糕！我们中计哩！”

寇仲定神一看，两人身处在丘坡之顶，前方横亘着丘陵起伏的山地，被浓密的树林覆盖，蹄声轰天响起，数百战士从林内冲出，潮水般朝他们杀来。

在平坦的草原上，没有人能在长途奔跑下快得过马儿的四条腿，今趟他们是逃无可逃，避无可避。

对方中只要有深末桓、木玲那类高手助阵，他们必死无疑。

“锵！”

可达志制出狂沙刀，双目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语气平静至近乎冷酷的道：“我死也要找深末桓来陪葬！”

敌骑不住接近，把距离减至不到半里，直有摇山撼岳的惊人威势。

寇仲回头一瞥，见到左后方地平远处有大片树林，一拍可达志肩头道：“随我来！”

“怎也要搏这一铺。”

徐子陵躺在岸旁泥泞湿润的草地上，全力行气调息。

忽然破风声再起，自远而近，不用说也是烈瑕改变主意，不肯错过这个能在神鬼不知下干掉他的天赐良机。

这趟无论如何吓唬他亦不起作用。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翻身滑进冰凉刺骨的河水里，贴着深只八、九尺的河床顺水潜往下游。

口鼻呼吸封闭，内呼吸天然替代，徐子陵感到浑身轻松起来，竟暂时把烈瑕忘掉，就那么随水而去。

敌骑愈追愈近，快到箭矢能射及的距离，两人仍亡命奔驰。

目标树林只在两里许外，但这却可能是他们永远不能抵达的地方。

只要拉近至敌人箭矢可及的距离，他们除了掉头迎战，再无他法。

一把暴烈愤恨的声音在后方以突厥话喝道：“你们这两个没胆鬼也有今天，有种的就停下来。”

寇仲催气加速，向可达志喘着气道：“说话的小子肯定思想幼稚如孩童，这是我儿时在扬州最常听到的两句话。”

可达志回头一瞥，笑道：“这小子该是深末桓，还能挺下去吗？”

“铮！铮！”

弓弦声响，两支劲箭破风而来，落在两人身后五丈许处。

两人同时想起一件事，骇然色变。

射程比普通强弓远上一倍的飞云弓，岂非可把他们当成活靶？

徐子陵在河水中缓缓潜游，不敢弄出任何拨水的声响。

超人的灵觉，使他晓得敌人正沿河追来，向烈瑕那级数的高手，虽说在密林内，只要借点月色星光，也肯定可发觉他在河水里。

心中叫苦时，忽然发觉河底靠岸壁处有块大石，石下似有空隙，忙朝此游去。

果然天无绝他徐子陵之意，石下空隙刚好容身。

才藏好身体，破风响起，倏又停止。

徐子陵心叫不妙，难道烈瑕厉害至此，竟晓得他藏在石隙内吗？

风声再起，接着是有人从空中降到岸旁草地的声音。

烈瑕的声音道：“有什么发现？”

一把如银铃钟音般好听的女声苦恼道：“完全没有气味和痕迹，难怪这小子每趟被人追捕，最后均能脱身。”

她的汉语字正腔圆，是道地的北方汉语，徐子陵虽是第一趟听到她的声音，却敢肯定她是汉人。

且若她是回纥人，应和烈瑕说自己的语言。

她会是谁呢？

更醒悟到烈瑕去而复返，是因多了这个帮手。即使自己不受伤势影响，仍逃不出他们的毒手。由此推知，此女武功应与烈瑕非常接近，甚或不在他之下。

难道是祝玉妍提过五类魔内武功最高的毒水辛娜亚？

烈瑕道：“我本以为他借水遁，可是追到这里仍不见他的踪影，这么看他的伤势并不严重。他究竟要到什么地方去，寇仲那家伙为何不与他在一起？”

徐子陵心忖烈瑕该不晓得伏难陀曾与他们交手，否则当知道他和寇仲伤势加重。

女子沉声道：“就让他们多活一天，有大尊和善母亲自在主持大局，岂容他们横行无忌，我们走！”

风声远去。

徐子陵从石隙浮出来，到水面转身仰躺，呼吸着林木的气息，任由河水把他带往下游，心神进而与万化冥合，务求藉此别开心裁的疗伤法，争取最快速的复元。

“嗤”！

破风声至。

寇仲勉力往横移，避开第一枝从飞云弓发射的夺命劲箭。

身法因而一滞，登时落后可达至近半丈。

此时两人离开目标树林不到一里，但却像永难逾越的鸿沟。

只要有十来把弓能直接威胁他们，加上飞云神弓，他们就算改变主意回身迎敌，恐怕仍难逃箭矢穿身的厄运。

寇仲尚未回气，“嗖”的一声，另一枝飞云箭又电疾射来。

寇仲心想我也有今日了，以前以灭日弓射杀敌人，不知多么痛快，现在深未桓以牙还牙，他却毫无反击之法。

可达志倏地退到寇仲身后，狂沙刀反手后劈。

“当”！

刀锋正中箭锋，硬将劲箭挡飞。

可达至一掌拍在寇仲背后，助他加速，自己则箭矢般追上寇仲，把与敌人的距离拉远少许。

寇仲再难边走边疗伤运气，登时大为吃力，把心一横道：“可兄得为我报仇。”

正要回头迎敌，岂知可达至一把扯着他衣袖，带的他纵身而起，掠过近七丈的距离，怒道：“现在岂是逞英雄的时候，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寇仲心中一阵感动，想不到可达至这表面冷酷、处事不择手段的人，如此有情有义。

树林只在前方半里处。

可是两人费力狂奔，又费力躲挡飞云箭，早是强弩之末。

敌人又逐渐赶上来，只听一把尖锐的女声厉叱连连，说的是室韦话，虽听不懂，总晓得是催促手下追上他们。

可达至一声尖啸，扯着寇仲衣袖，发力加速。

寇仲心中叫苦，晓得可达至拼着损耗真元，也要抵达树林，但如此一来，即使他们真能逃入树林，恐怕能否站稳也成问题，遑论继续逃命。

树林只在四十丈外。

蓦地树林内杀声震天，数也数不清的奔出大群战士，往他们迎来。

两人心叫吾命休矣，哪能想到敌人竟高明至另有伏军藏在这一边。

第九章 邪王本色

徐子陵离开小河，登岸续行，整个人有焕然一新的感觉。

没有一种经验比潜泳水中，更有回归大自然的感觉，适才他在绝对的松弛下，进入深沉而清醒的半睡眠状态，思维意识仍在活动，身体却处于休息的情况，体内真气如日月运行，周游流转，先天气由左右涌泉穴分别涌注，左热右寒，阴阳调和，令他内伤立即大有起色。

迎着清寒的夜风，他虽衣衫湿透，并没有寒冷的感觉，且由于催气疗伤，水气被蒸发，当镜泊湖林区在望时，他的衣衫已经乾爽。

虽连番遇挫，致伤上加伤，但却能令他的疗伤心法更上一层楼，将卧禅推至新的境界。

更隐隐感到自吸取邪帝舍利的精华后，到此刻才彻底地与体内真气融

合。

他不敢去想师妃暄，怕会因而心浮气躁，只决定抵达邪帝舍利的位置，再作打算。

徐子陵穿林而过，心忖这岂非是位于湖旁镜泊亭的位置？

自然而然地他朝昨夜与师妃暄和寇仲暗里远远监视镜泊亭时的高大树摸去。

蓦地师妃暄盘膝于大树枝干上的倩影入眼帘，这仙子回首往他瞧来，秀眉轻蹙，不用说话，徐子陵清楚体会出她“你这人哪！为何仍要赶来呢？”的心意。

徐子陵喜出望外，又大惑不解。

寇仲和可达志仍保持最快速度的冲刺，怕的是深末桓的飞云弓。

寇仲拔出井中月，向可达志长笑道：“杀一个归本，杀一双有赚，这生意划算啊！”

可达志回头一瞥，露出不解神色。

寇仲亦感到有异，原来深末桓那方面的战士纷纷勒马，弄得马儿嘶啼仰身，情况混乱。

两人停下步来，另一边的骑士漫野冲来，看清楚点，寇仲一震道：“是我的兄弟古纳台的人。”

一把声音传来道：“少帅别来无恙！”

寇仲闻声大喜道：“老跋你究竟到哪里去哩！害得我们瞎担心了好几天。”

领头者除别勒古纳台、不古纳台，尚有多时不知踪影的跋锋寒。

五百多名战士旋风般驰来，扇形散开，与深末桓一方结阵的三百多名战士成对峙之局，强弱之势，清楚分明。

寇仲和可达志绝处逢生，执回两条小命，自是欣喜莫名。跋锋寒和古纳台兄弟驰至两人身前，三人目光灼灼的打量可达志，寇仲连忙引介。

跋锋寒跃下马来，以古纳台兄弟听得懂的突厥话哈哈笑道：“见面胜过闻名，任我跋锋寒想破脑袋，也想不到你两人为何会走在一块。不过此事迟些再告诉我，处置深末桓比这更重要。”

识英雄重英雄，虽是敌友难分，别勒古纳台兄弟对可达志仍表现得很友善。

可达志对跋锋寒特别注意，道：“有机会定要领教跋兄的斩玄剑。”

跋锋寒微笑道：“那小弟将求之不得。不过剑再非斩玄，已易名为偷天。”

移到寇仲旁，欢喜的搂着他肩头道：“你这小子真命大，我们守在这里并非因晓得你会给人追杀，而是准备伏击和截劫老拜那批弓矢，交给我的事，小弟定会给你办妥。”

接着双目杀机大盛，投往约千步外的敌阵，沉声道：“今趟该用什么战术，才可杀敌人一个片甲不留呢？”

别勒古纳台皱眉道：“我们虽比对方多上二百多人，大胜可期。可是深末桓最擅遁逃，若给他逃进树林，极可能落得功亏一篑。”

寇仲内察体内伤势，发觉已回复六、七成功力，伤口亦大致愈合，心中大喜，暗忖这飞驰疗伤之法，肯定是由自己所创得的旷古绝今的疗伤奇功，道：“小弟有个提议，包保深末桓不会拒绝，但问题是只能杀死深末桓，却

要放过其他人。”

可达志一震道：“这怎么行，深末桓非是只懂绣花的娘儿，你又内伤未愈，太冒险哩！”

跋寒愕然望向寇仲，道：“谁能伤你？小陵呢？”

寇仲笑道：“此事说来话长，迟此再向你老哥禀报。”

转向古纳台兄弟道：“我若代你们只把深末桓干掉，可有异议？”

别勒古纳台道：“只要能干掉他便成，其他人无足轻重，木玲一向不能服众，不会有什么作为，但……”

寇仲打断他道：“不用担心，我似是蠢得把宝贵生命甘心献给深末桓的人吗？”

先拍拍可达志肩头，着他安心，始踏前三步大喝过去以突厥话道：“深末桓，有胆与我寇仲单打独斗一场吗？”

紧凝的沉默，好一会后，深末桓的声音传过来道：“寇仲你是在找死吗？哈！这样的狡计我也有得出卖，你不过想缠着我后，再挥军进击。哼！休想我会中计，有种的就放马过来，大家明刀明枪对阵，看谁更为强硬。”

寇仲暗骂一声“以小人之心度我君子之腹”，哈哈笑道：“这么说，你是打定主意落荒而逃。又或教手下为你送死，自己却逃之夭夭。”

深末桓怒道：“我岂是这种人？”

别勒古纳台帮腔喝道：“既然如此，你就和少帅决一死战，假如胜的是你深末桓，我以祖宗之灵立誓，日出前任你逃跑，绝不干预。”

原野上一片沉默，只有夜风呼呼作响，双方人马静待深末桓的反应。

寇仲却是不愁深末桓不答应。深末桓比任何人更清楚他伤势的严重，此正是取他寇仲之命的千载一时良机，且又可全军安然撤走，有什么比这更划算的。

深末桓和身旁的木玲交头接耳一番后，果然大喝回来道：“你寇仲既然不想活，我就成全你。”

双方战士同时呐喊，一时杀气凝聚，决战的气氛笼罩草原。

只要有仙子在旁，就像能离开这充满仇杀气氛的残酷现实，抵达仙界的洞天福地。

往亭子方向看去，祝玉妍赫然背着他们面湖安坐，凝然不动。马吉营地一方不见灯火，显是这大胖子已仓惶撤离。

徐子陵糊涂起来，亦放下心事，因她们显然尚未遇上石之轩。

师妃暄在他凑近时柔声道：“寇仲呢？”

徐子陵道：“他去寻深末桓的晦气，并不晓得我会到这里来。”

师妃暄秀眉轻蹙道：“你怎晓得要到这里来？”

徐子陵道：“我感应到舍利的邪气。”

师妃暄的眉头皱得更深，讶道：“难道祝后在骗我，她说一直感应不到舍利的所在。”

徐子陵一呆道：“竟有此事。不过我亦只曾在某一刹那感应到舍利，之后也再没有感应。”

师妃暄沉吟片晌，轻叹道：“我忽然有很不祥的预感。”

徐子陵问道：“你们为何会在这里？”

师妃暄道：“我找到祝后，她收到石之轩的便条，约她今晚二更在此解决他们间的恩怨。啊！来哩！”

徐子陵定神瞧去，一条小船缓缓朝镜泊亭划来，高昂潇潇的石之轩立在艇尾，轻松的摇动船橹，唱道：“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马，游戏宛与洛。”

徐子陵听得发呆，石之轩不是要杀祝玉妍吗？为何却似来赴情人的约会？

祝玉妍纹风不动，似对驾舟而来的石之轩视如不见，对他充满荒凉味道的歌声亦充耳不闻。

深末桓一身夜行装，手提他的蛇形枪，大步踏出，来到两阵对垒正中间的位置，朝寇仲以突厥话大喝道：“寇小子滚出来受死！”

跋锋寒等来到寇仲左右两旁，可达志凑近寇仲低声道：“这家伙信心十足，你得小心点。”

跋锋寒讶道：“可达志你何时变成寇仲的朋友或兄弟？”

古纳台兄弟亦露出注意神色，显然对此大惑不解。

可达志叹道：“此事真是一言难尽，不过我们敌对的立场尚未改变，除非少帅肯归顺大汗。”

寇仲却在凝望五百步外的深末桓，不放过他任何微小的动作及任何不起眼的表情，沉声道：“若我十刀内杀不掉他，你们立即挥军进击，同时设法救我的小命。”

不古纳台失声道：“十刀，少帅有把握在十刀内宰掉他？少帅勿要轻视此人，他的蛇矛名震戈壁，否则亦不会纵横多年，无人能制。”

跋锋寒微笑道：“我赌寇仲八刀内可把他干掉，谁敢和我赌。”

可达志苦笑道：“若是受伤前的寇仲，我绝不敢和你赌，现在却是不想赌，因为不希望赢。”

寇仲深吸一口气，淡淡道：“那就八刀吧！倘不成功，你们还是不用来救我为佳，因为这会令我的心志不够坚定，他娘的！让你们看看什么是寇仲压箱底的本领吧！”

昂然举步。

看着他的背影，大草原上声名最著名的四大年轻高手，均露出尊敬的神色，寇仲的气度确令人心折。

深末桓只是中等身材，脸容阴鸷，予人冷狠无情的感觉。双目则神采飞扬，闪闪有神，在窄长的脸孔上，份外慑人，是那种长期纵横得意的人。

寇仲却是有苦自己知，他因曾夸下海口，声言要在今晚杀死深末桓，故此纵使拿命去博，也要以井中月把对方斩杀。而且因时日无多，他必须尽速赶回中土去，设法死守洛阳。但如让深末桓今晚逃掉，他若不多花时日务把这家伙干掉，如何向箭大师交待。

幸好刚才在狂驰逃命间悟出他独有的吸收天地精华的疗伤大法，所余无几的真元不但没有损耗，还回复至平时六、七成的水平。可最大的问题是失血过多，那并非短短一晚上时间内可回复和补充得到的。气血两者互为关连，表里相依，他定下十刀之限，正是迫自己速战速决，因为实在支持不了太长的苦战。

第一刀最是关键，他必须把主动抢到手内，再全力展开刀势，把对方操控得无法反攻，始有在八刀内斩杀武功高强如深末桓者的可能。

跋锋寒赌他八刀胜，并不是随口说说，而是一个提示。提醒他只要将“井中八法”全力使出，深末桓会饮恨当场。

寇仲脚步加速，井中月遥指前方，似攻非攻，似守非守，刀锋随着行步之势不断加强对敌手的威胁。

第一式“不攻”。

此招如此使来，再非守式诱式，而是进手主攻的厉害招数。

深末桓显然看不破寇仲此虚，脸上露出凝重神色。

长枪移到身前，两手轻握蛇形枪的一端，枪尖颤震，伺隙而发。

到寇仲步入丈半的距离，他狂喝一声，蛇形枪电疾刺出，直搦寇仲咽喉，试图凭蛇形枪丈三的长度，不理寇仲的井中月，先一步把对方刺杀。

在深末桓后方的木玲尖喝一声，众手下立时齐声呼喊，为首领打气助威。

人声轰鸣大地。

儒生打扮的石之轩闲适自得的飘飞上岸，左手提着一坛酒，缓步入亭。

师妃暄娇躯轻颤，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这就是遇上心师伯前的石之轩，能谈笑间下手杀人，说的话愈好听，下手愈是狠辣无情，杀人前后均可保持满脸笑容。”

徐子陵听得目定口呆，也看得目定口呆。

眼前的石之轩绝对和患上性格分裂的石之轩大相径庭，在长安他遇上的石之轩，一是冷酷无情只懂杀人没有人性的妖魔，一是深情自责的伤怀君子，从不是现在这潇洒神情模样。

只见他脸带微笑，直抵亭内石桌前，在祝玉妍对面背湖坐下，油然把酒搁在桌面，柔声道：“为了张罗这美酒，好与玉妍对月共酌，致累玉妍久等，石之轩罪过罪过。”

祝玉妍默然片晌，由于她背向两人，所以看不到她的表情，只猜祝玉妍大概会像他们般对石之轩戏剧性的转变生出疑惧。

石之轩讶道：“玉妍不是很爱和我说话吗？夜深人静时，我们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回想当年温馨甜蜜的日子……”

祝玉妍冷冷打断他道：“闭嘴。”

石之轩不以为忤道：“对！对！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一切由今天重新开始，圣舍利就当是见面礼，请玉妍笑纳。”

魔门人人梦寐以求的圣舍利从他宽袖内滑出，滚往桌面，到桌心倏然而止。

晶石仍是黄光湛然，但徐子陵再感应不到它内蕴的邪气异力。

他的心像忽然沉往万丈深渊，更愧对身旁仙子。

石之轩成功了，舍利的邪气异力已尽归他所有，治好他的精神分裂症，使他变回遇上碧秀心前那谈笑杀人的邪魔。

他公布退出江湖一年之期，极可能是惑敌之计。

不！我拚死也要助祝玉妍把他除去。

祝玉妍娇躯一颤，语气却出奇的平静，似是早知如此般柔声道：“之轩啊！你不是要张罗美酒而迟到，而是为吸尽舍利的圣气迟到。唉！时至今日，因何仍要对我谎话连篇呢？”

徐子陵虎躯一震，醒悟过来，早前与伏难陀对战正值紧张关头之际，感应到舍利的邪气，定是与此有关。后因舍利之邪气与石之轩融合，故再没法感应得到。

而石之轩完成吸取邪气的地方，大有可能就在附近的湖水深处。

师妃暄凑近徐子陵道：“祝后要出手哩！”

石之轩苦笑道：“说谎？唉！有些事不说谎怎行？因为谎言才是最好听和最美丽的，所以谁都爱听。人说一夜夫妻百夜恩，我们缠绵恩爱的日子岂此一晚，念在昔日之情，我们何不捐弃成见，携手合作，重振圣门声威，泽被大地。隋杨已破，天下纷乱不休，实我圣门之人久等近千年的难得机遇。”

祝玉妍娇笑道：“你美丽的谎言人家早听厌哩！”

石之轩朝两人藏身的浓密枝叶处漫不经意的瞥上一眼，看得自以为隐藏得全无破绽的徐子陵和师妃暄遍生寒，知道瞒不过他，偏又毫无办法。

祝玉妍当然晓得石之轩的心意，柔声道：“没办法啦！邪王你想杀玉妍，怎都该冒风险吧！”

一指戳出，点向桌心的舍利晶球。

大战如箭脱弦，不得不发。

第十章 八刀之约

寇仲倏地换气，刹止冲势改为横移之势，避过刺喉长枪，井中月侧劈枪尖尽处，只要毫厘之差，便会劈在矛尖前空处，最妙至毫颠的地方，是掌握到对方枪劲因刺空而急欲变招，气势由盛转衰的刹那。所以此刀虽只有寇仲平常六、七成功力，效果却与功力十足时无异。

正是井中八法另一式“击奇”，以奇制胜。

“当”！

深末桓浑体剧震，刀锋击中的虽是枪尖，承受的却是他全身的气血经脉窍穴，有如给螺旋疾转而至的大铁锥硬刺胸口，难过得差点吐血坠跌，不过他亦是非常了得，急往后撤，蛇形矛摇摆震幌，形成枪网，务令寇仲难以乘胜追击。

支持寇仲的一方立时爆起欢呼喝采，而另一方则人人呆若木鸡。

谁想得到受伤的寇仲，刀法仍能精妙凌厉如斯。

寇仲事实上亦给深末桓反震之力弄得血气翻腾，并不好受。

而且他此刀犯了“天刀”宋缺所传心法的一个大忌，就是没有留有余力，因为他根本无力可留。

刚才的一刀，他已尽得宋缺所言“身意”的法旨，纯凭心神合一后的超然状态，任由身体去作出最精微的反应。

他的心仍是静若月照下的井水，无惊无惧，抛开成败得失。

“噗！噗！噗！”连跨三大步，在双方众目睽睽下，看似比不上急退的深末桓的速度，竟能赶到深末桓左侧枪势的空处，挥刀疾砍，无声无息的划向深末桓左肋。

高手如古纳台兄弟、跋锋寒、可达志之辈，都看出这三步大有学问，不但跨出的距离不一，急缓有异，最厉害是其缩地成寸的玄奥作用，令深末桓未能及时反击。

深末桓怒叱一声，扭旋身体，蛇形枪幻作漫天颤动的异芒，迎着寇仲罩去，但谁都晓得是他看不破寇仲的刀势，更欺寇仲内伤未愈，无法可施下

迫寇仲硬拚。

寇仲哈哈笑道：“老深啊！这招叫‘用谋’，你中计哩！”

说话间，一个旋身，刀势不改，改变成向深末桓后颈斩去，极具移形换影之妙。井中月由没有声息变成破空呼啸，黄芒大盛，到此全场始知他刚才用的竟是虚招，真正的力量集中于此旋身疾砍的一刀。

跋锋寒等无不叹为观止。要知若先一刀是注足功力，后一刀绝不能像如今的凌厉惊人，仓卒变招只能予敌可乘之机。说到底仍是他的步法生出作用，令虚招成为深具威胁的必杀一刀，使深末桓不得不全力反应。亦正因是由虚变实，才让对方看不破摸不透。

“当”！

深末桓施展浑身解数，勉力以枪尾挑中寇仲必杀一刀的刀锋，但螺旋劲再侵体而来，深末桓惨叫一声，往前跌倒，寇仲哈哈再笑，抢到他身后。

两人位置交换，除非能击杀对方，否则再难退返己阵。

那边的木玲从阵内抢出，尖叱连声，隔远向丈夫提点说话，本是艳丽的玉容青筋暴现，狰狞可怖，寇仲自是听不懂她的室韦话。

深末桓一个旋身，摆开架势，力图反攻。

寇仲大喝道：“奕棋来啦！”

就那么一刀劈在空处，生出的气劲狂飙，卷起一蓬尘土，形成一个像天魔大法的气劲力场。

深末桓生出要往刀仆跌过去的骇人感觉，在寇仲一招比一招惊奇、一招比一招出乎意料之外的凌厉刀法下，他本是大足的信心所余无几。

狂喝一声，蛇形枪疾刺而去，取的是寇仲刀势朝下露出的上身。

寇仲嘲笑道：“都说是奕棋哩，怎能乱下子哩？”

刀往上挑。

“锵”！

寇仲纹风不动，深末桓却往后跌退。

这并非受伤后的寇仲功力仍比深末桓强，而是寇仲用上卸力借劲打劲的奇法，深末桓那能不吃亏，最妙是寇仲仍保留借来的部分劲力，以备下招杀着之用。

寇仲至此总共使了四刀，离八刀之约尚有四刀。

他双目不眨的注视退移开去的敌手，到对方终于站定，大声以汉语喝道：“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

说毕化繁为简，一刀劈出。

在众人瞪目结舌下，寇仲人随刀走，一缕轻烟般越过与对方间的距离，朝敌照头照脸的劈去。

深末桓茫然不知被寇仲借去劲气，只知交拚一招后变成气虚力怯。最要命是从交手开始，主动全操纵在对方手上，要他往前他往前，要他退后他退后。

寇仲这看似简单的一刀，刀势却把他完全笼罩，气势紧锁下，他是避无可避，只能硬拚。先前他是迫寇仲硬拚而不得，此刻则是在绝不心甘情愿的心态下被牵着鼻子去硬拚。

枪刀交击。

深末桓雄躯剧震，再退三步。

寇仲暗呼可惜，若自己在平常状态，加上借来的气劲，至少可令深末

桓吐一口血，此刻只能把对方震退三步。

作出个要往深末桓左侧抢去的姿势，他这动作深具感服力，包括跋锋寒等在内，在他姿势形成的刹那，谁都以为他是重施故技，想移至深末桓枪势弱处另组攻势。

深末桓也有这错觉，但他和旁观者不同，因是性命悠关，必须争取时间先一步作出反应，立即侧身运枪，希望能对寇仲迎头痛击。

寇仲心忖能否大功告成，还看此招，大笑道：“中计哩！小弟‘战定’后好该来个‘兵诈’罢！”

动作由往侧变成朝前，劲贯刀锋，照深末桓颈侧割去。

全场鸦雀无声。

深末桓急怒下仓皇变招，再没有交手前沉稳如山岳的高手风范。

寇仲倏地冲前，似是投进深末桓的矛影内送死，偏是身形能毫无阻滞的穿枪影而过，在不闻刀枪交击声下，抵达深末桓身后。

全场静至落针可闻。

“锵”！

寇仲还刀鞘内，忽然双膝一软，坐倒地上，喘着道：“老跋赢啦！只是六刀！”

“蓬”！

深末桓倾金山、倒玉柱的直挺挺仆往地面，扬起尘土，鲜血横流。

寇仲一方爆起轰天采声，五百多骑齐发，往敌阵杀去。

木玲悲叱一声，要冲前拚命，给手下硬拉回去，四散落荒而逃。

草原被追和逃的战士蝗虫般覆盖。

就在祝玉妍指尖戮中失去异力的邪帝舍利同一刹那，石之轩后发的左手同时轻拍晶球。

“噗”的一声，魔门著名奇异的圣舍利变成粉碎，祝玉妍娇躯一颤，忽然幽灵般飘起，动作似缓实快，倏忽间立足石桌上，裙下双腿连环踢向石之轩脸门，招数狠辣迅快，令人防不胜防。

徐子陵一颗心直沉下去。遍体生寒，他曾和石之轩数度交手，对他的功力比任何人清楚。在长安的石之轩，由于受到精神分裂的困扰，总有可乘之隙，且动手似像一根拉紧的弦线，终欠了像毕玄那般级数高手的风范。但现在眼前的石之轩，却是脱胎换骨的变成另一个人临敌从容，神态悠闲，动作潇洒完美，面对祝玉妍迅雷疾电的攻势，仍是一派游刃有余的架势。

祝玉妍打开始就落在下风，她本意图先发制人，把晶石击炸成粉末摧袭石之轩，最理想当然是伤残他双目，至不济亦可迫他离桌躲避，那就可乘胜追击，杀他一个措手不及，岂知竟给他轻易化解。桌上的碎片，没有半块掉往桌下，可知祝玉妍的天魔指劲完全给他封挡规限，只是这一手，已知眼下的石之轩在成功吸取邪帝舍利的异力后，厉害至什么程度。

石之轩就那么安坐石凳，双掌翻飞，嘴角含着一丝微笑的见招拆招，挡格祝玉妍变化无穷的脚踢。

石之轩长笑道：“玉妍这是何苦来由，你真正的敌人并非坐在这里的石某人，而是外面人世间当道的虎狼。大家若能捐弃成见，天下将是你我囊中之物。”

祝玉妍拔身而起，一个翻腾，直抵三丈高空，变成头下脚上，双掌朝石之轩头顶按去，厉叱道：“我曾错信你一趟，累得师尊含恨而终，绝不会

一错再错。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石之轩露出哑然失笑的神色，离桌冲天而起，双拳迎往祝玉妍双掌。

纵使身在暗处的徐子陵和师妃暄，也感到气流的改变，晓得祝玉妍正全力展开天魔大法，务要凭最后一式“玉石俱焚”，与石之轩来个同归于尽。

视当世高手为无物的石之轩，亦不得不全力应付。

祝玉妍那看似简单的掌击，实是毕生功力所聚，没有变化中隐含变化，凌厉无匹，徐子陵可想像到若换过自己身当其锋，当会发觉所处空间凹陷下去，被天魔劲场笼罩绑缚，有力难施。可是石之轩却不受任何影响，针对祝玉妍的掌势作出最凌厉的反击。

师妃暄甜美的声迫在他耳旁响起道：“非到最后关头，你千万不要出手。”

“蓬”！

拳掌交击。

祝玉妍应拳上升，再一个斜掠翻腾，落在亭顶。

石之轩笑道：“玉妍中计啦！”

出乎徐子陵意料之外，接过祝玉妍掌劲的石之轩不但没向下堕，反仍有余力的在空中打个筋斗，“飕”的一声往上斜飞，掠往立在亭顶的祝玉妍上方，宛似卓立虚空，神采飞扬。

师妃暄闪电抢出，先落往四丈外另一棵大树近顶的横枝上，借力人剑合一，化作长芒，色空剑朝正在半空下击祝玉妍的石之轩刺去。时间、角度、速度，均是精采绝伦。

祝玉妍左右袖内分别射出天魔带，左带直冲石之轩双脚，右带现出波纹状，绕弯卷往石之轩头侧。

一时破风之声大作，远处的徐子陵也感到啸声贯耳，彷如厉鬼悲泣。

设身处地，徐子陵暗忖即使自己没有受伤，在这一老一少，一邪一正两大高手夹击下，他除了逃命闪避外，再无他法。

师妃暄虽不像祝玉妍般熟悉不死印法，但石之轩却一直是她的头号大敌，故曾下过一番参究的功夫，看过不死印卷，琢磨出许多攻守之道。故石之轩要同时应付她的色空剑，当非易事。

石之轩际此生死关头，竟从容笑道：“贤侄女忍不住出手了，清惠斋主近况如何？”

色空剑在半丈之外，惊人和高度集中的剑气将他完全笼罩，他却仍是好整以暇，看似漫不经意的飘身下降，同时脚尖下点，正中祝玉妍带端。

徐子陵暗叫不妙，他从馆馆处认识到天魔飘带可和天魔场配合得天衣无缝，飘带制敌缚敌，令敌人无法脱出气场之外，就像蜘蛛织网，猎物陷身网内，只有待吞噬的份儿。

祝玉妍那表面看来似要迎刺他脚心的飘带，真正的作用是绞缠他双腿，使他的不死印法难起作用，最后的杀着是上拂的带式。

现在缚脚的飘带给他点中，对他的威胁自然大幅消减。不过他仍想不到在这种情况下，石之轩如何应付师妃暄横空击至的一剑。

答案立现眼前。

蓦地石之轩凭着足点带端之力，陀螺般急旋起来，缓缓升起，情况怪异到极点。

“噗”的一声，色空剑明明命中变成一股龙卷旋风般的石之轩，偏无法

戮破他气墙，剑刃往外滑开，师妃暄只能错身而过，投往镜泊湖的方向。

祝玉妍攻向他头侧的天魔飘带亦无功而还，硬给震开。

两大高手的凌厉攻势，全被瓦解。

石之轩发出震天长笑，道：“玉妍可知与梵清惠的徒弟合作对付石某人，乃欺师灭祖之事。”

说话间往右旋开，降往亭旁空地。

师妃暄落往岸旁，祝玉妍已如影随形，从亭上往石之轩扑去，天魔带幻出无数带影，朝这令她爱恨交缠的邪王疾卷。

尘土飞扬，草树断折。

带势把石之轩完全笼罩，气劲交击之声不绝于耳，魔门最顶尖儿的两个人物，终于展开生死力战。

在漫空带影中，石之轩宛若鬼魅般化作一缕轻烟，兔起鹘落的左右闪移，活动的范围被祝玉妍的狂攻严厉限制，但始终能守稳那半丈许的地盘，以指掌拳脚应付从四方八面攻来的天魔带。

祝玉妍显示出高踞魔门首席的功夫，真气似是无穷无尽，催动招招夺命的骇人攻势，忽左忽右，上攻下袭，其诡奇变化，非是目睹难以相信。

师妃暄移到战圈旁，没有插手，亦根本无从插手，只能严阵以待，防止石之轩逸出战圈。

至此徐子陵才明白祝玉妍因何说只有她才能与石之轩偕亡。

石之轩的不死印法实是融合佛门和魔道武学大成的巅峰之作，旷古绝今，一般的功法不能对他做仍任何威胁。

即使面对武学大师如宁道奇、四大圣僧，他至不济也可来个全身而退。

只有祝玉妍飘带与劲场配合的天魔大法，才有可能把他缠死，直至最后的“玉石俱焚”。顾名思义，祝玉妍这令石之轩戒惧的一着，必是牺牲自己以求与敌同归于尽，不用说连石之轩亦无从估计其威力。

而石之轩唯一杀死祝玉妍的方法，就是在她施展此招之前将她杀死，但也要冒上面对此招“玉石俱焚”的风险。

照目前的情况，祝玉妍的天魔飘带一旦全面开展，强如石之轩也只要紧守不失，难以把此局面扭转。

假如石之轩敢抵挡祝玉妍的“玉石俱焚”而不死，当然毫无疑问跃升为中土魔门第一人，更会成为再无人能制的外道邪魔。

看得徐子陵惊心动魄时，石之轩哈哈笑道：“玉妍技止此耳。”

倏地左右掌分别劈出，命中两带。

祝玉妍娇躯剧颤，带影一滞。

师妃暄一声不响的挥剑攻去，剑尖颤震，似圆欲方，去势凌厉无匹，人和剑予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浑然天成，似要刺往石之轩后方空处，偏又令石之轩不得不全神对付。

石之轩目露讶色，喝道：“好！”

右手挥洒自如的画出个圆圈，往剑锋套去，另一手握拳击打祝玉妍。

徐子陵心知师妃暄晋入剑心通明的至境，看通石之轩的后着，故能后发制人，破去石之轩一个重创祝玉妍且可从容脱身的机会。

徐子陵知时机已至，滑落地面，提聚功力，往战圈潜去。

第十一章 玉石俱焚

寇仲从深末桓的尸身捡到这恶贯满盈的人从箭大师处偷得的飞云弓，始稍觉安慰。

到塞外后，他们看似纵横得意，威风八面，但若从所负任务的角度去看，可说“一事无成”。

现在深末桓伏尸授首，总算可向箭大师交待。

跋锋寒和可达志在他身旁甩蹬下马，前者笑道：“我的亡月弓应改回原名射月，你的则是刺日，对吗！哈！好小子！好一个井中八法。”

可达志欣然道：“少帅的刀法确令我大开眼界，心痒得紧，可惜看不到最后两刀。”

寇仲把飞云弓张开把玩，叹道：“最好不要看到，唉！将来若要和你老哥对阵，怎办才好？”

可达志苦笑道：“公还公，私还私，有些事最好不去想。”

寇仲把弓摺收好，望向跋锋寒道：“你这几天究竟滚到哪里去？”

跋锋寒遥观古纳台兄弟率领手下追杀敌方四散逃走的败军，答非所问的道：“如非见你受伤，就算我还得穷追千里，也要把木玲和她的手下逐一斩杀，寸草不留，以免后患。”

可达志拍拍寇仲肩头，道：“小弟必须立即去见大汗，希望明天黄昏前能赶回来和你喝酒。”

寇仲微一错愕，旋即醒悟过来，道：“可兄真够朋友，大恩不言谢，请！”

可达志哈哈一笑道：“告诉古纳台兄弟我借他们此马一用，明天物归原主。”

飞身上马，迅速去远。

跋锋寒凝望他远去的孤人单骑，颌首道：“这是个难得的朋友，也是非常可怕的敌人。”

寇仲点头同意，可达志知情识趣，看出跋锋寒不想在他面前吐露这几天的行踪，他更晓得众人要去截劫那批马吉从颡利处买来的箭矢，知自己不宜卷入此事，遂选择立即离开，日后可对颡利诈作不知此事，等若帮他们一个大忙。

跋锋寒移到寇仲背后，双掌按他背心，轮入真气助他疗伤，道：“长话短说，这两天我施尽法宝，包括严刑迫供，始查探到弓矢的下落，岂知仍给拜紫亭派出的人先一步抢走，正要回来找你们帮忙，幸好遇上古纳台兄弟，布下天罗地网，岂知弓矢未至，却遇上你这鸿福齐天的人，使我愈来愈想信冥冥之中，确有定数。”

寇仲一震道：“不会因此错过截劫弓矢的机会吧？”

跋锋寒笑道：“可以放心，由放弓矢沉重，故敌人运送车队速度缓慢，应该尚在途中。算木玲她走运，若非有此要务在身，古纳台兄弟绝不肯让她活着离开，他们回来哩！”

古纳台兄弟率众凯旋而归，人人意气昂扬。

寇仲以突厥话笑道：“弓是我的，首级是你们的。”

别勒古纳台道：“到刚才我始真正见识到少师名震天下的刀法，确是精

采。”

不古纳台叹道：“到现在我仍不相信深末桓会挡不过八刀。”

跋锋寒沉声道：“木玲是否逃掉？”

别勒古纳台目落在深末桓伏尸处，点头道：“正事要紧，让她去又如何？她尚能有多少日子好过。”

寇仲想起生死未卜的阴显鹤，暗叹了一口气，道：“说得对，正事要紧，我们立即去办。”

色空剑黄芒横空，剑光烁闪，连环十多剑，每剑均令石之轩不得不全神应付，每剑均是朴实古拙，偏又有空山灵雨、轻盈飘逸的感觉。且招招均针对石之轩的身形变化，似是把他看通看透，以石之轩之能，应付起来仍是非常吃力，再不像适才般挥洒自如。

这并非说师妃暄比祝玉妍更高明，而是她觑准时机，故能甫入战圈立即以养精蓄锐的一剑，抢得先机，故能控制主动。

她秀美出尘的玉容仍是恬静闲雅，不会像一般人在狠拚时睁眉突目，咬牙切齿。仙子毕竟是仙子。

祝玉妍压力大减，使出另一套带法，飘带彷彿重若千斤，举轻若重，而看石之轩的情况，似对他有重大的威胁。

剑光带影，分由两个方位向他强攻猛打，可是石之轩竟凝立不动，纯以精奇玄奥的手法，着着封挡，没有露出丝毫败状。有如任由怒潮急浪冲击的深海巨礁，永能屹立不倒。

气劲漫空，呼啸连连。

徐子陵从石之轩身后潜至，到抵达三丈许的距离立定，不住提聚功力，准备以宝瓶印气，对石之轩作出致命一击。

他的人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灵台清明，无有遗漏。

祝玉妍的天魔劲场不住收窄缩紧，笼罩以石之轩为核心的方丈之地，攻势由四方八面袭往对手，改为正面强攻，因为师妃暄精微的剑法成功封锁石之轩所有后着，故这邪人虽空有幻魔身法，却是无从施展。

祝玉妍和师妃暄的武功路数走的是完全不同的路子，经脉运气路线更是截然不同，联手起来却别具威力，恰又可针对石之轩的不死印法。兼之两人深识不死印法的威力，气劲紧束，令他借无可借，卸无可卸。除非肯冒险硬撼对方的剑或带，那当然要冒极大的风险。

但石之轩毕竟是石之轩，在两大顶尖高手夹攻下，仍能守得固若金汤，无懈可击。

天魔场收窄至半丈的范围。

徐子陵受气机牵引，一步一步缓慢而稳定的向石之轩移去，他无形而有质的威胁，使石之轩生出感应，两手使出大开大阖的招数，精采处层出不穷，应付两方涌来的攻击。

双脚仍像钉子般凝立镜泊湖岸旁的草地上，踏出深入土中达三寸的痕迹。

师妃暄凭她的剑心通明，在祝玉妍的配合下，始成功破去他的幻魔身法。

可是石之轩似有无际无涯的潜力和耗之不尽的真元，若非祝玉妍有最后一着的“玉石俱焚”，师妃暄和祝玉妍大有可能至筋疲力竭，仍未可致他于死地。

眼前这形势，是全赖师妃暄的无上智慧和超凡剑术心法争取回来的。

祝玉妍一人之力，确没法把石之轩困死留下，直至玉石俱焚的地步。

天地间根本没人能把石之轩困得不能脱身，使他的幻魔身法不起作用，宁道奇和四大圣僧亦没成功办到。

但祝玉妍的天魔场和师妃暄的色空剑，终成功办到。

祝玉妍和师妃暄闪电疾移，狂撼稳固似山岳的石之轩，两动一静，情景诡异非常。

天魔场不住收缩。

徐子陵逐渐接近，谨慎地不入侵祝玉妍的气场，以免激起意想不到之变，削弱天魔场对石之轩的纠缠。

他因未愈的内伤，只有一击之力，所以必须小心行事。

宝瓶气劲逐步积蓄至巅峰状态，同时无有遗漏地掌握石之轩的情况，他要以集中破分散，击破并削减石之轩的护体真气，让祝玉妍有机可乘。

祝玉妍目射奇光，瞳孔紫芒刻盛，天魔飘带愈趋缓慢，带起的呼啸声却不断增强。

石之轩失去挂在嘴角的笑意，面容寒若冰霜，双手招数仍是那么狠准精奇，深沉阴鸷。

师妃暄花容静如止水，进入无人无我的通明境界，色空剑来去无痕，式式均是妙至毫巅的杰作。看似随意，但无不是最能针对敌手的高明剑招。

就在这忘情激战之际，祝玉妍忽撮嘴尖啸，发出天魔音。

不论是敌人的石之轩，战友的师妃暄和徐子陵，耳鼓均填满她惊天动地的尖啸声，就像在长途跋涉的荒漠旅途上，狂猛风沙忽起，四方咆哮怒号，开始时已是短促有劲、刺激耳鼓，接着天魔音变成无隙不入、似有实质的沙石，没头没脑铺天盖地的袭来。

徐子陵感到在魔音侵袭下，连视线也变得模糊不清，天地似若旋转，魔音像狂风怒涛般把他淹没。

更骇人是天魔劲场倏地以石之轩为中心收缩，细窄至近一点，却有种扩充爆炸的势，若依此情况发展，不但石之轩会首当其冲，连他和师妃暄亦会被波及。

祝玉妍面容逸出一丝凄然无奈的笑意，蓦地把天魔音提至极限。

师妃暄双目射出坚决神色，仍是义无反顾的向石之轩狂攻。

石之轩身子旋动，由缓转快，面对徐子陵的方向时，似对他视如不见，双手仍着着封挡两大高手的色空剑和飘带。

际此最吃紧的关键时刻，天魔场以“一点”作玉石俱焚发生前的积蓄之际，徐子陵猛然醒悟过来。

祝玉妍实是用心狠毒。

她之所以邀徐子陵、寇仲合作对付石之轩，又肯和大敌的门徒合作，实是不安好心、一石数鸟的卑鄙奸计。

既可借他们之力困死石之轩，俾她能施展玉石俱焚，与石之轩同归于尽，更可同时拉他们上路。

如能一举除去寇仲、徐子陵、师妃暄、石之轩至乎跋锋寒，对以后由馆领导阴癸派自然是大大有利，比之目前的情况完全是两回事。

可是她千算万算，仍未能算到寇仲缺席，而徐子陵则因伤只能作出一击，故此刻仍位于天魔场的直接影响之外。

徐子陵晓得自己必须立即作出决择，在保他和师妃暄之命与杀死石之轩间作出拣选，否则他和师妃暄均要陪祝玉妍和石之轩一起上路。

师妃暄由于一直陷身天魔场内，虽非被天魔场针对，却如掉落蛛网般无法脱身。

石之轩则因师妃暄而被祝玉妍锁死不放，只能硬捱祝玉妍的玉石俱焚。

徐子陵猛下决心，一声长啸，倏地闪过石之轩，朝搦剑直刺的师妃暄扑去。

只有他才不受天魔场的影响。

祝玉妍厉叱道：“太迟哩！”

惊人的真劲，从一点爆开，以惊人的高速扩散波及达两丈方圆的空间。

尘草往四外激溅。

徐子陵能做的事不多，只能把宝瓶印气收回，广布背部形成抵挡的气墙，气劲的呼啸疯狂提升加剧，像成千上万的火箭般袭至。

模糊中他感到师妃暄收回变成朝他来的色空剑，他却搂着师妃暄香软的娇躯。

致命的气劲把一切淹没。

“轰”！

祝玉妍爆炸漫天精血碎粉，身体神迹般消失得无影无踪。

徐子陵再看一下石之轩如何化解和抵挡祝玉妍毁去自身的邪门大法的功夫都没有，只知与师妃暄双双离地凌空撤走的当儿，一股浑融气劲的精血袭至，铁锤般轰散他护背的气墙。

他和师妃暄硬给抛往远方，似狂风吹袭下轻飘无力的两个稻草人在地上翻滚，完全迷失方向。

接着喷出鲜血，昏迷过去。

不知过了多久，徐子陵醒转过来，发觉仍未死去，躺在师妃暄香怀内，浑身酸痛无力。

天上繁星满天，明月降至地平线上。

他从未试过与师妃暄如此亲近，涌起就那么直躺至宇宙终末的意愿。

师妃暄的玉容从他的角度看上去像嵌进了壮丽的星空，平静宁恬，秀眸射出海样深情，爱怜地审视着他，语气却平淡无波，柔声道：“她去哩！”

徐子陵误会了她的意思，喜道：“收拾了石之轩吗？”

师妃暄轻摇螭首，摇头道：“我指的是祝玉妍，她害人害己，只能重创石之轩，照我看没有一年半载的时间，石之轩休想能复元。”

徐子陵苦道：“真令人失望。”

师妃暄微笑道：“人世间每天发生无数的事，怎会事事尽如人意。幸好你的长生气与祝后的天魔功性相似，否则必送命无疑。来！坐好身体，让妃暄为你疗治内伤。”

徐子陵在师妃暄协助下坐起来，让师妃暄一对温柔的玉掌按在背心。

真气输入体内，徐子陵浑浑融融，不到半晌已能运气行血，说不出的受用。

师妃暄的声音在耳旁轻响道：“石之轩复元之日，将是石青璇遭劫之时，子陵勿要忘记此事。”

徐子陵心中一震，醒悟到师妃暄诸事已告一个段落，为自己疗伤后，将会告别江湖，返回静斋修天道，故提醒自己对石青璇的责任。

一线曙光，出现在镜泊湖的水平线上。

悠长的一夜，终于过去。

寇仲和跋锋寒在城门开吞启不久入城。

龙泉的守卫明显加强，街上塞离开的人，城卫得到指示，客气地让两人进城，其他想入城者则严密盘查，非是本城居民，禁止内进。

寇仲骇然道：“不好！陵少定是因感应到邪帝舍利，不顾伤势的赶去援手。唉！怎办好呢？”

跋锋寒冷静的道：“事情已发生，急也急不来。我现在到城外设法找他，你则去见拜紫亭依计行事。”

寇仲想起尚秀芳之约，叹道：“我给陵少弄得六神无主，石之轩岂是易与？像陵少昨晚的状态，恐怕禁不起老石一个指头。我的娘！怎办才好！”

跋锋寒道：“只有什么都不去想，脚踏实地的去做。你也要小心点，因你尚未回复平时的状态。”

寇仲行气一遍，点头道：“若陵少有什么三长两短，老子第一个要杀的人就是伏难陀。他奶奶熊，若非他使陵少伤上加伤，陵少至不济亦该有自保之力。”

跋锋寒拍拍他肩头，道：“你最好在这里调息一会，待脑筋清醒才去找拜紫亭摊牌，我先行一步啦。”

跋锋寒去后，寇仲因关心徐子陵生死的心不但未能平复，反更心烦意乱，叹了一口气，离开该处。

茫然穿街过巷，不知不觉切进往宫城正门的朱雀大街。

大街已是另一番情况，再没有趁热闹的游人，途人均脚步匆匆，似要赶往某处去。

马道上则不住有战士押送装载辘粮食的骡车牛车，往宫城方向开去。

一派大战将临的紧张气氛。

宫城朱雀大门在望时，有人在后方叫他道：“少帅！少帅！请留步！”

第十二章 伊人远去

徐子陵缓缓张开双眼，灿烂的春光下，镜泊湖宁静的在眼前扩展。

镜泊湖或许不及江南水乡湖泊的建艳多姿，却拥有东北草原的自然朴素，粗旷中显出纯真秀丽。

一群天鹅翩然飞过湖面，点水即起，充满大自然的野趣。

师妃暄走了！

他并没有失落神伤，反而感到前所未有的充实，心内充满她那温柔的滋味，她芳香的气息仍缠绕他的触觉感官。

这是他平生的第一段情。

没有山盟海誓，没有卿卿我我，但他却清楚感受到海枯石烂、此情不渝的恋爱滋味。

就像眼前碧波微澜的湖水，绿萍浮藻，随风荡漾，衬着蓝天上的白云，本身已是幅绝妙的动人画卷。

湖水中忽然冒出一个人头，朝他迳至。

徐子陵被扯回现实里，定眼一看，大讶道：“显鹤兄为何如此有兴致，大清早竟到镜泊湖来畅泳？”

穿着夜行衣的阴显鹤湿漉漉的跃上岸来，来到他身前学他般盘膝坐下，苦笑道：“我像游早泳的样子吗？”

徐子陵见他一副精疲力竭的样子，歉然道：“我刚调息醒来，神智不太清醒。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可达志说过阴兄会跟踪深未桓的。”

阴显鹤道：“我很想告诉徐兄幸不辱命，可惜事实非是如此，还差点掉命。少帅呢？”

徐子陵想起昨晚发生的事，颇有再世为人的感觉，答道：“他和可达志去寻你，看来该是白走一趟。究竟发生什么事？”

阴显鹤不晓得寇仲因伏难陀伤上加伤，心想有可达志和他在一起，什么事亦能应付，便道：“我依计行事，寻到跟踪的目标，直追到城外，现在回想起来，实在过分容易，可见是敌人故意布下的陷阱。”

徐子陵一震道：“不好！”

阴显鹤抹去脸上残留的水，愕然道：“寇仲加上可达志，该不用为他们担心吧！”

徐子陵苦笑道：“若在昨晚前我也会像阴兄般想，但你若知我们昨晚所经历诸般不幸的遭遇，该改变想法。虽说我和寇仲负伤，但伏难陀确是厉害得令人难以相信。他单独出手已令我两人差点给宰掉，要靠可达志出手救我们。而连他都不敢去追已负伤的伏难陀，只此可见一斑。”

素无表情的阴显鹤动容道：“伏难陀终于出手啦！”

徐子陵难解忧色道：“最怕是许开山向他们出手。我现在有八成把握许开山就是大尊，此人的武功，会是石之轩的级数。”

阴显鹤道：“邪王石之轩？”

徐子陵讶道：“你认识石之轩吗？”

阴显鹤若无其事的道：“石之轩这名字现在天下谁人不识？谁人不晓？长安一战，石之先独战正邪两道的代表人物，已使他名传天下。首次认识他的人，才晓得天地间竟有能令白道与魔门同时畏惧的人物。”

徐子陵苦笑道：“这或许就是纸包不住火，又或鸡蛋那么密亦可孵出小鸡，但阴兄可知石之轩长安之战的因由？”

阴显鹤道：“这方面恐怕没多少人清楚，听说当时你们也在场。”

徐子陵想起昨晚的石之轩，忽然全身剧震，脑际灵光乍现。

石之轩的不死法印根本是无敌的。天下三大宗师合起来虽可击败他，但休想能杀死他。

他只有一个破绽。

今趟师妃暄的尘世之行，最终目标当然是希望天下统一，人民不用再受战祸荼毒。

但亦是针对“邪王”石之轩的行动。

碧秀心与师妃暄分别是慈航静斋两代最出类拔萃的高手，与石之轩展开史无前例的斗争，谁占上风现时仍难以逆料。碧秀心虽给石之轩害死，却为他诞下女儿，并使他因过度内疚陷于精神分裂。

石之轩一手促成大隋的覆灭，昨夜又藉邪帝舍利复元，可是蕙质兰心的师妃暄亦找到他唯一的破绽。

石之轩的破绽就是石青璇。

即使他变回认识碧秀心前谈笑杀人的石之轩，石青璇仍是他的破绽，唯一的破绽。

师妃暄曾多次提到石青璇，并非一意要撮合他们，而是看到石青璇在与石之轩斗争上的重要性，她更晓得自己不宜介入徐子陵与石青璇的微妙关系间。至于怎样才能除去石之轩，恐怕师妃暄亦没有定计，她只凭着异乎常人的预感，隐隐感到徐子陵与石青璇的微妙关系会是主要关键。石之轩应是把徐子陵视作女儿心仪的男子，因此才有长安河道之游，向徐子陵泄漏心中悔疚。

所以她不但向徐子陵直接指出石青璇是石之轩唯一的破绽，指出石之轩会杀害女儿，临走前更千叮万嘱他不要忘记此事。

她断然决定返回静斋，是一种充满智慧和牺牲自己的行为。

假若他们昨夜能成功除去石之轩，说不定她会留下来长伴他旁。

唉！

这些念头电光石火的闪过脑海，最后化为一声叹息。

阴显鹤见他面容忽晴忽暗，满怀心事，讶道：“徐兄在想什么？”

徐子陵心忖这么复杂的事，要向寇仲解释清楚亦需大费唇舌，何况不明内情的阴显鹤，岔开话题道：“此事一言难尽，先说阴兄昨夜的遭遇如何？”

阴显鹤逐渐从疲累回覆过来，精神转佳，道：“昨夜我追着木玲等一伙人到城外，依可达志之计丢下能反映月色的甲片，岂知旋即给衔尾追来的十多名蒙脸敌人追杀，幸好我熟悉这一带的形势，成功逃往镜泊湖脱身。这真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但跟不上木玲，还差点掉命。”

若寇仲在此，当知他甲片留迹之法被敌人识破，还利用来布下对付寇仲和可达志的死亡陷阱。

徐子陵倒抽一口凉气道：“难道是杜兴一方的人？”

阴显鹤摇头道：“我看不道杜兴的霸王斧，兵器一式是斩马刀，作风很似狼盗。”

徐子陵道：“狼盗？”

旋又想起昨夜离宫时，宫奇正等待送他们至朱雀门的拜紫亭举行军事会议，故肯定追杀阴显鹤的人中，没有宫奇在内。

解释一遍后，阴显鹤仍深信自己的想法，道：“我对狼盗曾下过一番研究功夫，觉得这批鬼鬼祟祟的人是狼盗的可能性非常大。”

一顿后续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要发生的事早发生了。”

徐子陵长身而起，背后凉飕飕的，始知背后衣服破裂，道：“我们回城看看情况吧！”

唤他的人是平遥商布行存义公的欧良材和蔚胜长的罗意，两人神色惶恐，把他扯到一旁的向内说话。

罗意道：“形势不妙，我们必须立即离开。”

寇仲讶道：“拜紫亭肯让你们走吗？”

欧良材惨然道：“他的人迫我们签下欠单，我们急于离去，别无选择下只好依他们的意思做。”

寇仲暗叫惭愧，若非自己办事不力，罗意他们何至如此任人鱼肉，又记起若没有荆抗从中弄鬼，他们根本不会到龙泉来，肃容道：“不用担心，你们的货已有着落，我现在正是要入宫向拜紫亭替你们讨回公道。两位可否

劝其他人安心等候消息，我转头回来找你们，保证你们可安然离去。”

罗意颀然道：“少帅的见义勇为，我们非常感激，不过钱财只是身外物，我们出门做生意的人，早预料有意外的损失，只祈求能保平安，此事不如就此作罢。”

寇仲大吃一惊道：“现在形势纷乱，路途不安，你们既是汉人，又没有保护自己的能力和这么长途跋涉的回山海关去，实属不智。信我吧！给我两个时辰，我还可央求我的兄弟突利护送你们安然回去。”

欧良材拉罗意到一旁密酌一番，回来后罗意道：“如此就麻烦少帅，但你最好不要动武，我们回去等候少帅的好消息，正午才启程离开。”

寇仲心忖自己现时哪有动武的资格，除非是助颀利、突利大破龙泉，那更非自己所愿。

再安慰两人几句话后，继续行程。

徐子陵和阴显鹤伏在龙泉城西的一座树林里，目送一队近千人的鞞鞞兵从西门驰出，神色匆匆的朝西北方赶去，领队的正是长腿女将宗湘花。

阴显鹤一瞬不瞬的注视宗湘花，双目射出奇异的光芒。

徐子陵没有在意他的神色，皱眉道：“他们要到哪里去，黑狼军该没那么快来到。”

阴显鹤仍目光不舍的目送去远的宗湘花，没有答话。

城南的方向挤满离城的车马，此是意料中事，他们并不奇怪。

徐子陵突然心中一动，道：“有气力跑两步吗？”

阴显鹤微一错愕道：“无论他们去做什么事，我们追上去亦难起任何作用，只会追得精疲力竭。”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但我觉得事不寻常，放过有些可惜。”

阴显鹤道：“好吧！也可能与少帅有关，我们可隔远吊着看看是什么一回事。”

两人哪敢延误，飞身掠出，藉树林边缘掩饰行藏，全速赶去。

寇仲抵达朱雀大门，曾接待过他的文官客素别正在恭候大驾，客气有礼的道：“秀芳大家正在内宫西苑等候少帅，大王命我在此候驾引路。”

寇仲心知肚明是什么一回事，客素别明是接待，实则观察他离开龙泉。杀他不成，只好把他瘟神般送走。

上一趟亦是由这文武双全的人代表拜紫亭招待他，可知他就算不是拜紫亭的心腹，也是拜紫亭信任的人，有一定的本领。

客素别领他进入王城，看似随意的问道：“因何不见徐公子同行？”

寇仲给他触及心事，内脏紧抽一下，表面不敢漏出任何神色，道：“他知我是去见秀芳大家，故不肯陪我。哈！我可否见大王一面，因有十万火急的事要和他商量。”

客素别皮笑肉不笑的道：“真巧！大王也想和少帅说几句话，看看可否讨回些属于我们的东西。”

寇仲心里一颤，隐感不妙，只看客素别的神色，可知拜紫亭手上另有讨价还价的筹码，他寇仲非是一定可占上风。

客素别领他穿过内宫侧院的月洞门，指着在花木浓荫中的一座雅致平房，道：“秀芳大家就在那里，少帅请！”

鞞鞞军队分出小股人马，离开往西北驰去的大队，驰往东北，取的是疏林区的路线，若徐子陵和阴显鹤紧跟队尾，说不定会受愚被骗，他们因远

远落后，又延疏林区边延地带前进，反听到似开小差的小队伍远远传过来的蹄音。

徐子陵跃上树巅，遥望过去，赫然发觉十多名骑士里竟有宗湘花在其中，跃下地上欣然道：“这叫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定有非比寻常的事，否则宗湘花际此突厥大军压境之事，哪有分身余暇。”

阴显鹤乃跟踪的高手，凝神细听，道：“如我所料无误，他们该是往渤海小龙泉方向驰去，那是龙泉附近最大的海港，是最重要的海防重镇，宗湘花到那里干什么呢？”

徐子陵笑道：“跟着去看看不是一清二楚吗？”

阴显鹤双目射出令徐子陵难解的神色，点头道：“由我这识途老马领路吧！保管不会被她发现。”

第十三章 爱情承诺

从厅堂传出来的箏音竟是如此动人，没有任何虚饰，宛如天生丽质的美人卸下盛装，益发清丽脱俗。

寇仲本是烦躁和沾满尘俗的心灵，因受箏音涤洗，竟在他不自觉下升至忘忧无虑的境界，差点连徐子陵也忘掉。心忖音乐练至如此层次，天地间恐怕只有石青璇的箫音差可比拟。

他舍正园而取横过花圃，来到厅堂侧的格窗，朝内瞧去，只见尚秀芳一人席地坐在厅心，专心的抚箏，奏出简单而无比丰盛的音符，不知他寇仲正饱餐其秀色，作她的知音人。

坦白说，直到今天他寇仲仍对音乐一窍不通，在这方面他的灵性和爱好亦稍逊徐子陵。可是当他把箏和尚美人儿视为一体，登时魂为之销，像喝着最香醇的响水稻米酒般，有无比酣畅和飘飘然的感觉。

在这充斥战争仇杀的年代，再无一片乐土和人间世，这厌恶战争的美女，彷彿荒旱大漠中一股清冽的流泉，超然于恶劣的环境之外，悠然自得的追寻她艺术的理想，要以她的音乐打动千万人枯萎的心灵与受折磨的精神。

寇仲首次涌起配不上她的感觉。

宋玉致亦是爱好和平的人，所以宁愿违反心意拒绝寇仲的追求，怕的是宋缺和他联手去争霸天下，带来岭南人民的灾难。

唉！我并非偏好战争，只是要通过战争去一统天下，达致和平。

问题是李世民，很多人均视他为统一天下的明主，但说到底他只是大隋的旧臣，更非李渊指定的继承人，将来若当皇帝的是李建成，那不如由他寇仲来当家作主更佳。

寇仲耸身穿窗而入，缓缓移至尚秀芳身后坐下。

尚秀芳双手奏出连串清音，倏地收止，轻叹一口气，道：“少帅终于来哩！”

寇仲感到她说话的语气声调，有种见外陌生的味道，心中暗叹，再说不出调皮话来，苦笑道：“死不掉自然要来听秀芳的训诲。”

尚秀芳别转娇躯，清丽脱俗的绝世玉容泛起幽怨神色，秀眉轻蹙的再叹一声，道：“少帅的人生目标除了击败敌人，尚余什么呢？”

寇仲微一错愕，顿悟道：“原来我在秀芳眼中，只是个好斗的人，我还可怎样解释？”

尚秀芳凝望着他，摇头道：“我只是在昨晚才生出这对少帅的想法，以前在秀芳心中对少帅的印象并非如此。”

寇仲心中一震，暗忖难道她真的爱上烈瑕，所以对自己改变想法，立时涌起忿忿不平的失落感，旋又把这恼人的情绪抛开，心忖罢了，自己因宋玉致的关系，已失去得到她的资格，既然她移情别恋，自己只好乘势抽身而退。

问题是若她真的爱上烈瑕，肯定不会有什么好结果，自己怎容此事发生在她身上？

寇仲矛盾得差点要喊救命，无可奈何的道：“小弟从没有改变过，一直身不由己扮演寇仲这个角色。秀芳有哪趟见小弟不是打打杀杀、与人斗个你死我活的？”

尚秀芳白他一眼，像会说话的眼睛清楚传出“亏你敢说出来”的心意，淡淡道：“你少帅寇仲不想做的是，谁敢迫你或惹你？”

寇仲摇头道：“秀芳的话很新鲜，我倒从未想过这问题。这么说我应是四处撩事生非的人，弄得天下大乱的祸首。”

尚秀芳“噗哧”娇笑，有若鲜花盛放，看得寇仲一呆时，又横他千娇百媚的一眼道：“少帅生气啦！好吧！人家说些你爱听的话吧，假设少帅舍弃争霸天下，秀芳愿常伴君旁，弹筝作曲为你解闷儿。”

寇仲虎躯剧震，不能置信的呆瞪着这色艺双全、能倾国倾城的人间绝色，一时连宋玉致都忘记。

尚秀芳瞟他一眼，幽怨的眼睛像在说“有什么好看的，你这大傻瓜”，然后垂下螓首，那种不胜娇羞的动人女儿情态，可以把任何铁石心肠的人溶化打动。

如能和她双宿双栖，享受真正琴瑟之乐，天下间哪还有比这更惬意的美事？

只可惜……

唉！

只可惜自己已身陷尘网之中，一手创立的少帅军正等着他回去领导参与统一天下的斗争，且还有宋缺对自己的期望，还有其他数也数不清的人事纠缠，岂是说退就退。更何况尚有宋玉致。

寇仲暗叹一口气，苦笑道：“秀芳是否明知我办不到，才会说出这番话来耍我呢？”

尚秀芳娇躯轻颤，迎上他的眼神，语气出奇的平静，柔声道：“是秀芳不好，就当秀芳没说过这话吧！从少开始，秀芳早立下志向，要穷一生的精力时间，全心全意钻研音律曲艺之学，再无闲暇去理会其他。”

寇仲听出她说话间暗含的怨怼，偏是无法安慰解释，难受至极点，只好岔开问道：“突厥大军即来，秀芳一向讨厌战争，何不及早离开这是非之地，以免卷入战争这无情的漩涡去。”

尚秀芳淡淡道：“你根本不明白我，少帅只管自己的事好吗？秀芳有自己的主张。”

寇仲心中苦叹，道：“颡利虽非好人，拜紫亭又能好到哪里去，我只是为秀芳着想。”

唉！我对秀芳……”

尚秀芳打断他，微笑道：“少帅可知口说无凭？好听的话秀芳早听够听厌，寇仲啊！”

你可知秀芳欣赏你什么呢？”

寇仲老脸一红，道：“以前或许尚有些优点，现在该已荡然无存，只留下恶劣印象。”

尚秀芳没好气的摇头道：“少帅错哩！秀芳仍是那么欣赏你，因为你是个不折不扣的傻瓜、凯子和大混蛋。”

寇仲听得目定口呆，“傻瓜、凯子和大混蛋”虽是骂人的话，但吐自她的香唇，以她动人的声音说出来，却是情意绵绵，诱人至极。

尚秀芳别转娇躯，双手抚箏，弄出连串音符，若无其事的悠然道：“没事啦！不再阻少帅的时间，你去办你的大事吧！”

寇仲头皮发麻，进退两难，招架乏力。

尚秀芳收回抚箏的玉手，安坐箏前，柔情似水的道：“少帅有很多闲暇吗？”

寇仲不能控制的探手抚着尚秀芳香肩，感觉着她动人的血肉，把脸孔凑在她天鹅般优美的香项后，颓然道：“秀芳！我很痛苦。”

尚秀芳纹风不动，亦没有拒绝他的冒犯，轻轻道：“秀芳并不比少帅好过。”

寇仲嗅吸着她的发香体香，心内却在滴血，忽然坐直虎躯，放开双手，一字一字缓缓道：“我要送秀芳一份小礼物，以报答秀芳对我寇仲的恩宠，那是我寇仲永志不忘的。”

尚秀芳玉容平静，唇角逸出一丝苦涩的笑意，摇头道：“罢了！少帅请！”

寇仲失去理性的激动道：“秀芳你怎能这样把我赶走？”

尚秀芳别过俏脸，凝视他好半晌后，柔声道：“是秀芳赶你走吗？秀芳怎么舍得呢？”

接着望往前方，美目异彩涟涟，像陷进令她魂断神伤的回亿般道：“我第一次认识少帅，是在洛阳王世充府内，少帅和其他人均不同，多出他们没有的坦承和率直，更好像天地间没有任何困难可把你难倒。你看人家目光直接，不会有任何隐瞒，现在仍是那样。要说的话秀芳全说出来啦！”

寇仲呆头鸟般说不出话来，心儿给激烈的情绪扭曲得发痛。

尚秀芳又回过头来，抿嘴笑道：“你要送什么礼物给秀芳，何不说来听听？”

寇仲虽矛盾痛苦的想自尽，仍不由被她多采多姿的风情倾倒，道：“倘若我能化解龙泉这场战争，秀芳可肯笑纳，并暂缓对小弟判极刑。”

尚秀芳秀眸采芒大盛，迷人至极点，喜孜孜的道：“少帅哄人家的话真厉害，你可不要骗人，此事你怎能办到？”

寇仲心中稍定，又暗骂自己作孽，问题是他纵使牺牲性命，亦不愿尚秀芳伤心难过，叹道：“确是难比登天，却非绝无可能。人说倾国倾城，只为博美人一笑，我只好来个反其道而行，救回龙泉无辜的百姓，让秀芳可在和平安乐的环境下阐发仙姿妙乐。”

接着把大头凑过去，爱怜地在她香滑娇嫩的脸蛋香上一口，哈哈笑道：“就当是秀芳给小弟的奖赏和鼓励吧！”

尚秀芳横他一眼，娇羞的垂下头去。

寇仲长身而起，心中百感交集，眼前明明是自己心爱的玉人，但他却因种种原因，不能抛开一切令她幸福快乐。

徐子陵说的对，他根本不应见尚秀芳，可是若时间能倒流，事情能重演，他仍禁不住要见她、接近她。

眼前情景实在太动人。

寇仲转身离开，直抵大门。

尚秀芳的话从后方像清风般拂来道：“少帅何时再来见秀芳？”

寇仲答道：“只要我有空便来，纵使要过五关斩六将的杀进来，我也要见到秀芳才肯罢休。唉！又是斗争哩！秀芳定不爱听，不过事实如此，我更没有夸大，请秀芳见谅。”

说罢大步踏出。

来到堂前花园，客素别迎上来道：“大王正恭候少帅大驾。”

寇仲依依不舍的回首一瞥，深吸一口气道：“请引路！”

客素别领路前行。

寇仲仰望晴空，想起不知去向的徐子陵、生死未卜的阴显鹤、压境而来的突厥大军和自己为讨美人欢心的承诺。

暗叹了一口气，迈开步伐。

第一章 难反劣势

小龙泉并非一座城，只是龙泉东渤海湾以码头和造船厂为重心的小镇，沿海设有七、八座望楼，海上交通往来亦不见繁盛，连刚出海的一艘船在内，徐子陵两人眼见的不过二十艘大船，渔船倒有数十之众，与中土像扬州那类重要海港，实有小巫大巫之别。

其防守力量是建于离岸半里许处的一座石堡，可容数百兵员，以之对付海盗、马贼或是绰有余裕，遇上突厥军或外敌大举来犯则只能应个景儿，恰供攻打龙泉前热身之用。

在海港西北方有一列军营帐幕，兵力在千人间，以他们抵挡突厥人的进犯，亦与螳臂挡车无异。

徐子陵和阴显鹤在西面的一座丛林内，遥观形势。

各码头活动频繁，一艘泊在码头的大船有数十壮丁忙着把货物搬运上船，一副准备扬帆出海的姿态。

徐子陵想起在美艳夫人手上的五采石，忽然之间，他清楚掌握到此石的关键性。自五采石落到他们手上，携石而来，最后又给所谓原主的美艳夫人没收，他对此石虽有作过思量，可是特别在这与师妃暄热恋的数天之内，一切都糊里糊涂，只有在面对危急存亡的时刻，始从迷惘中清醒过来。

现在师妃暄已像云彩那样去无迹，他也如从一场梦里醒过来般脑筋回复平常的灵动性和活跃。

突利见五采石立即放弃追击颉利，还接纳毕玄的提议与颉利修好，正是看到此石对诸族的影响力。只要拜紫亭戴上嵌有五采石的帝冕，不论是支持他的部落又或反对他的族人如铁弗由者，均无法不承认他成为

诸部大君的合法性和地位。加上邻国高丽的支持，将会成为挑战突厥的最大力量。

引发徐子陵思路是眼前的海港，当这海港发展成另一制海大城，拜紫亭的力量将会以倍数增加，物资源源而至，那时拜紫亭将肆无忌惮的扩展军力。大小龙泉互补互助下，深悉中土城战的拜紫亭，会是塞外最擅用这形势的人。

拜紫亭之所以不择手段的敛财，是在这情势下没有选择的办法；一方面要压低赋税，以吸引人到这里做生意开拓事业，另一方面却要迅速发展初具规模的城市海港和建造贸易用的大船，在在须财，不能以正当手法得之，只好用卑劣手段求之。

五采石本身顶多是稀世的珍宝，但其象征的意义却主宰着东北各族的命运。

所以拜紫亭即使有五采石在手，亦绝不肯乖乖的交出来，在精心计划下，他早打定主意冒此大险。

阴显鹤道：“宗湘花是来接船，甚么东西如此重要？”

宗湘花一行十多人，来到其中一个没有泊船的码头处。三艘大船，出现在海平线的远处，扬帆而至。

码头上还有一群二十多人的兵，由另一将领领队，此时那将领正向宗湘花报告说话，宗湘花仍是那副冷冰冰的神态，只听不语。

忽然另一群人从那艘正在上货的船走下来，往宗湘花处奔去，带头者赫然是昨夜宣布离开的马吉。

徐子陵醒悟过来，难怪马吉如此有恃无恐，原来早安排好退路，就是坐船离开，那颉利和突利亦莫奈他何。他可以到高丽暂避，也可去任何地方匿藏，待这里形势安定下来，他再决定行止。

拜紫亭、马吉、伏难陀，至乎韩朝安、深未桓、呼廷金、烈瑕、杜兴、许开山等全是冒险家。他们要改变塞外的形势，改变颉利对大草原的控制，从突厥的暴政解放出来，自然要冒上被颉利大军扫荡之险。

而引发这危机是因颉利采纳赵德言和噶欲谷的进言，意图杀死突利，显示他要把权力全集中到自己手上。所以马吉和杜兴等虽是突厥人，仍在不同的参与程度下，助外人来反抗颉利。招引外族是更不用说。

阴显鹤凝望远在码头的宗湘花，双目射出奇异的神色。

徐子陵留意到他的古怪的神情，讶道：“阴兄是否与宗湘花有交情？”

阴显鹤微一摇头，冷冷道：“我从未和她说过话。”

徐子陵欲言又止，因明白他的性格，不敢寻根究底，岔开话题道：“马吉肯定是知道狼盗内情的人，若能把他抓过来，可省去我们很多烦恼。”

马吉此时抵达宗湘花旁，对进入海港的三艘大船指点说话，只看其姿态，可知这三艘船与他大有关系。

阴显鹤道：“马吉的手下有个叫拓跋灭夫的高手，此人对马吉忠心耿耿，要抓马吉，单是他那一关已非常难过。凭我们两人之力，还是不打这主意为妙。何况马吉本身亦非易与之辈。”

徐子陵记起那晚在马吉帐内见过的党项年青剑士，心中同意，更感奇怪，问道：“想不到阴兄对塞外东北的人事如此熟悉。”

阴显鹤没有答他，道：“际此大战即临的时刻，能使宗湘花和马吉这么紧张的在这里接船，船上装载的必是与龙泉存亡大有关系的物资，不出粮食、

兵器、弓矢等物。龙泉藏粮丰富，故以后者的可能性最大。”

徐子陵双目亮起来，微笑道：“阴兄的猜测，虽不中亦不远矣。阴兄可否帮小弟一个忙就是立刻回龙泉找到寇仲，告知他这里发生的事。”

阴显鹤一呆道：“徐兄留在这里干什么？”

徐子陵心忖或者是逮着马吉的唯一机会，怎肯错过。当然不能贸然说出来，要阴显鹤陪自己冒这个大险，答道：“我留在这里监视事情的发展，寇仲自有找到我去向的方法。”

阴显鹤怎想到徐子陵在骗他，点头答应，悄悄离开。

拜紫亭接见寇仲的地方是在皇宫咋一边，与尚秀芳的西苑遥遥相对的东苑，位于西御花园正中，周围草木小桥温泉环绕，景致颇美。

宫内的气氛和以前并没有不同，可见人人早有突厥大军早晚来犯的心理准备，故不显惊惶失措。

寇仲心知肚明与拜紫亭已濒临正式决裂的地步，随时可一言不合拚个你死我活，因为拜紫亭连颡利和突利也不怕，何况他区区一个寇仲，孤掌难鸣，能有什么作为？

来到东苑的白石台阶前，客素别有礼的道：“大王就在梵天阁内恭候少帅，少帅请！”

寇仲微笑道：“在中土扬州的说书先生，最爱说廊外两旁各埋伏五百个刀斧手，希望贵王不会连故事内的情节也来个照本定科。否则小弟情愿留在这里浸温泉哩！”

客素别尴尬的道：“少师真爱说笑，大王明言单独接见少师。”

寇仲哈哈笑道：“君无戏言，如此小弟放心。”又环目扫视道：“这御园的围墙特厚特高，不适合埋伏刀斧手，来百多个神射手就差不多，恐怕我的鸟儿也飞不出去。”

客素别意仍不动气，哑然失笑道：“少帅令我想起大王，大王每到一地，必会细察形势，作出兵法的评论。”

寇仲心中暗凛，拜紫亭肯定对兵法下过一番苦功，至少是个勤力的军事家，在战场碰上他时必须小心在意。

这客素别也是个高明人物，说话不亢不卑，又能恰到好处地化解自己的言语冒犯。

寇仲哈哈一笑，踏上石阶，朝入口走，去还不忘回头挥手笑道：“不知待会是否亦由客大人押我离城呢？”

客素别为之气结，乏言之对。

寇仲跨步入厅。

两边均为棱窗，阳光和园境映入，仿佛置身一座大花园内，厅堂和花园再无分彼此。

活像秦始皇复活的拜亭傲立对正大门的另一端，哈哈笑道：“少帅确是勇者不惧，劫去我拜紫亭的弓矢，还有胆单人匹马的来见我？”

寇仲含笑往他走去，淡然道：“你劫我，我劫你，人与人，国与国间就是这么的一回事。我敢来不关有没胆的问题，而是看事情有否和平解决的可能？”

拜紫亭待寇仲在丈许外停步，微笑道：“少帅还我弓矢，我就送一个小礼给少帅。”

寇仲心叫糟糕，究竟有什么把柄落到拜紫亭手上，所以一副不愁你不

听话的模样呢？旋即想起越克蓬和他的兄弟。

苦笑道：“大王的确厉害，小弟甘拜下风，究竟是什么礼物如此值钱？”

拜紫亭双手负后，往向西那边棱窗迈步直抵窗前，凝望花园某处，叹道：“为何少帅不是我的朋友而是敌人？少帅确是个不平凡的人。”

寇仲移到堂心的桌旁，一屁股坐下，淡然道：“坦白说！我对大王的高瞻远瞩亦非常欣赏。是否因置身于大草原，看东西亦能看远点，能够在今天计算几年或数十年后的事，但会否因此而忽略眼前的形势呢？”

拜紫亭傲然道：“这方面毋庸少帅担心，只有掌握今天，才能计划明天。少帅请移贵步，到这里看本王为少帅准备的小礼物。”

寇仲暗想对方正以行动来嘲讽自己，教自己面对眼前残酷的现实！无奈下起立移到拜紫亭旁，往外望去。

全身五花大绑的宋师道，被两名骠悍的御卫高手押着，出现在二十多丈外靠墙的小径处，置身在春天鲜花盛放的美丽花园的浓荫的树丛下，旁边尚有“天竺狂僧”伏难陀，面无表情的盯着寇仲。

宋师道身上有数处血污，神情萎靡，显是经过一番激战后遭擒，内外俱伤，但态度仍是倨傲不屈的向寇仲展露一个苦涩的笑容。

寇仲气往上涌，拜紫亭的手段实在卑鄙！由此更想到昨晚伏难陀出手对付他两人，应是得拜紫亭首肯，并且趁宋师道往宫廷赴宴，设伏把他擒下，如能杀死寇仲和徐子陵，便将宋师道一并处决，一网打尽，乾乾淨净。现在因两人成功突围，又劫走弓矢，故以手上筹码来向寇仲交换。

千辛万苦才得到的弓矢，眼白白又要送回给拜紫亭！但为拯救宋师道，寇仲只有这条路走。

拜紫亭哈哈一笑，道：“事非得已，开罪之处，请宋公子见谅。”

宋师道眼角飘出一丝不屑鄙视的表情，眼睛往伏难陀转过去，微一摇头，再闭上双目。

寇仲明白他的意思，知是伏难陀亲自出手制服他，并表示伏难陀高明至极，提醒寇仲勿要鲁莽逞强。

寇仲回复冷静，淡淡道：“有机会定要再领国师的天竺秘技，或者是今晚，又或是明早，哈！想想也教人兴奋。”

伏难陀并不答话，只举单掌回礼，一副有道高僧的模样，此人城府极深，并不会因任何人的说话动气。

至此刻寇仲仍弄不清楚拜紫亭和伏难陀的真正关系。

拜紫亭向寇仲微笑道：“宋公子是生是死，少帅一言可决。”

寇仲耸肩道：“大王似乎忘记宋公子的父亲大人是谁？若有人敢杀害他的儿子，即管在万里之外，又或是天王老子，最终的结局只能是命丧于他的天刀之下！”

他可非虚声恫吓，如若“天刀”宋缺不顾自身生死，全心全意去刺杀一个人，确有极大成功的机会。

拜紫亭哑然失笑道：“少帅刚才尚在提醒本王不要只顾将来而忽视眼前，现在却又有此要重视未来的警告，是否前后矛盾？失去那批弓矢，我的龙泉上京覆灭正在眼前，我那有余暇去思量未来茫不可测的事？况且宋公子的生死非是由我掌握，而是归少帅决定。”

寇仲摇头叹道：“我直至刚才一刻，仍只是视你老兄为一个交易的对手，但现在你已成为我寇仲的敌人，这是何苦来由。不过事情尚非没有转机，

只要你拜紫亭除宋公子外，一并交还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人那笔应付的欠账，大家仍可和气收场。”

这是寇仲最后的努力，如谈判破裂，一切将以武力来解决。纵使没有突利支持，寇仲仍对龙泉有一定的破坏力。

拜紫亭仰天长笑道：“少帅怕是太高估自己哩！我拜紫亭绝不做赔本的买卖，既然一条人命可换回弓矢，我不会多付半个子儿。”

寇仲哈哈笑道：“好！”

转向伏难陀喝道：“国师能否回答本人一个问题，车师国使节团的人到那里去了。”

伏难陀从容答道：“现在尚未是时候，该让少帅知道时，少帅自会清楚。”

寇仲心中涌起五湖四海也洗不清的屈辱和对两人的深切仇恨，冷喝道：“好！今天未时中我们在城北二十里处的平原作交易，双方只限五百人，一手交人，一手交货。否则取消交易。”

心中暗叹，若不能救回越克等人，他们将陷于完全被动和捱揍的劣势。

拜紫亭欣然道：“少帅快人快语，就这么决定。少帅勿要耍什么花样，这处是我的地头，一旦出事，不但宋公子要陪上一命，恐少帅亦难幸免。”

寇仲哈哈笑道：“多谢大王提醒，恶人我见过不少！似未有人比得上大王，我们走着瞧吧！”

大步转身离开，抵达大门处停下，淡淡道：“忘记告欣大王一个消息，深末桓已给我亲手干掉。”

拜紫亭露出震动神色，接着回复平静，沈声道：“那就恭喜少帅不用把姓名倒转来写。”

寇仲背着他一拍背上井中月，傲然道：“大王何不来个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将我寇仲留下来，那说不定可换多点金银珠宝？”

拜紫亭叹道：“非不欲也是不能也，少帅是为赴秀芳大家之约而来，我怎能不给秀芳大家这点面子。”

寇仲一声长啸，尽泄心中不平之气，大步离开。

客素别出现前方，领路而行。

寇仲心神回复澄澈，像井中月的止水无波。

自出道以来，他从未试过陷身于如此复杂综错，又是绝对被动的劣势中，但反激起他的斗志，务要与拜紫亭周旋到底，取回八万张羊皮和平遥商的欠账，拯救遇难的朋友兄弟，同时完成对尚秀芳的诺言，保着龙泉城无辜平民的生命。

这种种难题如何解决？

待会如何向欧良材和罗意交待？

时间更是难以解决的问题。

一旦突厥大军压境，一切休提，只能以其中一方被歼灭作事情的终结。

若有徐子陵在旁商量就好多哩！

第二章 刑场之路

徐子陵潜至靠近码头一座仓库旁，躲在一堆杂物后，码头旁有数十个各式各样的货仓，由开放式的竹棚至乎眼前木构建造的大仓库，应有尽有。而他之所以选择这密封的货仓，皆因马吉的人正不断从仓内提货运往船上去。

码头活动频繁，近三百名脚夫忙于起货运货。趁宗湘花、马吉等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驶进海港来三艘大货船的当儿，徐子陵自可放手而为。

他觑准其中一个肩托木箱的脚夫步出货仓的时刻，发出一缕指风，射在那脚夫关节处，脚夫应指前仆，重重甸甸的木箱往前抛下。徐子陵不慌不忙，再发另一股拳劲，于木箱角地的痂那，重击木箱。

木箱登时四分五裂，里面的货物立即原形毕露，赫然是一张张的羊皮。

在旁监督的马吉手下看不破是九徐子陵在暗处整蛊，以为是脚夫失足，刚巧这木箱又特别钉绑不牢，只懂喝人把掉在地上的羊皮检拾起来。

徐子陵差点掉头去追阴显鹤，又不得不把这念头压下，因谁也不晓得马吉的船何时开行，所以他必须独自处理此事。

眼前的事实告欣他，不管是马吉向拜紫亭将这批属于大小姐翟娇的羊皮买到手上，抑是拜紫亭送给他或托他运往别处谋取厚利，总而言之羊皮确是拜紫亭派人抢劫回来，他们再不用为此猜估。

这批羊皮是一笔庞大的财富，能令翟娇倾家荡产，更可使马吉发大财。

卸下桅帆的“隆隆”声中，三艘大海船缓缓靠岸。

徐子陵凝神瞧去，船上虽没有挂上旗帜，但看船夫的衣模样，可肯定是高丽人。

徐子陵心中一动，猜到马吉的羊皮是要卖往高丽去，在高丽此等苦寒之地，上等的羊皮确是价比黄金。

想到这里，徐子陵再不迟疑，往后退开，溜往海港无人处投进冰凉的海水中，从海底往马吉的大船泅去。

朱雀大门处有一队全副武装的骑士，二十多个战士，人人冷静沈凝，可肯定是百中挑一的好手，在宫奇的指挥下，高跨马上等候寇仲。

客素别凑近寇仲微笑道：“少帅勿要见怪，我们这些做臣下的只能奉行事，大王的意思是希望少帅立即离城。”

寇仲像没听到有人向他说话，只瞅在马背向他的冷视的宫奇，轻松的道：“宫将军在过去的一年有多少日子在这里渡过的呢？”

宫奇瞳孔收缩，神光闪闪，按着腰上的马刀，沈声道：“少帅此语意有所指，可否说得清楚些。”

寇仲来到他马头半丈处昂然停立定，淡然自若的哈哈笑道：“宫将军请勿误会，只因我听宫将军的汉语带点中土东北的口，音联想起在山海关一个非常有趣的人，舍此没有别的意思。”

心想若是拜紫亭要在城外杀他，作用是振奋军心，日后的说书到这股历史，会是甚么“拜紫亭龙泉门外斩寇仲”。借杀他来向本族和其他部族公布此举是破釜沈舟，不惜战至最后一兵一卒，也要反抗突厥人的勇气和决心，以激起将兵的死志，来个置诸于死地而后生。若他这种不惜一切的精神能感染整个部，加上五采石的神话，盖苏文的奇兵，说不定真能创造奇迹，令

部取突厥代之，成为新一代草原霸主。

拜紫亭熟悉中土的战役，当然不会忘掉名传千古的“破釜沈舟”，杀寇仲后，与突厥再无转圜的余地。

寇仲这猜测并非因身处险境而疑神疑鬼，皆因押送他离城的是眼前此君，明为宫奇暗为崔望的凶人。而他身后的手下，若他们肯脱下军装，肯定是满身刺青的回纥狼盗。

在拜紫亭的地头，要把他逐离龙泉只须客素别和随便一队兵已足够有余，何须出动宫奇和他的狼盗手下。

宫奇静心聆听，眸神转厉，寒声道：“没有其他意思？少帅并不是第一天到江湖来混，该知说话不能含糊，若关及他人的清誉，更该解释清楚。”

他二十二名手下同时握住刀把，摆出一言不合，立即动手的姿态，气氛转趋紧张和充满火孳味。

把守朱雀大门的御卫均朝他们望来，人人目露凶光，更添杀气腾腾的味儿。

寇仲旁的客素别从容道：“宫将军请冷静点，照下宫看只是一场误会。敢烦少帅说两句话。以释宫将军之疑。”

寇仲闻言更肯定自己的猜测，正因宫奇和他手下“客卿”的身份，客素别只能用这态度劝宫奇，着他不用急在一时，到城门外才动手杀寇仲，因那是拜紫亭的吩咐。

在宫门杀寇仲，只是寇仲与拜紫亭的个人恩怨，拜紫亭便难向尚秀芳交待；在城门杀寇仲，则与整个龙泉全体军民有关，象征意义大有分别。

寇仲一边思量为何拜紫亭似不将那批弓矢放在眼内，两名御卫牵着一匹空马儿朝他走来，马儿见到寇仲，立即仰首昂嘶，跳蹄欢跃，寇仲暗叹一口气，迎过去一把将爱骑千里梦垂向他的马头搂个结实。

拜紫亭真厉害，不声不响的就把整个形势一手控制，千里梦于此时回到他身旁，正表示术文和他的室韦兄弟全给他拘捕扣留。当然还有徐子陵和跋锋寒的爱骑。

哈哈一笑道：“有甚么好解释的，若宫将军既是清清白白，怎会因小弟的联想而介怀。”

言罢飞身跃上千里梦马背，双目一眨不眨的凝望宫奇。

宫奇眼睛掠过浓烈的杀机，冷酷的容颜露出一丝充满恼恨和残忍的笑意，道：“如此请少帅上路。”

寇仲明白他的仇恨来自大批兄弟被他们在山海关干掉。哑然一笑，策骑缓步跑出来朱雀门。

出现在眼前的情景，以他一贯见惯大场面亦吓了一跳。

整条朱雀大街行人绝迹，店铺关闭，粟末兵排在两旁，形成两条往南城门外廷展的人龙，见寇仲走出朱雀门，立即轰然齐喝：“渤海必胜，大王万岁。”

声撼全城，冲天而上。

胆小者肯定会给骇得从马背掉下来。

寇仲感到自己变成被押往刑场斩首的囚犯，若不能改变这种形势，自己只有在城门外被处死的结局。

宫奇一众骑士左右前后把他夹在中间，蹄声“蹄答”的在朱雀大街响起。

留在宫门的客素别扬声道：“少帅保重，恕下官不送啦！”

寇仲暗底下苦笑。怎想得到与拜紫亭摊牌摊成这样子？连与罗意等说句话也不成。若能再见他们，第一句话必是着他们立即有那么远走那么远。

宫奇来到他身旁并骑缓驰，神情严肃，闭口无言。

寇仲真气运行，同时转动脑筋，激起死里求生的斗志。

拜紫亭既然要把我赶尽杀绝，我寇仲怎能没有回报！

徐子陵神不知鬼不觉的从海水冒出头来，倏地贴着船身往上疾升，一个筋斗，翻进舱窗，纵在光天化日之下，若非全神留意，就算看到徐子陵在眼前闪过，亦只会以为是自己眼花。

徐子陵落在大有可能是马吉自用的舱房，中环目一扫，立即肯定自己所料无误，颇为自豪。他从结构建筑学的方法入手，寻得船上景观最好，最不受风浪影响的舱房，判断出是马吉的房间。

此舱房应是船上最大的宿处，前厅后房，以竹帘分隔，地毯挂饰，均极为考究，金碧辉煌，正是马吉喜好的那种低俗的奢华品味。

就像他马吉的帐幕给从陆上搬到这里来，何况出面厅内地毯上放？大盘马吉最喜爱的鲜果。

床铺均被薰上香料，浓浊得令徐子陵差点想闭气。

徐子陵透帘外望，小厅旁放着一排三个大铁箱，全上着锁，可肯定内里必是特别贵重的物品，否则谁都不愿放三个这样笨重的铁箱在布置讲究的地方。

徐子陵穿帘出厅，没有去碰在个大铁箱，全神留意远近动静。

这舱房在顶层舱尾的一端，所以房和厅均有窗户，他从靠海的窗钻进来，此时移到另一边的窗往外面的码头瞧去。

三艘高丽商船泊在岸旁，与马吉此船相望，徐子陵心中一动，想到八万张羊皮可非一个少数目，马吉的船载上二万已非常吃力，所以大有可能在高丽商船卸下货物后，即把这八万张羊皮运回高丽。甚或整件事是以货易货的交易。

卸货上货须时，且高丽的海船经过海上的旅程和风浪，当要补充粮食用水和维修，今天内肯定不会启碇开航。

宗湘花、马吉和似是船队指挥者的高丽人在一旁低说话，不时仰头观天，由于相隔甚远，以徐子陵之能，也偷听不到半句话。

徐子陵晓得他们都是观察风云天色的专家，留神一看，发觉天上的云移动得比先前迅快，白云被较灰暗的云替代，逐渐把阳光遮蔽，正是风雨欲来的前奉。

徐子陵心中好笑，凡事有利有，敝拜紫亭拣雨季立国，固是有利守城，但在不适当时机骤来大雨，却会阻碍他备战的进度。

果然马吉向手下道：“下雨哩！停止搬货。”

徐子陵心忖该是离开的时候，当他再回来时，将会是凶暴流血的场面，因为若要得回八万张羊皮，这将是唯一的选择。

“轰”！

远处天际先闪电裂破天空，接着惊雷震耳，倏地那边天际变成翻滚混浊的黑云带，往这边铺掩过来。

码头上立时形势混乱，脚夫在马吉手下的喝令中慌忙把未能送上船的货搬回货仓去，宗湘花和马吉则随那高丽人匆匆登上其中一艘高丽商船。

徐子陵迅速离去。

寇仲一边调息行气，一边思量在城门外等待他的会是甚么高手？会否是拜紫亭本人和“天竺狂僧”伏难陀。

拜紫亭此人极工心计，该是从呼延金处知他寇仲爱马如命，所以特别在这情况下将千里梦交回他，使他难以舍弃爱驹戚身法逃进民居，倘若如此，最后即使拜紫亭能把他搜出来杀掉，亦要大耗人力时间，且失去轰烈哄动的震撼效应。

所以他若想和千里梦一并离开，只能待出了离门后再打算。

寇仲感到千里梦的血肉和他紧密的连在一起，要他舍弃无私地忠于自己的马儿，让它陷于遭人杀死泄愤的险境，他纵使能从死中逃生，亦不肯如此做。

要死就死在一块儿。

南城门出现前方。

宫奇木无表情的在他旁策骑缓行，两边的兵停止呼叫呐喊，人人眼睛射出坚定狂热的神色，寇仲毫不怀疑他们肯为拜紫亭牺牲性命。

寇仲的心逐渐平静，把生死抛开，晋入井中月的境界。忽然感到宫奇的身体不安地扭动一下，同时往天空瞧去。

寇仲忙往上望，哈哈笑道：“大王说得不差，四月果然是龙泉的雨季。”

天色很快昏暗下去。

宫奇往他瞧过来，双目凶光闪闪，又往左右转动，看他的情况，显是正犹豫该否改在城内杀他。

若让寇仲出城，又来一场像昨天的狂风暴雨，寇仲说不定能突围脱身。

寇仲心叫不妙，如让宫奇及时发出关闭城门的命令，他必死无疑。忙道：“宫兄不是回纥人吗？为何会为拜紫亭办事，还乔扮崔望帮他打家劫舍，草菅人命？”

他并非要触怒对方，只是想分他的心神，使他在尚未作出决定下暂忘发出关闭城门的命令。

城门口两边城楼密密麻麻挤满守城的箭手，城门处更是守卫重重，在一般情况下即使以寇仲这级数的高手，也难闯关离开，但若来一场滂沱大雨，寇仲逃生的机会将大幅增加。

宫奇果然被他扰乱思路，勃然怒道：“少帅若不能拿出真凭实据……”

寇仲截断他道：“哈！这样说表示你老哥作贼心虚，否则会直斥我胡说八道，又或表示听不明白小弟的说话。哈！只因你心内正在猜测我戚什么瞧穿你是崔望，所以冲口就是他奶奶的有否真凭实据，可笑啊可笑！”

他说个不停，正是要宫奇没法分神多想。

他的手下人人目露凶光，却因宫奇没有指示，故仍按兵不动。

论才智宫奇与寇仲实差上大截，寇仲就像他肚内的蛔虫，每句话都是针对他心内的想法而说，使他怠到似赤身裸体尽露人前般难受！一时忘记风雨即临，冷然道：“死到临头，仍要逞口舌，你……”

此时抵达南门外，只要穿过三丈许的门道，就是城外的世界。

本是排列在城门的一众城卫，往两旁退开让道。

寇仲心付一句“死到临头”，此子终于泄密。眼看成功在即，那容对方有思索的余暇，再次打断他的话胡诌道：“外面等我的是否有呼延金的份儿？难得你大王肯给小弟这个方便，小弟索性割下他的臭头才是。”

宫奇又再愕然，至此始知寇仲瞧破会在城外杀他。

忽然雄躯一震，望向上空，大喝道：“闭关！”

当他喝出能令决寇仲生死的命令时，一道电光划破乌云密布的天空，惊雷爆响，震耳欲聋，把宫奇的喊叫完全掩盖，只寇仲一人听到他的话声。

“哗啦啦”！

狂风卷至，大雨洒下，雷电交替，地暗天昏，来势之猛，比昨天那场雷暴有过之而无不及。

寇仲心忖生死成败，就看此刻。趁混乱之际两脚左右撑，出狠手心撑在宫奇和他手下的马腹处，同时真气输入千里梦体内，施展“人马如一”之术，朝城门道冲去，大嚷道：“下雨哩！快避雨！”

左边的宫奇，右边的狼盗，连人带马往外倒下去，加上雷雨狂风，整个押送寇仲的兵团立即乱作一堆，没有人弄清楚正发生什么事。

宫奇在马倒地前跃起，大喝道：“截住他！”

可惜又给另一声雷响把他的呼叫淹没。

寇仲此时策骑冲入城门。

电芒剧闪，照得人人睁如盲，再看不见任何东西。

第三章 雨中血战

大雨横扫无边无际的汪洋，同时遮天盖地的席卷整个龙泉平原，狂暴的雷电在低压厚重的黑雨云间咆吼怒号，有摇山撼岳、地裂天崩的威势，显示出只有大自然本身才是宇宙的主宰。

电光划破昏黑的天地，现出树木在从四方八面打来的暴风雨中狂摇乱摆的景况。

“轰”！

一道电光击中徐子陵身前一株特高大树，登时像中了火鞭般枝断叶落，着火焚烧，旋给滂沱大雨淋熄，剩下焦黑的秃树干徐子陵浑身湿透，全力狂奔，心中想的却是师妃暄。

上一场大雨她仍在，今趟下雨她已远去，避世不出。

“家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抑压的情绪像被风雨引发，再不受他控制，紧攫着他的心神，让痛苦和失落的感伤将他彻底征服。

他很想停下来痛哭一顿，尽泄心内的绞痛，并答应自己，哭过这次后，会遵照师妃暄的教诲把失视为得，把无视为有。

就只哭这一趟。

可是他却并没有哭，他必须立即找到寇仲，尽起人马，趁马吉仍在，把八万张羊皮抢回来。

忽然又想起石青璇。

他已很久没有在独处时想起她，因为她是他不敢碰的一个内心创伤，直到此刻，伤口仍未愈合。

师妃暄并非另一个伤口，而是一段令人神伤魂断的美丽回忆。

她陪他玩了一个精采绝伦的爱情游戏，纯粹的精神爱恋，却比任何男女爱更使人颠倒迷醉，刻骨铭心。

他终尝到爱情的滋味，被爱和爱人的动人感觉。

草原荒野，一切一切都被雷雨裹在里面，浑成茫茫一片，迷糊混乱。

徐子陵感到与大自然浑成一体，再无分内外彼我。

心内的风暴与外面的风结合为一，泪水泉涌而出，与雨水溶和，洒往大地。

寇仲在第二道闪电前，与千里梦人马合一箭矢般窜出龙泉城南门，在门道内至少撞倒五名守兵，没入城外漫天的风雨中。

“轰隆”！

电闪雷轰。

一道金箭般的激电，在头顶一晃而没，狂风暴雨迎面打来，接着霹雳巨响，把人叫马嘶完全盖过。

一时间甚么都听不到，看不见。

寇仲环目一扫，心叫好险，若自己现在是给宫奇一伙人押着出来，又或自己在雷雨骤发前闯门冲出，只有陷身重围力战而亡之局。

在令一切变得模糊不清、天地浑茫、有如噩梦深处的狂暴雨下，以百计本应是队形完整恭候他大驾的龙泉军，像被敌人冲击得溃不成军的样儿。

旗帜固是东倒西歪，骑士则设法控制被雷电骇破胆，跳蹄乱蹦的战马。

电雷交替，闪裂、黑暗、轰鸣，在种大自然狂暴的力量施威下，人变得渺小而微不足道。

在极度的混乱中，寇仲见到全副军装的拜紫亭和仍是一袭橙色宽袍的伏难陀领着一队近五十人的亲兵朝他冲过来，拜紫亭还张口大喝，似在命令手下围截寇仲，不过他的呼叫完全给雷雨掩盖，连寇仲也听不到他在叫甚么。

豪雨像瀑布般朝大地无情的鞭打肆虐，光明和黑暗交替地将天地吞没，闪亮时令人睁目如盲，黑暗时对面不见人影，龙泉城外只有震耳欲聋的可怕霹雳声和滂沱风雨的吵音。

寇仲心叫老天爷保佑，策马转左，避开拜紫亭一伙，往草原逃去。

十多名持矛步兵拦在前方，往他攻来。

寇仲哈哈一笑，风雨立朝他口内灌进去，一抽疆，千里梦得他劲传四腿，撑地弹跳，如神人天马般跨空而过，敌人只拦得个空。

“锵”！

寇仲拔出井中月，宝刀前探疾挑，另两名拦路的长枪手立告枪折人跌，往两旁倒去。

风雨茫茫的前方，隐见大队骑士横亘列阵。

蓦地一股尖锐的气劲从左上方似无形箭矢般袭至，寇仲看也不看，心随意转，体依意行，瞧似随便的一刀挑去，同时一夹马腹，千里梦朝前疾冲之际，“当”的一声，把拜紫亭挟着漫天风雨攻来的凌厉一剑，挑个正着，如有神助，大笑道：“大王不用送小弟哩！”

螺旋劲发，以拜紫亭之能，由于凭空无处着力，硬给寇仲挑得倒翻而回，痛失拦截寇仲的最后一个良机。

寇仲整条右臂也给他震得发麻，暗呼厉害，狂劲从后卷来，寇仲不用回头去看，知来袭者是伏难陀，明是攻人，实为袭马，哈哈一笑，劲往下传。

千里梦已在急速冲刺的势子中，再在寇仲劲力催策下，腾空而起。

寇仲刀交左手，身往后仰，朝后狂刺，气劲卷起风雨，龙卷风般往凌空追来的伏难陀胸口撞去，大笑道：“还当我是昨晚的寇仲吗？”

伏难陀那想得到他有，此厉害招数，更错估马儿的快疾动作，仓卒间双掌封挡。

“蓬”！

雨点激飞。

寇仲浑身一震，硬捱对方掌劲，同时卸力化力，就像是伏难陀以掌劲相送般，人加速越过近八丈的遥距，落入敌骑阵内。

伏难陀功力虽胜他一筹，仍去势受挫，堕往地面，还要后退半步。

那是一组近二百人的骑兵，若在晴朗的天气下，只射箭足可令寇仲无法突围，可是在一片迷茫狂风暴雨中，根本不晓得寇仲早已出城，待到寇仲天降神将般落到他们阵中，还未弄清楚是甚么一回事时，寇仲早左冲右突，宝刀翻飞，见人斩人，遇敌砍敌，杀出重围外。

拜紫亭和伏难陀分别赶至，大喝道：“追！他逃不远的。”

众才如梦初醒，勒马往没入风雨深处的寇仲追去。

寇仲策马亡命飞奔，自然而然朝勒古纳台兄弟藏身处逃去，心中仍在咀嚼为何拜紫亭会说他逃不远。

他终是内伤未愈，适才奋尽余力，施展非常损耗真元的人马如一奇术，又分别硬挡拜紫亭和伏难陀两大尖高手全力一击，杀出重围，已到了气穷力尽的境地，再无法助千里梦一脚之力，只能凭爱驹健腿，载他逃出生天。

寇仲一边调息回气，只要捱到他能再展人马如一之术，可撇甩追兵。

幸好千里梦神骏之极，不是那么容易被追及。

蹄声在雷雨声中从后方隐隐传来，寇仲回头一瞥，立即大吃一惊。

敌人数百骑兵分三路，以拜紫亭、伏难陀为首的穷追在后，另两路左右包抄，竟是竟是愈追愈近。

寇仲心忖怎么拜紫亭的马会跑得快过千里梦时，骇然发觉爱驹露出吃力神能，敌骑是愈跑愈快，它却愈跑愈慢，眼耳口鼻还渗出血丝。

寇仲大骂卑鄙，心中涌起前所以未有的对一个人的仇恨悲愤，再不顾自身的安危，将仅余的真力，送入千里梦体内，助它驱毒保命。

不用说卑鄙无比的拜紫亭把千里梦还他，不但是要令他不肯孤身逃走，另外还有一个后着，就是预先给千里梦下慢性毒药，现在终于发作。

只恨此时有弓无箭，否则寇仲必赏拜紫亭一箭。

拜紫亭一伙把距离缩至二百多丈，不住迫近。

寇仲的长生气源源输进千里梦体内，把毒药从它皮肤迫出，让雨水冲洗，千里梦口鼻再没有渗出可怖的血丝，速度渐增，但当然仍达不到平时的快速。

追骑的蹄声不住在耳鼓扩大增强，有如催命的符咒。

电光照耀下，整个大平原全被无边无际的暴雨笼罩，倾泻下来的雨水，在草原上形成无数流窜的临时大小川洼，在雷暴的猖狂肆虐下，天像崩塌下来，全无制的倾泄，无情地向大地人畜原野鞭鞑抽击。

寇仲心叫我命休矣，猛咬牙龈，从马背翻下，同时一指刺向马股，自己则往旁奔出。

千里梦吃痛朝前直奔。

寇仲心想再会无期，满怀感触。

千里梦是一头高贵的马儿，是属于大自然的，却因他寇仲卷入世间的丑恶斗争。现在他寇仲小命难保，再不愿千里梦陪他一起遭人残害，只好让它独自逃生，由自己把敌人引开，承受一切。

寇仲运起仅余气力，半盲目的朝西北方掠去，耳听蹄声迫至。

寇仲回头一看，只能摇头苦叹，原来是千里梦掉头往他这主人追来。

寇仲翻身再上马背，哈哈笑道：“好马儿，大家就死在一块儿吧！”

此时后方全是重重骑影，敌人追至百丈之内。

寇仲改朝附近地势最高的一座小山丘驰去，心神晋入井中月境界，全力调息，暗下死志，当抵达丘顶时，就是他回身拾刀应战的时刻。

杀一个归本，杀两个有赚。

“锵”！

寇仲拔出井中月，冲上丘坡。

蓦地丘坡上现出大群战士，于马上弯弓搭箭，朝他的方向瞄准。

寇仲定神一看，大喜嚷道：“越克蓬！”

竟是车师国的兄弟。

越克蓬一马当先，马刀往前高举下劈，喝出命令。

百箭齐越，越过寇仲头顶穿透狂泻下来的倾盘大雨，往拜亭等劲疾洒去。

事起突然，拜紫亭一方不及掣出挡箭盾牌，加上视线模糊，前排三十多骑纷纷中箭倒地，一时人堕马嘶，混乱至极。

寇仲策骑驰至坡顶，第二轮劲箭又飞蝗般往敌阵投去，再射倒十多人。

拜紫亭一方不敢推进，慌忙后撤，留下满地人骸马尸。

尚在草地上的鲜血，迅速被雨水冲走溶和。

寇仲绝处逢生，喘着叫道：“左边！”

不待他说完话，越克蓬早发出命令，着手下向从左侧包抄攻来的敌骑射去。

右方另一支抄击队伍驰至坡下，形势仍是危急。

寇仲深吸一口气，提聚功力，井中月回鞘，探身从越克蓬的箭囊拔出四根箭，另一手拔弓张弓，箭矢刺日弓发出，连珠往敌骑射去。

余骑不敢冒进，纷纷后撤。

拜紫亭此刻又再重组攻势，取出藤盾护人护马，在左右两翼战士后撤当儿，从正前方杀将上来。

寇仲哈哈一笑，箭矢在刺日弓连环劲射，藤盾像纸糊般被穿破，命中多名敌人，仰后抛跌，滚往坡底。

车师国战士士气大振，百箭战齐发，硬把拜紫亭等迫回丘下。

蹄声从左方远处传来。

古纳台兄弟和一众室韦战士五百余骑，冒雨杀至。

号角声起。

拜紫亭终发出撤退的命令。

雷电逐渐稀疏放缓，淋漓大雨仍是无休止的从天而降，徐子陵穿过昏黑如夜的草林，朝龙泉上京方向驰去。

他的心平复过来，一片宁静。

前方出现两道人影，徐子陵功聚双目，定神一看，登时喜出望外，同

时放下心事。

竟是阴显鹤陪着跋锋寒来会他。

跋锋寒隔远大笑，加速赶来，一把将他肩抓个结实，叹道：“我现在才晓得甚么是恍如隔世，今早入城见不到你，我和寇仲担心得要叫救命呢。”

徐子陵反手抓着他，笑道：“你担心我，我也担心你，这两天你究竟到甚么地方去了。”

阴显鹤来到两人侧，讶道：“徐兄不是留在小龙泉监视马吉吗？”

徐子陵欣然道：“我回来是要招集所有兄弟人马，因为马吉要把羊皮运往高丽，而高丽那三艘商船载的货，肯定是兵器弓矢一类的战争必须品。”

跋锋寒剧震道：“不好！”

两人吃了一惊，愕然瞪着他。

跋锋寒脸色变得非常难看，解释道：“寇仲今早去向拜紫亭摊牌，要凭劫来的弓矢向他交换羊皮和平遥商的欠账。现在拜紫亭既有从高丽来的供应，自然不受寇仲威胁，只看他任得马吉把羊皮运走，便知他不会妥协交易。”

徐子陵双目杀机大盛，道：“若寇仲有甚么三长两短，我绝不会放过拜紫亭。我们立即到龙泉去。”

两军在丘顶会合。

寇仲为双方引介后，越克蓬以突话解释道：“昨晚龙泉实施宵禁后，拜紫亭便派军队把我们的宾馆围困，没收我们的兵器弓矢，指我们对他心怀不轨，驱逐我们离城，限令我们连夜回国。幸好我们早有预备，把一批弓矢兵器埋在城外，诈作远离然后疾潜回来，恰巧遇上少帅被拜紫亭追杀，出了这口恶气。”

别勒古纳台不解道：“拜紫亭难道不想要回弓矢吗？为何竟要置少帅于死地。幸好我们的探子发觉拜紫亭在南城门外有兵，我们知道不妥，立即来援。”

寇仲仰脸任由雨水击打脸庞，叹道：“我直到遇上拜紫亭，才真正明白甚是卑鄙无耻，不择手段。唉！老拜不但要杀我立威示众，还把术文和‘天刀’宋缺的儿子扣起来。”

不古纳台勃然大怒道：“明知术文是我们的人，少帅是我们的朋友，拜紫亭仍敢如此胆大妄为？我操他的娘，此事我们绝不罢休。”

别勒古纳台双目电芒激闪，冷冷道：“他在迫我们站到突厥人的一边，想不到他愚蠢至此。”

寇仲大感头痛，他曾向尚秀芳拍胸堂承诺，要免龙泉上京的无辜百姓于战祸，问题是拜紫亭钿处挑起火头，摆明不惜任何牺牲，此事如何善罢？

越克蓬的副手客专突然大叫道：“看！”

众人循他指示瞧去。

漫天风雨中，三道人影朝他们奔来。

寇仲大喊一声，欢欣若狂的朝来人奔下丘坡去。

第四章 攻陷渤海

风雨将天、地之间的所有景物统一为一个整体，从小龙泉西南的树林朝海港方向瞧去，只是一片迷茫。雷电虽敛，稍减天地之威，可是吃力地在风中摇的草树，仍令人感到大自然狂暴的一面。

阴显鹤把徐子陵拉到一旁，淡淡道：“我想请徐兄帮个忙。”

徐子陵心中大讶，有甚么事能令高傲如他者，开口求助。忙道：“阴兄请说，小弟必尽力办妥。”

阴显鹤默然片晌，木无表情的道：“我想你们放过宗湘花。”

徐子陵愕然却没有丝毫犹豫地答道：“这个包在我身上，我可以性命担保她绝不会受到任何伤害。”

此时那边的寇仲等人从树梢跃回地上，交换观敌的心得，寇仲喝过来道：“两位大哥还不过来，研究攻陷整个渤海战略，他娘的！阴兄懂否突厥话？因为古纳台兄弟均不懂汉语。”

跋锋寒代阴显鹤笑答道：“少帅放心，在山海关一带混的汉人，多少也懂几句突厥话，何况阴兄纵横塞内外，怎能不精通我们的话。”

寇仲咕哝道：“我不是不知道，不过阴兄长年说不上几句话，怕他是唯一的例外。”

阴显鹤脸上露出古怪的表情，显是不惯被人调笑，没有回应，只向徐子陵低声道：“徐兄确是我的朋友。”

徐子陵心中一阵温暖，晓得冷漠如阴显鹤者，亦因自己没有追问情由，一口把放过宗湘花的事揽到身上，生出感激。

在无情冷酷的战争中，要不伤害对方的指挥将领，谈何容易，但徐子陵没有丝毫犹豫的答应。

徐子陵拍拍阴显鹤的肩头，朝寇仲、跋锋寒、古纳台兄弟、越克蓬和客专走去，来到寇仲旁，以突厥话低声道：“勿要大惊小怪，阴兄弟有命，不得伤损宗御待长半根毫毛。”

除寇仲外，众皆露出错愕神色，所谓擒贼先擒王，若不针对敌人统帅作部署，这场仗如何取得全面胜利？

幸好徐子陵有“勿要大惊小怪”之言在先，否则众人必齐声反对。

寇仲哈哈笑道：“阴兄有命，小弟当然不敢有违。拜紫亭虽不义，我们却非不仁，族若给击垮，对室韦和车师绝没有好处。”

阴显鹤独自一人远远站开，在风吹雨打中凝望海港的方向。

别勒古纳台举手抹掉脸上的雨水，点头道：“少帅说出我两兄弟心中的矛盾。”

越克蓬皱眉道：“我们连宗湘花所在的位置亦一无所知，如何避重就轻，不与她作正面冲突？”

跋锋寒微笑道：“不与她正面交锋怎行？我们只要设法把她生擒活捉，然后交给阴兄处理，仍是如阴兄所愿。”

寇仲显已完全回复一贯的斗志信心，双目闪闪瞧着位于他们和码头之间，象征着小龙泉安危和操控权的大石堡，道：“我本想趁敌人被大雨弄得眼盲耳聋的当儿，以奇攻快打，一举攻占小龙泉，那就算拜紫亭的兵力在我们百倍之上，际此狼军随时压境的时刻，他也莫奈我们之何，不敢来犯。那时我们要拜紫亭跪低唤我们作大爷，他亦只有乖乖照办，现在当然要改变策略。哈！有哩！”

不古纳台欣然道：“有少帅在，没有问题是不能解决的。”

别勒古纳台微笑道：“既非擒贼先擒王，是否来个制敌先掳船呢？”

众人同时会意。

寇仲笑道：“别勒老哥确知我的心意，敌人兵力在一千至一千五百人之间，我们只及敌人一半，奇兵突袭虽可稳操胜券，但我们伤亡难免。宗湘花乃拜紫亭重用的将领，怎都该有两下子，加上马吉和高丽方面来的高手，若我们只能惨胜，将无法抵挡拜紫亭的反击，战利品最后惟有拱手回馈。所以必须避重就轻，让宗湘花知难而退，我们只擒下马吉那混蛋了事。”

徐子陵淡淡道：“别忘记那三艘大船来自高丽，可以是盖苏文的船，也可以是高丽王的人。”

寇仲苦笑：“这是另一个头痛的问题，我们绝不能杀小师姨的人，否则傅大师不会饶过我们。”

别勒古纳台等听得大惑不解，经徐子陵扼要解释后，寇仲道：“我们若能控制高丽和马吉的几条大船，再攻占石堡，宗湘花的军队只余退走一途，别无他法。”

徐子陵道：“码头方面由锋寒兄、阴兄和我负责，只要有百多个精通水性的兄弟，出其不意，敌人必着道儿。石堡方面必须小心行事，如让敌人先一步发觉我们将吃不完兜着走。”

越克蓬微笑道：“在这方面小弟可以作些贡献，来十多套兵的军服如何？这是我们刺杀伏难陀的道具。”

寇仲喜出望外道：“大雨加伪装，那到敌人不中计，事不宜迟，若大雨停下，就轮到我们受苦。”

各人各自准备当儿，寇仲拉着徐子陵朝阴显鹤走去，来到他旁，寇仲把进攻大计诉阴显鹤，道：“这安排蝶公子是否同意，只要蝶公子摇头，小弟可另想办法。”

阴显鹤直勾勾的瞧着风雨中的石堡，沉声道：“假若宗湘花在石堡内避雨又如何？”

寇仲从容道：“小弟会亲手把她擒下，再交由阴兄处置。”

阴显鹤叹一口气道：“这是没办法中的办法。我本以为少帅是那种为争天下而不顾一切的人，现在才知道我估量错哩！”

寇仲很想乘机问他与宗湘花的关系，终于忍住，处理其他事去。

徐子陵低声道：“我们去找老跋先谈妥进攻的策略，只要能拿住马吉，可揭破狼盗和安乐惨案之谜。”

徐子陵、跋锋寒、不古纳台和八十多名精通水性的室韦战士，潜至海港的另一边，只要游渡半里许的距离，即可抵达马吉和高丽那四艘大船。

风雨势子仍剧，小龙泉海港内波高浪急，泊在码头二十多艘大船和其他近五十艘中小型的船只被浪舞动抛掷得像没有主动权的玩具。

各码头上不见人头，所有人均躲进有瓦遮头的避难所去，沿海望楼虽有守军，但均避往下层躲雨。

阴显鹤沉声以突厥话道：“马吉肯定不在船上。”

徐子陵和跋锋寒等点头同意，马吉一向在陆上过惯讲究奢华的生活，有时虽会以舟船代步，但只限在平静的河湖间。如眼前般怒涛汹涌的大海风浪，他绝受不了，所以只会躲在岸上某处。

跋锋寒道：“可以下船的都会离船避风浪，所以我们登船后该不会遇到太大的反抗。如此我们不妨对自己的要求严格一点，在敌人不觉察下先把四

艘船控制，然后再到岸上寻马吉的晦气。”

不古纳台欣然道：“这个没有问题，我和众兄弟最擅长的是突击战，况且人人只顾躲在舱内避雨，只要我们封闭船只的所有出入口，以雷霆万钧之势一举把留在船上的人制服，就算有人及时叫嚷，叫声亦难惊动岸上的人。”

跋锋寒道：“风从大海的方向吹来，这四艘船因负重吃水极深，若我们张帆驶离码头要冒上被风浪把船翻转的危险，故此我们只须把战利品控制在手来配合另一边的行动，倘能守稳四条船，可令敌人失去方寸，将对方牵制。”

徐子陵提醒道：“记着尽量不要伤人。”

不古纳台笑道：“徐兄放心，我的兄弟配备马索，擒马擒人都是那么拿手方便。去吧！”

众人投进海水，迅速往目标潜过去。

换上兵装束的寇仲、越克蓬、客专、别勒古纳台和三十多名室韦族与车师的精锐战士，拉着马在林内耐心等待，计算时间。

别勒古纳台道：“石堡主要的防守力量是上层的八座箭楼，只要我们能迫至近处，扑登上层，可从楼道往堡内杀进去，全力控制石堡出入的唯一大门，那时石堡将是我们手中之物。”

客专道：“少帅小心，听说宗湘花剑法高明，勿要轻敌。”

别勒古纳台笑道：“你若见过少帅在六刀内斩杀深未桓，当不有此担心。”

寇仲哈哈笑道：“轻敌乃兵家大忌，不独是我，大家都应小心。时间差不多哩！兄弟们！一切依计行事。”

众人同时翻身上马，一阵风般从林内卷出，全速投进林外的狂风暴雨去。

后方四百多名室韦和车师战士，分作两组，亦推前移至有利出击的位置，准备支援进袭。

寇仲跑在前头，千里梦健蹄如飞，载着他往石堡驰去。

如何能完成对尚当秀芳的承诺，消弭这场能把龙泉夷为平地、荼炭生灵的战争，他再无半分把握，只能见一步走一步的行事，尽量增加手上的筹码，令拜紫亭知难而退，而他则凭对突利的影响力，达致双方均可接受的和议。

唉！

这是何等困难艰苦的一回事？

宋师道和术文等人仍在拜紫亭手上，加上和小师姨的恩怨纠缠，大明尊教与拜紫亭的暧昧关系，呼延金、杜兴等的在旁作梗，盖苏文可能存在的伏兵，伏难陀的影响力，令事情更趋复杂，更难解决。而明早就是突厥人对拜紫亭定下献宝的最后期限，他只余半天一夜的时光。

他对尚秀芳的承诺并非在一时冲动下的决定，而是晓得这亦是徐子陵的心愿，所以不论如何困难，他都要设法达到。

蹄声惊扰防守石堡的兵士，只见其中两座箭楼现出守兵，朝他们的方向瞧来。

越克蓬加速越过寇仲，以学得唯肖唯妙，带点粟末口音的地道龙泉汉语大嚷道：“突厥狼军来哩！大王有令！立即迎战！”

位于石堡上层正中的钟楼，立即响起示警的钟声。

钟声传来，徐子陵一方刚把四艘目标大船置于控制之下出乎料外的警

报钟鸣，令他们不敢轻妄动去找马吉算账，只能留在船上静观其变。

把一切浑和模糊的狂风暴雨中，以跋寒锋、徐子陵等的眼力仍看不清相隔近半里石堡那边的情况，只猜敌人可鸣钟示警，寇仲那方的行动将非顺风顺水。

位于码头北驻军的营地像蜂巢被捣般众兵蜂拥而动，人马奔走列队，准备迎战，迅快而不乱，显示出粟末兵确是大草原东北的精锐劲旅。

敲响第十下钟声时，号角声起，第一队百人骑兵驰出军营，朝石堡方向开去，看得众人眉头大皱。

不古纳台当机立断，跳起来大喝道：“蒙兀室韦不古纳台在此，粟末小贼快来受死。”

他的手下呼在船上齐声发喊，传遍整个海港区，把风雨声也暂时掩盖过去。

营地方面的粟末兵闻声一阵混乱，把守望楼的侍卫此时才晓得四艘船落入敌人手上，忙一股劲的也把望楼的报警钟敲响。

“当！当！当！”

钟声此起彼落，遥相对闻，把小龙泉送进腹背受敌的噩梦里去。

营地的守军只分出一小队往支援石堡，其他人全往码头这边驰来，可见指挥将领权衡轻重下，仍以夺回四船为首要之务。

不古纳台双目神光闪闪，暴喝道：“兄弟们！准备迎战！”

众室韦战士箭矢上弦，齐声呐喊。

跋寒锋取出射月弓，大笑道：“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嗖！”

劲箭从射月弓疾射而出，横过千多步的距离，命中最接近的一座望楼上的守卫，贯胸而入，守卫惨叫一声，墮往望楼下。

室韦箭士立时士气大振，欢呼喝采。

箭矢戳破风雨，各自瞄准的往冲来的敌人射去，有如暴风雨内另一股不守规矩的风雨。

徐子陵留心阴显鹤，见他木无表情的扫视码头一带从船厂货仓库忙奔出奔入察看情况的人，知他在搜寻宗湘花的情影，心中暗叹。

际此火热血战即要开的当儿，他的心神却飞到远在中土一个从未踏足只能想像的小谷内。身处的船儿荡漾于其上的大海把他和中土的大江系起来。只要他愿意，即可扬帆驾舟，沿岸南下，直抵往石青璇隐居避世的幽林小谷去。

自离开成都后，心灰意冷下，他把对石青璇的爱意努力压抑下去，不愿想她，不敢想她。可是在龙泉与师妃暄决堤般的精神苦恋，不但燃起他对妃暄的爱火，更撩起他对石青璇的思念和爱怜。

师妃暄在时，他的心神全注在她身上，对石青璇的思忆只像浮云掠空。师妃暄终于离开他，还三番四次嘱咐他照顾石青璇，使他对石青璇本变得有如寒灰的心活跃起来。何况怀内尚有一枝奉尚秀芳之命赠送给她用油布包裹好的天竺箫。

失正是得。

自己是否一个从不为己身的幸福努力争取的人呢？

“嗖！”

一枝劲箭从头顶掠过，徐子陵惊醒过来，只见码头前全是往船上狂攻

过来的粟末战士尽管在室韦战士的箭网下人仰马翻，仍是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的杀来。

血淋淋的残酷战争，把他因石青璇而沉于温柔销魂滋味的天地硬扯回来。

拜紫亭说得对，大雨确是利守不利攻，纵使对方人马多上几倍，亦难施全力。

徐子陵大喝一声，双拳齐出，把两个刚要扑上船来的粟末战士轰到海水中。

阴显鹤大喝道：“马吉在那边！”

徐子陵又起脚踢飞另一名敌人，偷空瞧去，只见马吉和三十多名手下从营地策骑驰出，望北而去。当是见势不妙，想落荒逃走。

跋锋寒喝道：“子陵和阴兄去追马吉，这里交给我和不古纳台。”

徐子陵和阴显鹤扑上码头，登时令敌人阵脚大乱，以为他们下船来反击。那知两人斩瓜切菜的击倒十多个敌人后，翻上夺来的两匹战马，朝马吉方向追去。

攻打小龙泉的突击战，在漫天风雨中全面展开。

泊岸的其他大小船只纷开离码头，以免殃及池鱼，在码头负责搬运上落货的脚夫，只恨爹娘生少一对脚，能上船的上船，来不及上船的只好往附近丛林逃去。

号角声、喊杀声和风雨声浑为一片。

第五章 雨过不晴

把守石堡的士兵第一个反应竟是鸣钟示警，确出乎寇仲等料外，幸好没有箭矢射来，否则将要功亏一篑，硬被阻于石堡外。

由于突厥大军来犯，整个粟末族人就似一条绷得紧紧的弦线，稍有风吹草动，立即全面动员，倒非识破寇仲等人的伪装。

守兵不住拥上城楼箭堡，有人大喝下来道：“报口令！”

寇仲超越众人，大笑道：“忘记问拜紫亭哩！”

就从千里梦背上弹起，井中月化作一团刀芒，护着前方，像投石机掷出的石弹，往石堡上层投去。

敌人此时才知来的是敌非友，慌忙弯弓搭箭，却迟了一步。

井中月刀光展开时，别勒古纳台、越克蓬、客专和身手最强横的三十多名室韦、车师战士，纷纷腾身离开马背，奋攻城楼上尚在不知所措的守军。

埋伏于林内两支各达二百人的战士，同时杀出，阻截从军营来援的敌人。

他们的策略是要令小龙泉的守军误以为来犯的是突厥大军，心理上生出难以抵挡的致败因素而进退失据。

猛烈的攻击，配上狂风暴雨，确有点突厥大军奇袭的味儿。

寇仲井中月到处，敌人不死即伤，几下呼吸间，石堡上层城楼落在他

们的控制下。

别勒古纳台一马当先，左右手双斧如车轮急转，朝从下层杀上来的守兵挥压砍劈，挡者披靡，踏着敌硬闯向下层。

寇仲至此才领略到他斧法的凌厉，难怪能称雄额尔古纳河，被誉为无敌高手。他立与别勒古纳台并肩作战，并中月配合双斧，逢敌杀敌，一级一级的杀进堡内去。

小龙泉乱成一片，喊杀声分从石堡和码头方向传出。在风雨和恐慌的无情鞭挞下，脚夫、船厂工人、来不及登船的商旅和失去方寸的守兵四散逃窜，活像末日来临。

地暗天昏下，徐子陵提着随手夺来的长枪，与阴显鹤策骑朝马吉逃走的方向追去。

马吉乃狼盗事件的关键人物，只要将他擒拿，真相便有可能水落石出。

蓦地横里杀来一队过百人的粟末兵，冲破风雨截住去路，领头者赫然是拜紫亭座下侍卫长宗湘花。

只见她手舞长剑，发辫飞扬，秀眸含煞，厉喝道：“杀无赦！”

徐子陵心中暗叹，在战场上不是杀人就是被杀，既曾答应阴显鹤不能伤害宗湘花，此战惟有避之则吉，眼睁睁放走马吉。

一勒马头，向阴显鹤招呼道：“这边走！”

策马往左，改向石堡方面冲去。

阴显鹤领会他的心意，慌忙追随。

宗湘花一声娇叱，领着手下在后方穷追不舍。

蔽天遮空的倾盘大雨中，倏然地前方一股人马风卷而至，赫然是室韦和车师的联军，声势如虹的杀来。

徐子陵别无选择，与阴显鹤掉头往宗湘花的追兵迎去。

“铿铿锵锵”！

徐子陵展开枪法，把状如疯虎的宗湘花截着来个马上厮斗，这美女虽奋不顾身，兼且剑法高明，可是跟徐子陵仍有一段距离，被他巧妙运用长枪的长度，缠紧不放，进退不能，陷于苦战之局。

阴显鹤明白他的心意，与来援联军同心合力，只一下子藉着高昂的士气和优势的兵力，把宗湘花的随员冲个七零八落，四处奔逃。

石堡方面蹄声轰鸣，另一支联军以铺天盖地的威势杀至，领头者正是寇仲、别勒古纳台和越克蓬三人。

任谁都晓得此战大局已定，宗湘花率领顽抗的战士，挡不住攻势，死的死、伤的伤，有些则落荒逃去，只剩下这位长腿女将仍在拚死。

“当”！

长剑堕地。

徐子陵借长枪发出宝瓶真劲，一下比一下重，宗湘花终虎口震裂，宝剑脱手堕地。

寇仲等任由徐子陵独自处理宗湘花，迳自往码头方面掩杀过去。

阴显鹤勒马回头，来到徐子陵旁。

宗湘花的战马仍在喷气跳跃，她却呆如木鸡的坐在马背上，神情悲怆。

徐子陵再叹一口气，道：“侍卫长请回去告知贵上……”

宗湘花厉叫道：“我跟你拚！”

策马朝两人冲去。

两人左右避开，宗湘花扑了个空，勒马回头悲呼道：“杀了我吧！为何不杀我！”

在风吹雨打的混战响声中，她的话音似近而远，如在噩梦中。

徐子陵从心底涌起对战争仇杀的厌倦，想起昨晚才同席举杯言笑，今天你却死我活的各不相让，苦笑道：“若贵上不是欲置我们于死地，大家怎会兵戎相见。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谈妥条件，我们可把小龙泉归还，小不忍则乱大谋，宗侍卫长回去吧！”

宗湘花默然片晌，目光转往阴显鹤，射出深刻的恨意，叫道：“好！好！”然后勒转马头，放蹄投进茫茫风雨去。

阴显鹤略一迟疑，向徐子陵打个招呼，朝她背影追去。

风雨逐渐平静，却意犹未尽，余威仍在似的代之为漫空飘飞的纤细雨粉，把整个海湾区笼上如霞如雾的薄纱，粉饰战场残酷的真相。

攻夺战来得突然，完结得迅速，留下遍地的死伤人马。

到一道阳光冲破云缝而下，照在四艘泊在岸旁的战利品上，天上乌云像帷幔被拉开般显露出后面蔚蓝的美丽天空，似是把刚才的狂暴完全冲刷净尽。

寇仲呆坐在码头一座系扎船缆的石趺上，陪徐子陵凝望睽违已久的大海洋，瞧着阳光再度君临眼前的天地。

他们终于得回八万张上等羊皮。

高丽船载的全是弓矢兵器和各式各样的守城工具。

拜紫亭真厉害，若这些东西落到他手上，配合盖苏文可能亲率的奇兵，确可令突厥的无敌雄师大吃一惊，甚或栽个大筋斗。

马吉船上厢房内装的是价值连城的金银珠宝，够普通人狂花十世子，正可作赔偿平遥商之用。

大半问题一下子给解决。

寇仲回头一瞥后方清理战场的室韦和车师战士，摇头苦笑道：“我对战争也开始厌倦哩！只恨别无选择，只好硬撑下去。”

徐子陵叹道：“你的硬撑似乎并不太硬，我甚至觉得你是有点不敢面对现实。”

寇仲双目露出沉思神色，缓缓道：“现实确非常残忍，令人不忍卒睹。我寇仲为王为寇，就要看能否守落洛阳守赢李小子。唉！他娘的为王为寇，偏老子正是姓寇，犯了名忌。

将来若我伏尸洛阳，你记得把我的骸骨问李小子要回来，葬在娘的山谷内，让我乖乖的为娘作伴。”

跋锋寒来到两人身后，闻言道：“即是如此，不若任得王世充那老狐狸自生自灭，少帅则全力夺取东都，那是你们的老家，怎都比李海通这外人占得地利的便宜。”

寇仲道：“若有选择，谁愿陪王世充一道路上路？只恨李阀与巴蜀各大小势力订有协议，若唐室能攻下洛阳，巴蜀就向李渊俯首称臣。那时李家不但得到巴蜀的铜铁粮食，还可利用长江大险，迅速动员攻打两岸敌人，加上老爹杜伏威在中流的支援，天下谁与争锋？所以洛阳是不容有失。”

跋锋寒尚是首次与闻此由师妃暄为李家争取回来关系重大的协议，默然半晌后叹道：“明知必败无疑，何不把少帅军解散，我们三兄弟并肩修行，啸傲天下，岂不快哉！”

寇仲双目神光迸射，哈哈笑道：“问题是战无常胜，世上没有必败这回事。正因事情的艰难，更激起我的斗志。我寇仲就押上小命去赌个轰轰烈烈的。”

接着目光投往马吉那艘被俘的大海船，沉声道：“明天不论颉利是否肯放过拜紫亭，我和陵少在此间的事情了结后，将从海路把羊皮先送往山海关，之后我兼程赶往洛阳，看看老天爷是否要我寇仲殉城陪葬。你老哥有甚么打算？”

跋锋寒目注海平线尽处，两眼射出坚定不移的神色，淡然自若道：“现在我唯一的目标，是要击败毕玄，我会予自己一年的时间击败毕玄的修行，洛阳该是一个理想的地方，不过我绝不会殉城的。”

寇仲大喜道：“有你老哥帮忙，将是另一回事，说不定……唉！你还是到别处修行吧！

我真不想拖累你。”

跋锋寒仰天笑道：“你没有拖累我，只是我不想放弃这千载难逢的机会，参与名慑天下的寇仲与所向无敌的李世民为洛阳展开生死攻防的决战而已！”

寇仲转向徐子陵道：“陵少行止如何？”

徐子陵苦笑道：“你想我怎样呢？”

寇仲正容道：“就算你要陪我到洛阳，我也绝不容许。假设我真能守住洛阳，令李世民吃一次真正的大败仗，你再来找我喝酒谈心好啦！”

徐子陵默然片晌，叹道：“真是别无选择吗？”

寇仲断然摇头道：“不是别无选择，而是我心甘情愿选择这条路，到现在更没法回头。

若唐室的太子是李世民而非李建成，我或会依你的意思，现在只能坚持我的选择。”

此时别勒古纳台等处理妥当，前来与三人进行战后会议，众人改以突厥话交谈。

不古纳台报告道：“俘虏共三百二十五人，其中二百五十四人是高丽王的武士和船夫，其他是粟末族的士兵和在船厂工作的粟末人，全给关在其中一座船厂内。”

寇仲大感头痛，若这三艘船是属于盖苏文的，该有多好。可惜事与愿违，与小师姨傅君媵旧怨未解，又添新仇。

别勒古纳台道：“拜紫亭的大军随时来攻，我已派出探哨。假如那情况出现，我们必须于现在决定，是死守还是乘船开溜？”

此处有一座石堡可供死守，只要能捱一个晚上，拜紫亭因顾忌突厥大军来犯，必会退兵。问题是他们能否捱到那一刻。

越克蓬道：“我们若要船开溜，须立即动程，否则若对方以战船堵塞出海口，我们将插翼难飞。”

众人目光不由往海港出口投去，左右山势伸展下，把海洋环抱而成深阔的港口，出海口宽约百丈，若敌人有十来艘战船，可轻易把海港封锁。

跋锋寒见寇仲沉吟不语，知他正大动脑筋，问道：“阴兄到那里去了？”

徐子陵见众人目光落自己身上，苦笑道：“他追赶宗湘花。”

跋锋寒不解道：“他和宗湘花究竟是甚么关系？”

徐子陵耸耸肩表示不知道。

寇仲终于说话，道：“若我们的目标只是向拜紫亭讨回被囚禁的人，最上之策莫如把船开走，再向他讨价还价。只是我们的目的不止于此，首先谁都不愿见粟末灭族，其次是蓬兄负有杀伏难陀以雪深仇的重任。所以我们绝不能弃守小龙泉，我有九成把握拜紫亭不敢来犯。各位看看小弟有否料错，颉利的实力比他强得多，仍有赫连堡之败，老拜是精通兵法的人，绝不会重蹈颉利的覆辙。”

别勒古纳台同意道：“少帅之言有理，换作我是拜紫亭，亦不敢犯险。我们怕拜紫亭，拜紫亭则怕突厥大军，变成互相牵制，大家均是动弹不得。”

跋锋寒头痛的道：“我是突厥人，比你们更明白颉利和突利的心态。他们既下战书着拜紫亭于明天太阳出前交出五采石，如不能达到这要求，只余血洗龙泉一途，否则他们在大草原上辛苦建立的威信将荡然无存。”

五采石正在美艳手上，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能否寻得美艳是一个问题，而能否从她手上取回五采石又是另一个问题。更何况拜紫亭若不肯屈服，他们尽管好心代拜紫亭交出五采石亦将是多此一举。

越克蓬叹道：“杀妖僧一事并非急在一时，可容后再作处理。”

寇仲捧头道：“谁能告诉我美艳和伏难陀的真正关系？”

当然没有人能给他答案。

徐子陵冷静的道：“这众多难题事实上互有关连，只要我们能令拜紫亭感到全无胜算，就只有屈服投降，甚至助我们去寻找美艳。”

不古纳台笑道：“我们扣起这两批弓矢兵器的补给，那到拜紫亭不投降认输。”

寇仲摇头道：“拜紫亭是天生的冒险者，没有补给虽能对他构成严重打击，却非致命。”

除非我们能攻陷卧龙别院，令拜紫亭变得孤立无援，他才肯乖乖听话，最理想当然是肯把伏难陀交出来，让蓬兄把他的首级带回吐鲁蕃去。”

徐子陵微笑道：“盖苏文深浅难测，我们对他的兵力更是一无所知，不过只要让拜紫亭晓得我们知道他有此奇兵，那盖苏文可能存在的军队将失去作用。”

别勒古纳台摇头道：“拜紫亭可通知盖苏文移师别处，仍能构成威胁。”

寇仲拍腿道：“有哩！”

众人均知他智计百出，目光都投在他身上。

寇仲长身而起，扫扫仍未乾透的衣服，道：“我要去和拜紫亭喝酒谈心，顺道见见杜与和许开山，谁陪我去？”

跋锋寒笑道：“不危险的事你不会去干，我和陵少陪你去见识一下如何？那是决定抓住小龙泉不放，对吗？”

寇仲点头道：“不但要死守小龙泉，还要把藏在别处的那批弓矢送到这里来，藏在石堡中，同时着人监视卧龙别院。我这条计又是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只要拜紫亭中计将盖苏文的伏兵移往别处，我们就成功啦。”

接着向徐子陵道：“谁人最适合为拜紫亭传话呢？”

徐子陵点头同意道：“大有可能是伏难陀，如杜兴没有说谎，伏难陀与盖苏文的关系该比拜紫亭更密切。”

越克蓬和客专两对眼睛同时明亮起来。

寇仲哈哈笑道：“我们还是首次手上的筹码比拜紫亭多。唉！希望平遥诸位大哥尚未离开龙泉。”

蹄声从西方迅快接近。

寇仲循声望去，一震道：“比拜紫亭更难应付的人来哩！我的娘！”

第六章 生死豪赌

在金正宗的陪伴下，傅君媵含怒而至，一副要找寇仲和徐子陵算账的样儿。

不过无论是嫣然浅笑，轻颦微锁，又或像这刻的鼓着腮儿，秀眉带煞，他们的小师姨仍是那么洋溢着她那种充满青春清新气息的美丽，仍是那那么动人可爱。

跋锋寒道：“我佩服金正宗。”

众人明白他的意思，跋锋寒佩服的是金正宗的胆量，要知寇仲一方高手如云，一言不合动起手来，吃亏的必是傅君媵一方无疑。傅君媵乃“奕剑大师”傅采林关门弟子，除非自问不怕傅采林寻晦气，否则绝不敢动她。

对金正宗却没有人会特别优待，只是被扣起来作人质，足令金正宗大不好受。

众战士知他们非是来动手作战，更见头子没有表示，任由他们长驱直入。

傅君媵隔远盯牢寇仲，策马领先驰至，娇叱道：“寇仲、徐子陵你们滚过来。”

跋锋寒是第二趟见到傅君媵，第一次在山海关只是惊鸿一瞥。一边细意欣赏她的容貌神态，边道：“不若交由我来应付她。”

寇仲摇头道：“你老哥绝受不了她的气，让我和陵少去吧！”

大步踏前，徐子陵苦笑随后。

傅君媵和金正宗跳下马来，前者戟指怒道：“你两个虽想设法砌词狡辩，但我早识破你们是寡情薄义的卑鄙之徒。实在太过份哩，竟敢杀我的人，抢我们的船。”

寇仲来到她身前一揖到地，当然暗里防她一手，恭敬道：“小师姨暂且息怒，我们没有杀半个小师姨的族人，也没有抢小师姨的船，只是封不动的留在原地吧！”

傅加媵怒不可遏的插腰叱道：“还敢唤我作小师姨？我奕剑门没有你这种不肖弟子，师尊绝不会放过你们。”

徐子陵移到寇仲旁，淡淡道：“傅姑娘请平心静气。我们今趟是情非得已，但下手很有分寸，贵族的人均安好无恙，请姑娘明察。”

傅君媵环目一扫，道：“他们在哪里？”

寇仲道：“他们在其中一座船厂中休息，只要你一句话，我们立即把人交还。”

金正宗插入道：“那三艘船和货又如何？”

寇仲苦笑道：“两位可知拜紫亭要杀我？”

傅君媵狠狠道：“活该！谁教你们做突厥人的走狗？”

对着成见已深的傅君媵，寇仲能作出甚么解释，转向金正宗道：“金兄知否拜紫亭以卑鄙手段扣押宋二公子的事？”

金正宗愕然道：“竟有此事？我们还以为宋公子和你们在一起。”

傅君媵沉声道：“胡说！拜紫亭怎敢如此胆大妄为？”

徐子陵心平气和的道：“说这种最易被拆穿的谎言于我们有甚么好处？”

寇仲心中有气，冷然道：“你们货已送到，且由拜紫亭的人亲手接收。我们只是从拜紫亭处拿走，与傅姑娘再没有关系。”

傅君媵杏目圆睁，怒视寇仲道：“你竟敢嚼舌头和我说这种搪塞的话？”

徐子陵打圆场道：“敢烦傅姑娘通知拜紫亭，只要肯把扣押的人全部释放，我们可把货物归还。”

寇仲哈哈笑道：“先送小师姨一个大礼。”

转向立在码头处的别勒古纳台等嚷道：“将客人全体请出来，让他们随傅姑娘回龙泉去！”

傅君媵飞身上马，怒容忽敛，笑吟吟道：“寇少帅啊！我们就走着瞧，你们欠我们的，终有一天我们会要你两人本利归还。”

抽疆向金正宗喝道：“我们回高丽去。既不要管他们在这里的事，也不须再为拜紫亭这种人操心。”

夹马就去。

金正宗登马追去，挥手扬声道：“少帅若真有放人诚意，让他们自行乘船回国吧！”

两人转瞬去远。

寇仲向徐子陵无奈叹道：“你看到吧！与师公的仇结定哩！”

徐子陵苦笑道：“惟有瞧老天爷如何安排。”

跋锋寒来到两人旁，目光追着变成两个小点的傅君媵和金正宗，笑道：“如何能在奕剑大师的剑下保持不胜不败，恐怕要比击败他更困难，这会对两位的最大考验。”

别勒古纳台道：“那些俘虏如何处置？”

寇仲道：“将高丽人和粟末人分开处理。高丽来的让他们挤在一条船回国，横竖开罪奕剑大师，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借他们两条船来运载羊皮。粟末族的则任由他们回龙泉去，这样一来，拜紫亭对我们的动向更难揣测。”

不古纳台大声应道：“领命！”

寇仲哑然失笑道：“你这小子也来耍我，大家兄弟嘛！”寇仲、跋锋寒和徐子陵在龙泉西南一座密林边缘勒马停下，他们故意绕一个大圈，避开龙泉军的哨探。

龙泉城南门外的著名“灯塔”仍是高耸入云，在这午后雨过天晴的时份，灯塔散发着懒洋洋的味儿。

徐子陵道：“昨晚我就是在这里遇上烈瑕和可能是‘毒水’韦娜娅的女子。”

两人听过他昨晚的经历，跋锋寒微笑道：“烈瑕是我的，两位勿要和小弟争。”

寇仲目注再没有商旅离开的南门，道：“恐怕你要得可达志同意才行。际此兵荒马乱之际，以他的为人作风，绝不放过烈瑕。”

徐子陵道：“拜紫亭确是个人物，吃了小龙泉这么大的亏，仍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

寇仲欣然道：“到俘虏集体被放回来，纸将包不住火，会狠狠打击和动摇龙泉城军民信心。”

跋锋寒笑道：“原来你的释俘有此妙用，不负少帅的智名。”

徐子陵道：“少帅状态如何？”

寇仲昂然道：“当然是状态大勇，昨晚六刀劈杀深末桓后，我的信心全恢复过来，比受伤前更厉害，陵少怎样？”

徐子陵活动一下左手，微笑道：“不知师仙子在我身上做过甚么手脚，内外伤痊愈至八八九九的程度，刚才策马而来，乘机调息，现在该可应付任何场面。”

寇仲翻下千里梦的马背，大笑道：“那就让我们三兄弟硬闯龙泉，看拜紫亭敢拿我们玩甚么花样。今早给他差点赶尽杀绝那口气憋得我太难受哩。”

三人并排往城门口走去，登时令守城的将领大为紧张，城墙箭楼上的守军弯弓搭箭瞄准三人，城门拥出过百战士，领头的粟末将士大喝道：“止步！”

寇仲隔远喝道：“给我去通知拜紫亭，我要面对面和他谈一宗交易。”

守将不敢怠慢，吩咐手下回城飞报拜紫亭。

三人移往远处道旁一处草坡悠然坐下休息，养精蓄锐以应付任何可能出现的危险。

跋锋寒闲聊道：“子陵尚未说出龙泉事了后会到那里去？”

徐子陵道：“我或到巴蜀打个转，完成尚秀芳托我把天竺箫送到石青璇手上的任务。”

寇仲向跋锋寒打个暧昧的眼色，眉开眼笑的道：“看来以后我们若要探望陵少，只有到幽林小谷去。”

徐子陵没好气晒道：“少点胡思乱想吧！”

寇仲哈哈大笑，又问道：“你刚才说我不敢面对现实，意何所指？”

徐子陵晒然耸肩道：“没有甚么，只是指你硬要陪我去探大小姐，而不去好好训练和领导正在彭梁的少帅军，故感到你是不敢面对现实，一副拖得一时就一時的逃避心态。”

寇仲叫冤道：“我只是不这么快和你分手，况且我此行得益良多，不但学晓看天色，更得传人马如一之术，又领教到塞外骑射战的厉害，可说是满载而归。”

跋锋寒道：“你最大的收获，照我看并非这些东西，而是在大草原建立的人脉关系，就以古纳台兄弟为例，他们均是桀骜不驯之辈，若非你能令他们心折，他们岂肯全力助你。”

寇仲微笑道：“是我先当他们是兄弟，又拚死为他们干掉深末桓，他们感动下当然支持我。唉！我总觉得别勒古纳台这人颇具野心，城府深沉，不像他的弟弟不古纳台般率直坦白。”

跋锋寒晒道：“能成一族之主，不但讲手段更讲性格修养。突利又如何？我们为他打生打死，转个头便去和颉利讲和修好，事前有征询过我们的意见吗？我跋锋寒以后再不当他是兄弟！”

寇仲愕然道：“我明白你的感受，但反应却没你老哥般强烈。我会设身处地的为他设想，他不能只因考虑个人的问题，而置庞大族人的利益不顾，

对吗！”

跋锋寒微笑道：“你是绝不会明白我真正的感受，因为你没有我的经历。况且你曾和突利同生共死，跟他的感情比我和他深厚得多，所以会设法为他开脱。但我和你是不同的，我和突利分属两个敌对的阶层，他有的是权，我有的只是一把想偷天的剑。兄弟！勿说我没有警告在先，终有一天突利和颉利会联袂挥军南下，你们最好做妥准备。”

寇仲苦笑道：“陵少你怎么看？”

徐子陵叹道：“一天毕玄未死，这可能性一天存在。”

跋锋寒双目神光大盛，低声吟道：“毕玄！”

寇仲不想因辩论而加深跋锋寒对突利的不满，岔开道：“陵少不是说过须远离中土，以免听到于我的任何消息，否则会忍不住来救我？”

徐子陵想起石之轩，苦笑不语。

密集的蹄音从城门外深处隐隐传至，寇仲朝城门外瞧去，淡淡道：“伏难陀是我的，你们不要和我争。”

跋锋寒哈哈大笑，借用他的话道：“我明白你的感受。”

蹄声倏止。

三人相顾愕然，只见素别从城门外驰出，来到三人近处勒下马，从容道：“大王恭请三位入城见面。”

寇仲等想不到拜紫亭有此一着，城内见和城外见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若他们不敢入城见拜紫亭，在气势上怎都矮去一截。

寇仲哈哈笑道：“大王真好客。”

向跋锋寒和徐子陵各瞥一眼，跋锋寒微一颌首，徐子陵则耸肩表示不在乎，他一拍背上并中月长身而起道：“我还有件羊皮外袍留在城内修补，想不入城也不行。”

南城门外虽是守卫森严，城楼城墙站满粟末兵，可是城内的气氛并不紧张，除了巡军增多外，仍有疏落的行人点缀广阔的朱雀大街，部份店铺照常营业。可见直到此刻，拜紫亭仍是信心十足，与这样心态的人交手谈判肯定非是容易的事。

假若城内千军万马的迎接他们，他们的心反会安定和更有把握些。

客素别领他们穿过深长的城门外拱道，来到最接近门一食店门外，恭敬的道：“大王在里面恭候三位大驾。”

寇仲打趣道：“大人是否忙着去领兵来把我们重重包围，所以无暇陪我们进去？”

客素别乾咳一声，尴尬道：“少师真爱说笑。”接着压低声音道：“受君之禄，担君之忧，希望少帅明白下官的处境。”

徐子陵心中一动，问道：“客大人官居何职？”

客素别微一错愕，答道：“下官的职位是右丞相。”

寇仲动容道：“那是很大的官儿。”

三人均知不宜与客素别多说下去，举步入。

食店内堂宽敞，摆下近二十张大圆桌，拜紫亭居于正中的一张，神色平静的瞧着三人进来。

“天竺狂僧”伏难陀坐在他右方，仍是那副高深莫测的神态；宫奇居左，恰是三个人对三个人，再没有其他人。

桌上摆放六个酒 和一 响水稻米酒。

拜紫亭倏地起立，呵呵笑道：“少帅艺高胆大。果是名不虚传，佩服佩服，请坐！”

边说边亲自为六只空气斟酒。

寇仲三昂然坐下，到香气四溢的美酒注满六只 子，拜紫亭坐下举 敬酒道：“与跋兄尚是初次碰面，这一 就为跋兄将来击败毕玄而喝的。”

六人举 对饮，若有不明白真相的人看到这情景，会以为是老朋友叙旧喝酒。

寇仲拭去棱角酒渍，目光先落到宫奇脸上，微微一笑后转往伏难陀，欣然道：“国师的‘梵我不二’确令小弟大开眼界，可惜昨晚本人身体状况欠佳，未能尽兴，哈！”

伏难陀从容一笑道：“难得少帅这么有兴致，希望本人不会令少帅失望。”

拜紫亭放下酒 ，淡淡道：“少帅请开出条件。”

寇仲仰天笑道：“好！大王终有谈交易兴趣。不过我可先要问大王一句话，大王对突厥狼军之战，现在尚有多少把握？”

拜紫亭神态自若的道：“未到两军交锋，谁能逆料胜败，我们早知小龙泉无险可守，故小龙泉的得失并不放在我们心上。至于损失的补给，只是不能锦上添花，并不能对我们做成关系成败的打击。自三年前本王矢志立国，我们一直为今仗作出准备，否则我拜紫亭今天只能千方百计把五采石讨来，跪献颀利的牙帐前。”

这番话说得豪气冲天，一副不怕任何威胁的模样，确是谈判高手的气魄风度。

宫奇插入道：“少帅手上有货，我们手上有入，以货易人，乾脆俐落，大家可免去不必要麻烦。”

寇仲像听不到宫奇的话般，向拜紫亭微笑道：“大王的所谓三年备战，是否包括纵容狼盗抢掠敛财，对各地商旅巧取豪夺，勒索敲诈？”

拜紫亭双目杀机大盛，次然道：“少帅要知口舌招尤之忌。我拜紫亭既敢不把突厥放在眼内，早存宁为玉碎，不作瓦全之心。”

“砰”！

跋锋寒一掌拍在台上，六只 子同时似被狂摔地面般破裂粉碎，酒瓶却神奇地完好无事，仰天长笑道：“好豪气，我跋锋寒最欢喜的就是像你老哥般的硬汉子。大王对小龙泉失守不放在心上，只不知对卧龙别院若亦不保有何感受？”

拜紫亭三人同时瞳孔收窄，脸色微变。

寇仲等心中叫好，跋锋寒突如其来的一着，先显示经“换日大法”改造后更上一层楼的精纯内功，震慑对方，再揭破对方致命的弱点，命中对方要害。

寇仲微笑道：“小弟有个很有趣的提议。”

拜紫亭愕然往他望来，沉声道：“说吧！”

寇仲双目精芒大盛，凝望伏难陀，语调却是平和冷静，柔声道：“不若我们豪赌一 ，请大王赐准小弟与贵国国师作一场生死决战，若死的是我寇仲，我的兄弟绝不会纠缠下去，立即以货易人，且额外加送小龙泉。败的若是国师，除以货换人外，还要赔出平遥商那笔欠账，大王意下如何？”

第七章 决战魔僧

跋锋寒心中叫绝，若要杀死伏难陀，确没有比这着更精采。早先寇仲虽有把伏难陀诱往卧龙别院之策，一来完全被动，二来纵使对方中计，以伏难陀天竺魔功的变化无穷，在旷野之地，只要一个不好，让他逃进树林，谁有把握拦截他。

但目下只要拜紫亭点头，伏难陀将不得不起而应战，至死方休，当然比任何其他计策更高明、更稳妥。

徐子陵却是大吃一惊，除寇仲外，没有人比他更清楚伏难陀可怕的实力，虽说经一晚半天的调息，他和寇仲在长生气神迹般的功效下内伤外伤已告复原，但失去的血却仍需一段时间补充。际此重伤初愈之时，与伏难陀进行决战，这个险冒得太大。

寇仲从小时候开始就是个爱冒险的人，自昨晨受伤后的种种挫折，令他憋下满肚冤屈不忿之气，现在见到拜紫亭和伏难陀，再忍不住爆发出来。加上时间无多，只有杀死伏难陀，才可令拜紫亭和龙泉军失去信心，使他踏出完成对尚秀芳所许诺言的最关键性的一步，更可以让越克蓬快意地回国交差。

他不是不晓得伏难陀的厉害，但这个险却不能不冒。

伏难陀闻言仰天长笑，接着肃容道：“大王请赐准此战。”

拜紫亭目光闪闪的打量寇仲，显是龙心大动，点头道：“少帅确是胆色过人，不把生死放在眼内。好吧！此战就在外面大街进行，不过何用分出生死，只要胜败分明，我们依约定交易。少帅请！”

在拜紫亭指示下，城兵把这一截的朱雀大街两端封锁，在禁止进入的范围内所有店铺立即关门。

守南门的士兵哄动起来，城上城下挤得水 不通，争看这场有关龙泉存亡的大战。

一方是粟末人的精神导师，来自天竺精通瑜伽术的玄门大师，人称“天竺狂僧”的伏难陀。

一边是来自中土，名震中外，连颡利和毕玄亦不放在眼内的“少帅”寇仲。

寇仲立在街心，神态轻松的向仍伴在左右的徐子陵和跋锋寒道：“不用担心，照我看他仍未从昨晚一战回复过来。”

徐子陵苦笑道：“我的大爷，别忘记‘换日大法’正是从天竺来的，人家疗伤的方法会比你差吗？”

跋锋寒冷哼道：“子陵说得虽然对，因为瑜伽追求的正是超越人体的极限，所以这狂僧的体质肯定异乎常人，既不易受伤，纵受伤又比人快复原。不过管他内伤是否痊愈，昨晚他在十拿九稳下仍奈何不了你们，而寇仲这么快敢向他单挑独斗，对他的信心肯定会有重大打击，少帅只要把握此点，将可把他的魔心制住，大有机会胜此一仗。”

寇仲凝望正陪伏难陀步往对面街心的拜紫亭，微笑道：“这叫英雄所见

略同，要杀伏难陀，此实千载一时之机。”

忽然念颂道：“精者身之本，两精相搏谓之神，随神往来谓之魂，并精出入谓之魄，心之所倚谓之意，意之所存谓之道。天人交感，阴阳应象。”

两人听得动容。

寇仲微笑道：“这是宁道奇那趟出手教训小弟临走时说的，小弟一直一知半解，似明非明。到昨晚伏难陀击倒陵少，想取他性命时，我忽然明白了，来个他娘的天人交感，阴阳应象，成功使出井中八法最后一式‘方圆’，刀法至此真臻大成之境。因而昨晚才能有负伤斩杀深未桓的壮举。他奶奶的态，想起小陵差点给他宰掉，老子就绝不肯放过他。”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少时寇仲比他长得粗壮，每逢徐子陵被人欺负，寇仲必挺身而出，就算明知敌不过对方，亦绝不退缩。现在只不过是历史重演。

宗湘花此时和一群将领飞驰而至，显是闻风赶来观战，益发令人感到此战的重要。

拜紫亭踏前三步，朗声道：“少帅是否准备妥当？”

寇仲哈哈笑道：“随时可以动手。”

又低声向徐子陵和跋锋寒道：“我绝不会比伏难陀先死的，放心！”

两人退往一方。

拜紫亭再走前五步，来到两人对峙中间的位置，稍作横移，到可同时看到双方的位置，环目一扫，大喝道：“开始！”再往后退，至行人道才止。与另一边的徐子陵和跋锋寒遥遥相对。

决战的大街一端是挤满南门城楼上下以百计的粟末兵，一端是宗湘花、宫奇等十多名将领，决战者左右两边行人道上分别是拜紫亭和徐跋两人，人人默不作声，气氛沉凝紧张。

伏难陀仍是那袭招牌式的橙黄色宽袍，两手隐藏袖内，神色从容自然，傲立如山如岳，虽没有摆出任何迎战的架式势子，可是不露丝毫破绽，就像与天地浑成一体，超越人天的限制。

跋锋寒尚是初次感受到“梵我如一”的境界，首次担心起来，低声道：“这家伙的信心似乎没受影响。”

徐子陵叹道：“此仗将是寇仲出道以来最艰苦的一战。”

寇仲先把双目睁得滚圆，神光电射的凝望对手，接着把眼睛眯成只剩一线隙缝，就像天上浮云忽然遮去阳光，变化神奇之极，也令目睹此景的宗湘花等一众将领生出震撼的感觉。

同一时间寇仲脊挺肩张，上身微往前俯，登时生出一股凛冽的气势，越过近三丈的空间，朝神秘莫测的伏难陀迫涌过去，伏难陀的橙色长袍立即应劲拂动，使人晓得他正在承担寇仲气劲惊人的压力。

高手相争，不用刀来剑往，足使人看得透不过气来，更猜不到下着如何，谁会先出手。

场中最了解寇仲的徐子陵和跋锋寒均有点意料不到寇仲的武功进步到如斯境界。因为他发出的气劲并非只是一股真气，而是如有实质的一堵气墙，处处平均，可令对手难以避重就轻的化解进击。比之以前的他当然更为高明。

天人交感，阴阳应象。

寇仲先是脸罩寒霜，接着颜容放松，嘴角逸出一丝笑意，淡淡道：“大师可以开始说法哩！”

“锵”！

井中月离背而出，遥指对手。

一柱圆浑的刀气，从刀尖以螺旋的奇异方式江河暴涨地狂涌而出，往伏难陀攻去。

气墙为方，刀劲为圆，竟是隔三丈的距离发出井中八法中最后一式“方圆”。刀法至此，确已臻天人合人的至境。

方为阳，圆为阴；阴为方，阳为圆。阴阳应象，天人合人，再不可分。

跋锋寒和徐子陵交换个眼色，都看出对方心里的惊异。

寇仲摆明是一出手就是雷霆万钧之势，务于数刀内与伏难陀分出胜负，免去应付伏难陀出人意表，层出不穷的天竺瑜伽奇术。

伏难陀再难保持他与天地浑成一体的梵我不二，左右袍袖环抱拱起，抵挡寇仲的方圆奇招。

“蓬”！

两气相交，响彻全场。

伏难陀再非无懈可击。

拜紫亭那想得到寇仲厉害至此，脸容立即阴沉下去。

寇仲被伏难陀的反击震得上身往后微晃，大笑道：“生死之道非是沉迷，而是超越和忘记，我有说错吗？请国师指点。”

伏难陀冷哼一声，往前踏步，左袍袖看似随意的画出一个方整的圆，枯黑的右手从袍袖探出，朝寇仲遥抓过去，道：“没有沉迷何来超脱？少帅勿要思路不清。”

寇仲心神晋入井中月的通明境界，感到伏难陀看似随意的挥圈子，事实上却把自己的气墙卸往一旁，还带得他生出横跌的倾向，厉害非常。而遥施攻来的一抓，五指分别发出劲气，将自己紧裹其中，只要他一个应付不好，对方的会接踵而至，杀他一个措手不及，至死方休。

寇仲却是不惊反喜，他和徐子陵昨天的负伤迎敌，死里求生，实是修行上无比珍贵的经历，在生死的威胁下，迫得他们穷智竭力，把潜能释放出来，与敌周旋。例如在察敌一项上，以前他寇仲虽非粗心大意，但总不及负伤时专心细意。

因为既没有筹码犯错，更没有补救的能力。故每一着进攻退守，必须达至百分百的精准。现在伤势大致痊愈，但这些从负伤迎敌时身体力行领悟回来的妙谛，已成为他的一部份。

寇仲长啸一声，身子旋转起来，井中月与他合而为一，再分不清人在那里，刀在那里，往“天竺狂僧”伏难陀旋转过去。

拜紫亭、宗湘花、宫奇、客素别等和一众将领士兵，因深悉伏难陀的本领，所以纵使寇仲名气如何大，在两人交手前对伏难陀仍是信心十足，从没有想过伏难陀会有输的可能性。

可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寇仲的刀法有如天马行空，燕翔鱼落，打开始就抢在主动，终于令他们要为伏难陀担心起来。

龙泉军的信心有大半是建立在伏难陀身上，若他落败身亡，那到拜紫亭等不担心。

徐子陵和跋锋寒却是叹为观止。想不到寇仲能以遥距式的方圆，破去伏难陀本是无隙可寻的梵我如一，否则寇仲将陷攻无可攻的劣境。而随着施

展这招的攻势更是凌厉，人旋刀转，轻轻松松的从对方的卸劲脱身出来，又化解抓劲，兼仍保持主攻之势。

当寇仲旋至适当距离，井中月可从任何角度劈出，岂是易挡。

在双方观战者看得紧张刺激之际，寇仲龙卷风般旋进离伏难陀一丈内可随时出刀的危险范围。

伏难陀一眨不眨的注视着寇仲的接近，他是场内看破寇仲这招真正厉害处的寥寥可数几人之一。寇仲看似全速旋转，事实上每一下转身和旋进的速度均有轻微差异，身法巧妙至此，已达神乎其技的至境。

伏难陀冷笑一声，往横移开，两手收入袍袖内，袍袖倏地鼓张，然后塌缩，就像青蛙的腮子，忽涨忽缩的往攻来的寇仲拂去。

两人迅速接近。

眼看寇仲要朝伏难陀一刀劈出，忽然刀锋竟变成刀柄，先重重敲中伏难陀拂来的右手鼓涨的袍袖处，发出“蓬”一声的劲气交击爆响。接着拖刀画向伏难陀连珠攻来，袍袖塌缩贴手的左掌处，发出另一声激响。

寇仲哈哈大笑道：“国师的瑜伽术到那里去哩？”

正要错身而过时，伏难陀下半身仍保持前冲之势，上身却像违背下身般出乎任何人意料之外的向后拗曲，把本无可能的事变成可能，两手从袖内探出，一取寇仲左颊，另一疾扫寇仲后背，既诡异莫名，又阴损至极点。

龙泉将士终爆起震天的采声。

寇仲早领教过他能人所不能的瑜伽奇术，仍有余暇叫道：“国师中计哩！”

猛换一口真气，改移远为移近，由左旋变成往右旋，反方向移回来，井中月贴身施展，一时刀光四射，像黄蛇般绕体缠动，整个人给紧裹在精芒耀目的刀光中，看得人人惊心动魄，又不得不佩服寇仲出人意表的身法，令人折服的胆色。

天地间除去徐子陵外，恐怕只有寇仲能以转换真气的奇功去应付伏难陀的天竺瑜伽法。

伏难陀尚是首次领教到在刹那间改变真气运动方向的绝技，感到寇仲只是借位置的转换，不但避重就轻的使自己的杀着变得搔不着痒处，若给他“嵌入”自己因尽力进攻而露出的空门，后果实不堪想像。大喝一声，上身回拗，变回身体正常的部位，随着双脚疾往旁飘，力图远避开去。

主动真正落到寇仲手上。

寇仲出奇地没有乘胜追击，旋止立定，井中月指退开的伏难陀，体内真气积蓄凝聚，逐渐推上巅峰状态。

徐子陵和跋锋寒心中叫绝，要知纯以功力论，寇仲仍逊伏难陀一筹。论修养，伏难陀的梵我不二更可将寇仲抛离。最糟是比到招式变化，伏难陀的瑜伽奇术比之寇仲的井中月更难防难挡。在这种种不利的情况下，寇仲凭的是以奇制奇，以高明的战略争胜。

有如两军对垒，对方虽在兵员的质素和数目上占尽优势，却因遇上高明的战略而把双方的差异扯平。

寇仲先以井中八法最后一式“方圆”远距施展，迫伏难陀反击，在近距交锋时再凭体内真气迅换令伏难陀要变招退避。

但假若他乘势追击，谁能料到精通瑜伽术的伏难陀会以甚么诡异的手法反扑。所以寇仲遂以不变应万变，任由对方退开，自己则全力部署下一波

的攻势，在我长彼消下，以最佳的状态硬撼处于被动的伏难陀，拉近双方在功力上的差距。

他的刀气遥锁伏难陀，对方停下的一刻，就要面对他气势蓄至最盛的一刀。

观战者无不生难以呼吸的紧张，全神静待战事的发展。

伏难陀蓦地立定，铁钉般钉紧离寇仲三丈许远处，人人均以为寇仲要发刀之际，他竟像狂风拂吹下的小草般，左右狂摇摆动。最骇人的是他的身体变得像草原上的长草般柔软，摆动出只有长草才能做出迎风摇舞的姿态来。

寇仲积蓄至极限的一刀，在对上如此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守式下，竟是无法施展，因为他根本不知该攻何处，刀落何点。

拜紫亭首先带头轰然叫好，惹起他的一方震天喝采声。

徐子陵和跋锋寒也看得目瞪口呆。

这才是伏难陀的真功夫，瑜伽术的极致，自然之法的制敌奇招。令人攻无可攻，更不知何所守。

寇仲立时陷进决战开始后最大的危机，倘判断稍为失误，会惹来伏难陀排山倒海似的反攻。

寇仲生出失去伏难陀的感觉。

这天竺来的武学大师仍是活勾勾站在眼前，可是他已与梵天合一。

幸而寇仲心神仍是澄明空澈，不着一丝杂念，心知止而神欲行，哈哈一笑，踏前一步，一刀劈在空处，正是井中八法的棋奕。

积聚至顶峰的气劲，从刀锋山洪暴发般出，形成一波又一波的气劲，如裂岸的惊涛般铺天盖地往这可怕的敌手涌去。

伏难陀摆动得更急更快，就像风暴中不堪吹残的小草。

可是甚狂摇乱摆的动作再非无迹可寻，在刀气的波卷下，寇仲的刀像长出可透视他虚实的无差法眼，循着某一超乎平常感官的直觉，自然而然的往伏难陀攻去。

骤见寇仲狂喝一声，腾身飞掠，往伏难陀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击。

第八章 兵法入刀

拜紫亭一方人人看得大惑难解，皆因若依寇仲现时扑击的方向，攻击点只能是伏难陀左方三尺许空处，而观寇仲一往无前的前掠之势，绝无可能在中途变招或改方向的。

伏难陀终于立定，全神贯注于寇仲的来势上，他和其他旁观者的分别，是看不破就要吃亏。高手对阵，最怕的是摸不清对手虚实。从天竺到中土，一直以来凭着他令人难测虚实的心法“梵我不二”横行无制，岂知遇上诡变百出的寇仲，以彼之道还治其身，竟成功的令他失去对手的掌握，并使他既能惑敌又擅测敌的无上心法，终被打开隙缝，露出破绽。

伏难陀首次生出不知如何是好的不安感觉，只好严阵以待，看寇仲有

甚么花样。

三丈距离，转瞬减半。

寇仲凌空换气，施展从云帅领悟回来的回飞之术，刀随人走，在空中画出一道美丽的弧线，往伏难陀击疾砍，带起的劲风凝而不散，有增无减，将对手锁紧锁死。

人人鸦雀无声，拜紫亭等无不露出惊惧神色，天地间竟有如此神奇的身法和凌厉的刀招？

寇仲尚是第一趟以回飞身法使出井中八法里的“击奇”，且在气势积蓄至顶峰之际施展，确有三军辟易，无可抗御的威胁。

身当其锋的伏难陀终捉摸到寇仲的刀势，竟是直冲自己而来，非是行险使诈，但已迟了一线，就算能勉力挡格，在我消彼长下，吃亏自是必然，且接着来的刀招会更是难挡。

际此刀锋眨眼攻及的一刻，伏难陀全身骨节“辟卜”连响，就像烧爆竹的紧凑响声，接着整个人往后变折，变成个“人圈”似的物体，并往后迅速滚开去。

如此怪招，包括寇仲在内，没有人想过可以在对仗时发生。

但寇仲的廿中月已是箭从弦发，在气机牵引下，倏地加速，以肉眼也要看得疑幻疑真的惊人高速，迅速追上伏难陀的人圈。

“当”！

寇仲眼看刺中伏难陀，却给伏难陀从人圈里一脚踢出，足尖点在井中月锋尖上，一股强大无匹的力量透刀而入，震得寇仲攻势全消，血气翻腾，剧震退开。

伏难陀则由人圈变成直挺挺的贴地平飞，到三丈远外再以一个美妙的动作重新立稳，黑脸抹过一阵煞白后恢复正常，双目魔光大盛，牢盯寇仲。

众人看到大气不敢呼出一口。

拜紫亭首次后悔批准此战，本以为是可光明正大杀死寇仲的良机，借此立威振军心，岂知寇仲的厉害大出他意料之外，伏难陀竟吃亏受伤。

不过他眼力高明，看出伏难陀是拚着被刀气损伤，务要扯平寇仲占得的上风和优势，否则如此下去伏难陀必败无疑。

寇仲横刀而立，哈哈笑道：“国师现在面对死亡，不知对生死之道有甚么新的体会，何不说来听听，让我们分享国师的心得。”

这番话在此时说来，充满嘲讽的意味。

在旁观战的跋锋寒凑到徐子陵耳旁道：“老伏动气哩！再不能保持他奶奶的甚么梵我如一。”

伏难陀露出一丝满盈杀机的笑意，令人觉得这才是他真实的一面，摇头道：“年青人切忌自满，因为死可变生，生可变死，生死本是无常，胜败亦是无常，战无常胜。少帅若有甚么遗言，最好现在交待清楚。”

寇仲然笑道：“我有一大筐的遗言，却无须在今天说，因为你的底给我摸得一清二楚，尚未有杀我的资格。哈，国师好像不把大王的指示放在心上，大王说过只要分出胜败便成，国师你老人家刚才却说要我之命，把大王之话当作耳边风，真古怪。”

伏难陀闻言微一错愕，同时醒悟到自己因动真怒至不能保持梵我如一的心境，但已迟了一步。

寇仲看似谈笑风生，事实上正不断寻找进攻的良机和对手的破绽，伏

难陀被他的话命中要害，心神稍分，他立时生出感应，岂肯错过，喝道：“先胜而后求战，故我专而敌分，因敌而制胜。国师已痛失一着，还甚么要我留下遗言？”

挥刀疾劈。

他朗诵的是旷古绝今的天下第一兵法大家孙武的论据，虽是东拉一句，西扯一句，合起来刚好是对伏难陀目下处境最精确的写照。伏难陀虽明知是蓄意分他心神的话，可是字字属实，仍不能不受影响，难以回复状态。

拜紫亭终于色变，寇仲此子能纵横中外，不但因其盖世的刀法，更因他高明的才智见识。孙子兵法十三篇只五千九百余字，但却博大精深，内容精采，寇仲随意撷取，恰到好处。可知他把十三篇参透通明，智珠在握，还将之融入刀法内。

井中月在空中画出一道令人难以形容的玄奥线路，似是平平无奇，又似千变万化。脚下只像轻描淡写的踏出两三步，遍是缩地成寸的越过近两丈的远距离，那种距离的错觉，配合他玄奥的刀法，无论身受者和旁观诸人，均感到他此刀妙若天成，有令天地变色的骇人威势。

跋锋寒暴喝道：“好！”

他的喝叫含劲吐出，若平地起轰雷，听得人人心神悸动，亦令敌方联想起他和徐子陵乃与寇仲同等级数的威猛人物，而跋锋寒更是连毕玄也杀他不死的高手，登时更增添寇仲本已威霸天下此一刀的气势。

善出奇者，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营而离之，并而击之。虽仍是井中八法的击奇，刚才是配以回飞之术，现在则是趁“营而离之”成功情况下，以雷霆万钧之势直取敌人。至此可知“天刀”宋缺对寇仲影响之大。若非有宋缺亲自指点，现身说法，寇仲绝创不出此能令天地变色、鬼哭神号的井中八法，但仍要经历无数生死血战，单打群斗，于死亡边沿挣扎求生，他的刀法始能臻达如此鬼神莫测的境界。

伏难陀终属大师级数，际此生死关头，倏地收摄心神，身体在窄小的空间变幻出无数虚虚实实的位置，右手中指伸出，似要点出又非点出，其虚实难测处，看看也教人目眩，只要寇仲一下错失，摸不清他的虚实，所占上风将要尽付流水，拱手让人。

高手交锋，正在此一着半着之争。

攻得好，守得更好。

拜紫亭等喜出望外下，齐声喝采。

刚为寇仲打气的跋锋寒、徐子陵，也禁不住佩服伏难陀此一守式的高明，寇仲井中八法中的击奇，最厉害处是迫敌硬撼火并，若要破此一招，唯一之法就是不与他硬撼。在这情况下，必须先令寇仲攻无可攻，被迫中途放弃变招，那寇仲的气势将惨受重挫，伏难陀此守式正含此妙用，虚实难测，使寇仲找不到刀锋应落的一点。

两人心中叫糟时，寇仲竟然冲势全消，凝然倏止，傲然停步于离伏难陀一丈近处，击奇化作不攻。

似攻非攻，似守非守。

那由动转化为极静的感觉，充满戏剧性的震撼力。

两方人众登时寂然无声，更大幅加强这种奇异的感觉。

井中月遥指伏难陀，发出凜然迫人的刀气，笼罩对手。

伏难陀瞳孔收缩，射出集中强烈的魔芒，显然是他比其他人更受到震

撼冲击，心神被夺，再不能保持与梵天的联系。

他再不保持守势，在把握不到寇人招势的变化下，怵皇进攻。

跋锋寒和徐子陵均看得目眩神迷，想不到寇仲的击奇和不攻竟可倒转来使，因为以前他总是先不攻后击奇。

不攻正是要强迫对手由守变攻，或由攻变守，把战局扭转过来。

一着之差，寇仲再度把伏难陀迫往下风，不予他任何机会。

无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攻。

拜紫亭、宗湘花等眼力较高明者，均现出吃惊的神色。

伏难陀腾空而起，飞临寇仲上方，两手两脚像身体骨骼失去正常的连系般，水银泻地无隙不入的往下面的寇仲狂攻猛打，凌厉至极点，等若有四伴兵器同时齐心合力的强攻寇仲。

寇仲哈哈笑道：“国师的梵我不二到那里去啦？是否给对死亡的恐惧吓走了？”

井中月黄芒暴张，刀势舒展，以迅雷疾电的速度往上砍劈，似是随意施展，又像有意而为，大巧若拙，似朴实巧，那种有意无意之间的潇洒自如，就像长风在大草原上拂卷回荡，刀光疾闪的迎上敌手狂风暴雨般的激烈攻势，正是“非必取不出众，非全胜不交兵，缘是万举万当，一战而定”，井中八法中第六法的战定。和以往不同的是每一刀均深合宋缺天刀刀法之旨，刀势去留无迹，总在着意与不着意之间，又如宁道奇的法度，阴阳应象，天人交感。

井中月与伏难陀手脚对上，发出劲气交击的声音，连珠爆发的密集响起。

伏难陀把瑜伽术发挥到极致，在空中起伏升压，从上而下对寇仲强攻重击，偏是寇仲上则刀光幻闪，下则脚踩奇步，每一移位均能避重就轻，闪虚击实，应付自如。

不知就里的龙泉军尚以为伏难陀抢得上风主动，忙为伏难陀打气喝采，叫得震天价响，更惹得城民赶来围观。

跋锋寒低声道：“老伏已是强弩之末，绝捱不了多久，开始时我尚为寇仲有少许担心呢！”

徐子陵点头同意，伏难陀展开凌空下击的攻势，摆明在迫寇仲硬碰硬，希望凭着较寇仲深厚的功力和瑜伽术能人所不能的层出不穷奇招，一举将寇仲摧毁。

岂知寇仲的井中月已到随心所欲的境界，看似漫不经意，事实上或卸或黏，或虚或实，一时硬砍狂扫，一时避重就轻，有惊无险的挡过伏难陀气势如虹的强攻，凭脚踏实地之利渐进式的操控着凌空扑击的伏难陀，消耗他的真元体力，令伏难陀的内伤加深加重。

寇仲大喝一声，把为伏难陀喝采的声音全部盖过，诵道：“用兵之法，以谋为本，是以欲谋疏阵，先谋地利；欲谋胜敌，先谋固己。国师尝尝老子这招用谋如何？”

拜紫亭一方上上下下，都听得心惊肉跳，寇仲的井中八法玄奥精奇，又与中土军事家的理论结合，将千军万马决胜于沙场的兵法，融浑入刀法之中，本来已具有秘不可测参透天地的至境。此时见他再事先张扬的来另一招用谋，那能不为伏难陀担心。

没有人呼叫说话，只有不自觉的紧张喘息和呼吸。

伏难陀心知肚明凌空下击的战略再难奏效，一个不好还会给寇仲锁在上方，不能脱身，忽然蜷曲如球，往寇仲撞去，心忖无论你用谋或不用谋，对着这处处破绽反成没有破绽的一招，亦将有力难施。

寇仲倏地横移避开，任他落往地面，摇头叹道：“国师又中计哩！我这招即名用谋，更已稳占地利，何用出手那么下档？只是靠口头说说吧！”

观者无不愕然。

跋锋寒和徐子陵却知战事到达结束的最后阶段，因为伏难陀不单被破掉他的天竺心法梵我不二，更是心志被夺，乱了方寸，陷于完全被动捱打的劣势，胜败再不由他作主，连一半的反击之势亦欠奉。

拜紫亭终忍不住，大喝道：“住手！”

伏难陀发出惊天动地的一声怒吼，四肢舒展，左足尖点地，整个人陀螺般旋转起来，双手幻出漫天掌影，旋风般往寇仲卷去。

寇仲于他足尖点地的同一刹那，井中月吐出夺魄惊心的骇人黄芒，喝道：“国师第二次违背王命哩！看老子的速战速决。”

说话间，黄芒暴张，运刀疾刺，时间角度拿捏得精准无匹，刀锋彷似贯注全身功力感情，充满一去无还的惨烈气势。

旁观者全生出透不过气来的感觉，感到胜负将决定于眼前刹那之间。

就在两人对上之前一刹，寇仲的井中月竟于不可能变化中再生变化，将井中八法中的速战化为兵诈，长刀往后回收，旋身拖刀，与伏难陀擦身而过。

包括跋锋寒和徐子陵在内，没有人看到两人间发生甚么事，只听气劲爆激的声音，两人反方向的旋转开去。

全场静至落针可闻。

寇仲首先立定，井中月刀锋遥指仍旋向至五丈外靠南门一端的朱雀大街的对手，哈哈笑道：“用兵不用诈，犹如弓无箭，有船无舵。国师虽武功过人，心法独特，可惜却不知用兵之道，不明白勇怯在乎法，成败在乎智的道理。勇怯在谋，强弱在势。谋能事成则怖者勇，谋夺势失者则勇者怯。”

这番话在他此时仗刀八面威风下说出来，自有一种唯我独尊，成败在握的味道。

伏难陀终于旋定，面向寇仲，左手单掌竖在胸前打出问讯手势，右手负后，表面看不出受创的痕迹。

但高手如徐子陵、跋锋寒、拜紫亭之辈，均晓得他输掉此仗。

双方眼神交触，一瞬不瞬互相凝视。

寇仲的说话非是为夸耀自己，而是进一步打击伏难陀的斗志，令他无力作垂死的反扑。

虽相隔超过五丈，但旁观者不论武功高低，均感到寇仲的宝刀把伏难陀锁紧罩死，随时可在闪电间窜过五丈距离，予伏难陀夺命的一击。

伏难陀的身体忽然颤震起来，胸前衣衫破裂，心脏的位置现出一道刀伤血痕，鲜血渗出，双目却异芒剧盛，冷哼道：“好刀法，不过你仍未够资格杀死精通瑜伽生死之法的人，这一刀终有一天我会向你讨回来，大王别矣！”

倏地飞退往南门的方向。

拜紫亭出奇地没有喝止。

“锵”！

寇仲还刀鞘内，发出一下清越鸣响，在场无不感到心脏像给重锤敲打一记，生出不同程度的难受和不安。

徐子陵听得心领神会，所谓近庙懂拜神，这招鞘响实是他真言印法的变奏，不同处是充满杀伤力。

瞧来简单，却是发自寇仲的全心全灵，并实注他整体的精神，非只是要弄出一下震慑全场的清音。

伏难陀应声剧震下，脸上现出古怪之极的神色。

拜紫一声长叹，道：“国师安心去吧，拜紫亭绝不会辜负国师的期望。”

龙泉军民大吃一惊，此时才知伏难陀不但中刀惨败，且是伤重至死的地步。

伏难陀仍狠狠盯着寇仲，接着眼神黯淡下去，嘴角流出一丝可怕的鲜血，滴往地上。

在千百对眼睛注视下，这天竺来的武学大师，颓然倒地。

包括拜紫亭在内，龙泉军民人人呆若木鸡，不能相信的瞧着伏尸小长安朱雀大街上的伏难陀。

第九章 真相大白

人影一闪，拜紫亭在伏难陀倒卧街头前，将尸身拥个结实，老泪纵横的痛哭道：“国师三年前曾占到自己会在渤海立国前遭逢死劫，想不到真的一占成讖。国师并没有死去，你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粟末族定不会辜负国师的期望。”

寇仲三人听得脸脸相觑，这分明是拜紫亭见势不妙人急智生作出来振奋手下的谎言，一切推往老天爷身上。老天爷要他死，伏难陀自是在劫难逃；同样老天爷要粟末族勃兴，天王老子都阻不住。难得是他说得情辞恳切，表情十足。

寇仲倏地踉跄两步，张口喷出一蓬鲜血，显示他为杀死伏难陀，非是没有付出代价。

城头和大街两端挤满龙泉城千百计的将领军民，但仍是静至落针可闻，没有人能接受他们视为天人的伏难陀横死街头的残酷现实。

气氛沉重至极点。

跋锋寒打出手势，着寇仲移到他们处，危险的形势一触即发，再不受他们的控制，若龙泉城狂怒拚死的军民一涌而上，可将他们捣成肉浆，其么武功都不管用。

寇仲却是不敢轻举妄动，止步立稳，指头都不敢稍移。

拜紫亭将伏难陀拦腰抱起，狂喝道：“龙泉必胜！渤海必胜！”

龙泉军民轰然喝应，呐喊声直冲上龙泉城上空。

拜紫亭瞪圆如铜铃的目光往寇仲射去，厉喝道：“我们就以他们三人的鲜血，祭祀国师在天之灵。”

四周喊杀声震汤回响，传遍整条朱雀大道，有武器和没有武器的兵将

平民，均状如疯子的四下围拢杀将过来。

寇仲等早猜到他有此一着，若非如此如何能渲泄龙泉军民的悲愤和怨恨，再没时间和拜紫亭计较他的无和不守信诺。

跋锋寒向寇仲大喝道：“入店！”

边说边和徐子陵往适才与拜紫亭等人谈判的食店退住去。

箭矢密集射至，寇仲纵身避过，在宗湘花、宫奇等将领赶到拦截前的一刻，也朝食馆大门掠去。

宫奇的马刀，宗湘花的剑，紧追而至，燃烧着恨火的人潮水般涌过来，群情汹涌，此时即使拜紫亭改变主意，亦无法阻止。

喊杀声把一切淹没，嘈吵至令人听不到声音的境地。

两张大圆台从占内旋转飞出，刚好留下一个空隙，可容寇仲穿过。

寇仲狂喊一声，换气加速，险险避过一根从左侧投来的长矛，迅疾投进店内去。

跋锋寒和徐子陵正不断把桌子掷得旋转往外，阻止拥杀进来的敌人。否则如被困住，必死无疑。

寇仲掷出最后一桌面，硬把十多人撞得东仆西滚，狂喝道：“从后街走！”

不待他吩咐，跋锋寒和徐子陵早紧贴他背后，冲过后门。

就是那瞬间，食店内满是想择人而噬发疯般的龙泉军民，把一切能捣毁的东西粉碎。

三人窜房越房，直到扑伏于一座楼房瓦背处，发觉与东城墙只是一街之隔，城墙上虽有守卫，但若他们突然发难，肯定可轻易逾墙离城。

城南门那边喧吵震天，且逐渐扩散往全城，但相对下目前处身的地方仍算宁静，街上几乎不见行人。

寇仲缩回探看城墙方向动静的大头，叹道：“我们绝不能这么拍拍手便离开，离开后可能没有办法回来。”

侧卧瓦脊向着他的徐子陵点头同意道：“没有宋二哥、术文和他的兄弟与我们两匹马儿，我们不可以离去。”

寇仲苦恼的道：“为甚么会发展成这样子，我是否杀错伏难陀？拜紫亭难道不着紧被我们劫去的守城必需品吗？”

躺在别一边的跋锋寒冷然道：“你并没有做错，因为拜紫亭请我们三个入城，早有预谋不让我们活着离开。拜紫亭此人不但精通兵法，更是个好战的狂徒，不能以常理测度。”

徐子陵同意道：“我们之所以一再吃亏，正因我们是正常的人，他是疯子。”

寇仲深吸一口气，正要说话，风声骤响，一人从下方横巷翻上瓦面来，三人大吃一惊，看清楚竟是“霸王”杜兴，都不知该继续紧张还是放心。

杜兴喝道：“他奶奶的熊，想要命就跟我来！”

寇仲向两人打个“且跟去看看”的眼色，领头追在杜兴背后，随之而去。

杜兴把他著名的长柄“霸王斧”解下放在桌面，向三人苦恼的笑道：“这把鬼东西又笨又重，我请人打造时只懂叫他落足料子，结果重达一百零八斤，背在背上不知多么不便，平时还可着儿郎们做脚夫，像现在这情况只好自己当苦力，早知当初拣轻些的东西来练。”

三人虽视他为敌，亦不由为之莞尔。

这是杜兴在皇宫对面里坊内的另一巢穴，可见这位在山海关称霸的黑道龙头，在龙泉已生根。

“砰！”

杜兴一掌拍在桌上，口沫横飞的道：“他奶奶的熊，伏难陀竟给少帅宰掉，恐怕发生此事前整个大草原没人会想到。现在小龙泉和老拜的大批补给全落在你们手上，老拜是大势已去，再难成事。”

寇仲道：“我们也有人和马匹在他手上，杜霸王有甚么好提议？”

杜兴胸有成竹的微笑道：“只要你们向拜紫亭说出‘大祚荣’三字真咒，保证拜紫亭要乖乖屈服。”

跋锋寒皱眉道：“大祚荣是甚么东西？”

杜兴哈哈笑道：“他奶奶的熊！大祚荣是甚么东西？大祚荣并非东西，而是拜紫亭足五岁的爱子，他粟末族长的继承人，是拜紫亭的心肝命蒂，是拜紫亭最宠爱的妃子为他生的，且其爱妃因产子而死，令拜紫亭更视大祚荣如珠如宝。刻下大祚荣给安顿到卧龙别院，由他的心腹武士保护，纵使龙泉失陷，大祚荣亦可安全离开，将来为拜紫亭报仇。而这才是拜紫亭的要害，只要让拜紫亭生出儿子再不安全的危机感，三位大哥可把老拜玩弄于股掌之上。”

寇仲动容道：“我立即去找拜紫亭。”

杜兴得意笑道：“少帅稍安毋躁，我已使人传书老拜，封函上只写‘卧龙别院大祚荣少帅敬奉’寥寥数字，足可制得老拜不敢轻举妄动，就当是我杜兴送各位的一份小礼。”

三人听得脸脸相觑，杜兴为何忽然变得这么合作帮忙？

徐子陵不解道：“这究竟是甚么一回事？”

杜兴冷哼道：“兄弟可以成仇敌，仇敌自亦可变为朋友兄弟，出来江湖混当然要看形势变化。勿要怪我坦白言来，他奶奶的，你们大小姐以后想做关外线的生意，仍要看我杜兴的脸色，荆抗算是老几，若非高开道看着他，老子早把他煎皮拆骨。告诉我，大小姐是否打算做完这笔羊皮生意后就金盆洗手，躲在家中带孩子？”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我开始有点欢喜你哩！因为你的确很有趣。”

杜兴拍胸道：“这是你们挣回来的，人总有不同的一面，对朋友我杜兴两肋插刀甘之如饴；对敌人我比任何人更狠辣无情。非如此如何生存？不过我不来和你计较，你也勿要和我计较，是敌是友全由你们决定。”

寇仲苦笑道：“我们可否先弄清楚些事情？”

杜兴道：“这个当然，不如此老子反会怀疑你们没有做兄弟的诚意。”

寇仲道：“你为何在与我们和可达志说话后，立即去告知许开山此事。”

杜兴微一错愕，骂道：“你奶奶的熊，竟敢找人跟我。他娘的！我爱做甚么是我的事，许开山敢骗我，我当然要当面去操他十八代的祖宗。他奶奶的，分明是大明尊教的妖孽，却推个一乾二净，以后许开山再不是我的兄弟！你们听清楚了吗？许开山再不我‘霸王’杜兴的兄弟，就算他给人五分尸，也不关我的屁事。”

说时额上青筋暴现，铜铃大眼似像喷出火焰，神情激动，使人感到他的恨火发自真心，非是装出来的。

寇仲等呆看着他，一时说不出话来。

杜兴急喘几口气，平复少许时叹道：“你们来龙泉只是几天的事，当然不能在短时间内弄清楚真正的情况，但我却是参与者之一，知道很多你们不晓得的事。”

三人开始感到杜兴确有和解的诚意，关键处仍是个人的利益，因为正如他所说的拜紫亭大势已去，杜兴必须为自己作打算。

跋锋寒讶道：“你不是半个突厥人吗？为何会助拜紫亭跟颡利、突利作对？”

杜兴冷笑道：“但我也是半个契丹人，颡利一直想找人来取代我，作他入侵中原的踏脚石。细节我不想说出来，你们知道这么多该足够。而拜紫亭只要能牵制颡利亦足够，那时沿海的生意，都是我杜兴囊中之物。你们可知有过万儿郎跟着我混饭吃，我不为自己着想也要为他们着想。”

徐子陵道：“有甚么事我们是不晓得呢？”

杜兴露出一丝诡异的笑容，道：“你们可知托我寻找其芳踪的美艳是谁的女儿？”

三人为之错愕。

杜兴拍桌笑道：“哈！真好笑！像马吉那样的大肥猪，竟生出个如此娇滴滴的女儿来。”

三人失声道：“甚么？”

杜兴意兴飞扬的大笑道：“有甚么不甚么的？美艳就是马吉的女儿，伏难陀的小情人，由伏难陀在床上亲身授她天竺爱经。甚么波斯大明尊教拉摩的传人只是派胡言，只有笨蛋才相信。拉摩非是没有传人，但听说早给回纥的大明尊教追杀灭族，被迫逃往中原去，明白吗？”

三人你眼望我眼，均感难以接受。

杜兴叹道：“你们可知杀掉伏难陀，事实上是帮了拜紫亭一个大忙。”

三人愈听愈糊涂，深感凭表面情况的猜想，与事实确大有出入。

不过只看骗子管平既为拜紫亭办事，本身又是美艳的人，可看出美艳很有问题？只是被她美丽的外表蛊惑，没作深思。

杜兴一不说二不休的道：“事情要从五年前伏难陀西来传法开始，那时拜紫亭仍安安份份做他的粟末族大酋，年年忍受颡利对他的苛索，到伏难陀为他占得著名的立国卦，才把他的命运，也是粟末全族的命运改变。”

跋锋寒摇头晒道：“拜紫亭精明一世，竟没想过此乃神棍的骗人手法，就那么把整族人的生命财产押上去？”

杜兴不耐烦的道：“你先听我说，伏难陀的手段当然不止如此，占得此立国卦不久，契丹阿保甲传来保管多年的五采石失窃的消息，此事更增拜紫亭的信心，认为是应卦之象。又兼突利和颡利在很多事情上发生磨擦，而颡利重用赵德言，苛索无度，更使一向靠拢颡利的人萌生离心，在此种种情况下，拜紫亭遂大兴土木建设龙泉，扩军备战。他娘的，真正有野心的人是伏难陀，拜紫亭只是他的扯线傀儡。照我们猜，纵使渤海成功立国，伏难陀亦会害死拜紫亭，再把大祚荣捧作傀儡皇帝，自己做太上皇，时机成熟后更取而代之。你看看街上的暴民，该知伏难陀在他们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寇仲问道：“拜紫亭何时发觉伏难陀对他的威胁？”

杜兴沉吟道：“这个很难说，我猜是自从两年多前伏难陀和高丽的盖苏文开始来往，他才生出警觉，所以暗中拉拢野心勃勃的大明尊教，以对抗伏难陀与日俱增的实力。至于马吉和伏难陀何时搭上，则该是伏难陀到龙泉前

的事。但伏难陀和拜紫亭的关系恶化，则应是美艳将五采石托你们带来龙泉促成的。你们应知若非五采石出现，颡利和突利未必能这么快讲和，龙泉也不用面临狼军压境的厄运。”

寇仲不解道：“这样做对伏难陀有甚么好处？”

杜兴沉声道：“这是伏难陀策划的一场豪赌，最理想是拜紫亭战死，伏难陀代其领队击退狼军，盖苏文则借势取高丽王高建武之位而代之。至不济伏难陀亦可与盖苏文瓜分拜紫亭多年敛聚的金银珠宝，拍拍屁股各自回国。死的只是粟末族的人，他们不会少半根汗毛，如若成功，得益将是难以估计。”

三人终明白为何宰掉伏难陀竟是帮拜紫亭一个大忙，因为伏难陀已变成粟末人心人的神，就像毕玄之于突厥，傅采林之于高丽，即使拜紫亭亦无法动他。

他们更想起马吉船上的三大箱黄金珍宝，大有可能是伏难陀的私产。

寇仲忍不住问最关键的问题，道：“狼盗究竟和你老哥有甚么关系？”

杜兴立即杀气大盛，咬牙切齿的道：“我一向只知狼盗是拜紫亭的人，劫来的货均交给马吉处理，只要他不犯我，我杜兴可只眼开只眼闭，杀几个汉人算甚么鸟事。到安乐惨案发生，我才觉到事不寻常，而你们更揭破狼盗与大明尊教有关，我首次生出警觉。我操他奶奶的祖宗，当你们告诉我许开山是大明尊教的大尊或原子，我才醒悟到事情的真相，包庇狼盗的不但有许开山，还有荆抗那杀千刀的老家伙，安乐帮因发现荆抗和狼盗的关系，其帮主才会全家遭遇毒手，此事我绝不会猜错。事实上我还很感激你们，否则我被人害死仍不知是甚么一回事，死后也要做个糊涂鬼。”

真相确是离奇曲折，若非三人晓得平遥商到山海关后是由荆抗招呼，令任俊无法阻止平遥商北来，肯定一时间不能接受杜兴的说法。

四人八目交投。

寇仲吁出一口气道：“假设狼盗真与杜霸王没有关系，以后我们就是朋友。”

杜兴哈哈笑道：“我之所以和许开山成为拜把兄弟，全是由拜紫亭从中穿针引线，我真正的兄弟是呼延金，希望三位看在我脸上，在颡利和突利面前说几句好话，勿要和他计较。”

三人恍然而悟，始明白到呼延金昨晚肯与他们讲和的原因，正因受杜兴的影响。

跋锋寒道：“杜霸王那封代我们向拜紫亭发出的警告信，已打草惊蛇，拜紫亭会否立即把他的儿子搬走。”

杜兴道：“这是没有可能的，盖苏文亦非善男信女，有大祚荣在手上，才不怕会被拜紫亭出卖。这是一个交易，拜紫亭只能来哩！”

第十章 将错就错

三人换过衣衫，戴上面具，昂然穿街过，朝外宾馆所在走去。

街上混乱情况依然，一群又一群的暴兵乱民，目露凶光手提兵器的四

处搜寻三人踪影，反予他们方便，不用心会给守军盘查，因为敌人目标明显，反疏忽他们。杜兴更会依商定计划找人扮作他们逾墙逃离龙泉，等敌人误以为他们不在城内，他们便可见机行事。

三人跟着一股人身后走过一段朱雀大街，转入一处横巷，跋锋寒道：“你们怎么看杜兴？”

寇仲摊手道：“我听不出任何破绽，因为他的而且确曾与许开山大吵一场。我们办妥事后，就去找许开山算账，还有烈瑕和韩朝安，一个都不放过。哼！”

徐子陵望往对街的外宾馆，那是平遥商落脚的地方，令人难知吉凶。最理想是欧良材等已离城，最坏的情况是他们给囚禁到牢狱去。

跋锋寒道：“现在我们别无选择，只好把重注押在杜兴身上，若他敢骗我们，我绝不放过他。”

寇仲道：“别看他满口粗话，却是个粗中有细极有分寸的人，更是识时务者，除非他不惜放弃千辛万苦在关海经营起来的事业，否则只好乖乖与我们合作，来个带罪立功。哈！”

徐子陵凝望外宾馆大门，道：“今趟来的先头部队不是突厥狼军，而是菩萨的回纥精兵，对拜紫亭会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呢？”

寇仲欣然道：“陵少想得非常周到，影响可分几方面来说，首先是有关回纥本族的形势，菩萨在突利的全力支持，颉利的首肯和他因赫连堡一战如日中天的声势下，夺回他在本族失去的东西，故能领军西来。此更代表大明尊教在回纥失势，大幅削弱大明尊教对拜紫亭的影响力。”

跋锋寒叹道：“突利总算做对件好事。”

寇仲续分析道：“其次是颉利、突利让菩萨打头阵，摆明在对拜紫亭造势施压，显示反对拜紫亭立国的并不限于突厥人，还有其他大草原的种族。若我是拜紫亭，今晚定不能成眠。”

徐子陵此时喝道：“看！”

两人闻言往外宾馆望去，只见管平闪闪缩缩的走出大门，左张右望。

三人忙往后移，避开他鬼祟的目光。

寇仲喜道：“欧良材等定因城门关闭走不了哩！”

管平从大门闪出，往南门方向走去。

寇仲当机立断道：“陵少和老跋去跟他，小弟入馆探望老朋友。”

管平坐上藏在桥底的小艇，往龙泉城西南方划去。

徐子陵正要沿岸追蹊，跋锋寒牵他衣袖道：“桥底尚有另一艘小艇，走水道总好过走陆路，谁想得到我们尚有游河的兴致？”

两人迅速登艇，徐子陵负责划桨催船，远吊着前方若现若隐的管平。

管平警觉甚高，不断往岸上察看，又朝他们瞧来，显是对他们生出怀疑，两人心中叫糟。

跋锋寒低声道：“看来还是弃舟登岸追他稳妥点，虽然困难倍增，总好过明目张胆的随他在河道上左兜右转。”

徐子陵悠闲的拨桨，微笑道：“我敢赌他是到大明尊的巢穴小回园去，这正是我和寇仲那趟到小回园的同一条水道。”

管平此时左转划进往北的水道，若依这方向，肯定不是到住于西南的小回园。

跋锋寒早从两人处听过小回园，冷笑道：“好猾的家伙，想试采我们

哩！”

接着皱眉道：“若杜兴说的是事实，美艳该是伏难陀的人，理应与大明尊教处于对立，为何美艳的手下会到小回园去？”

徐子陵没有跟进管平的河道，迳自直朝西行，道：“此事确令人费解，不过杜兴并非通天晓，美艳和大明尊教的真正关系恐怕连他都不知道。烈瑕说过美艳曾是他的女人，我看他该不是说谎。而他对伏难陀的敌意亦是发自真心。”

圣光寺的佛塔高耸前方，徐子陵触景生情，不由叹息。

跋锋寒讶道：“子陵有甚么心事？”

徐子陵的心神驰过时空，回到与师妃暄相处那既动人又神销魂断的回忆里。她现在芳踪何处？是否正在返回深不知处的静斋途上，对于将来，他再没有任何企盼和希望，忽然又想起怀内尚秀芳托他送交石青璇的天竹箫。

摇头道：“没甚么！此处事了后，你是否随我们一起回中土？”

跋锋寒默然片晌，漫不经意的道：“不！我还要去见一个人，迟些才到洛阳找寇仲。”

徐子陵一呆道：“芭黛儿？”

寇仲提高精神在宾馆周围巡视一遍，肯定没有敌人监视，从后院翻墙入内，他还怕拜紫亭高明得在这里藏有伏兵，逐间厅房的踩清楚形势，到最后肯定十多名平遥商全集中在大厅，扯下面具，从后门入厅道：“各位别来无恙，小弟大感欣慰。”

欧良材、罗意等正坐对愁城，为自己未来命运担忧，加上被街上暴乱的情况吓得三魂不齐心，骤见寇仲出现，均是又惊又喜。

原来他们今早依约等到正午，仍不见寇仲出现，心知不妙，慌忙离城，岂知所有城门均禁止出入，无奈下只好折返宾馆。

寇仲叹道：“现在我们必须立即离开，否则拜紫亭早晚会记起你们，他现在方寸尽失，充满戾气，甚么都不会放过。”

罗意叹道：“少帅有高来高去的本领，说走便走，可是我们有甚么办法走呢？”

寇仲道：“我并非要你们和我打出城门去，而是将你们先移往安全地点。我在这里有个非常有办法的朋友，会看机会把你们送到安全所在。明天我们将可坐船回山海关，你们那笔欠账亦有了着落。放心吧！我怎都保住你们的。”

众人大喜过望，忙拿起早准备妥当多时的简单行装。

就在这要命时刻，“砰砰砰”！外院正门给人敲得震天响起，每一下都像轰雷般敲在寇仲和众人的心脏要害处。

其中三人双腿一软，骇得坐倒地上。

罗意等亦是脸无人色。

宫奇的喝声传进来道：“此处已给我重重包围，立即给我滚出来。”

以寇仲的强悍和信心，也要冒出一身冷汗。他势不能抛下他们独自逃生，这一下如何是好？宫奇也算了得，竟晓得自己在这里。

宫奇再喝道：“还不给我出来开门。”

寇仲心中大讶，若宫奇要对付自己，肯定会破门或翻墙冲进来攻自己一个措手不及，怎会叫他去开门。

旋则即醒悟过来，宫奇并非晓得他寇仲在此，而是来要拘禁罗意等人，

灵机一触，立时计上心头。

夕阳斜照下，雾气缭绕，河桥处处的龙泉上京纵使在大战将临的前夕，仍是那样迷人。

幻成金碧色的河水轻悄悄的流动，暮霭挟着温泉河升起的水气笼罩着小船四方随着舟行而不断改变的迷蒙天地，雷雨后澄明的西边天际凝聚着一抹绚烂的霞彩，和一块块意闲适舒卷的浮云。

跋锋寒淡淡道：“你可知为何我要和芭黛儿分手？”

徐子陵心中一阵感动，跋锋寒是把自己视为知己，始会透露心底密藏的事和情绪。

跋锋寒露出一个充满无奈和苦涩的表情。目光投往河水，叹道：“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分属两个不同阶层的人，自出生便注定如此，大家无论在生活习惯、思想方式和人生目标都大相径庭。在开始时，仍可靠冲破一切禁忌的热恋支持，那种由仇恨变作爱侣的刺激和忘情把一切淹没。可是当我没法将她变得肖似我自己，而她亦因我没有为她作丝毫改变而失望时，磨擦日渐增多，到最后终发展至难以忍受的地步。”

徐子陵虽不晓得他们间实在发生的事，亦可想像到像芭黛儿这突厥贵族出身的贵女，被抱着报复心态的跋锋寒俘掳身心那不平衡的心态，她背叛自身的阶层投向跋锋寒，肯定要承受庞大的压力。

跋锋寒苦笑道：“那个早上她是自己走的，她走时我只是诈睡，她也晓得我在诈睡，可是我并没有留下她，这使她恨我入骨。过去的再不能挽回，我们更不可能重温旧梦。这些年来我对男女之情日趋淡泊，无复昔日情怀，可是我心中对她仍存一份真切的歉疚，一直以来我不愿去想更不敢去想。在赫连堡的墙头上，面对死亡的一刻，我忽然发觉横亘心臆的惟此憾事，当时已决定若侥幸不死，会去见她一次，向她表达心中的懊悔。”

徐子陵皱眉道：“可是她要求的可能不只你的忏悔或道歉。”

小舟缓缓停在桥底，小回园出现在霞雾深处的左方远处，若有舟船靠近园后的码头，定逃不过他们的监视。

跋锋寒道：“她会有的，没有人比她更明白我，也没有人比她更爱我，只要她晓得自己是我跋锋寒心人唯人的女人，到现在仍是如此，她大概会放我一马。唉！我的娘！”

一艘小舟出现小回园那边水道迷蒙处，缓缓驶至。

寇仲当机立断，向罗意等人道：“不用怕！他们绝不敢伤害你们，我还会陪你们一起去坐牢。”

说罢往大门方向奔去，顺手把面具取出戴上，幸好刚才为避人耳目，刀和弓均藏在外袍内，除非对方搜身，否则不虞被发现。希望际此兵荒马乱的时刻，对方会马马虎虎，不能保持平时的严谨作风。

来到外院门和主堂的广场，蓦地省起一事，心中叫糟，正要另取面具换上。

“呼”！

门闩折断，外院门硬被撞开。

戴着丑神医面具的寇仲装作双脚发软，坐倒地上，改变声音惊惶失措的嚷道：“大人饶命！大人饶命！”

宫奇凶神恶煞的在大批粟末兵簇拥下冲将进来，目露凶光的盯着地上的寇仲，冷喝道：“进去搜！不得漏掉半个。”

如狼似虎的战士潮水般从寇仲两旁拥往大堂。

宫奇在六、七名手下陪侍下来到寇仲眼前，狠狠盯着他道：“你叫甚么名字。”

他身旁一位像文官的手下从怀中掏出一份卷宗，张开查看。

寇仲心中叫苦，想不到对方做事如此周详，竟来个核对身份，自己岂非要原形毕露，别无选择下，硬着头皮道：“小人管平！大人饶命！”

一边盘算如何以最凌厉的手法，一举将这混蛋置于死地。

那文官儿点头道：“名单上有这名字。”

宫奇却是凶光更盛，手按刀柄，冷冷瞧着寇仲道：“我好像在甚么地方见过你。”

寇仲整个人轻松下来，至少这批人包括宫奇在内，并不晓得管平是美艳的人，又为拜紫亭办事。可知龙泉正乱成一团，做起事来效率大不如前。

颤声道：“小人却是第一趟见大人，不知是否在街上碰过面呢？”

宫奇显是想起那趟在对街见过他的事，反释去疑虑，再不看他，目光投往大堂去，一名手下冲出来报告道：“只有十六个，尚差一人。”

宫奇冷冷指着寇仲道：“有否将这没胆的家伙计算在内。”

那手下惊愕失神下惶恐道：“将军大人恕罪，是小人疏忽。”

寇仲心中暗喜，伏难陀之死、小龙泉失陷和菩萨的先头部队压境，肯定动摇龙泉军心，使上上下下失去方寸，故才会出这种笑话，自然大大方便自己行事。

宫奇大怒道：“蠢材！立即将犯人全给我押回宫去收监。”

两人用神看去，均为之愕然。

小艇上的并非管平，而是大明尊教五明子之道的烈瑕。

徐子陵运功硬把艇子移后，免给对方瞥见。

烈瑕泊舟码头，离船登岸。

两人又待片刻，仍不见管平的小舟出现。

跋锋寒叹道：“杜兴没有说谎，管平根本不是到小回园来，我们可能错失一个寻到美艳的机会。不过知道她仍在城内这区域，可大大缩小找寻她的范围。”

徐子陵道：“我们应否回去与寇仲会合？”

跋锋寒摇头道：“这叫既来之则安之，也是将错就错。烈瑕这小子昨晚既想要你的命，我们怎能容他安安逸逸的活下去。”

徐子陵皱眉道：“但我们并不清楚园内实力，而且事情闹大对我们没有好处。”

跋锋寒目光投往小回园后方隐约可见亮起灯火的南城墙微笑道：“这处要打要逃都很方便，且事情闹得愈大愈好，最妙是全程的兵士都往这处拥来。不过照我看大明尊教绝不会惊动拜紫亭，因为他们仍不愿我们晓得和拜紫亭的关系，何况与我们尚未撕破脸皮。”

徐子陵想起段玉成，心中暗叹，跋锋寒作风强横，一个不好就动刀动剑，尽最后的努力道：“假若许开山在里面，恐怕我们难以脱身。”

跋锋寒讶道：“子陵怎会害怕任何人，是否另有原因？”

徐子陵苦笑着把段玉成的事交待出来。

跋锋寒哑然失笑道：“杀少个有甚么问题，去吧！”

小舟驶出桥底，往小回园后院外的码头滑过去。

跋锋寒把面具扯下，笑道：“每次我戴上面具，心中都不由惊叹鲁妙子那双巧夺天一的妙手。”

徐子陵心底浮现出鲁妙子的音容，不由又想起商秀吃美食时的动人神态，心中百般滋味，顺手学跋锋寒般脱下面具。

蓦地两人生出警觉，回头瞧去，一艘快艇疾驶追来，船上有一男一女。双方隔远打个照面，均吃一惊。

男的竟是拜紫亭座下右丞客素别，女的则是侍卫长宗湘花，两人可在正当龙泉陷于水深火热的关头到小回园来，自然是有重要事情与大明尊教的领导层商讨。

跋锋寒和徐子陵心叫不妙，快艇追至三丈的距离。

徐子陵暗叹一口气，将小艇泊在烈瑕那艇子旁。

宗湘花和客素别快艇驶近，前者手按剑柄，秀眉凝霜，双目射出的却非纯是仇恨，而是颇为复杂的情绪。

跋锋寒油然道：“两位好！”

客素别出奇地不露敌意，缓缓把快艇泊到他们船旁，苦笑道：“两位该比任何人更明白，我们何好之有？”

第十一章 杀人灭口

宗湘花纤长的手离开剑柄，有点万念俱灰似的木然道：“你们立即离开，有那么远就滚那么远，以后不要在我眼前出现，否则勿要怪我们不客气。”

徐子陵和跋锋寒听得你眼望我眼，大惑不解。宗湘花不立即拔剑相向，又或召大明尊教的人来援，已大出他们料外，现在竟还任他们离开，实是奇怪之极。

一向态度温和的客素别叹道：“宗侍卫从秀芳大家处晓得少帅曾亲口承诺要保住龙泉平民的性命财产，又看在你们曾在小龙泉放过她，所以不想再和你们为敌。唉！我们……我们……”

两人明白过来，更明白客素别所说的原因均非最重要，真正令宗湘花不愿动手的原因，是她对战争失去所有斗志和希望，只能呆等灭族屠城的厄运。

徐子陵怜意大生，柔声道：“事情仍非没有转机，只要我们找到五采石，而贵上又肯放弃立国，我们可设法说服突利，再由他去向颉利说项。”

宗湘花颓然摇头，垂下螭首。

客素别珍惜地扫视四周河桥宁美的环境，露出心如刀割的表情，惨然道：“先不说大王一意孤行，决心死战，就算我们肯放弃立国，献出五采石，突厥人仍不会罢休，跋兄该清楚颉利那赶尽杀绝的作风。”

徐子陵想起初抵龙泉时朱雀大街繁盛的情况，想到妇孺老弱在突厥狼军铁蹄践踏下生灵荼炭的可怕景象，义愤涌上胸臆，断然道：“我绝不会让突厥人屠城的。”

宗湘花抬头往他瞧来，欲言又止，终没说出话来，但秀眸再无丝毫敌

意。

跋锋寒皱眉道：“怎会弄至这般境地的？难道你们没想过凭僻处一隅的微薄力量，挑战雄霸大草原，威慑中土的突厥狼军，只是以卵击石。盖苏文虽是一着奇兵，最多亦只能把亡族的命运稍为推迟。”

客素别双目射出悔之莫及的伤感神色，狠狠道：“大王这叫一错再错，但说到底仍是受马吉蛊惑，在他引介下奉伏难陀为师，不惜手段敛财扩军，更搭上盖苏文，迷信伏难陀指示的所谓天命。现在伏难陀自身难保，他终于醒觉，但已错恨难返。当时我曾苦劝他勿要信任马吉和伏难陀，却给他痛斥一顿；从此投闲置散，只代他做些招呼外宾的工作。昨天我和宗侍卫长曾苦谏他不要擒拿宋公子，可是他全不听我们的话，引致你们攻陷小龙泉，又触怒傅大师的弟子媵小姐，失去高丽这强援，最后伏难陀更命丧少帅之手。唉！我也弄不清楚事情因何发展至这地步。”

宗湘花回复冷漠，淡淡道：“不要再说啦！两位当帮我们一个忙，立即离城，否则我们会很难向大王交待。”

跋锋寒沉声道：“两位请勿低估寇仲和徐子陵，他们说过要化解龙泉这场大屠杀，定有方法办致，且需要两位的合作。你们就算不把自己生死放在眼内，也该为全城的无辜平民百姓着想。”

宗湘花冷哂道：“跋锋寒不是出名铁石心肠的吗？因何忽然变得像个悲天悯人的侠士？你若真的为我们着想，就把劫去的东西送回来，我保证大王会把人交回你们。”

跋锋寒明白她的心情，虽给抢白，却没有动气，向徐子陵打个眼色，着他说话。

徐子陵会意，坦然道：“请两位三思后答我一个问题，两位究竟是忠于拜紫亭还是忠于粟末族？请勿仓卒回答，我要晓得两位真正的心意。粟末族正面临灭族的生死存亡关头，或者会由你们的答话决定将来的命运。”

宗湘花和客素别同时露出震惊神色，朝他瞧来。

寇仲和平遥商一行十七人，被押上本应用来载货的骡车，在宫奇和近百名禁卫军押犯般招摇过市的朝皇宫驶去。

街上的暴民仍余怒未消，虽因被阻止不能把他们这批汉人从车上揪下来狠揍，仍不住辱骂至乎向他们掷石，吓得罗意等人脸无人色，缩作一团只懂抖震。

寇仲当然摆出与他们相同的姿态和害怕神情，事实上则是心情大佳，还求神拜佛宫奇把他们送入囚禁宋师道等人的同一个监牢。

这可能性非常大，把人质集中监禁，既方便防守，又利于运送。

就在此时，急剧的蹄声响起，七、八骑从后驰来，领头者赫然是韩朝安。

寇仲差点探手拔刀，所谓仇人见面分外眼红，干掉伏难陀和深末垣后，他最想杀的就是这可恶的家伙，然后才轮到烈瑕。宫奇别头笑道：“韩兄从别院回来啦！”

韩朝安沉着脸，看也不看寇仲等一众囚犯，直驰到宫奇身旁，与他并骑而行，气冲冲的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又怎可能发生？让寇仲那小子攻下小龙泉，劫去事关重大的三船货物，已是丢尽渤海的面子，至无稽的是在整城人眼睁睁瞧着下，任由寇仲击杀大国师，事后竟又被他逃之夭夭，你告诉我这是甚么一回事，明天那场仗还凭甚么去打？只寇仲已足可令龙泉覆

灭。”

若宫奇是粟末人，肯定招架不住。

宫奇低声道：“韩兄勿要动气，世事岂能尽如人意，我们错在低估寇仲逃命的本领，但若非我们接受韩兄的提议暗算宋师道，事情怕也不会弄致如斯境地吧！”

韩朝安亦压低声音，仍掩不住心内怒火道：“明明是你们把计划砸掉，还来怪我，你们把宋师道处决了吗？”

寇仲大吃一惊，登时联忌到连串事情。宫奇不单说出擒拿宋师道是由韩朝安提议，还用上“暗算”的字眼，可以想像当时是由韩朝安先出手，令没有防范之心的宋师道着道儿，再由伏难陀助攻，杀宋师道一个措手不及，否则以宋师道的武功，或会力战而亡，绝不会窝囊得受辱遭擒。

韩朝安为何要这样做？这可从若他的计划成功去推想，如宋师道和寇仲被杀，拜紫亭会汇同盖苏文的奇兵，以雷霆万钧之势收复小龙泉，将徐子陵、跋锋寒和古纳台一举歼除，那时势将士气昂扬，战志坚定。这是即时的效果。

较远的作用是把高丽王和奕剑大师傅采林卷进此事内，在未来女婿和儿子同时丧生于龙泉，作为拜紫亭伙伴的高丽自亦难以卸责，将来若傅采林到中土来，宋缺肯定会与傅采林作生死决战。而宋缺正是天地间寥寥数个有资格挑战傅采林的人之一。

对韩朝安和盖苏文来说，傅采林是他们登上高丽王位的最大障碍，故欲去之而后快。

这些念头电光火石般闪过寇仲脑际，旋又想到另一个迫在眉睫的严重问题。

韩朝安闻讯匆匆赶回来，并非只是发一番脾气，而是要杀宋师道灭口，使高丽方面永远不知道他有份出手擒拿宋师道，否则傅采林会是第一个不放过他的人。

寇仲暗抹一把冷汗，幸好自己误打误撞的碰上此事，否则将成终生憾事，更无法向宋家交待。

宫奇淡淡道：“有关宋师道的事，最好由韩兄亲自去问大王，我们这些当下属的，只是执行命令。”

寇仲心中一动，猜估韩朝安并不晓得宫奇是大明尊教的人。

韩朝安回头一瞥骡车上挤作一堆的寇仲等人，问道：“这些是甚么人？”

宫奇忽然在马背上探身挨往韩朝安，束音成线的向韩朝安说了几句话，寇仲虽功聚双耳，仍收听不到一言片语，心叫不妙。

果然韩朝安精神大振，奸笑道：“横竖小弟有空，就陪宫将军去内宫囚牢兜个转。哈！”

宫将军真够朋友。”

寇仲的心直沉下去，想到听漏的是甚么说话。

宫奇根本是不安好心，要借韩朝安的手去杀宋师道，而这可把寇仲陷入进退两难之局。

在王宫内苑，任他寇仲三头六臂，仍难救人保命两全其美。何况平遥商十六人全是手无缚鸡之力者，动手之下首先遭殃的将是他们。可是他怎能眼睁睁瞧着韩朝安将宋师道害死？

宗湘花脸上血色倏地退尽，无意识地缓缓摇头，客素别面容则忽晴忽黯，露出内心不同的思想冲突。

跋锋寒冷哼道：“一个人的错误，怎都不该由整族人去承担！”

宗湘花失常的尖叫道：“不要再说！”

客素别压低声音向宗湘花道：“宗侍卫长请冷静点，他们的话非是没有道理。”

宗湘花一震道：“你要背叛大王？”

客素别苦笑道：“我只希望能拯救龙泉。”

宗湘花从艇上弹起，一个翻腾，投往岸上，跳过小回园而不入，迅速去远。

客素别收回望向她消失方向的目光，无奈的道：“两位放心，宗侍卫长是深明事理的性情中人，绝不会向大王报告此事。”

徐子陵反怕有大明尊教的人来取船碰个正着，道：“我们移往僻处再商量！”

朱雀大门在望，寇仲苦无妙计下只好行险一博，颤声呻吟道：“这位将军大人，小人可否代表大家作一个提议。”

在前方双骑并行的宫奇和韩朝安不耐烦的别头往他瞧过来，罗意等则心儿卜卜跳的看着他。

寇仲早收敛眼神，装作惊惶万状的垂头道：“我们都是在平遥有名望的商人，只要……”

宫奇大喝道：“闭嘴！”

寇仲仍佯装惶恐的作最后努力道：“我们可保证不告诉任何人。”

宫奇怒道：“再说一个字，我就割下你的舌头。”

罗意等均不明所以时，韩朝安却给寇仲提醒，忙与宫奇来个交头接耳。

寇仲心中暗笑，晓得韩朝安中计，醒悟如在事后出他韩朝安进过内宫监牢而宋师道则告被杀惨死，那谁都会怀疑是韩朝安下的毒手。最少是宫奇亦不想将此事揽上身，成为“天刀”宋缺的杀子仇人可非说笑的事，何况更会成为寇仲和徐子陵的死敌。所以两人不但不能让平遥商晓得此事，甚至要瞒过其他粟末兵，那将把寇仲要对付的人大幅减少。

唯一的问题是他如何脱身去阻止惨剧的发生，只好见机行事。

骡车在前后押送下穿过朱雀大门，进入皇城。

果然宫奇勒马停定，发出命令，把队内的粟末兵转交给把门的小将，只留下看模样便知是狼盗的十多名亲信与韩朝安的七名手下。

宫奇向门将道：“立即告禀大王，平遥商全体落网，押往内宫牢囚禁。”

接着再发命令，押着骡车往内宫门驰去。

寇仲心中叫好，下一着宫奇必是将他们送往僻静处，暂留片刻，到他们办妥事后，才将他们送进牢内。

他求神拜佛的功聚双耳，全神贯注在两人的对话上，心神晋入井中月的境界。

不出他所料，在到达内宫门之际，宫奇凑过去向韩朝安说了几句话。

寇仲心中苦笑，因为他半句都听不到。

进入宫城，宫奇故意堕后，向其中一名手下吩咐一番，然后道：“韩兄请自行去见大王，未将另有要务，恕不相陪。”

韩朝安欣然道：“宫将军不用客气。”

在宫奇那名狼盗手下的领路下，韩朝安一众离队策马朝正殿方向驰去。除宫奇外，只有寇仲手知肚明两人约好在内宫牢外会合，好取宋师道之命。

跋锋寒和徐子陵离艇登岸，绕到小回园外院正门处，前者微笑道：“我多么希望可破门而入，见人就杀，落得痛快乾净。可惜子陵不欢喜这种作风，换过是寇仲，肯定举手赞成。”

徐子陵道：“我现在最想做的事是冲进宫内救人，但这样蛮干只会令客素别无法进行他游说其他将领的艰苦重任，时间无多，我们只好忍耐。”

他们从客素别处知悉，拜紫亭派他们来是要探听大明尊教的意向，看他们在形势急转直下之际，是否仍肯支持他。

大明尊教今趟倾巢而来，本意是取伏难陀的天竺教代之。据客素别所言，他们是希望联合粟末和回纥两族的势力，趁颉利、突利内斗正烈之际混水摸鱼，扩展大明尊教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岂知人算不如天算，给感到危机的伏难陀打出“五采石”这张牌，硬迫拜紫亭孤注一掷地面对突厥军的进犯，亦在别无选择下引狼入室惹来盖苏文这支另有居心的援军。纵使击退狼军，拜紫亭不但会被伏难陀和盖苏文联手钳制，甚或被害，大明尊教在龙泉亦无容身之所。

大明尊教的劣况且不止此，菩萨成功夺回在回纥失去的权位，正代表大明尊教被逐的命运。客素别的情报，引证出杜与说的是实话。

跋锋寒拿起门环，重垂敲一记，声音远传进占地宽广的小回园内，从容道：“记着！烈瑕是我的。”

足音传来。

女声响起道：“是那位贵客？”

跋锋寒淡淡应道：“烈瑕公子在吗？请通传一声，是跋锋寒和徐子陵来找他。”

门人女子的呼吸立即紧促起来，道：“两位请稍候片刻。”

足音远去。

跋锋寒探手抚门，道：“这道门非常坚固，你道我能否一掌把它震破？”

徐子陵苦笑道：“不用这么激烈吧！”

跋锋寒讶然失笑道：“听寇仲说，在长安时你扮岳山到晁公错的府弟寻他晦气，亦是二话不说的破门而入，当时的豪气现在到那里去哩？”

徐子陵摇头叹道：“我投降啦！或者恶人当须恶人磨，老哥请放手而为，小弟全力支持。”

跋锋寒哈哈笑道：“我怎会强子陵所难，人来哩！”

“依唉”一声，大门往内左右分开，现出一脸笑容的烈瑕，尚未有机会说话，跋锋寒一脚飞出，朝他胸右疾踢。

烈瑕惊叫一声，忙往后飞退，落在主宅石阶前的空地。

跋锋寒像没发生过任何事般，负手跨槛入门，哈哈笑道：“好身手，不愧是大明尊教五明子之首。”

徐子陵随在他身后入园。

烈瑕一脸冤屈的抗议道：“跋兄就算要试愚的身手，也不用甫开门便来个照面突击，弄出人命怎办。”

跋锋寒环目四看，除烈瑕外再没有其他人，油然笑道：“我那有闲情试你身手，今天是寻晦气来的，能否活命，就看你烈瑕是否有那本事。”

第十二章 还施彼身

宫奇和他的狼盗手下，押着骡车，朝主殿左方的马道，往今早拜紫亭接见寇仲的西院方向驰去。

当时寇仲为自己小命着想，沿途固是用神认路，在西院时更观察过周围环境，几肯定内宫牢应在西院之北，皇宫后苑西北角的位置。因为照道理这类令人不感愉快的地方，不会建于宫殿和宅院之间，只会僻处一隅。

现在跟随宫奇的手下共十二人，若宫奇离开，寇仲在他们猝不及防下发难，肯定可将他们收拾。难就难在行事时不惊动其他人，且要妥善安置十六位无胆无力的平遥商人，直到此刻寇仲仍未有善策。

皇宫内的气氛与今早有显着的分别，可能因大批兵员被调往守城戒备，除内外宫门置有重兵，宫内只间中遇上巡逻兵士及在主殿等重地有守卫外，几乎不见其他禁卫。更可能因保安的理由，宫娥内侍均留在后宫，故虽是夜幕低垂，除主要通道外，皇宫大部份建筑物均陷进没有灯火的黑暗中，予人一种大难临头前的荒凉没落的味道，气氛沉重。

宫奇满怀心事，在马上低头沉思。

来到西院外，宫奇勒马叫停。

寇仲环目一扫，四处不见人踪，西院黑沉沉一片，而西北角处则有点黯淡的灯光。

“嚓！嚓！”

两名狼盗燃起火熠子，照亮西院紧闭的大门和向左右延展的宽厚高墙。

宫奇下令道：“开门！”

两名狼盗甩蹬下马，把门推开，骡车驶进院内的花园去。

罗意等人一看下见非似牢狱的地方，登时大吃一惊，还以为宫奇等要私下将他们处决，若非有寇仲在，此刻定会纷纷求饶或惊泣。

寇仲仍在头痛，蓦地一个更大胆的念头掠过脑海，不由暗算自己愚蠢，放弃更容易的解决办法不想，偏去绞脑汁思量只有笨蛋才会去做的方法。

想到这里，忙大声呻吟。

罗意等全体提手吊胆的朝他瞧来，心内矛盾，既想寇仲出手，又怕对方人多，更担心的是纵能逃离深宫禁院，亦难以离城。

宫奇正翻身下马，闻呻吟声不以为意的道：“给我掌嘴！”

两名狼盗狞笑一声，朝停在园中心的骡车走来。

寇仲装作吓得屁滚尿流的力图爬起来，又双腿发软的一头栽下骡车，重重掉往草地上，痛得往宫奇的方向翻滚过去。

众狼盗发出一阵哄笑，充满幸灾乐祸的残忍意味。

宫奇双目凶光一闪，朝寇仲走来，冷然道：“这家伙最爱闹事，给我揪他起来。”

两名狼盗扑将过来，各抓着寇仲一条胳膊想把他提起让头子处置，异变突生。

“砰！砰！”

寇仲左右开弓，轰得两名狼盗喷血抛跌，接着刀光一闪，黄芒大盛，井中月闪电向全无防备的宫奇擗去。

此时宫奇始从井中月醒觉这爱闹事的家伙竟是寇仲扮的，魂飞魄散下边退边掣出马刀横架。

其他包括骡车御者在内没有受伤的十名狼盗，人人骇得呆若大鸡，一时间竟来不及反应。

“霍”的一声，两刀交击，只发出一下沉闷的声音，原来是寇仲使出手法，尽量避免惊动宫内其他人。

宫奇给劈得连人带刀跌退三步，豪气全失，狼狈至极，不过他亦算得，在这种情况下仍能力挡寇仲全力一刀。

其他狼盗此时如梦初醒，纷纷拔出兵器往寇仲杀将过去，正中寇仲下怀。火焰掉地熄灭，罗意等在院门外透入的微弱灯火下，只见人影跃动，刀光打闪，那分得清楚谁胜谁负，只能求老天爷保佑寇仲得胜，其他人不要闻斗声赶来。

寇仲向宫奇连劈三刀，一刀比一刀重，一刀比一刀的角度刁钻，杀得宫奇汗流浃背，全无还击之力，应刀喷出不多不少三口鲜血，情况惨厉之极。

“砰”！

一名狼盗应脚抛飞之时，寇仲回刀割断另一敌人的咽喉。

就算对方非是尺深痛恶绝的狼盗，在此情况下也不容他留手。

井中月再次出击，就趁以左手劈开宫奇马刀，硬迫开一线空隙的刹那间挥刀劈人，迅疾得连宫奇自己亦看不真切，宫奇惨叫一声，马刀堕地，往后抛跌。

寇仲往后疾退，硬撞入一名敌人怀内，人登时骨折声起。

井中月同时开展，敌人纷纷应声倒跌，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再爬起来。

“锵”！

井中月回鞘，所有敌人均被解决。

寇仲扯下面具，来到仰躺地上的宫奇前，摇头叹道：“要不要我为你念一篇贵教超度的经文？”

宫奇已是气若柔丝，嘴角渗血，身体却不见任何伤痕，因寇仲故意用上阴劲，以刀气断他心脉。

宫奇双目射出仇恨的火焰，喘着气艰难的道：“大尊定会为我报仇。”就此气绝。

寇仲迅速的脱下他军服头盔，装扮成宫奇的外观，回到骡车处。

惊魂未定的欧良材化众人道：“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寇仲从容道：“没有人晓得你们在这里，所以直至天明前你们仍是安全的，我要立即去办一件非常紧急的事，半个时辰内回来设法弄你们出城。”

烈瑕苦笑道：“大哥你要杀要宰，当然由你决定，不过大家始终曾同桌吃泥烧鱼碰杯喝酒，依大草原的规矩，怎都该给愚蒙一个明白吧！”

“锵”！

跋锋寒掣出偷天剑，淡然自若的盯着烈瑕，微笑道：“我跋锋寒要杀一个人，从不须向对方作出任何解释，为何你会是例外？”

偷天剑一握，遥指对手，登时生出一股凛冽集中的剑气，追涌过去。

烈瑕不敢怠慢，从靴管抽出一把长约尺半闪亮亮微呈弯曲的匕首，横

架胸前，硬挡跋锋寒的剑气，没有丝毫不支之状。向立在跋锋寒身后的徐子陵求救的嚷道：“子陵你怎能见死不救，我从没做过对不起你们的事情，现在更不想动手。”

徐子陵若无其事的道：“昨晚和你一起来追我的女子是谁？”

烈瑕微微一怔，跋锋寒冷哼一声，偷天剑照剑刺去，凌厉无匹中隐含虚灵飘逸的味儿，教人既感难以硬撻，更难以闪躲。虽是简单利落的一剑，但其画过空间的角度弧线，却有种玄之又玄，巧夺天工浑然而成的感觉。显示出他“复活”后精进的变化。

“当”的一声清响，烈瑕的弯匕首生出精微的变化，竟以硬碰的手法挡着跋锋寒此一剑，接着往后飞退，穿过敞开的大门，溜进小回园主堂内。

两人早晓得他武功高强，想不到借力逃走的本领如此高明，竟能从跋锋寒剑天剑下脱身逃走。

跋锋寒如影附形，疾如电闪追进屋内去。

徐子陵怕屋内另有埋伏，紧随其后，当他穿门而入，跋锋寒刚追进内堂，偌大的厅堂空空荡荡，不见半个人影。

徐子陵心叫不妙，掠往内进，片刻后与还剑鞘内的跋锋寒会合，后者立在一口水井旁叹道：“我们是迟来一步，刚才若是破门杀进来，敌人该没时间溜走。”

徐子陵循他目光往水井望下去，只见下面另有空间，竟是一条不知延伸往何处的地道。

跋锋寒道：“我敢包保这地道是通往城外去，大明专教整天在算计别人，当然也怕给人算计，所以设下这形势危急时逃走的秘道，免致给人一网打尽。”

徐子陵皱眉道：“大明尊教人多势众，怎会不济至给我两人骇走？”

跋锋寒道：“首先他们不知我们是否尚有后援，至少见不到寇仲，其次他们早生出放弃拜紫亭和龙泉的心，犯不着冒这个险，今趟算他们走运。”

接着探手搂着徐子陵肩头，头：“好兄弟！我憋不住哩！让我们立即入宫城，看情况再决定如何将宋二哥救出来，他是我跋锋寒最钦佩的人。”

寇仲如脱笼之鸟在后宫飞掠腾移，先后避过三队巡兵，两个哨岗，来至西北角的院落处，只见宫墙一角有座方横达十丈单层石堡形式的建筑物，以铁栅作门，守卫森严，只门外便有近十名禁卫。心知找对地方，忙搜寻韩朝安的踪影。

院内只有几株大树用以遮荫，其余是低矮的花草，一目了然，不由心中叫苦，这肯定不是宫奇和韩朝安相约的地点。

寇仲四面扫视，心忖由于韩朝安不熟悉后宫的情况，宫奇不会约他在太难找的地方会合，最有可能是邻近某处，例如内宫牢的或南方，想到这里，忙翻下环绕内宫牢的隔墙，往南潜去，他先拣这地方，因为只有内宫牢南邻是没有建筑物的后御园，假山石池、亭桥草树，环境清幽，最宜掩人耳目。

当雨后的夜空份外澄明清澈，幸好不见月儿，虽是繁星满天，内宫牢透出的灯火照不到这边来，幽黑暗蒙，大利他心中的妙计。

他学足宫奇的行藏，掠往园心小亭，同时模仿宫奇说话的声气语调唤道：“韩兄！”

先是全无动静，接着一道人影从园北一排竹树后闪出，往他移来。

寇仲装作一无所见，别转虎躯，背向接近的韩朝安，不让他看见自己

的尊容。

韩朝安踏上小亭的石阶，压低声音道：“宫将军果是信人，我韩朝安包保将军到高丽后，可享尽富贵荣华。”

寇仲心中恍然，宫奇包藏祸心，想借韩朝安之手杀宋师道，自然要找个藉口为何肯帮韩朝安这个忙。

寇仲倏地转身，右拳迅疾无伦的痛击敌人。

换上宫奇那个手下的军服，扮作禁卫的韩朝安惨叫一声，踉跄后退，他不愧高手，竟能于此情况下仍避开胸口要害，以左肩胛迅速硬捱寇仲全力一拳，不但化去他近半气劲，且还了一掌，令寇仲无法连环出招，不过已受到重创。

寇仲闪电追去，韩朝安终看到他是谁，低喝道：“且慢！”

寇仲五指撑开，单掌瞄着退往丈许外立定的韩朝安，气势将他紧锁笼罩，只要再施一击，定可取他狗命。不过他却没有丝毫欢喜感觉，还暗骂自自窝囊，不能一举毙敌，令对方仍可发声示警，破坏他的大计。

只好分他心神的嘿嘿笑道：“昨天你暗算我，今天老子暗算你，算是扯平，现在我们可在这种公平情况下来个大战三百回合。”

韩朝安嘴角渗出鲜血，英俊的脸容因痛楚扭曲得形如厉鬼，惨笑道：“少帅果然着着奇兵，教人不得不服，不过若我大喝一声，少帅亦不会好过。”

寇仲被他击中要害，表面当然不肯承认，不边不住加强气势压力，一边笑道：“我寇仲后是风光还是潦倒，恐怕韩兄没有目睹的机会，对吗？”

韩朝安急喘两口气，道：“那就看少帅肯否妥协，不瞒少帅，我今趟来此打个转，将会立即撤离龙泉回国。只要少帅肯放过小弟，小弟必有回报。”

寇仲知他所言非虚，伏难陀既死，盖苏文和韩朝安再无油水可沾，怎肯为拜紫亭打生打死，去挑战大草原称霸多年的突厥雄师。

寇仲晒道：“你当我是三岁孩儿吗？放走你后韩兄翘翘尾巴就去通知拜紫亭，我岂非吃不完兜着走，不如博你老哥的死前惨叫只得牢的人听到，小弟拚着多杀几个人，仍有成功机会。”

韩朝安苦笑：“少帅太低估小弟的死前惨叫，保证可直接传入拜紫亭耳内。唉！小弟有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少帅可有听的兴趣？”

寇仲拿他没法，笑道：“小弟在洗耳恭听。”

韩朝安精神大振，道：“如若小弟依约离开，不惊动宫内任何人，少帅便请宋公子不把我曾暗算他的事泄露出去，否则反之，少帅以为如何？”

寇仲哑然失笑道：“那你岂非占尽便宜，我不但要放你一条生路，更要央宋二哥为你保守秘密。”

韩朝安急道：“所以我早先才说另有回报，首先是进入宫牢的秘密口令，那是宫奇告诉我的，那会省去少帅很多麻烦。其次是小弟尚有些重要情报，是分别关于五采石和王世充的，对少帅均非常有用。”

寇仲一呆道：“竟有关于王世充的事，你可不要胡诌一个出来骗老子。”

韩朝安叹道：“在这情况下仍敢骗你的肯定是不知‘死’字怎样写的大笨蛋，若我有一字虚言，教我韩朝安日后不得好死。”

寇仲点头道：“说吧！”收起部份罩着他动弹不得的真劲。

韩朝安松了一口气，道：“开牢的口令和军令不同，只有拜紫亭和宫奇两人晓得，故非常有用。因为把门者六亲不认，只认口令。”寇仲感到有理，拜紫亭因不信任伏难陀，更怕他杀害宋师道等人，所以凭此口令把内宫牢置

于自己的控制下。他又想到拜紫亭屡次不顾一切的对付自己，只是因伏难陀的威胁教他别无他法，因为他的儿子大祚荣正在伏难陀的伙伴盖苏文手上。

心中一动道：“先勿把口令说出来，我有一个条件，你接受后我才觉划算，并保证纵使日后有人问起宋二哥你是否真是那种卑鄙小人，他还会代你否认。”

韩朝安给他嘲讽至哭笑不得的境地，无奈道：“小弟除接受外，尚有别的选择吗？”

寇仲晒道：“放心吧！你对我虽不仁，我却不会不义，绝不会迫人太甚，否则我可联同古纳台兄弟和菩萨去把老盖重重围困，直到天明，你说后果如何呢？”

韩朝安立即色变，颓然道：“小弟服啦！少帅请开出你的条件。”

寇仲道：“只是小事一件，你们要把大祚荣交给我。”

韩朝安大感错愕，显是想不到他晓得大祚荣在他们手上一事，呆了半晌，点头道：“这个没有问题。”

寇仲低笑一声，欣然道：“交易可以进行啦！”

第十三章 劫狱壮举

徐子陵和跋锋寒凭着过人的灵锐和超凡的身法，趁两边望楼的守卫瞧往别处的刹那空隙，翻过后宫的宫墙，悄没声息的往西北角内宫监的方向潜去。

两人跃上内宫监东隔墙外一棵大树，内宫监正门的情况映入眼帘。

看着内宫监紧闭的铁栅大门和门外八名守卫，两人均眉头大皱。

他们以为寇仲正通过杜兴设法把平遥商弄出龙泉，又怕时间失误，所以没去寻他迳自来此。

跋锋寒道：“组成铁闸的每枝铁均粗比儿臂，就算借助工具亦非一时三刻能损毁，门内守卫有足够时间鸣钟示警，那时我们不但救人不成，还打草惊蛇。”

又道：“你说客素别会否知道开牢口令却偏不告诉我们，是怕我们立即去救人呢？”他们从客素别处知悉启牢须有秘密口令，而客素别说过连他都不知道，故有此一疑惑。

徐子陵道：“这个很难说，人总是有私心的，目前唯一办法，就是在这里为宋二哥等护法，必要才出手。咦！有人来哩！”

身穿将军服饰，却戴着丑神医莫一心面具的寇仲，跨步进入院门，大模同样的朝内宫牢走去，登时惹起守卫的注意。

徐子陵和跋锋寒瞧得目瞪口呆，怀疑自己不是眼花就是在作梦。

由于徐子陵和跋锋寒毫不掩饰对他的注视，寇仲立生感应，朝他们藏身的墙外大瞧去。

跋锋寒知机的探头出枝叶外隔远和他打招呼。

寇仲也糊涂起来，心想世事之离奇莫过于此，两个小子怎会在这么适

当的时间现身于此。此时无暇多想，其中一名把门的禁卫队长喝道：“口令！”他要求的只是一般通行的宫内口令。

寇仲慢条斯理的来到队长和众卫身前，背后则打出手势，着两人把这名门卫收拾，肃容道：“石生五采。”

队长一呆道：“这位将爷是……”寇仲凑近他耳边低声道：“我是宫奇将军的人，长年在外，所以面生一点，令趟是奉大王之命来问宋师道几句话。我入去后你最紧要把宫牢重新锁紧，到我出来才再开闸，这可是宫将军的命令。”

小队长怀疑尽去，一来宫奇和他的部队确长期在外办事，认不出他手下的样子是理所当然，其次是对方主动提出入牢后锁门，将不怕犯人逃跑。遂喝道：“开闸！”

门内侍卫接令启锁。

此闸必须从内开启，所以即使鲁妙子复活亲临，对着这么一堵闸亦束手无策。

铁栅内移，牢门通行无阻。

在众卫注视下，寇仲进入牢内，垂手不动，任由卫士把闸上锁，再把锁交与门外队长，才笑道：“宋师道在那里？我要和他说几句心事，大王有令，其他人均不准偷听。”

队长忙下令道：“把将爷带到囚禁犯人的牢房后，所有人退到大门这边来。”

寇仲心中好笑，旋又大吃一惊，只见入门后左方有个两丈许见方的石室，贴墙处有一列列的木架，放满枷锁铁链一类监狱常见的东西还有兵器弓矢军服，但这均非教他吃惊的东西，头痛是室内正中处放置的大铜钟，还有敲钟的撞，如若敲响，拜紫亭睡熟亦肯定被唤醒。

自己刚才还着跋锋和徐子陵出手收拾门外守卫，不让他们有通风报讯的机会现在当然是不可行的。

人急智生，又退至闸门处，好让声音传往外面，道：“差点忘记大王另一个吩咐，大王指示只要一见疑人，勿只想着动手，首先要敲响牢内的大钟，明白吗？”

小队长只有立正应是，心忖那用你吩咐。

墙外的跋锋寒和徐子陵收到警告，当然不会轻举妄动，但仍想破脑袋也不明白为何寇仲说得出启牢的口令，据客素别所言只有拜紫亭一个人知道。

跋锋寒叹道：“唉！这小子扮那样似那样，若我是守卫也要给他骗得贴贴服服。”

徐子陵仰望星空，月儿刚升上东方天际，心忖明晚的星空下，眼前壮丽的宫殿楼台，会否变为残砾瓦碎？救出宋师道等人已从不可能变成可能，可是龙泉城军民的命运却是无人能作出预测。

寇仲随一名牢卫往两边牢房林立的长廊尽处走去，此时他摸清牢内的情况，闸内有十二名牢卒，只要手脚快点，兼之位置恰当，可在任何人鸣钟示警前将牢内小卒收拾，外面的当然交由跋锋寒和徐子陵侍候。

想到这里，心情大佳，差点吹起口哨来。这几天受的冤屈气太多，报复来自是份外痛快。

术文和他的兄弟共二十五人分散关在左右牢室，全体重枷脚锁，一脸

颓丧失落。

到达长廊尽处，右边的牢房内宋师道除手脚均有枷锁外，还加上牛筋绳来个五花大绑，显是怕他内功精纯深厚，一般铁枷困他不住。

宋师道脸色比今早见他时好多了，靠墙而坐，闭目不言，神情倨傲不屈。

牢卒把铁闸门打开，道：“将爷请进，下属会依规矩把门锁牢。”

寇仲微笑道：“当然应依规矩做。”

宋师道闻言一震朝他瞧来，认出他的声音。

寇仲背着守卫向他眨眼睛。

牢闸在后销上，牢卒返回大闸处。

寇仲抢前跪下，边研究如何为他解除束缚，边道：“他娘的，拜紫亭竟敢冒犯你，我定要他本利归还，伏难陀刚给我宰掉，而韩朝安那小子我曾答应不把他的卑鄙行为泄露出去。”

宋师道听得一塌糊涂，不知其所云，只知回复自由是不争之实，道：“若给看到我脱去枷锁，那牢卒怎肯给你开闸？”

寇仲笑道：“这个没有问题，我还要二哥帮手，不让人敲响警钟。”

拔出井中月，先把牛筋挑断，再取出针灸用的银针，力贯针尖，只几下便将手脚锁头打开，展示从陈老谋和鲁妙子处学得的本领，道：“你坐着不要动，我去唤人开闸。”

放声让道：“启门！”

那牢卒慌忙赶来，寇仲故意挡着他视线，牢卒不疑有，一心一意把闸门启锁拉开。

寇仲右手一探，抓着胸口，同时送出真气，牢卒哼也不哼的昏迷软倒，给扯进牢内。

寇仲立即为他解袍脱靴，向宋师道道：“快扮成他的样子，待会弯腰跟在我背后，保证不会被发觉。”

又大声道：“大王说对这犯人要客气点，因为他老爹是中土很有名望的人。”

这番说是说给外面的牢卒听的。

宋师道一边活血行气，一边迅速穿衣，到摇身变为牢卒时，随寇仲走出牢房，又装模作样为牢房上锁。

寇仲大步朝长廊走去，扬声道：“大王说若你们能看牢这批犯人，击退突厥贼后所有人等均晋升一级，赏金五两。”

众卫信以为真，齐声欢呼。

宋师道跟在他身后。

外面的徐子陵和跋锋寒正全力窃听牢内的动静，闻言知是时候，就那么跃过院墙，大鸟腾空的往门外的卫士扑去。

众卫的注意力全被寇仲的甜密谎言吸引，到警觉时，徐子陵和跋锋寒劲气压顶。

牢内众卫自然往闸外瞧去，骇然失色之际，寇仲和宋师道同时发难，将他们逐一点倒。

只眨几下眼的光景，内宫牢所有守卫全被制服。

跋锋寒从队长身上取得锁匙，正要递给寇仲将闸子打开，蓦地蹄声自远而近，二十多骑冲进院门来。

寇仲等无不色变，牢内仍关着术文等，难道这劫狱壮举，就此功亏一篑？

